武俠世界

鐵馬魔車（雪刀浪子故事之六）龍乘風·著

江洋大盜之子，火併魔車，到底鹿死誰手？龍心神訣，魔手釘魂，是怎樣的武功？

江湖怪客香銅人，如何對付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本文故事離奇曲折，情節動人，保証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一劍斷腸
鬼血激濺
幽冥先生借屍還魂
骷髏刺客地獄引火
地獄有門
劍客亡命
驚心動魄的佈局
詭異曲折的題材
驚魂六記之四
—粉骷髏!!
即繼之三「黑蜥蜴」之後
本期隆重刊出



$2.50

960

編後話 ﹂鐵馬魔車﹁是今期特選刋出的巨型小說，是篇爲雪刀浪子故事集刋載以來最精彩的一集，人物衆多，場面熱鬧，打鬥激烈，奇謀互逞，故事內容清新脫俗，情節詭秘離奇，一場江洋大盜之子火併魔車大決鬥，到底鹿死誰手？龍城璧爲勢所迫，棄刀拯友，義感羣雄！殺手之王手刄毒美人，爲江湖除害，額手稱慶！還有……過程全部動作化，保証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　　＊＊　　＊＊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粉骷髏﹁是期開始刋載，本故事有驚心動魄的佈局，詭異曲折的題材，陰森恐怖的場面，匪夷所思的橋段，愛好緊張刺激的讀者們先睹爲快，幸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雲君別創新思第二部作品：﹂追殺令﹁，本故事結構嚴謹，題材新穎，書中主角人物性格突出，行跡詭秘，出沒無常，加上作者細膩筆觸的描述下，全文充滿眞實感，敬希購閱。

高皐的簇新俠情中篇﹂邊城風雲﹁與朱揚的﹂風起雲湧﹁下期同時推出，佳作當前，良機勿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鐵馬魔車

魔車重現

初夏，天氣開始翳熱的一個下午。

一匹老驢子，馱着一個又殘舊又骯髒，滿是泥跡的黃布包袱，在大路上緩緩的望北而去。

在老驢子的身傍，有一個比包袱更骯髒的瘦老頭，一面趕驢子，一面却捧着一本經書，看得痴痴迷迷。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但再漫長的路，也有它的盡頭。

這條路的盡頭，究竟通到甚麼地方去的？

瘦老頭全不在乎。

除了他手裏捧着的一本經書之外，他好像甚麼都看不見，就算把十頭大象擺在路的中央，只怕他也會拍着驢子的屁股，要牠直走過去！

路上沒有十頭大象。

但却有十四黑馬，十個白衣人，排成一字形的攔住了大路。

瘦老頭彷彿渾然不覺，依舊口中之乎者也的在唸書，老驢子也照着平時的步伐，緩緩的走過去。

路上的十四黑馬，每一匹都比老驢子高大，神駿。

但老驢子物似主人形，一雙驢眼連看都不看那些黑馬一下，仍然直向前行。

大路左側，還停放着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四面都垂下了竹簾，簾上都有無數個金字，這些金字有些很大，但有些則很細小。

人人自危

然而，無論這些字或大或小，都是相同的一個字。

這個字就是「魔」。

× × ×

魔車！

這一輛掛滿無數個金色「魔」字的馬車，就是江湖上最神秘，也最令人心悸的魔車。

魔車每一次出現，都會帶來血腥與死亡。

二十年來，魔車總共出現過五次。

每次魔車的出現，最少都會有十人死亡！

沒有人知道魔車的主人是誰，但人人都知道，魔車主人不但擁有一輛魔車，而且還擁有一批殺人不眨眼的白衣殺手。

這些白衣殺手的武功，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

但他們在魔車主人的指揮下，却從未失敗過一次。

黑馬白衣，就是白衣殺手的唯一標誌了。

十三年前，紅衣帮的二十八煞，在三日之內連續毀滅五個不肯歸降紅衣帮的帮會，聲威大振。

但在紅衣帮設宴慶祝之夜，魔車突然出現了！

這輛魔車，竟然是由厨房裏直駛出來的。

當時紅衣帮人人興高采烈，正是酒興

方酣的時候，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次設宴慶祝，竟成為他們最後的一次聚會。

前後不到一盞茶時光，二十八煞便變成了二十八屍。

唯一僥倖走漏的，就是紅衣帮的帮主紅衣天尊端木不殘。

端木不殘是紅衣帮裏的首領。

他的武功雖然不錯，但誰都認為決不是魔車主人的敵手。

但端木不殘沒有死，却失踪了。

當時，這是武林上的一件大事。

因為紅衣帮連挫五個勢力龐大的帮會，已經轟動江湖，何況連紅衣帮二十八煞也被魔車主人所殺！

然而，那端木不殘的去向，却是一個謎。

× × ×

現在，魔車又再出現了！

今次出現是第六次。

前五次魔車出現，殺人最少的一次是第一次！

那次是在二十年前，四川猛鬼坡的十大猛鬼，突然就變了眞鬼。

殺十大猛鬼的人，就是魔車主人和他的白衣殺手。

而殺人最多的一次，則是第五次，事情距今還只不過半年！

二百二十九人同時被殺。

而且他們都是各大門派帮會的精英高手。

這當然是一場浩刧！

八大門派和其他帮會，紛紛急謀對策，以求自保。

魔車出現，人人自危，誰都不能知道這一輛殺人的魔車，以後還將會做出一些怎樣可怕的事。

然而奇怪的是，魔車出現了，這個瘦老頭仍然若無其事，連眼皮都沒有抬起。

老驢子穿過那十四黑馬的中央！

但是一根長鐵鈎却攔住了瘦老頭的去路。

攔住瘦老頭去路的人，就是黑馬鞍上的一個白衣殺手。

這一根長鐵鈎，已勾穿過不少武林高手的心臟。

這是勾魂奪魄的魔鈎，誰都不敢對它輕視。

但瘦老頭忽然左手電閃般，就向魔鈎一抝。

一抝之下，魔鈎竟然折斷了！

白衣殺手面色不變，折斷了的魔鈎還有一截，立時改插瘦老頭的天門。

瘦老頭仍然手捧着經書，不停地在唸着。

他似乎沒有看見白衣殺手這一着，魔鈎的下半截，已像劍般向他直插。

但忽然間，那半截魔鈎不見了。

白衣殺手的右手明明緊握着魔鈎，但在最後關頭，魔鈎已經不知去向。

白衣殺手只覺得額前一陣寒冷。

他伸手一摸。

他的額前滿是鮮血！

他手裏的魔鈎，竟然已插在了他的額頭上！

瘦老頭仍然搖頭幌腦，一面唸書，一

面穿過了那十四黑馬，人和驢子又合在一起。

「噗」一聲，白衣殺手倒下。

其他九個白衣殺手臉罩寒霜，但却沒有一個人敢動手。

他們不敢動手，並不是怕了這個瘦老頭出神入化的武功，而是因爲魔車主人並沒有下令他們繼續追殺！

瘦老頭和老驢子雖然仍是走得很慢，但漸漸地已和他們距離得很遠很遠。

魔車裏忽然傳出了一個人嘆息之聲。

但不久之後，嘆息之聲又變成了令人聽來毛骨聳然的冷笑！

「不出一個時辰，你就會知道魔車老人的眞正厲害。」

× × ×

魔車的主人，就是魔車老人。

現在魔車裏的，是不是魔車老人呢？

如果魔車裏的不是魔車老人，他又是誰？

快要黃昏了！

魔車和白衣殺手並沒有追上去。

而瘦老頭的影子也早已消失在大路之上！

× × ×

夕陽染紅了鐵馬山莊。

鐵馬山莊的莊主，就是一個姓鐵名馬的硬漢子。

他的確是一條硬漢子，不但拳頭硬，骨頭更硬。

他今年才三十三歲，但在十年前，他便已是鐵馬山莊的莊主。

他在十三歲生日的那一天，便立下志願，要建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莊院。

那時候，他的父母早已逝世，他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他身無長物，才學很差，唯一能養活他自己的，就是他有一身蠻力。

一個才只有十三歲的孩子，他所做的工作，便比一般成年人所做的，還更多出一倍。

沒有人同情他是個孤兒。

因爲他的父母都是江洋大盜，他們是被官府的捕快追捕，在劇戰中殺死的。

所以，有人稱呼他是個「賤種」。

你的父母是賊，你便也是個賊。

他幾乎要餓死了，幸好最後還是有一個刻薄成家的大富翁救了他一命。

他在鐵馬快要餓死的時候，派僕人送了三碗粗糙的冷飯給他！

三碗冷飯下肚，鐵馬才飽了一半，但性命總算是保住了！

自此之後，他就在富翁的莊院裏，做一個什役小廝。

他每年所賺的錢，大概僅够他縫製兩套粗布衣服。

從那時開始，他便立下志願，要建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莊院。

他從未對人訴說過這個願望。

他並不怕別人笑他妄想，只不過他認爲沒有告訴給別人知道的必要。

直到他認識香雲鳳之後，他才第一次對別人吐露出這個願望。

那時候，他已十八歲！

十八歲！

× × ×

無論任何人，不論是貧是富，是男是女，當活到十八歲的時候，他所懂得的事情最少比十三歲的時候多了一大半。

十三歲是孩子。

但十八歲却不能算是孩子了，就算是孩子，也是大孩子，而不是小孩子。

在十八歲生日那天，鐵馬在鎭上一間小飯舖門前，認識了香雲鳳。

鐵馬本來不認識她，她以前也從未見過這個大孩子。

他倆的認識，是因爲鐵馬在那間小飯舖門前，給四個市井流氓之徒圍毆，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那些流氓打人，根本就不必講甚麼理由，只要是他們認爲碍眼的人，都會無緣無故的給他們毒打一頓。

他們甚麼都沒有，只有四條爛命。

常言有道：「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打。」

打皇帝，這些流氓沒有這個本事，但打一個莊院裏的什役小廝，這種事却是見得太多了。

這四個流氓曾練過七八年武功，在武林上只能算是第三流脚色，但沒有練過武功的人，就算壯健如牛，也絕不是他們的敵手。

鐵馬很强壯。

但他從來都未曾練過武功，又怎能打得過這四個流氓？

結果，他無緣無故的就被流氓們打得奄奄一息。

本來那些流氓打人，也有一個限度的，他們並不想殺人，因爲弄出了人命，將來的麻煩就會大得多！

但鐵馬明知不是他們的對手，仍然死纏爛打，而且嘴上很硬，寧死不肯討饒。

他不但不討饒，而且一直破口大罵！

那四個流氓把他打得不成人形，他仍然不肯屈服。

流氓的老大被他惹得冒火，索性拔出尖刀，就向他的胸膛上刺去。

這一刀若刺下去，鐵馬早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已經完蛋。

可是，流氓老大這一刀，沒有刺進鐵馬的胸膛，却刺進了自己的嘴巴，刀鋒直貫穿頸後，接着氣絕畢命。

流氓老大自然不會把尖刀刺進自己的嘴巴。

把他帶進鄷都城的人，是香雲鳳。

× × ×

香雲鳳比鐵馬更年輕，那時候她只有十六歲。

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竟然一出手便把這個氣燄兇惡的流氓老大殺死。

鐵馬眞不相信那是事實。

但接下來的事，他看得更加清楚。

另外三個流氓紛紛亮出武器，圍攻這個嬌滴滴，美麗可愛的小姑娘。

他在刹那間，已忘記了自己的嚴重傷勢，兀自勉力站起，想保護這個小姑娘。

但結果不是他保護她，而是香雲鳳救了他一命。

那三個流氓一死兩傷，竟然不敵一個弱質纖纖的女孩子。

江湖上能人異士，多如天上繁星。

弱質纖纖每是巾幗英雄，不少貌美如花，看來弱不禁風的女流之輩，其實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但鐵馬並不是江湖人，他不明白這一點。

由於這件事，他與香雲鳳成爲一對好朋友。

原來香雲鳳的父親，就是江湖上四大怪俠之首的都「老牛角」香銅人。

香銅人生性風流倜儻，遊戲人間數十年，直到四十五歲才娶妻，生下一女，就是香雲鳳。

香銅人性情豪邁，但行動却時常令人有荒誕不經之感。

別的不說，就以他所用的武器來說，便已另創一格，原來他用的武器居然是一雙笨重的野牛角。

但他這種武器，已戳死過不少看不起他的武林高手。

香銅人很少喝酒，也不喝茶。

他只喜歡喝白滾水。

但有一次，香銅人却幾乎喝醉了！

因爲他偷偷地躱在一個孤寒酒商的酒窖裏，在一個月之內，幾乎把酒窖裏所有最陳舊最香醇的酒都喝個清光，弄得那個孤寒酒商暴跳如雷，幾乎要上吊自殺。

號稱天下第一號醉鬼的唐竹權聞訊，立刻就去找香銅人，要和他喝個痛快。

但香銅人却吩咐家僕，把十隻比唐竹權更胖大的酒缸放在門外，每隻酒缸都裝滿了烈酒，如果唐竹權不把這十缸酒喝完，就算他在牛角府門外等一輩子，都不會獲得香銅人的接見。

唐竹權眉頭一皺，就算他的酒量再好，但要喝完這十缸酒，他恐怕非要半年時間不可。

香銅人此擧，分明是在拒絕接見唐竹權。

但唐竹權倒也妙人妙事，他沒有把酒喝光，却脫了衣服，在酒缸裏洗澡。

他分別在十隻大酒缸裏洗澡，洗了足足大半天，然後揮筆在酒缸上疾書，寫道：「與其酒肉，不如酒浴，招待週全，拜服拜服。」

寫完這十六個字之後，唐竹權就帶着滿身酒氣，搖搖幌幌的離開了牛角府。

誰也不知道這個天下第一號醉鬼在酒缸裏洗澡的時候，又順便喝了多少斤酒，以致他洗完澡之後，胖大的肚皮又更脹了幾分。

香銅人用的武器是一雙野牛角，所以他的外號便被人稱爲老牛角，他不但不以爲忤，反而索性連自己的宅院都稱爲牛角府。

香銅人只有一個女兒，香雲鳳自然被寵到不得了。

幸好她本身是一個生性活潑天眞的女孩子，否則以香銅人的行事作風，不難會把女兒敎得像個小妖精。

香銅人武功極高，但年紀也老了。

他打算等到女兒出嫁之後，便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他心目中所希望的乘龍快婿，是一個武藝高强，有足够力量來保護自己女兒的年靑俠客。

誰知道香雲鳳最後却選擇了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渾小子，作爲她的終身伴侶。

那個「渾小子」就是鐵馬。

香銅人很不滿意這段婚姻！

他大駡女兒，道：「老子認識的年靑伙子，沒一千也有八九百，隨便在街上檢一個回來，都比這個渾小子强一百倍。」

香雲鳳伸出纖纖玉指，幾乎把父親的鼻子戟扁，然後才大聲道：「這個渾小子就是我在街上檢回來的，我偏要嫁給他，你若反對，我就去做尼姑！」

香銅人給女兒氣得臉都黃了，想給她一個巨靈之掌，却又還是捨不得。

結果，香銅人終於拗不過女兒，只好答應讓她嫁給鐵馬。

但有一個條件，就是首先要鐵馬練上三年武功！

這三年之內，香雲鳳絕對禁止與他見面，如果三年之後，他倆的感情還沒有發生變化，就可以成親。

於是，香銅人成爲了鐵馬的師父，同時，也是未來岳丈。

雖然香銅人是天下皆知的一個「怪人」，但是這樣做法，別人倒也不覺得有所奇怪，反而認爲香銅人把這件事處理得很好。

香雲鳳的年紀畢竟不大，她要嫁給鐵馬，可能是出於一時間的感情衝動。

香銅人認爲讓時間來考驗他們的戀情，是最好的辦法。

三年的時間，說短不短，說長也不算長。

開始的時候，有望穿秋水之感！

但當三年過去之後，這段日子却彷彿眨眼即過！

三年之後，鐵馬已不再是個完全不懂武功的「渾小子」。

在這三年之內，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念香雲鳳。

他想念香雲鳳，並沒有阻碍到他的練功，反而因此更加勤練香銅人傳授下來的武藝。

老牛角的武器，是一雙野牛角。

他敎鐵馬使用的，也是牛角，不過並非一雙，而是一隻！

除了用牛角作爲兵器之外，香銅人的內家掌法，練功心訣，暗器招數等，都一股腦兒傳授給鐵馬。

鐵馬在這三年之內所吃的苦頭，比他十八年所捱的苦頭加起來還多。

他從來未想到，練習武功是這樣艱苦的。

但他並不怕吃苦。

他也並不是個渾小子。

鐵馬是個硬漢，不怕吃苦，也不怕死的硬漢。

香銅人原來對這個未來女婿可謂全無好感的，但經過這三年來的相處後，他發覺自己女兒的眼光很不錯。

香銅人並不過份頑固。

他只希望自己的女兒沒有變心，仍然像三年前般深愛着鐵馬。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香雲鳳終於嫁給鐵馬，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

在二十三歲那年，他一手創建鐵馬山莊，成爲鐵馬山莊的莊主。

× × ×

夕陽染紅了鐵馬山莊。

但鐵馬的臉，却顯得有點蒼白。

在這二十八天以來，他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

因爲他的岳丈，同時也是他的授業恩師香銅人，在二十八天之前被八個灰衣蒙面人擄去，不知所踪。

香銅人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是非圈子，但想不到竟然會給人不明不白的擄去。

鐵馬並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香銅人待他恩重如山，既是岳父，又復是恩師的雙重身份，如今被人擄去，又怎能不爲之大爲焦慮？

但他成爲鐵馬山莊莊主已有十年，這十年來他已變得精明老練，雖然事態嚴重，但亦沒有露出慌張的神色。

他立刻遣派最得力的親信手下，去調查這件事情的眞相。

他前後遣派過六十七人，去負責調查這件事！

但結果這六十七人都沒有回來，就像是被大風吹掉到海裏一樣，無影無踪。

鐵馬山莊原本生氣勃勃，但經過這一件事變之後，却顯得有點死氣沉沉！

幸好鐵馬是個硬漢子。

再大的風浪，再大的打擊，他也捱得起！

他已決定要親自帶領十二個最得力的助手，去找魔車。

因爲兩天前，他接到了一封信。

信上的字跡很蒼勁，顯是出自男人的手筆。

信內表示，擄去香銅人的，就是魔車主人。

這封信的下欵甚麼字都沒有寫上，却畫着一隻枯瘦的手。

看完了這封信之後，鐵馬的臉色馬上變了。

他相信這封信上所講的，都是事實。

因爲寫這封信的人，就是江湖上四大怪俠的「老書蟲」啇九鷹。

啇九鷹是香銅人的老朋友。

他們在十幾歲的時候，便已一起出生入死，直到香銅人退出江湖之後，啇九鷹還替他殺了十幾個想找香銅人報仇的江湖敗類。

鐵馬相信啇九鷹的說話，就等於相信香銅人的說話一樣。

他決定去找魔車，務求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但他還未去找魔車，魔車殺手令已釘在鐵馬山莊的大門之上！

× × ×

魔車殺手令，它的威力似乎猶在武林盟主東方無憂的火雲玉令牌之上。

魔車殺手令總共出現過五次。

它出現了五次，每一次都掀起腥風血雨，接令者無不被殺得片甲不留，血肉横飛。

誰都不知道魔車殺手令會在甚麼時候出現，也不知道它會出現在甚麼地方。

但江湖的人現在都已知道，魔車主人是個武功機智，俱極厲害的老魔頭。

他的年紀，相信最少已在六十開外！

魔車主人每次出手，似乎都有必勝的把握。

他每次出手所對付的人，也是武功極爲高强之輩，因爲武功稍差之流，根本就不必由他親自動手。

他的手下，有白衣殺手和灰衣蒙面殺手兩種。

但最可怕的，還是第三種殺手。

這第三種殺手，就是不要命的殺手。

——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武功，他們爲了要殺一個人，往往寧願自己也死在對方的手下。

憑着這第三種殺手，魔車主人的力量似乎已足以睥睨江湖，無敵於天下。

但事實果然眞的如此？

不！

魔車是邪魔外道。

它所面臨最大的敵人，就是「正義」兩個字。

人類永遠都有正義的一面，就等於永遠都有邪惡的一面一樣。

邪惡的力量越大，正義的力量也會隨之而起，作最澈底，最艱苦的抵抗。

鐵馬是個硬漢子！

爲了正義，爲了補償他父母以前的罪過，他永遠都不會向邪惡屈服。

魔車殺手令剛被人釘在大門上，他就立刻叫所有的人都離開鐵馬山莊。

他告訴每一個人，魔車主人將會血洗鐵馬山莊，再不逃走，恐怕人人都會面臨到屍骨無存的悲慘命運。

他這些話剛說完，鐵馬山莊立刻就人聲鼎沸，這十年來，山莊裏的人已越聚越多，幾乎有一千之衆。

結果，一千人很快就剩下了七十九個了。

這七十九人，插血爲誓，決不放棄鐵馬山莊，也決不向魔車屈服。

鐵馬轟然大笑，道：「好極，想不到鐵某人還有這許多不怕死的朋友！」

鐵馬不怕死。

只有不怕死的人，才會有這許多不怕死的朋友。

香雲鳳感到很驕傲，很自豪。

她爲自己的丈夫，而感到驕傲，更爲這七十九個朋友而感到自豪。

但她覺得這場戰爭來得太不合時。

因爲她已有孕，而且快要生孩子了。

她希望自己生下來的孩子，不論是男是女，都能够倣效鐵馬，做一個值得別人爲他感到驕傲的人。

× × ×

夜色迷濛，鐵馬山莊門外，燃起了三十二根火炬。

火光把鐵馬的臉照得很光亮。

他在等待。

魔車殺手令既已出現，魔車隨時隨地都會來到鐵馬山莊，作最無情的襲擊。

但魔車沒有出現。

却有一個瘦老頭，拉着一匹老驢子，施施然的來到了鐵馬山莊。

鐵馬的眼睛馬上一亮，立刻吩咐預備酒菜。

因爲這個瘦老頭，就是「老書蟲」啇九鷹。

× × ×

啇九鷹的外號就是老書蟲，因爲他喜歡看書。

但江湖上並不注意他是否喜歡看書，而只是注意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乾枯得像是蜴蜥的瘦爪，但却有無堅不摧的力量。

他看見了鐵馬，第一句說話便問：「魔車殺手令已到了？」

鐵馬點頭。

啇九鷹輕輕一嘆，道：「甚麼殺手令，鬼鬼祟祟的，但魔車上的那個老王八，的確不易對付。」

鐵馬又點頭，眼睛裏陡地露出一股怪異的光芒。

啇九鷹突然冷冷的盯着他：「鐵小子，你啞了？爲甚麼連一個字都不說？」

鐵馬這一次却搖頭，但仍然不說話。

啇九鷹哼一聲，道：「你瘋了？」

鐵馬沉吟半晌，突然說了很令人愕然的說話：「九爺的手，兩個月前生了一顆怪瘡，名爲百日瘡，最少要一百日後才會痊癒，你可知道？但你的手却沒有那顆瘡，爲甚麼？爲甚麼？」

九爺就是啇九鷹，他忽然對啇九鷹講出這些說話，顯然是認爲眼前的人，並非眞的啇九鷹，而是冒牌貨色。

如果他不是啇九鷹，他又是誰？

鐵馬沒有問。

因爲啇九鷹已笑了笑。

他並非笑裏藏刀，而是笑裏藏毒。

他一笑之下，渾身上下竟然冒出四股毒烟。

鐵馬急退。

這個啇九鷹果然是冒牌貨。

× × ×

假啇九鷹已變成一個躲在毒霧裏的妖怪。

鐵馬見機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慢了半步，他有點暈眩的感覺。

假啇九鷹憑毒霧暗算鐵馬，只不過是一切的開始。

就在這個時候，鐵猴，鐵狠和鐵鹿都已看見幾十個白衣人，從四方八面湧了過來。他們無聲無息的突然出現，就像從地府裏冒出來的幽魂一樣。

鐵猴，鐵狠和鐵鹿都是孤兒，他們童年的命運比鐵馬還更悲慘。

鐵馬雖然是個孤兒，最少還知道自己姓鐵。

但他們三人，却連自己姓名是甚麼都不知道。

當鐵馬練成了武功之後，他立刻就去找這三個童年時代的朋友。

那時候，鐵猴，鐵狠和鐵鹿正在一間小旅館裏，做最粗下的工作，賺取最低微的報酬。

鐵馬創建鐵馬山莊，這三個人在莊裏所做的事並不少。

鐵馬能够出人頭地，他的朋友個個都與高彩烈，唯一可惜的，就是他們也和從前的鐵馬一樣，完全不懂武功。

鐵馬毫不猶豫，把他所練過的武功，都悉數傳給了他們三人。

香銅人也知道這件事情，但他並不反對。

但他知道鐵猴，鐵狠和鐵鹿却並不是練武的好材料，他們在資質上與鐵馬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這三人中，眼睛最利的首推鐵猴，他這人也最機伶。

第一個發現魔車踪跡的人，就是他。

魔車。

魔車終於出現了。

× × ×

殘酷的殺戮已經開始。

鐵馬山莊裏本來有不少武功高强之輩，但這些人早已走了一大半。

剩下來的七十九人，並不是鐵馬山莊的精英份子。

他們的武功，參差不齊，其中有十餘人堪稱一流高手，但其他五十餘人，却只有一胸熱血，並無太高明的武功本事。

鐵馬一開始便已被假啇九鷹用毒霧暗算得手，雖然還未倒下，但人心難免大受搖動。

鐵馬是個硬漢子。

他可以死，但不可以屈服。

不願意屈服在別人脚下的硬漢，通常都不會替自己留下一條撤退的後路。

他不願意「撤退」這兩個字。

他認爲戰死是光榮，而撤退却是一種恥辱。

但香雲鳳並不同意他的見解。

她寧願撤退，等待適當的時機，才徐圖再起。

但鐵馬山莊依山而建，山後是一片絕崖，他們已無撤退的路。

假啇九鷹得勢不饒人，搶前兩步，然後刀光一閃。

鐵馬傲然而笑，雖在暈眩狀態中，但假啇九鷹的一柄短刀仍然未能得手。

忽然間，一個身材矮小的黑衣漢子，把一隻大牛角抛給鐵馬。

鐵馬伸手一抄，將牛角接住，然後牛角尖筆直的向假啇九鷹胸腹間刺去。

假啇九鷹一聲狂笑。

鐵馬顯然中毒已深，否則這一招怎會刺得這樣地毫無分寸？

「颼」一聲，假啇九鷹身形電閃，早已來到了鐵馬的背後。

刀鋒森寒，直插鐵馬背心。

但鐵馬忽然一個翻身，變成頭下脚上的美妙姿勢，假啇九鷹原本刺向鐵馬背心的一刀，却變成了刺向鐵馬的臍穴。

但鐵馬的身形，彎曲如蝦，他的臍穴，乃是整個身子距離刀鋒最遠的地方。

假啇九鷹想不到鐵馬在這一刹那間，竟然還能奇招突出。

刀鋒僅僅觸及鐵馬的臍穴。

但鐵馬手裏的一隻牛角，却已貫穿了他的小腹，直透背後。

假啇九鷹一聲慘笑，應聲倒下。

鐵馬力斃對方一人，挺身又復要衝前拚命。

但他的臉已在這個時候突然變成枯草般的顏色，他的脚步也已踉蹌如醉客。

毒力已開始發作。

一個白衣殺手衝殺過來，鐵馬竟已連牛角都拿不穩。

白衣殺手的手裏，有一個毒弩筒。

他咬牙按動機簧，十二枝毒弩，在不足三尺的距離之下，直射鐵馬胸、腹十二要穴。

沒有人能在中毒如此之深的情況下避

開這十二支毒弩。

鐵馬也不例外。

三十二根火炬已熄滅了一大半。

七十九個不怕死的人也已死去了一大半。

魔車殺手令，的確不是開玩笑的東西，它是催命符，勾魂令。

鐵馬是否會被死神奪走他的性命？

× × ×

漆黑的鍋蓋移開時，整間羌老記都被迷濛的蒸氣籠罩着。

羌老記是一間小飯館的名字。

同時，也是這間小飯館老闆的名字。

在羌家鎮，羌老記是個大英雄，大人物。

武二郎打虎的故事，早已家傳戶曉。

羌老記又被稱爲羌二郎，因爲他也打過一條吊睛白額大蟲，據說那隻大老虎比武松打的那隻更龐大。

雖然誰也沒有看見過武松打的老虎有多大，但每逢羌家鎮的人提起羌老記的事蹟時，幾乎總是把那隻老虎形容得比一頭象還要龐大。

羌老記的人緣很好，他的小飯館生意也一向不壞。

現在夜已深了，飯館裏仍然有不少顧客。

羌老記從蒸鍋裏捧出一碟蒸鵝，蒸鵝碟子的底下，還有一大碗酒。

蒸鵝的碟子熱騰騰，簡直可以把人的手指燙熟。

但羌老記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燙，連布巾都不用，伸手便把整碟蒸鵝捧了出來。

蒸鵝是一個身穿青袍，腰懸長劍的公子叫的。

羌老記把蒸鵝放在青袍公子的面前，然後恭聲道：「還有一碗熱酒，馬上就來了。」

蒸鵝很熱。

羌老記的手不怕燙。

青袍公子的舌却也不怕燙，一伸手就把蒸鵝整碟捧起，碟上的熱汁全都喝過清光。

他這種吃相，不像個斯文的貴公子，却像個江湖浪客。

羌老記一怔，忍不住道：「難道你不怕鵝汁燙熟你的嘴巴？」

青袍公子冷冷一笑：「你的手不怕燙，我的嘴巴也不怕燙，這些都是雕蟲小技，何足掛齒。」

羌老記又是一呆。

他又從鍋裏，把那一大碗熱騰騰的酒捧出。

突聽身後一人冷冷的道：「你們一個不怕燙手，一個不怕燙嘴巴，老夫也有一樣不怕。」

羌老記僵住，轉身望去。

小飯館門外，不知道甚麼時候突然來了一個面色慘白，身如竹竿的獨臂老者。

獨臂老者雖然年紀已老，但頭上仍然黑髮濃密，臉白無鬚，如果不是歲月無情，在他臉上鑿刻着無數的皺紋，恐怕不容易看得出他原來是個已經差不多七十歲的老者。

羌老記是個會家子，這件事絕不是個秘密。

如果他不懂武功，又怎能把一隻幾百斤重的大老虎打死？

羌家鎮不能算是個大城鎮，但也不能算小。

不過這裏一向都很太平，因爲羌家鎮的三大長老，都是江湖上响噹噹的脚色，提起「羌門三絕」，誰敢到羌家鎮鬧事？

但這個獨臂老者一出現，羌老記便知道麻煩事終於出現了。

× × ×

正當羌老記僵住的時候，獨臂老者已把他手裏的一大碗酒奪過。

只聽得獨臂老者冷冷的道：「老夫不怕的事，就是把這碗熱酒淋在你頭上。」

羌老記聞言，登時魂飛魄散。

他的手練過外門掌功和指功，而且火候已有相當，所以才不怕燙。

但他的頭沒有經過特別磨練，又怎能抵受得住這碗熱得可以燙熟鷄蛋的熱酒？

他雖然練過外門掌功和指功，但手裏捧着的一碗熱酒，仍然給獨臂老者輕而易舉的一手搶了去。

獨臂老者說淋便淋，整大碗熱酒已向羌老記的頭上淋去。

羌老記想避，但已來不及。

然而，他仍然沒有被熱酒淋着。

因爲那個正在吃着蒸鵝的青袍公子，突然一腿把他掃跌，然後又有一張方桌子，蓋在他的身上。

所以，熱酒沒有淋着羌老記，只是淋濕了那張方桌子。

× × ×

羌老記驚魂甫定，獨臂老者已索性坐在那張方桌子之上。

青袍公子悠悠一笑，道：「原來獨手有情葛九命的屁股不怕燙才是眞的。」

獨臂老者突然大笑，大笑着走到青袍公子面前：「果然不愧是名滿天下的偷腦袋大俠，你的眼界的確不錯，居然一語便道破老夫的來歷。」

青袍公子看着他，又笑了笑：「江湖上號稱無情的人太多，而尊駕號稱有情，倒也很妙。」

獨手有情葛九命淡淡的笑了笑，道：「你可知道老夫對甚麼人才有情？」

青袍公子道：「當然知道。」

葛九命道：「你說出來聽聽？」

「獨手有情對任何人都無情，」青袍公子的臉色突然沉下，聲音也變得開始冰冷：「所謂有情，只是對女人才會有情，而且越是漂亮騷媚的女人，他才會對她越是有情。」

葛九命哈哈一笑，道：「說得好！」

青袍公子却在這個時候閉上了嘴。

葛九命突然嘆了口氣，道：「可惜你並不是個漂亮騷媚的女人。」

青袍公子點頭道：「我的確不是，我是一個專門偷別人腦袋的劍客。」

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這個青袍公子就是江湖上三大奇俠之一，人稱偷腦袋大俠的衞空空！

× × ×

葛九命只有一隻手。

但他這一隻手，却能使用二十三種不同的武功。

無論甚麼東西，只要落在這個人的手裏，都會成爲一種可怕的武器。

他曾經用一張柔軟光滑的紙，在刹那之間連殺四人。

那四人並不是草包貨色，而是遼北四劍。

他們知道葛九命武功深不可測，但他們不相信葛九命竟然能用柔軟的一張紙，就把他們四人的咽喉都戳破。

遼東四劍的確直到嚥氣的時候，仍不肯相信那是事實。

然而，那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一張平凡的紙，落在葛九命的手裏，立刻就可變成了一張比鋼刀還更鋒利的鋼片。

不可思議的人。

不可思議的武功。

很少人能够有勇氣面對葛九命，因爲這個獨臂老者是絕對無情的。

獨手有情，但他的「情」只對女人才會存在。

可惜衞空空不是女人，絕對不是。

葛九命將會用哪一種武功，來殺死衞空空？

× × ×

羌老記人在方桌下，想鑽出來也不是，不鑽出來也不是，他在羌家鎮的英名，一下子就完蛋了。

在他的頭上，現在正坐着一個獨臂老魔頭。

羌老記不敢惹他。

他總算是個江湖人，敢惹葛九命的江湖人向來都很少。

直到現在，他才開始佩服那個把蒸鵝汁一口氣喝光的年青公子。

他事前無論如何都想不到，這身穿青袍的公子，原來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葛九命突然在這間小飯館出現，究竟是想找羌老記，還是想找衞空空？

其實兩者都不是。

他想找的人，既非衞空空，更不是羌老記，而是想找雪刀浪子龍城璧。

葛九命找龍城璧，已找了整整十日。

他找龍城璧，只有一個目的。

他要殺龍城璧！

黑白雙車 金銀殺手

衞空空是龍城璧的老朋友。

雖然葛九命沒有找到龍城璧，但他找到了衞空空，也不能算是全無收穫。

只要他殺了衞空空，龍城璧就會主動來找自己。

想到這點，葛九命整個人都充滿了殺機，他要把偷腦袋大俠變成沒腦袋大俠。

沒有了腦袋的大俠，將會身首異處，一起懸掛在羌家鎮的一片廣場之上。

相信不出十天，龍城璧就會來找自己，替衞空空報仇。

所以，葛九命對衞空空說道：「你喜歡偷別人的腦袋，但老夫却不喜歡偷。」

衞空空在聽着。

葛九命傲然的冷笑一聲，道：「老夫喜歡搶。」

衞空空終於嘆了口氣，道：「你要把我的腦袋搶走？」

葛九命道：「不錯，老夫要搶你的腦袋。」

衞空空道：「咱們有仇？」

葛九命搖頭。

衞空空眼睛一眨，道：「在下不明白你爲甚麼要搶走我的腦袋，難道我在這裏吃飯也得罪了你？」

葛九命沒有回答。

他唯一餘下來的左手已從袖中拔出一根金笛。

金笛很沉重，但鑄造得很精緻，從金笛裏吹奏出來的樂曲，料必很動聽。

但葛九命沒有吹笛。

他的金笛從來不在別人面前吹奏。

尤其是在男人面前，他更不吹笛。

「衞空空，你不妨聽清楚一點，」葛九命的聲音冰冷而緩慢：「這一根金笛，將會搶走你的腦袋，殺你的人，就是獨手有情葛九命！」

衞空空淡淡的笑了笑：「你要搶在下的腦袋，最好就快點動手，否則將會噬臍莫及。」

葛九命沉聲道：「拔劍！」

衞空空徐徐道：「我的朋友已拔出了刀，衞某人又何必還要拔劍？」

葛九命一楞。

衞空空却已悠悠地回到他原來的桌上，繼續吃他的那碟香芋蒸鵝。

葛九命臉色微變，轉身向後望去。

小飯館的屋簷上，不知道甚麼時候已倒懸着一個藍衣人。

藍衣人現在的姿勢，很像一隻蝙蝠。

但蝙蝠是不會喝酒，也不會玩刀的。

而倒懸在屋簷下的藍衣人，不但喝酒喝得又快又多，而且握着刀的一隻手，更是靈活無比。

這是一把古銅色刀柄的刀。

刀柄雖然是古銅色，但刀鋒却森寒如雪，銀光閃爍刺人眼目。

葛九命眉頭一皺，冷冷道：「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倒懸在屋簷下的藍衣人笑了笑，悠然道：「你看我像不像？」

葛九命冷笑着：「老夫看你甚麼都不像，只像個死老鼠。」

藍衣人雖然倒懸在屋簷下，居然還能一面說話，一面喝酒，他的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手裏捧着的一隻大皮酒袋，就是神劍葉大孤的兒子葉一郎所遺下來的。

葉一郎已死了。

他死在天殺姥姥的地獄毒血和女妖于四娘的刀下。

龍城璧沒有忘記葉一郎這個流浪人。

所以，他沒有扔掉葉一郎這隻大皮酒袋。

酒是甜的、香的。

也是苦的、臭的。

與其說人生如夢，何不說人生如酒？

× × ×

風雪之刀早已出鞘。

葛九命突然問龍城璧：「你把老書蟲藏在甚麼地方？」

衞空空一呆。

龍城璧却已沉下了臉，道：「你果然是魔車的黨羽。」

葛九命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理會

老夫是甚麼身份，老書蟲在甚麼地方？」

龍城璧搖頭道：「不知道。」

「別再裝糊塗！」葛九命把金笛擊在方桌，桌子登時坍塌了一半，嚇得桌子下的羌老記連忙走避不迭。

葛九命冷冷的又道：「如果不是你插手，商九鷹早死在咱們教主掌下。」

衞空空悚然動容：「魔車敎？」

龍城璧道：「不錯，是魔車敎。」

葛九命眼睛裏殺機倏現：「就算你沒有救商九鷹，你也非死不可。」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爲甚麼魔車敎視在下如死敵？」

葛九命的聲音，突趨平靜，平靜得令人感到可怕：「因爲鐵馬是你的朋友。」

龍城璧「哦」一聲，道：「魔車敎要殺我，又和鐵馬有甚麼關係？」

葛九命冷笑道：「鐵馬一死，你當然要替他報仇，對不？」

龍城璧的面色開始變了。

「鐵馬仍然活着。」

「活着？」葛九命陡地狂笑，道：「他現在大概在十八層地獄裏活着，鐵馬山莊現在已變成了灰燼！」

龍城璧叱道：「胡說！」

葛九命笑聲未止：「老夫不必騙你，今夜黃昏，本敎雄師，已把鐵馬山莊夷爲平地！」

龍城璧面罩寒霜，突然長嘯而起，直向葛九命衝去。

人快，刀更快。

葛九命冷冷道：「好快的刀！」

說完這四個字之後，他已接下了龍城璧二十一刀。

衞空空仍然漫不經心的，一箸復一箸挾着蒸鵝在吃。

他知道葛九命雖然只剩下了一隻左手，但却能使出二十三種招式完全不同的武功。他更知道龍城璧只憑一套刀法，便能夠足以對付葛九命而有餘。

羌老記已嚇得魂不附體，當日打虎的威風都已丟到九霄雲外。

葛九命手中金笛彷似一條金蛇，左右鑽動，處處不離對方胸前八大要穴。

龍城璧的刀纏得他很緊。

但葛九命的金笛也毫不放鬆。

如果衞空空在這個時候去「檢便宜」，葛九命在以一對二的情況之下，就會大爲吃虧，非死不可。

但衞空空沒有動手。

因爲他深信，如果龍城璧要殺葛九命的話，那麼葛九命還是非死不可的。

可是，他疏忽了一個人。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不去檢便宜，別人却毫不客氣，從背後偷襲龍城璧。

而且這人就是已經被嚇得魂飛魄散的羌老記！

× × ×

羌老記是羌家鎭的打虎英雄。

但在眞正的高手眼中看來，這種本事也是稀鬆平常之至。

龍城璧和葛九命都是第一流的頂尖高手，憑羌老記的本事，着實毫無插手的餘地。

可是，衞空空看錯了。

葛九命無疑是個高手。

但眞正的殺着，竟然是來自這個令人覺得平庸的飯館老闆羌老記。

姜老記的偷襲，來得很突然。

他的一雙手甚麼武器也沒有，只有一雙不怕燙的肉掌。

這一雙肉掌不但不怕燙，而且還不怕雪刀浪子的風雪之刀。

當龍城璧發覺背後有人偷襲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就反手揮刀，向後削去。

他用右手揮刀，左手仍然纏着葛九命的金笛。

這時，羌老記的一雙手掌，已幾乎貼在龍城璧的背心之上，情況可說是危險得很。

龍城璧以爲自己反手揮刀，羌老記最低限度也會向側一閃，或者是向後一退。再堅硬的手，也絕對擋不住風雪之刀的刀鋒。

誰知羌老記好像渾然不覺，不但不退，反而去勢更急勁三分。

「颼」！

一蓬血雨飛濺。

羌老記的右手已被齊肩削斷。

但龍城璧的背心却重重的捱了一掌，這一掌的力道，幾乎已足以打死一隻大老虎。

龍城璧沒有變成斷綫風箏，但整個人已在猛烈的震動，臉色蒼白得十分可怕。

葛九命倏地大喝，金笛一招化作七式，連環向龍城璧的頭、頸、胸、腹作最無情的進襲。

龍城璧空負絕世武藝，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已無法抗拒葛九命這七式勾魂金笛。

他覺得這一仗自己打得很糟，竟然給一個小飯館的老闆把自己置諸死地。

此役之後，羌老記的大名，勢必名揚天下。

因爲雪刀浪子龍城璧就是死在他掌下的。

然而，事情眞的就是這樣嗎？

× × ×

羌老記的大名，不會揚名天下。

因爲眞正的羌老記，已變成了「僵老記」，他在衞空空還未來到這間小飯館之前，便已被葛九命弄僵。

葛九命殺羌老記，比羌老記殺死那隻大老虎容易得多了。

現在的「羌老記」，其實是一個武功比葛九命更勝上一籌的老江湖，他姓曾名蒜。

曾蒜。

曾蒜生平有兩種最大本事，第一件就是最懂得裝蒜。

第二件最大的本事，就是他的快掌。

他的快掌據說比昔日鐵快刀的刀還要快。

他今年已五十三，自二十六歲出道江湖以來，只敗過一次。

他這次敗陣，並不爲奇。

因爲他的對手是魔車敎的敎主魔車老人。

自此之後，他加入了魔車敎。

魔車老人給了他一個任務，也派給他一個助手。

曾蒜的助手就是葛九命。

而他們的任務，就是負責把鐵馬的幾個老朋友殺死。

魔車老人要澈底毀滅鐵馬。

不但毀滅鐵馬，連鐵馬的心腹知己也要一併的澈底毀滅。

魔車老人爲甚麼如此痛恨鐵馬？

他們之間究竟存着些甚麼仇恨？

還有，香銅人又在那裏？他是否已遭毒手？

這些事，都是龍城璧深切希望知道答案的。

但現在，他甚麼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已捱了羌老記的一掌，而羌老記的右手，也已被風雪之刀卸了下來。

但葛九命的金笛，一招七式，每一式都能讓龍城璧死一次。

× × ×

龍城璧的確已無抵抗之力。

但他也沒有立時便慘遭葛九命的金笛擊斃。

因爲在這間小飯館裏，還有另一個人，另一把劍。

劍雖平凡，但它的主人絕不平凡。

這人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衞空空乍見曾蒜身形閃動，已知不妙，他的反應快絕，立刻拔劍躍前。

但小飯館地方狹小，葛九命把衞空空的去勢阻住，以致衞空空無法趕及營救龍城璧。

龍城璧終於被曾蒜偷襲得手，但曾蒜的一條右臂，已被風雪之刀削了下來。

幸好這一刀先把曾蒜的右手削下，否則龍城璧當場就要死在對方雙掌的偷襲之下。

但葛九命的金笛，又已緊緊逼至。

龍城璧想揮刀反擊，竟已無能爲力。

尙幸衞空空此時已到，一招「法場斬首」，氣勢駭人，葛九命焉敢不加以回顧呢。

衞空空手中長劍，宛如龍游四海，倏從東來，忽從西至，劍招處處都不離向葛九命的腦袋下手。

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的劍法一經展開，饒是葛九命見多識廣，也不由被衞空空的劍法所震懾。

衞空空見龍城璧身受重傷，不禁殺性大起。

一連三次，他都使用「法場斬首」這一招劍法。

這一招劍法，並不是天下最快的劍法，但却最不容易避開。

雖然招式相同，連續使用三次，但葛九命却覺得對方的劍招越來越狠，越來越霸道。

葛九命雖然懂得二十三種武功，但此際被衞空空逼得他連氣都喘不過來，又焉有轉換使用別種武功的餘地？

就在這個時候，曾蒜的快掌又來了。

× × ×

快掌。

曾蒜被風雪之刀斬斷一臂，略作調息之後，又再奮起，一掌再向龍城璧的背心擊去。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這一掌若擊在龍城璧的背心，就算力度只及先前一掌的一小半，肯定也會將龍城璧送入鬼門關內。

曾蒜一擊得手，雖然自己犧牲了一臂，但畢竟已使名震天下的雪刀浪子身受重傷。

對於第二掌，曾蒜可謂充滿信心。

快掌果然名不虛傳。

然而，雪刀浪子龍城璧又豈是浪得虛名之輩？

常言有道：「獅虎垂死，餘威猶在，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曾蒜略作調息的一刻間，龍城璧也有了短暫的喘息機會。

雖然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龍城璧的傷勢決不會因之而好轉，但他畢竟勝在年輕力强，而且內功基礎深厚，就在這一息間，他的風雪之刀竟然又再重新發揮它驚人的威力。

曾蒜充滿信心的第二掌，竟然擊在風雪之刀的刀尖之上！

× × ×

這眞是一個驚人的變化。

曾蒜面色大變，淒然慘呼。

他以「裝蒜」技術高明而聞名天下。

但這一次，他絕對不是在「裝蒜」。

因爲他已斷了一臂，而唯一餘下來的左掌，竟然又被龍城璧一刀貫穿。

快掌已變成了廢掌。

曾蒜急退。

一退就是丈二。

他退得眞快，快得就像一隻剛中了箭的狐狸。

但狐狸逃得再快，也快不過獵人的第二箭。

龍城璧的第二刀比箭還快。

連龍城璧的本身，都不相信自己如此沉重的傷勢下，仍能擊出這一刀。

曾蒜已退到小飯館的門外。

所以，他也就死在小飯館門外的街道上。

一刀穿心。

立死無救。

× × ×

龍城璧一刀殺了曾蒜，感到最興奮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衞空空。

葛九命的心情，却剛和衞空空完全相反。

不但曾蒜死了，他自己的處境亦極爲惡劣。

他沒有受傷。

但他却知道，只要一受傷，自己這條老命就肯定完蛋了。

因爲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志在與自己的腦袋搬家，除非不給他的劍擊中，否則這種傷勢就算是神仙降世，都難令劍下之人活命。

葛九命知道龍城璧已身受重傷。

但重傷下的雪刀浪子，仍然能殺得了快掌曾蒜，又怎不令他爲之魂飛天外？

葛九命的確懂得使用二十三種武功。

在這二十三種武功之中，只有一種是他從來未使用過的，這就是「金蟬功」。

所謂金蟬功，其實就是金蟬脫殼，逃之夭夭的意思。

他一直沒有使用過金蟬功。

因爲他一直都未曾面臨過如此惡劣的處境。

直到現在，葛九命終於破例了。

×　×　×

獨手有情葛九命只有一條左手。

他的右手，早已斷去，所以左邊袖子，裏面是空蕩蕩，甚麼都沒有的。

然而，那只是別人的錯誤想法。

其實在這袖子的裏面，並不是空的。

袖裏有毒，這種毒一經爆發，有如春晨白霧，一經吸入，神智立刻昏迷，不出半個時辰，就會化爲一具腐屍。

葛九命把心一橫，索性扯斷衣袖，一蓬白色毒霧，立時散開。

葛九命不求傷敵，只求自保，毒霧一經散開，他的人已經飛越窗戶，從一條橫巷逃了出去。

他知道這種毒霧雖然厲害，但未必就能暗算得了衞空空。

所以，他用最快的速度，竄了出去。

外面雖然黑暗，但葛九命反而覺得輕鬆多了。

雖然多數的人類都喜歡光明，但也有不少人是喜歡黑暗的。

黑暗能掩飾罪惡，埋沒人類的良知。

黑暗也能保護罪惡，保護一切罪惡深重的人。

所以，葛九命覺得很輕鬆。

越來越輕鬆。

因爲他已擺脫了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直到現在，他才深深體會到兩句說話的意思——

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龍城壁和衞空空都是「後浪」。

他們已經擊敗了自己和曾蒜。

但葛九命仍然認爲魔車教遲早都會毀了這兩個年輕小子。

他是魔車教裏的黑車長老。

魔車教的標誌是用車來代表階級的。

最大權威的，當然就是魔車老人的大魔車。

原來魔車也有大小之分。

另外一輛小魔車，是屬於魔車老人唯一衣砵弟子的。

魔車老人的弟子，也是魔車教的副教主。

副教主的身份，似乎比魔車老人還更神秘，葛九命身爲魔車長老，在教中的地位極其崇高，但竟然從未曾見過副教主一面。

至於曾蒜，他在教中的地位，比葛九命更高。

他是黑白車的長老。

黑白車色澤鮮明，左黑右白，拉動車子的馬一共四匹，也是兩匹黑馬，兩匹白馬。

葛九命這次脫身，心中不無喜悅的感覺。

因爲曾蒜陣亡，他有極大的可能性，會被升爲黑白車的長老。

魔車教是一個勢力極龐大的組織。

除了正副教主之外，論到權勢最大的，還有金銀雙車，再數下來便是黑白車。

黑白車只有四輛。

能夠成爲魔車教黑白車的長老，可以說是一件極其威風的事。

葛九命忍不住地露出了一個得意的笑容。

但他洋洋得意，是否太早一點呢？

×　×　×

衞空空沒有中毒。

當毒霧還未散開的時候，他已衝出了小飯館之外。

他也沒有去追葛九命。

因爲他關心龍城壁的安危，更甚於一切。

但當他衝出小飯館門外之後，整個人都涼了半截。

曾蒜已硬挺挺地躺在地上。

但龍城壁呢？

龍城壁竟然不見了！

夜色茫茫，一個已經身受重傷的人，忽然間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黑夜雖然能夠把太陽吞噬，但黑暗也能把龍城壁吞噬嗎？

當然不會有這種事。

但前後只不過一眨眼間，龍城壁爲甚麼會突然失蹤？

衞空空無法解釋。

他仰首向上望去。

上面只有一個廣闊深邃的天空。

天空上只有無數的星星，他當然不會在天空上發現龍城壁。

龍城壁究竟在哪裏？

×　×　×

在這些日子裏，江湖上發生一連串轟動的大事。

老牛角香銅人被擄走，失蹤。

老書蟲商九鷹傳說遇襲，重傷後宣告失蹤。

鐵馬山莊被魔車教夷爲平地，一把火燒成灰燼。

鐵馬、香雲鳳以及鐵馬山莊其他七十九人，被大火化爲飛灰。

羌家鎮羌老記飯館的老闆羌老記被殺，有人易容冒充他混在飯館中，結果亦被人殺。

這個冒牌的羌老記，竟然就是「裝蒜大王」快掌曾蒜。

還有最令江湖人感到震驚的大事，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也失踪了。

本來，龍城壁行踪飄忽，他的「失踪」，一點都不值得別人感到奇怪。

但這一次情況很特別。

他是在重傷之後，突然在黑暗中失去踪跡的。

爲了這一件事，羌家鎮的三大長老，宣佈要調查事情的眞相。

因爲羌老記是羌家鎮的大人物、大英雄。

打虎羌二郎被殺，羌家鎮的人都大爲憤怒。

羌家鎮雖然不算是甚麼大城鎮，但這裏也有不少富豪人物。

最難得的就是，其中有幾個大富豪，願意聯合懸賞黃金萬兩，追捕謀殺羌老記的兇手。

誰能找出兇手，賞黃金萬兩。

但誰能把龍城壁救出險境，卻可獲賞黃金五萬兩！

五萬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

不但不是小數目，簡直就是一筆能令任何人爲之驚心動魄的財富。

江湖上又再掀起了一股浪潮。

每個人都在拚命的找龍城壁。

因爲一個活着的龍城壁，值黃金五萬兩，就算五百人一齊同心協力找出他，大家平均分配，所得到的黃金也足以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了。

江湖上有人爭名，但也有更多的人在爭利。

只要是利之所在，別說是找雪刀浪子，就算是去找閻王老子，也有人肯去。

有人不禁覺得奇怪，這些大富豪無疑都很有錢，但他們爲甚麼願意花這許多黃金，來救龍城壁的性命？

於是，有人懷疑雪刀浪子龍城壁根本已經死去。

龍城壁若然已死去，就算他們的懸賞再高十倍，又有甚麼人能夠再找出另一個雪刀浪子？

可以說，這件事根本就是那些有錢的人在尋開心。

消息一傳出之後，不少武林人都放棄了搜索龍城壁。

但接着，那些大富豪又表示，即使是找到了龍城壁的屍體，也値黃金萬兩。

這一來，人們更加感到奇怪了。

龍城壁何許人也？爲甚麼他的性命忽然變得這樣値錢了？

一時之間，羌家鎮變得熱鬧極了，每一間客棧都宣告客滿。

黃金的吸引力，的確不小。

但龍城壁仍然踪跡杳然。

活的龍城壁固然不見，死的龍城壁也沒有人能夠找得出來。

人人都在互相對問：「龍城壁哪裏去了？」

×　×　×

龍城壁的失踪，衞空空一直都懷疑與魔車教有關。

但是查來查去，他還是查不出甚麼結果來。

羌家鎮那些大富豪，忽然像害了神經病似的，動輒懸賞萬兩黃金，衞空空也感到莫名其妙。

但他很快便查出了事情的眞相。

原來，司馬血也來到了羌家鎮。

那幾個大富豪之所以願意懸出巨賞，都是司馬血從中指使。

司馬血警告他們，誰敢不拿出黃金，誰的腦袋就要搬家。

殺手之王講過的說話，從來都是說一便是一，說二便是二，決非恫嚇之言。

羌家鎮的幾個大富豪，每個人都有好幾萬兩黃金。

貧窮的人太貧窮，而富有的人卻太富有。

爲了龍城壁，司馬血要他們每人拿出一萬幾千兩黃金，在司馬血而言，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事實上，能夠使司馬血認爲是「大事」的事，的確不多。

就算江湖上一下子有八千人同時失踪，他也絕不會大驚小怪。

江湖上的事，本來就是波譎雲幻，充滿神秘，也充滿刺激的。

但龍城壁在重傷之後突然失踪，這倒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了。

司馬血是名震江湖的殺手之王。

但他的朋友絕不多。

眞正的朋友，更加少之又少。

尤其是像龍城壁這樣的朋友，他更加不願意失去。

×　×　×

一串串沉重得令人連腿都抬不起來的粗大鐵鏈，像蜘蛛網般纏着葛九命。

葛九命從黑夜中逃脫性命。

可是，他現在卻被關在一間比黑夜更黑暗百倍的牢獄裏。

這裏一點光綫都沒有。

黑夜雖黑暗，還有星光。

但在這裏，葛九命是和任何光綫都絕緣的。

牢獄中濕冷，骯髒無比，他在這裏唯一的朋友，就是那些比姆指頭還大的吸血蚊。

蚊當然吸血。

但這裏的蚊特別兇，好像一下子就想把葛九命的血都吸乾。

葛九命雖然武功極高，但現在他連蚊子都沒有辦法打死一隻。

他覺得腦袋疼痛得像是捱了好幾十棒似的。

事實上，他的確捱過棒子，但卻沒有幾十棒那麼多。

他在亡命飛奔得最快，認爲自己已安全的時候，忽然間就給一個神秘人沒頭沒腦的連打三棒。

葛九命武功極高，但竟連對方是甚麼人都沒看清楚，便被打得昏倒過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已被關在這個黑暗的牢獄裏，全身上下，最少有十二條粗大的鐵鏈把他緊緊的鎖着。

在這裏，沒有黎明、中午、黃昏。

只有黑暗。

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黑暗，加上那些吸血毒蚊，使葛九命的精神和體力，都陷入崩潰的狀態。

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把他擊昏的又是個怎樣的人？

葛九命很想知道答案。

但他更想離開這個牢獄。

可是，他除了每天可以得到兩碗白飯和一碗清水之外，他與外面的世界已完全隔絕了。

四邊的石牆，冰冷粗糙而堅固。

沒有任何人能越過這種石牆逃出去。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半個月了，他還是每天吃兩碗白飯，一碗清水。

他渴望能夠看見任何人。

但他一直失望。

直到第十七天，牢獄的大鐵門突然打開，黑暗的牢獄突然變得光亮。

葛九命像隻病狗般匍匐在地上，他只看見一個人的脚。

脚上穿着的靴子，竟然鑲着比龍眼還大的寶石。

那是男人的靴子。

但當葛九命抬起頭望上去的時候，看見的却是一個女人。

一個比絕大多數女人都要高大，强壯

的女人。

「妳……妳是誰？」

他剛問完這句話，那隻穿着寶石靴子的脚便用力的向他臉上踢去。

葛九命只覺得臉上一塌糊塗。

因爲他的臉，被踢得滿是鮮血。

然後，他又聽見這個女人冷冷的道：「把這個老殘廢拖出去。」

立刻，又有四隻脚出現在葛九命的眼前。

那是四隻粗壯的赤脚。

葛九命毫無反抗之力，便被人拖了出去。

× × ×

牢獄的外面，便是一條又深又窄的石廊。

穿過石廊，外面却是綠草如茵，蝶舞蜂飛的花花世界。

葛九命被拖到一個很美麗的園子裏。

這裏陽光嫵媚，空氣清新，園中佈置，更是巧奪天工，假山流水，亭台樓閣，修飾無不精緻已極。

這裏又是甚麼地方？

忽然間，他看見了兩個人，坐在一座青磚亭下，一面喝酒，一面對奕。

這兩個人的年紀都差不多，都是年青人。

但葛九命看見這兩個人之後，却像看見了地獄裏的索命無常，臉色變成死灰。

因爲這兩個人竟然就是鐵馬山莊莊主鐵馬，和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鐵馬山莊已被燒成灰燼。

江湖上人傳言，都說鐵馬已經死了。

但眼前正在喝酒的人，不是鐵馬又還會是誰？

而龍城璧捱了曾蒜一掌，葛九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現在龍城璧却悠然自得，似乎完全沒有受傷的樣子。

葛九命被拖了出來之後，那個高大的女人再踢了他兩脚。

龍城璧突然對那個女人說道：「士可殺不可辱，妳這樣對待他，似乎過份一點罷？」

高大的女人冷哼一聲：「他算是甚麼東西？我偏要再踢他兩脚。」

說着，果然眞的又再兩脚狠狠的向葛九命踢去。

葛九命甚麼話都沒有說。

因爲他已毫無說話的餘地。

龍城璧臉色鐵青。

他好像想動手制止這個高大的女人的行動，但他才動一動，鐵馬便已阻攔着他，道：「葛九命以前做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現在也許是報應來到他身上罷。」

葛九命心裏覺得奇怪。

龍城璧和鐵馬爲甚麼會在這裏下棋喝酒？

照葛九命的想像中，龍城璧和鐵馬都應該是兩個死人。

但他們沒有死。

是誰把這兩個人救出險境？

× × ×

鐵馬是一個硬漢。

他的拳頭硬，脾氣也很硬。

但他有一個特點。

他的心腸，並不如他的外表般堅硬。

他並不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他重視任何人的生命，因爲他知道人類最寶貴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可是，有時候弱女也會因環境而變成雌虎，又何況是硬漢鐵馬。

他要審問葛九命。

葛九命是魔車教的黑車長老。

黑車長老在魔車教中身份極其崇高，他知道魔車教的事絕不會少。

鐵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香銅人在甚麼地方？

但葛九命說不知道。

他才說了一句不知道，那高大的女人又狠狠的在他臉上踏了一下。

葛九命仍然搖頭，說不知道。

那高大的女人眉頭一皺，不由分說，沒頭沒腦的再向葛九命連打六鞭。

沒有看見這個女人的鞭是從那裏來的，她手裏本來空空如也，但忽然間却拿着一條金黃燦爛的短鞭，直向葛九命鞭去。

葛九命被打得天旋地轉，幾乎昏倒過去。

但他依然說不知道香銅人是在甚麼地方。

那高大的女人忽然破口大罵：「他奶奶的灰孫子，你不要命了？」

舉手揚鞭，又再當頭鞭下。

就在此刻，突聽背後一人冷冷說道：「壯妃，妳就算打死他，也不會問出結果的。」

高大的女人倏地住手。

龍城璧和鐵馬慢慢的一齊站了起來，凝視着女人身後的一個白袍人。

這個白袍人的身裁很高大，比那個高大的女人更高大得多。

他滿頭白髮，一雙眼睛看似呆木，其實眼神比絕大多數的人更精警，顯然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龍城璧和鐵馬的性命，都是這個白髮人救的。

他自稱老星，姓老，名星。

世間上雖然有姓老，但龍城璧却隱隱覺得，這個白髮白袍人的姓名是假的。

老星原來是個甚麼人？

龍城璧很想知道。

但老星這個人很神秘，神秘得就像這個地方。

龍城璧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老星只對他說：「你可以放心的在這裏休養，啇九鷹已被老朽接回來，他的傷勢雖重，但還死不了，半個月之內，保證他比以前還更神氣。」

老星沒有騙龍城璧。

龍城璧曾救過啇九鷹一命！

啇九鷹被魔車教高手中途伏擊，幾乎丟了性命！但龍城璧却及時把他救出，帶他到羌家鎮一間客棧裏療養傷勢。

老星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如果不是老星，鐵馬早已死在鐵馬山莊之中。

魔車那個白衣殺手用十二枝毒弩直射鐵馬，鐵馬本已完全無法閃避。

但老星却突然出現，把這十二枝毒弩全數擊落，並將那白衣殺手一掌擊斃。

鐵馬當時已中毒，還未弄清楚是死是活，便已不醒人事。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香雲鳳就在床邊，小心伺候他。

但他方已不在鐵馬山莊。

鐵馬山莊已變成灰燼，那七十九個不怕死的人，就只剩下鐵猴，鐵狼和鐵鹿三個！

他們三個人的性命，都是老星救回來的。

鐵馬躺着的床，就在老星的家裏。

老星的家很大，比鐵馬山莊還更大。

老星對鐵馬道：「你的仇恨，也就是老朽的仇恨，魔車教一定會被摧毀。」

鐵馬不敢太相信老星的說話。

因爲他並不太相信老星這個人。

鐵馬覺得，老星雖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這個白髮白袍老人却有點邪氣。

不但鐵馬有這種感覺，龍城璧也認爲如此。

老星究竟是個甚麼人？

爲甚麼他們在江湖上，完全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

× × ×

老星緩緩的走進那座青磚亭，一雙眼睛直盯着葛九命。

「聽說你和啇九鷹是同門師兄弟，是嗎？」

葛九命的身子猛然一震。

江湖上知道這件事的人絕不多，却沒想到這個白髮白袍的老人，一口便說了出來。

他不能否認。

原來啇九鷹和葛九命都是百年前江湖異人趙九的弟子。

趙九武功極高，昔年曾與風雪老祖拚過三掌，結果居然平分秋色，彼此未見高下。

經此一役後，趙九在江湖上的名聲大振。

但從來都沒有人聽說他收錄過任何弟子。

直到數十年後，啇九鷹和葛九命俱在江湖上成名，但却沒有甚麼人知道他們就是趙九的弟子。

啇九鷹和葛九命雖是同門師兄弟，但兩人的性情却大有分別。

論武功，啇九鷹較葛九命爲高。

現在，啇九鷹和葛九命都同在老星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就是啇九鷹正在療傷，而葛九命却是階下之囚。

老星顯然已知道葛九命和啇九鷹是同門師兄弟，葛九命自然不能否認。

老星又冷冷道：「魔車老人想消滅四大怪俠，究竟是爲了甚麼緣故？」

葛九命搖頭。

老星冷哼一聲：「你好像甚麼事情都不知道，但據老朽所知，你所知道的事並不少。」

葛九命嘆了口氣，說道：「可惜你問的事，我偏偏全部不知道，那又有甚麼辦法？」

老星淡淡道：「辦法總是有的，只要老朽動動腦筋，就甚麼辦法都可以想得出來。」

葛九命默然。

他是老江湖，自然聽得出老星的說話，含有極重的威脅性。

老星又用刀鋒般的眼光盯着葛九命：「你以爲老朽不會殺你？」

葛九命嘆道：「你要殺我，隨時可以動手。」

老星露出一絲冷酷的笑容，道：「我現在只問你一件事，你若肯老實回答，老朽願意放你一條生路。」

葛九命又嘆道：「你不妨問，老葛還不想死。」

老星的聲音很平靜，道：「金銀雙車兩大殺手在甚麼地方？」

葛九命臉色一變。

金車殺手。

銀車殺手。

這兩大殺手是魔車教最可怕的危險人物，不但可怕，而且神秘。

直到目前爲止，金銀雙車只出動過一次。

他們這一次的活動，沒有殺過任何一人。

但却有十一個帮會的帮主，在不足三個時辰之內，全都變成又聾又啞，又盲又跛的廢人。

× × ×

龍城璧在江湖上失踪的事，已越來越引起武林中人的談論！

雪刀浪子並不是個平凡的浪子，因爲他過往所做的事都太不平凡。

現在，許多人都在找龍城璧。

但沒有人能找到。

因爲老星的家，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的。

同時，又有誰知道，龍城璧，鐵馬和啇九鷹，都在老星的家裏呢？

的確沒有人知道。

所以，誰也找不着龍城璧。

× × ×

找龍城璧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爲了那五萬兩黃金的懸賞。

但也有不少人找龍城璧，目的只有一個。

這個目的：就是把龍城璧的腦袋割下來。

因爲他們都是魔車教的高手。

魔車老人已下令，要把兩個人的性命取掉。

這兩個人就是龍城璧和葛九命。

龍城璧救了啇九鷹，分明是和魔車教作對。

而葛九命不能成功殺掉龍城璧，也是該死。

——曾蒜都已死了，葛九命爲甚麼還能活着？他顯然是貪生怕死，臨陣逃脫。

所以，不但龍城璧該殺，葛九命也該殺。

然而，這兩個人都失踪了。

魔車老人爲了這件事大發雷霆，他下令金銀雙車兩大殺手，無論如何都要把他們找回來，然後碎屍萬段！

× × ×

金車殺手。

銀車殺手。

這兩個人究竟是甚麼人？

他們的底細有沒有人知道？

當然是有人知道。

在這幾天裏，司馬血和衞空空都在追查金銀雙車的下落。

因爲他們以爲龍城璧的失踪，極可能與這兩人有關。

他們當然是希望找回一個活着的龍城璧。

就算龍城璧已經死了，那麼好歹也要把他的屍體找回來。

經過多日來的調查，司馬血和衞空空騎着快馬，來到了羌家鎭西南七百里外的冬城。

冬城並不是大城鎭。

它甚至比羌家鎭更細小。

冬城是一個無名的小城鎭，但這裏却有一間規模異常宏大的寺院。

它就是五深寺。

× × ×

五深寺雖然是寺院，但却絕對談不上是甚麼佛門清靜地。

這座寺院修築富麗堂皇，雖然名爲寺院，看來倒像是帝皇宮殿。

寺中的和尚，除了頭上光禿禿，身上穿着袈裟之外，他們的行爲，便完全不像是出家人。

佛家有五戒：

第一戒殺生。

第二戒偸盜。

第三戒邪淫。

第四戒貪酒。

第五戒妄語。

但五深寺裏的和尚，却統統都是「五不戒」。

這些和尚貪酒好色，三杯到肚口沫横飛，不可一世，不但偸盜，而且强買强賣，動輒對外來客商施以暴力，殺人刦色，視如家常便飯。

所以，冬城早已變成了這些和尚的天下。

司馬血和衞空空對於這一點，早有所聞。

但他們不怕。

和尚們就算再兇千百倍，也比不上魔車敎的高手般可怕。

他們既然連魔車敎都不怕，又怎會怕了這些和尚？

不過，司馬血已查出了一件事。

五深寺的和尚之所以横行無忌，完全是因爲有魔車敎在背後撑腰。

這些和尚根本就不能算是和尚。

他們都是酒色之徒，江洋大盜。

但司馬血又查出了一件事。

以前的五深寺，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和尚寺，那時候的五深寺僧侶，不乏德高望重的老僧人！

但現在一切都已改變。

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僧人，早已不知所踪，却換上了一羣面貌猙獰，行爲猥瀆可惡的冒牌和尚。

近兩年來，五深寺的和尚更是變本加厲，冬城已變成了賊和尚的天下。

幸好司馬血和衞空空都不怕賊！

既不怕賊，也不怕賊和尚。

但他們怎樣也料不到，五深寺裏竟然有十二個捕快走出來，而且要逮捕他們。

總捕頭是一個四十來歲，使用一雙鐵短棍的痲子大漢。

「鄙人乃冬城總捕頭譚快，奉了縣令大人之命，要抓兩位歸案。」

司馬血一怔，道：「在下等初到貴境，犯了甚麼罪？」

譚快嘿嘿一笑，道：「別裝糊塗了，冬城第一大財主佟大官人的女兒被人姦殺，還勒索了佟大官人十萬兩銀子，這樁案譚某已查得清清楚楚，都是你們幹的。」

司馬血和衞空空相視一笑。

這眞是一件荒天下之大謬的事。

顯然，譚快是有心誣蔑，但區區一個城縣的總捕快，又怎能逮捕得了司馬血和衞空空。

譚快又是一聲冷叱，對其他十一個捕快道：「把這兩個賊種拿下。」

好大的威風。

司馬血冷冷一笑，但他沒有拔出碧血劍。

他一拔劍，對方就難免有人死傷。

非到最後關頭，司馬血不願意傷及這些捕快，因爲他們是身不由主，上頭有命，這些捕快就只好出動。

但這十二個捕快的武功，並不如想像中般不濟事。

尤其是那總捕頭譚快，手裏的一雙鐵短棍，竟然連司馬血都被他逼得連退三步。

能把司馬血逼退三步，這人的武功就絕對不能輕視。

衞空空心中一凜。

就算洛陽城這等大地方的總捕快，也沒有譚快這般的武功。

衞空空並不愚蠢。

他已看穿了一件事。

這十二個人並不是官差，他們都是冒牌貨色。

司馬血突然出劍！

他也已看出了事有蹺蹊，一劍向譚快的頭上刺去。

司馬血劍術超羣，這一劍刺出是何等快速，譚快再也閃避不及。

只見譚快面色刹那間變成慘綠，他以爲今次自己必死無疑。

但他沒有死。

他頭上的帽子和頭髮，都被司馬血的劍削了下來。

帽子和頭髮，竟然是黏在一起的。

譚快這個總捕頭，立刻就變成了光頭和尚。

× × ×

衞空空覺得很有趣。

和尚居然會冒充官差，這種事倒也算是一件奇聞！

司馬血的劍無疑很快！

但衞空空的劍也絕不慢。

他突然也拔出長劍，連發十一招。

十一招之後，其他十一個捕快也原形畢露，通通變成了禿頭和尚。

刹那之間，十二人你望我，我望你的，俱是面無人色。

如果司馬血和衞空空施殺手的話，此刻他們還焉有命在？

他們不錯都是五深寺裏的和尚！

就在他們面面相覷的時候，五深寺裏突然冒出了兩個身穿黑色袈裟的和尚。

這兩個和尚的年紀，大約五十來歲。

這兩個五十來歲的和尚，手裏都拿着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

其實這兩件東西也沒有甚麼特別。

但這種事物給兩個和尚拿着，却特別得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因爲這兩個和尚手裏拿着的，居然是兩個木頭娃娃。

他們每人手裏拿着一個，就像小女孩抱小娃娃的姿勢一樣。

這眞是一件可笑的事。

但司馬血和衞空空並沒有笑！

因爲他們都知道，眼前這兩個和尚手裏拿的並不是玩具。

原來這兩個木頭娃娃都是製作精巧的殺人武器，是數年前，由波斯商人從外洋帶到中土，被武林大豪諸葛世與以重金買下的。

諸葛世與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有個外號，被稱爲「槍環無敵」，擅使一槍雙環，昔年曾與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在杭州交手，結果一千招後，唐老人甘拜下風。

其實唐老人沒有敗，諸葛世與也沒有勝。

但識英雄重英雄，唐老人雖然性格頑固，但倒也不能算是高傲之人，他心知再拚三千招，雙方也未必能分勝負，倒不如索性認輸，與諸葛世與交個朋友。

諸葛世與也是個明白人。

結果，眞心甘拜下風的，反而是諸葛世與。

但無論此役誰勝誰負，諸葛世與都已在江湖上露了一個很大的臉，誰都不能否認，他的一槍雙環確有極大的威力，即使强如唐老人，也未能將之擊敗。

諸葛世與買下一對木頭娃娃，江湖上人盡皆知。

但誰都想不到，這對木頭娃娃竟然落在兩個和尚的手裏。

× × ×

和尚捧娃娃，的確相當不倫不類。

無論是活娃娃還是木頭娃娃，都似乎只該由女人去抱，男人抱娃娃，未免太沒意思了！

何妨他們還是和尚的身份？

然而，他們根本就不是眞正的和尚，而這一對娃娃也並非玩具，這種情況就完全不同。

司馬血的目光，突然緊緊的盯在其中一個和尚的臉上。

那和尚毫不示弱，也冷冷的盯着司馬血！

四目相投，殺機倏現。

司馬血突然冷哼了一聲，道：「尉遲寮，你甚麼時候變成出家人了？」

那和尚桀桀一笑：「老子變成出家人，比以前還更風流快活，變成出家人，總比變成死人好得多。」

司馬血冷冷道：「你認爲今天誰會變成死人？」

尉遲寮狂笑道：「當然是殺手之王與偸腦袋大賊。」

衞空空一陣冷笑。

在尉遲寮這種人眼光看來，別人稱爲「大俠」的人，就會變成是「大賊」。

但眞正的大賊，却會被他稱爲英雄。

衞空空從未見過尉遲寮，但却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他是魯南十八大盜之首，也是名震關中「追魂雙絕劍」的老大。

既然他就是尉遲寮，那麼另一個和尚不問而知，自然就是「追魂雙絕劍」的老二魏碧天。

魏碧天與二十年前縱横天下的神鎚子魏吞天乃同胞兄弟。

魏吞天的年紀，比魏碧天最少大二十歲！

所以，魏吞天的成名，也遠比魏碧天早。

神鎚魏吞天與魔鎚南宮蠻並稱南北雙鎚，二十年前，魏吞天已歸隱山林，不問世事。

魏吞天在江湖上的名聲很不錯！

他爲人富有正義感，曾替江湖剷除了不少惡霸。

但魏碧天却剛好完全相反。

因爲他本身就已是一個惡霸，從十五歲開始，就從來未曾做過一件值得世人原諒的事。

當他和尉遲寮臭味相投，混在一起之後，兩人的行事作風，就倍見囂狂，提起了「追魂雙絕劍」，人人都難免要眉頭大皺。

× × ×

追魂雙絕劍以前用的是劍。

但現在劍並不在他們的手上！

他們的手，只有木頭娃娃。

司馬血既已看破了對方的來歷，心中就不打算再跟這種人客氣。

碧血劍彷彿在低嘯，彷彿隨時都會出劍，刺向尉遲寮和魏碧天。

但最先出手的，却還是衞空空！

衞空空對於追魂雙絕劍這兩個人，可謂全無好感。

他們所犯的罪，就算死十次都不足以蔽其辜。

魏碧天一看見衞空空出劍，立刻就迎了出去！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早已是名動江湖。

但是魏碧天全不畏懼，似乎是有恃無恐。

刷！刷！刷！

一連三劍，連續砍向魏碧天的頸子。

這是砍腦袋劍法中的連環斬，這三劍已足使三個武林高手的腦袋一齊搬家。

但魏碧天的腦袋沒有被砍下。

因爲衞空空這三劍，沒有砍中他的頸子，却砍在他的木頭娃娃之上。

魏碧天冷冷一笑道：「衞賊爺的劍好像不靈了。」

衞空空沒有生氣。

雖然他還很年青，但他的作戰經驗已很豐富，想憑三言兩語把他激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魏碧天連接衞空空三劍，突然展開反擊行動！

木頭娃娃的頭部，竟然伸出了一截鋒利已極，金光閃閃的劍鋒。

衞空空的劍法，是天下間最霸道的劍法！

但魏碧天的追魂劍，也是江湖一絕。

而且有一點特別厲害的，就是木頭娃娃不但能够伸出劍鋒，而且還能够配合着劍招，而射出致命的毒針。

毒針每根長約一寸，每次發出，都無聲無息，比一般的毒針筒，毒弩筒之類的威力更加强大。

但這種毒針仍然殺不了衞空空。

木頭娃娃如果只能伸出劍鋒和射出毒針的話，倒似乎不像甚麼犀利的武器了。

但衞空空知道，事情一定並不這樣簡單。

但這個笨拙的木頭娃娃，又還能變出些甚麼花樣呢？

衞空空不知道。

司馬血也不知道。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不知道對方的底細，永遠都是最吃虧的。

驀地，魏碧天劍鋒去勢忽轉。

不是由慢轉快，而是由快轉慢。

毒針仍然間歇性的射出，每射出一針，針鋒就後退三尺。

衞空空明知這是誘敵之計。

但他不甘心讓魏碧天在自己的劍下逃生，於是敵慢我快，敵退我進，一連十二劍，猛擊魏碧天。

就在衞空空第十二劍劈向魏碧天頸際的時候，木頭娃娃的背部突然射出一蓬黑影。

衞空空一怔，忙收劍後退，但那蓬黑影來勢極快，竟然將衞空空的劍罩住。

原來這是一張黑網！

× × ×

黑網很堅韌。

衞空空的劍並非寶劍，但即使是寶劍，也沒有可能將這張黑網弄破。

劍在網中，人也在網中。

這張黑網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更大。

也遠比任何人想像中更加堅韌。

連司馬血上前用碧血劍削去，也是毫無功效。

魏碧天一聲獰笑，劍鋒已穿過黑網，直刺衞空空的咽喉。

這一劍刺得很鎮定。

也刺得很準。

沒有任何人能在網中避開這一劍。

衞空空已陷入了死亡的陷阱。

× × ×

魏碧天眼看着這一劍必取衞空空的性命。

但突然間，他這一劍在半空中僵住。

他的人也像他的劍，同時僵住。

一柄古銅色柄，刀鋒銀亮如雪的刀，已貫穿了他的胸膛，鮮血如泉狂湧。

他看見了這柄刀。

但他沒有看見這柄刀的主人。

刀是風雪之刀。

但雪刀浪子却把刀留在魏碧天的體內，翻身連踢三脚，擋住尉遲寮。

尉遲寮面色倏變。

失踪了多天的雪刀浪子龍城璧，竟然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

他的反應很快。

龍城璧的脚還未踢到，木頭娃娃已伸出一截劍鋒，還有十三枚毒針，射向龍城壁。

但龍城璧突然高躍逾丈，一個翻身又把留在魏碧天體內的風雪之刀拔出。

尉遲寮心頭大喜。

龍城璧不去拔回風雪之刀猶是可，一拔之下，他的背心便露出了一個很大的破綻。

尉遲寮毫不猶疑，挺劍便刺。

但他的劍才刺出，司馬血的劍已到。

司馬血的劍，比尉遲寮快得多。

龍城璧對於司馬血的劍，很有信心。

他甚至連看都不看尉遲寮一眼，便拔刀走了開去。

司馬血的劍，並沒有讓龍城璧失望。

尉遲寮一味只顧攻擊龍城璧，沒有料到殺手之王司馬血會突然發難。

他的眼一瞪，喉頭一涼。

然後，他就摸到自己滿頸都是鮮血。

司馬血出劍快。

劍入鞘更快。

尉遲寮只聽得司馬血冰冷的聲音緩緩地道：「再見了，尉遲寮。」

尉遲寮臉色蒼白。

再見。

甚麼時候才會再見？

× × ×

五深寺的和尚，向來都兇巴巴的。

但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一到，這座五深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

五深寺的寺門，仍然開啓。

龍城璧沒有闖進去，司馬血和衞空空也依傍在馬側。

司馬血騎的，是一匹血紅烈火馬。

而衞空空的馬，仍然是那匹又老又醜的猴子馬。

但司馬血的烈火馬，竟然脚程比不上猴子馬，不由令司馬血大爲讚賞不已。

司馬血並不容易稱讚別人。

無論是人是馬，想得到司馬血的讚賞都並不容易。

但衞空空這一匹又老又醜的猴子馬，的確令司馬血無法不加以讚賞。

因爲這匹猴子馬實在是一匹脚程快得出奇的良駒，但模樣又偏偏難看得很。

就在這個時候，五深寺裏突然冒出了五個人。

這五個人只有一個是灰衣和尚，其他四個，分別是老婦、道人、和兩個身型很特別的怪人。

這兩個怪人，相貌十分酷似，顯然是同胞兄弟。

但左邊一人，雙手奇粗，比他的大腿還粗上一倍。

而右邊一人，却雙腿比常人粗大幾乎兩倍，偏偏一雙手却像枯籐似的，連那個老婦的乾瘦小手都比他更好一點。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想不到和尚寺竟然變成了羣魔大集會之地，吸血道長和釘魂魔嫗都在寺內。」

那道人面色慘白，一張嘴巴却是殷紅如血，原來此人就是邪魔道上，人稱吸血道長的大惡魔。

吸血道長行動詭秘，神出鬼沒，他不但殺人，而且更有吸吮死人血液的恐怖習慣，江湖中人提起了吸血道長，就不啻等於提起了殭屍復活，端的令人感到爲之毛

骨悚然。

至於釘魂魔嫗，她年輕的時候原是武林中的大美人，但自從嫁了給無翼飛魔邱厲之後，性情大變，動輒以殺人爲樂，十年前崑崙十三劍初下崑崙山，，遇上了這個老魔婦，十三劍就只剩下了三劍，使到崑崙派的聲譽大受打擊，崑崙派掌門三次下山，想找釘魂魔嫗算帳，但却無法找到她，結果此事還是不了了之。

還有那個灰衣和尚，年紀很輕，看來絕不會超過三十歲，此人態度沉穩，雖然年紀不大，但雙目神光閃動，顧盼之間，隱隱藏有一股逼人氣勢，竟似是五人中之首。

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都不知道這個灰衣和尚是何方神聖。

但鐵馬却知道他是誰。

鐵馬原來是和龍城璧一起來到冬城的，龍城璧一刀替衞空空解圍，而鐵馬則隱身在一棵老樹後，靜觀其變。

沒有人看見鐵馬。

鐵馬認得這個灰衣和尚，因爲這個灰衣和尚以前曾經在鐵馬山莊之中，做過廚子。

後來有一天，鐵馬發覺食物中有毒，正待要追查，這個廚子已走得無影無踪。

鐵馬一直都在搜查這個神秘廚子的下落。但始終沒有結果。

想不到這個廚子現在已變成了和尚。

鐵馬相信自己的眼睛，絕對不會看錯的，雖然這人現在已剃光了頭，但他可以肯定，這灰衣和尚就是鐵馬山莊以前的廚子。

廚子下毒，手段相當毒辣而卑鄙。

雖然鐵馬沒有被毒殺，但他對於這種陰險的小人，仍然恨之入骨。

冤家路狹，別的不提，這個灰衣和尚非要把他拿下不可。

但他仍然很沉着，沒有輕舉妄動。

忽然間，他發覺從遠處出現了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竟是銀色的。

銀車殺手終於出現了。

× × ×

龍城璧沒有看見那輛銀色的馬車。

他只看見那兩個怪人，一齊向自己走了過來。

龍城璧沒有見過這一對怪人。

但從他們的奇特身型，要猜出這兩人的來歷也並不是一件難事。

只聽得那粗手怪人嘿嘿一笑，道：「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慢慢的道：「不錯。」

粗手怪人的眼睛陡地瞪大最少一倍，然後冷笑道：「聽說近十年以來，你殺過不少武功很高的好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雖然不多，却也不算少了。像兩位頭腦單純之輩，最好還是退出江湖的是非名利圈子。」

粗手怪人眨了眨眼，道：「你可知道咱們是甚麼人？如果你能够勝得過咱們，咱們就退出江湖！」

龍城璧盯着兩人看了半天，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兩位大概就是來自北邙山的歐陽兄弟，粗手粗脚？」

粗手怪人點了點頭：「我就是粗手歐陽穿。」

粗脚怪人寒着怪臉，道：「我就是粗脚歐陽破。」

龍城璧眉頭一皺。

這兩人長相古怪，武功也自成一家，極不容易對付。

但龍城璧並不是爲了這一點而皺眉。

因爲他知道這一對活寶貝，本身並不能算是甚麼壞人，八成是受了別人的唆擺，才會在五深寺裏，與這些狐羣狗黨併在一起。

現在，敵對之局已成。

上陣交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其間絕無半點妥協的餘地。

但龍城璧並不想殺他們。

直到目前爲止，龍城璧還未聽說過歐陽兄弟曾經做過些甚麼大奸大惡的壞事。

然而，不殺又如何。

任由他們助紂爲虐嗎？

歐陽穿見龍城璧沉吟不決，不禁有點看不起這個雪刀浪子，以爲他怕了自己。

至於歐陽破，此人頭腦比兄長更是單純，見龍城璧還不動手，索性一脚便向龍城璧的臉上踢去。

這一脚從地上凌空飛起，這歐陽破的脚，實在粗大得驚人。

龍城璧的風雪之刀並沒有拔出。

歐陽破這一脚踢得很快，而且第二脚又已緊接踢出。

無論是誰，要想避開這兩脚都並不容易。

所以，龍城璧沒有避。

風雪之刀雖然仍在鞘內，但龍城璧已連刀帶鞘，用刀柄直向歐陽破的脚心上撞去。

歐陽破的脚無疑踢得很快，而且也很重。

但龍城璧的刀柄也來得很快，而且刀柄之上已貫注着他的內力。

咚！

咚！

一連兩聲異響，歐陽破整個人像斷綫的風筝般，被刀柄上透過來的力度震開盈丈。

他被震開到歐陽穿的面前。

歐陽穿不慌不忙，雙掌運勁一送，竟然把歐陽破當作肉球般，又再向龍城璧的身上撞去。

這一撞之力，更是大得出奇。

龍城璧長長吸了口氣，厲聲道：「呆子，你的腿不想要了？」

說着，歐陽破的腿已像一雙大鐵板般向龍城璧的臉上踢去。

沒有任何人的腦袋能受得起這一脚。

眼看龍城璧的臉立時就要變成一團肉餅，突然間，歐陽破一聲慘叫，整個人完全癱軟，跌在地上。

龍城璧仍然站在那裏，風雪之刀竟已不知在甚麼時候出鞘。

歐陽穿面色一變。

他以爲歐陽破的腿已經眞的被龍城璧砍斷。

但過了半晌，歐陽破又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他的腿沒有斷，但膝蓋上已腫起一大塊。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這一次我用

的仍然是刀柄，他的腿保管沒事。」

歐陽穿的臉陣紅陣白。

龍城璧淡淡道：「如果兩位不服氣，不妨再試一試。」

歐陽穿與歐陽破對望了一眼，突然分別從左右向龍城璧撲了過去。

龍城璧手持着風雪之刀，一點也不慌張。

他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把這對活寶貝擊敗。

但他不想殺這兩人。只想讓他們早點離開魔車教這個邪惡的組織。

歐陽破仍然用一雙粗大的脚向龍城璧進攻。

而歐陽穿則利用一雙粗大無比的手，想揑住龍城璧的咽喉。

無論是誰的咽喉，給這一雙手揑下去，都勢非要馬上窒息氣絕不可。

龍城璧倒也未曾料到，這一雙如此粗大的手，竟爾如此靈活。

好幾次，歐陽穿的手已險些揑在龍城璧的頸子上，但畢竟還是給他閃了開去。

這一對寶貝兄弟，一個用手，一個用脚，一時間三人陷入混戰之中，由於龍城璧不願施展殺手招式，倒也不輕易把兩人一齊制服。

轉瞬之間，三人已過招不下五十個回合。

突然間，歐陽穿招式突變，不再用手，竟然用脚。

他的脚比手細小得多，沒想到比手更加靈活，而且踼出來的力度也威猛得令人不可思議。

利那之間，龍城璧面臨到四腿齊攻的威脅。

再過了片刻，歐陽兄弟的招法又變。

一直使用飛腿功的歐陽破，竟然改用一雙奇瘦無比的手，直向龍城璧的咽喉揑去。

歐陽破這一雙手，竟然眞的揑住了龍城璧的咽喉。

好快的一雙手。

好厲害的一雙手。

龍城璧竟然被歐陽破這雙手，揑得連眼珠子都快要凸出來了。

歐陽穿見狀大喜，奮起精神，也用一雙粗大的手，直向龍城璧的腹部插去。

× × ×

歐陽兄弟的出手，不可謂不快。

他們的武功，也的確非常特別，自成一家，招式往往能令敵人意想不到。

雖然他們的頭腦簡純，但他們的武功絕不單純。如果換上了別人，此刻必然已被揑斷咽喉，插穿小腹。

但歐陽兄弟面對的人，決不會這樣容易上當。

歐陽穿開始用腿的時候，龍城璧便已立刻想到，歐陽破也一定可以用手。

歐陽破的手看來雖然瘦小得畸型，但畸型的手，也未必不能施展出厲害的招式，驚人的武功。

龍城璧的想法，並無錯誤。

他決定冒一個險，先讓歐陽破揑住自己的咽喉。

他預料到時歐陽穿也一定會用手來對付自己的。

果然，龍城璧的估計完全正確。

就在歐陽兄弟一齊用手對付龍城璧之際，龍城璧的刀又發揮了它的威力。

他今次用的，仍然是刀柄。

他旣決心不殺這兩人，就絕不會用刀鋒。

風雪之刀絕不容輕視，無論是刀鋒甚至是刀柄，都能將敵人擊倒。

因爲這柄刀的主人，是龍城璧。

龍城璧有刀在手，就等於司馬血的碧血劍已出鞘。

這種人的危險性，你說有多大便有多大。

歐陽兄弟雖然久聞龍城璧的大名，但眞正領敎雪刀浪子的刀法，還是第一次。

幸好龍城璧今次只用刀柄，而不用刀鋒。

就是歐陽兄弟一人揑頸，一人插腹，滿以爲智珠在握的時候，兩人突然同時哈哈大笑。

這種笑來得很突然，無論是誰都難免被這陣笑聲嚇了一跳。

但龍城璧却反而長長的吐了口氣。

歐陽破揑着他咽喉的手已放鬆。

歐陽穿那雙粗大的手也沒有插在龍城璧的小腹上。

沒有人看見龍城璧是怎樣出手的。

每個人都只見刀光一閃，這對歐陽兄弟便好像檢了大元寶似的笑得闔不攏口。

× × ×

歐陽兄弟並沒有殺死龍城璧。

他們也沒有檢到甚麼大元寶。

他們現在的笑，是逼不得已的笑。

因爲龍城璧已用刀柄點了他們的笑腰穴！

× × ×

吸血道長看着這一雙寶貝兄弟的狼狽相，不禁搖頭嘆息，喃喃道：「不中用的東西，唉！他奶奶的灰孫子眞不中用。」

說着，大步上前，伸指疾點歐陽兄弟，解了他們的穴道。

歐陽兄弟的面色變得極其難看。

他們已敗於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刀下。

這兩人雖然頭腦單純，但仍然分得出是是非非。

若非龍城璧刀下留情，他們現在又焉還有命？

兩人互望一眼，歐陽穿拱手道：「龍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咱們兄弟拜服了。」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勝負原本乃等閒之事，兩位何必掛齒。」

歐陽穿突然把左手尾指，放進口中，然後用力一咬。

這一咬的力道，眞還厲害，竟把自己的尾指連皮帶肉，連肉帶骨一齊咬斷。

歐陽破不咬手指，却咬脚趾。

只聽見「得」一聲响，歐陽破的左脚尾趾也應聲被咬斷。

歐陽穿大聲道：「歐陽穿咬指爲誓，從今退出江湖，如有反悔，有如此指。」

說着，把尾指嚼吞入肚。

歐陽破也罸了一個誓，然後也把那隻脚趾嚼爛吞下。

兩兄弟罸過誓之後，就頭也不回，直向西方而去，顯然他們主意已決，江湖之上，從今也不會再有歐陽兄弟，粗手粗脚

的名號了。

釘魂魔嫗　萬毒歸宗

陽光金黃，斜照大地。

夕陽已將西沉，吸血道長的臉陰森得有如暮夜幽魂。

他有一雙倒吊三角眼。眉毛却稀疏得像初生嬰孩。

吸血道長用的武器，是一把鑲滿了人骨的吸血劍。

他的劍不鑲明珠，也不鑲寶石。

只鑲人骨。

在劍鞘上，最少有一百二十塊細小的人骨，那都是他殺人之後，從死人身上剜出來的，然後鑲在劍鞘上的。

不但劍鞘鑲有人骨，連劍柄也鑲着幾個人的人骨。

現在，吸血道長的眼睛，只盯在一個人身上。

他就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衞空空並不感到意外，而且認爲相當合理。

在半年之前，衞空空曾偸過一個人的腦袋。

這人姓阮名捷鵬，劍法很好。

就是因爲他的劍法很好，反而把這個人弄壞了。

阮捷鵬憑着一手快劍，在三日之內，連刦四間鏢局的鏢車，殺人逾百。

他不但刦鏢殺人，而且對鏢隊同行的婦女先姦後殺。

後來，衞空空恰巧在一間客棧裏，遇見阮捷鵬。

阮捷鵬有眼不識泰山，居然與衞空空爭房子。

結果，衞空空把舒適的一間大房讓了給他。

然後，在夜半的時候，他把阮捷鵬叫醒。

當然阮捷鵬倏地驚覺衞空空正在床邊的時候，衞空空長劍已把他的腦袋砍下。

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的劍法，砍了阮捷鵬這一個心狠手辣的大淫賊。

江湖中人，自然個個額手稱慶。

但吸血道長就不開心到極點。

因爲阮捷鵬是他的第九個徒弟。

阮捷鵬不但是吸血道長的第九個徒弟，也是他唯一感到滿意的徒弟。

以前的八個徒弟，吸血道長都不喜歡，所以，他把他們一一解決。

九個徒弟，原來已有八個死在吸血道長自己的手下。

剩下來的阮捷鵬，吸血道長最寵愛，却給衞空空一劍砍翻了。

在絕大多數的人看來，阮捷鵬自然該死，衞空空殺得很對。

但吸血道長却認爲不對。

「本道爺的乖徒弟這樣乖，你爲甚麼把他殺了？」這就是吸血道長向衞空空提出的質問。

衞空空淡淡一笑，道：「就是因爲你的乖徒弟太乖了，所以我才砍下了他的腦袋。」

吸血道長跳了起來：「衞空空，你有幾多顆腦袋？」

衞空空笑了笑，笑得有些傻楞楞的：「兩個。」

吸血道長板起了臉，道：「爲甚麼有兩個腦袋？」

衞空空笑得更傻，但他說出來的話却不傻：「因爲你的腦袋很快就會變成是我的腦袋，再加上我的一個，豈不是變成兩個腦袋了？」

吸血道長把吸血劍一揚，冷冷道：「換而言之，你將會擁有一個活人腦袋和一個死人腦袋？」

衞空空不再笑了。

吸血道長又冷冷一笑，接道：「只可惜你想得太樂觀了，你將會變成一個沒有腦袋的人，不管是死人腦袋還是活人腦袋都沒有！」

衞空空不動聲色。

他在等待吸血道長的劍。

吸血道長並沒有讓他久等，突然一劍直刺衞空空的胸膛。

衞空空以劍迎劍，把吸血道長的劍逼回去。

吸血道長微微一凜。

剛才那一劍，他已足足貫注了七成的內力在劍鋒之上，滿以爲衞空空很難禁受得起的。

誰知道衞空空年紀雖輕，但劍上的力道，絕不下於吸血道長，輕輕鬆鬆的便把吸血劍逼退。

吸血道長冷哼一聲，反手連續三劍又向衞空空劈去。

這三劍的力量大得出奇，連地上的塵埃枯葉，都被劍鋒所帶動的劍氣捲起。

衞空空並未全力接招。

鏗！

鏗！

鏗！

三劍之後，衞空空的人已經被震退七尺。

吸血道長氣勢大盛，開聲吐氣，又再鼓勁運劍向衞空空連攻二十四劍。

這二十四劍並不怎樣快。

但吸血道長每發一劍，他的一雙脚便向地下陷進了一分。

二十四劍之後，吸血道長的脚竟然在地上踩出了兩個深洞，連足踝都被這兩個洞蓋住。

衞空空的情況，也是差不多。

他們雖然是在比劍，但已不啻是在劍上拚鬥內力。

吸血道長自恃苦練數十年吸血魔功，內力方面一定會比衞空空爲强。

可是，二十四劍之後，吸血道長仍然沒有佔到任何便宜。

他原本慘白的一張臉，此刻竟已變成了豬肝般的顏色。

衞空空冷冷一笑，突然手中長劍脫手，直射吸血道長的小腹。

吸血道長連忙伸出劍將衞空空的劍擊去。

但分明已脫手的長劍，在絕不可能的情況之下，又回到了衞空空的手中。

這一着變化，吸血道長又怎能預料得到。

吸血道長劍招已老，他擊向衞空空長劍的那一招自然落空。

衛空空的劍，忽然從左邊揮動，斜削吸血道長的腦袋。

這是砍腦袋劍法中的分頭斬。

吸血道長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眼看吸血道長立刻就要變成無頭道長，半空中突然一支强弩勁射而至。

「鏗」一聲响，衛空空的長劍竟被這一弩震開三尺。

吸血道長面如死灰。

如果不是這一支强弩在最後關頭射出，他此刻恐怕已經身首異處。

想到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竟然厲害至此，吸血道長不禁渾身都被冷汗濕透。

衛空空並沒有繼續追擊。

他只是看着那支弩箭。

這支弩箭，竟是純銀鑄造的。

× × ×

一輛銀色的馬車，徐徐駛至。

這輛馬車不但車廂是銀色的，連拉車的四匹馬，都披上了銀光閃爍的外衣。

趕車的，是個女孩子。

她的年紀，絕不會超過二十歲。

她只穿着一件比紙還薄的輕紗衣。

紗衣很美麗。

但卻掩蓋不住她美麗的胴體。

紗衣裏面，竟然空空如也。

除了這襲美麗的紗衣外，她是完全赤裸的。

她的赤裸，有五分像女神，還有五分卻像是神女。

但無論是女神，抑或是神女，她都是一個漂亮足以讓任何男人心旌搖蕩的天生尤物。

× × ×

男人看見女人的時候，往往都喜歡評頭品足一番。

評頭品足，未必是一件下流的事，有時候最上流的人，也會把女人視如珠寶玉石般來加以品評。

那不是下流，而是風流。

但又有誰能把風流和下流，分劃得清清楚楚？

所以，往往男人認為是風流的事，女人都會認為是下流。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並不是個和尚，也不是個出家人，更不是個太監。

他是個男人，一個絕對健康，正常的男人。

所以，他對於這個紗衣女郎似乎感到很有興趣。

他問龍城璧：「你覺得這個女孩子怎樣？」

龍城璧微微一笑，說道：「很好，很好。」

司馬血眨了眨眼睛，問道：「甚麼很好？」

龍城璧答道：「她是一個很好的車把式。」

司馬血一楞。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如果你是這輛馬車的馬，相信你會跑得很起勁。」

司馬血道：「為甚麼？」

龍城璧笑道：「因為這輛馬車的車把式實在太漂亮了，她的衣服穿得越少，你就會跑得越快。」

司馬血聳聳肩：「可惜我不是馬，而是一個人。」

忽然間，銀馬車廂裏傳出一個人冷漠的聲音：「司馬血，你不是人，是鬼！」

司馬血摸摸下顎，道：「鬼是沒有下顎的，但我有。」

銀馬車中人嘿嘿一笑道：「你很快就會不見了下顎，本座會把你的屍體拿去餵狼。」

司馬血皺眉道：「你為甚麼躲在車裏，不敢出來？難道你怕我會吃了你？」

銀馬車廂倏地打開，冒出了一個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臉。

這個人並不是自己走下馬車，而是被人擲出，就像隻死狗般被人擲了出來。

死狗當然不會令龍城璧嚇了一跳。

但這個人被擲出來的時候，龍城璧的臉色變了。

因為他就是硬漢鐵馬！

× × ×

鐵馬的臉，已變成一堆爛肉。

一堆又霉又臭的爛肉。

顯然，他是給銀車殺手用掌力震成這個樣子的。

龍城璧感到很難過。

同時，更感到無比的憤怒。

他和鐵馬在老星的家裏療養傷勢，直到傷勢復原之後，老星終於從葛九命口裏查出冬城五深寺，與銀車殺手大有關係。

於是，龍城璧和鐵馬在老星的同意下，離開了老星的家，來到此地。

誰知鐵馬一出手，就被銀車殺手打成這個樣子。

銀車中人冷冷一笑，道：「你放心，鐵馬還沒有死。」

龍城璧終於嘆了口氣，道：「但他已死了一半。」

銀車中人道：「他死了一半，但起碼還有另一半仍然活着。」

龍城璧點點頭，嘆道：「你若肯把這一半交給在下，甚麼條件都不妨直說。」

銀車中人冷冷笑道：「如果本座要你的命呢？」

龍城璧傲然卓立，道：「只要鐵莊主能够活下去，在下這條命交了給你，却又何妨？」

銀車中人嘿嘿一笑，道：「好！本座就要你的命，但不必你親自動手。」

龍城璧目中電芒暴射，道：「你想怎樣？」

銀車中人殘酷的笑聲响起，冷冷的道：「把風雪之刀扔過來。」

龍城璧毫不猶疑，解下風雪之刀。

「鐵莊主呢？」

「你把刀扔過來，本座自然會把鐵馬送回給你。」

「如果在下持刀搶攻，那又怎樣？」

「說得好，你不妨試試。」銀車中人冷冷道：「本座保證他馬上會變成一隻死刺蝟。」

龍城璧沒有輕舉妄動。

衛空空領敎過銀車中人的銀弩厲害，知道銀車殺手的銀弩箭，要殺一個已經暈迷狀態中的鐵馬，實在是易如反掌。

龍城璧沉吟片刻，終於把風雪之刀扔到銀車，只聽「颼」一聲，刀鋒直刺在車

篷之上。

那紗衣女郎把刀拔出，看了一會，媚笑道：「果然是一把好刀。」

說着，飄然下車，她除了這襲紗衣之外，一雙纖秀的脚也是赤露的。

纖足一伸，鐵馬整個人淩空飄起。

龍城璧忙把鐵馬接下。

鐵馬的臉，已被內家掌力震得不成人形，但奇怪得很，他仍然能够活着。

紗衣女郎把風雪之刀撫玩一陣，才把刀奉獻給銀車內的銀車殺手。

銀車殺手彷彿對這把刀沒有甚麼興趣，看了一會，便把它交回給紗衣女郎，然後道：「這把刀就送給妳罷。」

紗衣女郎聞言，臉上不但沒有喜悅之色，反為變得惶恐萬分。

銀車殺手冷漠的聲音又從車內傳出：

「銀姬，你顯然已看上了這把刀，又何必客氣？」

紗衣女郎銀姬的臉色，變得更是蒼白如雪。

銀車殺手冷哼一聲，風雪之刀突然像箭般直射銀姬的胸脯。

好毒辣的銀車殺手。

銀姬只不過對風雪之刀起了半點貪念，竟然就惹來殺身之禍。

銀姬彷如木美人，完全沒有躲避。

但這一刀的來勢，是如此急速，又叫她如何躲避。

眼看立刻就要美人浴血，突然，一把血紅寶劍橫裏殺出，與風雪之刀相碰在一起。

好快的劍。

風雪之刀「叮」一聲被擊落。

銀車殺手以刀尖如着銀姬的胸脯，一把血紅寶劍忽然橫裏殺出。

擊落風雪之刀的，自然就是司馬血的碧血劍。

除了碧血劍之外，又有甚麼劍能透射出如此血紅色澤的光芒？

除了殺手之王司馬血，又是甚麼人的劍能够擊落這一把刀？

× × ×

刀已擊落。

但這把刀並沒有跌在地上，而是落在銀姬的手上。

銀姬一直都像木美人般獃在那裏，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她整個人都變了。

她變得比任何人都靈活。

也變得比任何人都兇狠。

雖然她的衣着跡近乎赤裸，但她決不是一頭赤裸的羔羊。

也許，她是一條赤裸的母老虎，一條母狠。

然而，虎狠雖毒，又怎能毒得過美人心？

她並不是女神，也不是神女，而是妖精。

一個最懂得把握機會去謀殺男人的妖精。

司馬血分明是她的救命恩人。

但救命恩人的劍還在拯救着她，她便用風雪之刀向司馬血的心臟處砍去。

她要把司馬血的心割下。

她要看看司馬血的心，是不是像他的碧血劍般同樣美麗。

好狠毒的一刀，好狠毒的人。

沒有人料到銀姬竟然會有此一着。

只有一個人例外。

這人就是司馬血。

× × ×

銀姬本來並不叫銀姬。

她姓荊，名依依。

荊依依十五歲的時候，便已嫁給了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做第十八房的妾侍。

這個老人能够娶十八個妾侍，當然也是一個很有來歷的人。

他是朝廷裏一個老將軍，年輕的時候，曾統領數以十萬計的兵將，打過無數硬仗。

他六十歲才辭官，在戰場上從未打過一次敗仗。

但命運的安排，這個老將軍竟然在七十五歲的時候，在床上給荊依依打敗。

荊依依是個天生的妖精。

她在老將軍最歡娛的一刻間，用指甲輕輕劃破他頸上的皮膚。

她的指甲很美麗。

又尖細又纖柔的手指，總是男人最喜歡的。

但她那美麗的手指只不過輕輕劃破老將軍的皮膚，這個在戰場上從未吃過敗仗的兵馬大元帥便整個人癱軟下來。

荊依依還未穿好衣裳，老將軍已變成了死將軍。

荊依依殺了老將軍之後，從老將軍的襪裏找出了一張薄薄的羊皮圖。

這是一張寶藏的秘圖。

憑着這一張秘圖，荊依依找到了一個比她想像中更大百倍的寶藏。

她不但變得富有，而且變得很有勢力了。

她成立了一個女人幫。

女人幫的幫主，當然就是荊依依了。

然而，這個女人幫的幫主，做得並不長久。

她在女人幫成立半年之後，便被一個銀袍書生征服。

他在武力上征服她，也控制了她所有的一切。

這個人就是魔車教裏的銀車殺手。

別人也許不知道銀姬的底細，但司馬血却很清楚。

因為老將軍死後，有人出價五十萬兩銀子，要司馬血替老將軍報仇。

出五十萬兩銀子要殺荊依依的人，就是老將軍的父親。

——老將軍雖然已七十多歲，但他的父親仍然活着。

——一個已經超過百齡的人瑞，本已沒有所求，他所冀求的，也許只是能夠讓自己死得舒舒服服。

——但他唯一的兒子被人殺了，他又怎能舒舒服服的躺進棺材裏。

× × ×

司馬血早已對荊依依這個女人的底細，調查得清清楚楚。

越漂亮的女人，對男人所構成的危險往往也就越大。

善良而漂亮的女人，尚且會對男人釀成災害，又何況是一個心腸彷似蛇蠍般的毒美人？

荊依依不但殺了老將軍，也殺過不少其他無辜的人。

她就像是一隻嚐過人血的老虎那樣，試過了人肉的滋味之後，就一直都再「幹下去」。

她幹得越多，活得越長久，對於江湖中人的災害也就更加無法估計。

銀車殺手用風雪之刀殺荊依依，司馬血早已看出這是一個騙局。

但無論這是騙局也好，不是騙局也好，司馬血早就有出手之意。

他不能讓荊依依這種女人再繼續活下去。

但他也不願意荊依依死在銀車殺手的刀下。

荊依依把風雪之刀掣在手中，用最快，最狠毒的招式，想把司馬血殺死。

但事情並不如想像中般順利。

司馬血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當刀鋒幾乎已刺進他胸膛的時候，碧血劍突然後退，猛力一撞。

這一撞之勢，力度猛，速度更是快到了極點！

「鏗」聲一响，風雪之刀被震開。

荊依依的嬌軀也被震開！

倏地，一綫碧光，向司馬血的咽喉射去。

司馬血看得眞切，那是一隻綠色的指環。

這一隻指環本來是套在荊依依的左手無名指上，但現在這指環也變成了厲害的殺人暗器。

司馬血不喜歡指環。

尤其是殺人的指環，他更不喜歡。

劍鋒一閃，指環筆直的射過來，也筆直的反彈倒射回去。

荊依依的臉，突然變成紫色。

指環剛插在她的臉上，她整張臉便已變成紫色。

殺人者死。

這個專向男人下手的毒女人，終於死在殺手之王的手下。

× × ×

銀車殺手一片默然。

過了好一會，整輛馬車突然裂開。

好好的一輛銀色馬車，竟然會變成粉碎。

馬車碎裂，冒出了一個身穿銀衣的中年書生。

銀衣書生的臉很有點書卷氣。

但是，比書卷氣息更濃厚的，却是殺氣。

剛才他那一刀，的確並非存心殺銀姬的。

現在，馬車碎了，銀姬也死了。

這一筆帳，當然非算不可！

× × ×

銀衣殺手有一雙魔眼。

魔鬼一樣的眼睛，能夠把很強壯的男人眩惑。

這是類似懾魂大法的邪門功夫。

但殺手之王司馬血並未被銀衣殺手的魔眼眩惑！

他的眼神仍和以前般冰冷而且堅定。

銀衣殺手悚然一驚。

他已瞭解到，司馬血實在是一個很強的對手。

司馬血固然不容易對付，還有那個雪刀浪子龍城璧又怎樣？

雖然風雪之刀已不在龍城璧的手上，但又有誰敢小覷他的力量？

沒有風雪之刀的龍城璧，並不等於一個沒有了拐杖的跛子。

銀衣殺手倏地感到這一戰的形勢，對己方實在並非處於絕對有利的形勢下。

但他已決定，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讓司馬血、龍城璧、衛空空和鐵馬這四個人活着離開冬城。

銀衣殺手決定了的主意，是永不更改的。

現在，他的決定是否犯了嚴重的錯誤呢？

× × ×

從五深寺裏走出來的五個人，還有三個。

吸血道長險死還生，已成驚弓之鳥。

但他仍然是一個很厲害的高手。

還有釘魂魔嫗，和那個曾經在鐵馬山莊做過厨子的年輕和尚。

看情形，這個身穿灰衣的和尚，更是羣魔之首，他的地位，絲毫不在銀車殺手之下。

他是誰？

龍城璧心念電轉。

「難道他就是金車殺手？」

× × ×

就在龍城璧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釘魂魔嫗忽然無聲無息的走了過來。

她向龍城璧露出了一個很神秘的微笑，看她的神態好像是有點事要向龍城璧請教請教。

但她甚麼都沒有問。

她只是在微笑中，向龍城璧連續射出三十三枚釘魂魔釘。

三十三枚魔釘，每一枚的毒性都足以讓龍城璧死三十三次。

龍城璧的手，空空如也。

風雪之刀已被死去的銀姬丟在地上，不但銀姬死了，好像連風雪之刀也死了。

但龍城璧沒有死。

只要龍城璧還有一口氣在，想用暗器打中他就絕不容易。

釘魂魔嫗連發三十三枚魔釘，去勢又急又勁。

但龍城璧毫不猶疑，一手就把衛空空的衣服扯爛了一邊，用一塊破布把三十三枚魔釘都接在手上。

憑一塊破布便把三十三枚要命的釘魂魔釘接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龍城璧辦到了。

釘魂魔嫗露出了一個意外的神情。

不但釘魂魔嫗覺得意外，衛空空也感到意外。

因為龍城璧把他的衣服扯破了。

釘魂魔嫗突然重重咳了兩下，好像身體很不舒服。

她那雙乾瘦的手，却在這個時候變得一片漆黑。

漆黑的手，碧綠的眼光。

釘魂魔嫗在刹那之間，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

龍城璧忽然被她的眼神吸引住。

她也有一雙魔眼。

一雙能夠使別人陷入那迷茫境界的魔眼。

龍城璧只覺得釘魂魔嫗笑得很甜，眼前這個老婦竟似已變成了一個笑靨如花的嬌媚少女。

少女的媚笑，少女的柔荑。

釘魂魔嫗竟似已變成了一個銷魂蕩魄的美麗少女。

然而，媚笑本是殺人時的冷笑。

所謂柔荑，却是鷄皮疙瘩的一雙枯老瘦手，而且整對手已變成了漆黑之色。

江湖上能夠把雙手練成這種境界的人，絕不會超過五人。

這種境界，是屬於邪道的，妖魔的。

這就是「萬毒歸宗」的境界。

魔由心生，釘魂魔嫗的心現在只有「魔」，而不再有「人」。

任何人在她的眼中看來，都只不過是羔羊的血，祭壇的犧牲品。

釘魂魔嫗一步一步的向龍城璧走前。

她臉上殺人時的笑意，越來越甚！

龍城璧的嘴角也露出了笑。

一種跡近乎呆子，甚至是白痴的笑。

龍城璧並不是一個呆子，更不是個白痴，他本是一個比任何聰明人都聰明的雪刀浪子。

做一個浪子，如果不聰明一點，他早已死去了不知多少次。

釘魂魔嫗的魔眼功夫，似乎猶在銀車殺手之上。

她和龍城璧的距離已越來越近，兩人相隔最多還不超過三尺！

釘魂魔嫗的手已揚起。

一雙漆黑的手伸開，但掌心中央竟然像是透明的。

誰都沒有見過這樣子的手，這樣的功夫。

龍城璧的眼睛，仍然望着釘魂魔嫗。

他已完全被魔眼控制着？

× × ×

龍城璧本是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三少爺。

自從龍城璧二十歲那一年，從龍氏世家大門闖了出來之後，江湖中人都開始認識到，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每一招都精深博大，能夠與八條龍刀法相提並論的武功，實在不多。

八條龍刀法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深奧精博的武功？

當然是有的。

龍心神訣就是其中之一。

想練好八條龍刀法，首先就要練成龍心神訣。

龍心神訣不但對內力有極大的幫助，而且更能抗拒邪魔外道的懾魂大法。

這一點，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多。

釘魂魔嫗現在已八十六歲！

她有七十年的殺人經驗。

這七十年的殺人經驗告訴他，龍城璧這個後生小子是個很厲害的脚色，想殺他非要下點功夫不可！

施用懾魂大法，很費精神，也損耗內力，把一雙手豁成漆黑，達到「萬毒歸宗」的境界，更加有害本身的軀體。

但為了要殺龍城璧，釘魂魔嫗甚麼都不顧了。

因為她已八十六歲，而她唯一的孫女兒，却在兩年前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她的孫女兒很漂亮，可惜是個瞎子。

然而，這個瞎了眼睛的女人，對於白花花銀子的興趣一樣很大。

她殺了八個無依無靠的老人，搶走了他們的棺材本。

龍城璧第一次把她擒下時，見她瞎了眼睛，不忍下手。

誰知道三天之後，她變本加厲，竟然下毒謀殺六十三個正在吃喜酒的人，然後把別人的賀禮統統刦走。

那六十三個並不是普通人。

他們都是智威鏢局的鏢師和總鏢頭的親友！

智威鏢局的總鏢頭，是龍城璧的世伯，他在江湖上打滾數十年，想不到最後竟然給一個女瞎子毒死。

龍城璧忍無可忍，找尋了足足半年，終於把她從一座很華麗的宅院裏找出，然後一刀殺了她。

自從龍城璧殺了這個女瞎子之後，釘魂魔嫗一直都在找龍城璧。

——你殺了我的孫女兒，好歹也要還老身一個公道。

她自然沒有想到，那七十多條人命又該怎樣算帳了？

× × ×

「萬毒歸宗」的黑漆手掌已向龍城璧逼近！

但是掌心中央透明的程度，也越來越大。

掌風是腥毒，中人欲嘔的。

但龍城璧甚麼反應都沒有，彷彿是個木偶。

釘魂魔嫗臉上殘酷的笑意越來越甚，只要她的掌風繼續壓逼龍城璧，這個風頭極勁的雪刀浪子就會變成一具腐爛發黑的死屍！

龍城璧好像連怎樣笑都不懂得了。

但忽然間，明明變成了木偶像般呆呆的龍城璧，突然雙目中透射出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光芒。

這一次，釘魂魔嫗笑不出了。

她的雙手也停止向龍城璧進襲。

因爲她驀然驚覺，龍城璧的眼睛並不是模糊昏沌，他比任何人都更清醒。

釘魂魔嫗的懾魂大法，竟然失效。

龍城璧的目光，彷彿要把釘魂魔嫗的一雙眼睛毀掉。釘魂魔嫗的笑容也不再掛在臉上。

銀車殺手突然大聲道：「萬毒歸宗，魔手釘魂！」

這八個字一響起，釘魂魔嫗的一雙黑手已拍在龍城璧的胸膛上。

但龍城璧的胸膛，突然向後一縮。

他用自己的一雙手，迎接了釘魂魔嫗這一擊。

龍城璧以八條龍刀法名揚天下，但誰也不知道他的掌功是否也和掌法同樣的出衆。

但衛空空和司馬血絕不担心這一點。

釘魂魔嫗手已把劇毒逼出。

她雙掌奇毒，只要逼進敵人的身體，想解救這掌上的毒力，就難如登天。

釘魂魔嫗仍然有很強的信心，可以用毒掌殺死龍城璧。

雖然，她的懾魂大法已告失敗。

可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是她完全意料不到的。

× × ×

毒掌黑漆，掌心透明。

但龍城璧與釘魂魔嫗硬碰了一掌之後，釘魂魔嫗的毒掌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原本只有中央一點透明的雙掌，此刻突然變成全部透明。

而那些漆黑如墨的掌毒，都竟已向上移昇，昇到釘魂魔嫗的頸子之上。

釘魂魔嫗面色慘變。

初時，她的面色是變得蒼白的。

但還不到半晌，蒼白的面色又變成了死灰，深灰，終於變成了一片黑漆。

毒力已移昇到她的臉，她的腦。

釘魂魔嫗忽然慘嘶一聲，然後用一雙透明得可怕的手指着龍城璧：「你用的是不是散功……大魔掌？」

龍城璧搖頭，道：「不是。」

釘魂魔嫗顫聲道：「不是散功大魔掌，老身的掌力怎會被你解去。」

龍城璧目光閃動，道：「妳的掌力沒有被解，也沒有失去，只不過被我逼到頭頂上去而已。」

釘魂魔嫗笑了。

她現在的笑，既不是殘酷的冷笑，也不是凄然的慘笑，而是傻笑。

毒力已使她無法自制。

她的神經顯已遭受到自己身上蘊藏着的毒力所嚴重破壞。

銀車殺手沉默着。

這一戰，龍城璧顯已獲勝，但他仍然看不出，這個雪刀浪子是用甚麼武功把釘魂魔嫗弄成這個樣子的。

他的臉色並不好。

但過了一陣子，他突然發覺龍城璧的臉色似乎也變得很壞。

一個剛戰勝了敵人的人，就算不感到愉快，最少也不應該露出痛苦的神色的。

但現在，他發覺龍城璧好像很痛苦。

銀車殺手並不是個反應遲鈍的人，他已看出了龍城璧雖然戰勝，但掌魂魔嫗那兩掌也並不完全沒有威力的。

龍城璧顯已受傷。

一個已經受了內傷的龍城璧，而且風雪之刀又不在他手上，此時不殺雪刀浪子，更待何時。

他的想法如此。

灰衣和尚的想法似乎也是如此。

刹那之間，兩條人影飛躍而起，同時向龍城璧的頸上撲去。

× × ×

龍城璧的神態很頹然。

他的身子甚至有點搖幌。

銀車殺手並非空手撲前，他殺雪刀浪子的武器，就是那柄風雪之刀。

風雪之刀本已跌在地上。

但銀車殺手的身形剛躍起，風雪之刀便已又在他的手裏。

好快的手。

好快的輕功。

他出刀斜砍龍城璧的臉龐，想把龍城璧的臉削開兩半。

他用的是刀。

灰衣和尚用的也是刀。

但灰衣和尚所用的刀，卻比風雪之刀短，連刀帶柄，還不够一尺。

灰衣和尚的刀，刀鋒一片紫藍。

刀雖細小，却是傷人立斃的毒刀。

銀車殺手此時全心全意在殺龍城璧，無論是自己殺了他也好，灰衣和尚殺了他也好，都同樣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這個灰衣和尚，當然不是眞的和尚。

再下流的和尚，也不會在刀上淬毒。

他就是魔車敎裏的金車殺手。

× × ×

金車殺手和銀車殺手同時出動，合擊一個手上無刀，而且還已身受內傷的龍城璧。

風雪之刀已非龍城璧之物，它已變成了龍城璧的追魂帖，閻王令。

衛空空和司馬血想救龍城璧，但無奈他們正忙於救治鐵馬，行動上竟比金銀車雙殺手都慢了半步。

但龍城璧並沒有讓他們感到失望。

雖然金銀車殺手已聯成一個弧形向他夾擊，兩把刀都同時向他施以致命的壓力，但龍城璧一閃身，就已把兩人的刀都同時避過。

司馬血不再猶疑，把手裏的碧血劍拋給龍城璧。

龍城璧伸手去接劍，背後又有兩刀砍至。

那是銀車殺手的風雪之刀。

颼！颼！

兩刀連環擊出，但龍城璧又閃避開去了。

此時，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已毫不保留的緊逼着金車殺手。

最卑鄙者，莫如吸血道長。

他竟然用劍去砍殺身受重傷，毫無反抗能力的鐵馬。

龍城璧已被銀車殺手纏着。

衛空空也和金車殺手殺得難分難解。

但吸血道長還疏忽了另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司馬血的碧血劍，雖然已在龍城璧的手裏，但司馬血的手也能殺人。

吸血道長以爲在出其不意之下，就可以殺了鐵馬。

可惜他逃不過司馬血的一爪。

司馬血的爪功，是從一個死人的身上偷回來的。

這人被司馬血所殺，他是個獨行劇盜，他不但偷有錢人的金子，也偷有錢人的女人。

有錢人的金子，也許有些是見不得光的不義之財。

但也有不少人自幼辛勤工作，到年紀大了才賺到一些財富。

這個獨行劇盜千不偷萬不偷，偏偏偷了一個好老人的金子，也偷了他唯一的孫女兒。

好老人的確是一個好人，他的渾號就是「好老人」。

好老人不見了金子，還可以作罷。

但他的孫女兒被汚，這種事却萬萬不能作罷。

他馬上派人去找司馬血。

司馬血知道這件事之後，一聲不响立刻騎最快的馬，跑到洛陽最大的一間賭館裏。

獨行劇盜果然在賭館裏，他輸了不少金子，而這些金子都是好老人的。

結果，司馬血就在賭場之內，一劍把獨行劇盜的咽喉刺穿一個大洞。

然後，他更在衆目睽睽之下搜屍。

獨行劇盜的懷裏還有一張銀票，和一本天魔爪的練功秘笈。

現在司馬血用來對付吸血道長的，就是那本秘笈上的天魔爪。

吸血道長以爲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把鐵馬殺死。

孰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等到他發覺司馬血的手已到之際，他想自救已經太遲太遲了。

連司馬血自己，都想不到天魔爪的力量竟然如此厲害。

那個獨行劇盜姓招，名或本。

他的外號，是快劍飛盜。

但他的劍再快，又怎比得上司馬血的劍。

那時，招或本顯然未曾練成天魔爪，否則司馬血想殺他必定不會那麼容易。

現在，是司馬血第一次使用天魔爪。

吸血道長也是第一個死在司馬血天魔爪下的人。

一爪穿心。

司馬血甚至感到自己的手，已碰着吸血道長的心臟和肋骨。

× × ×

恐怖的一爪，恐怖的武功，殺了一個恐怖的人。

吸血道長這個人的行事作風，從來就比鬼還恐怖。

如果他不是只顧檢便宜殺鐵馬，司馬血想解決此人還得要下一番功夫。

但現在眞正檢到便宜的人，並非吸血道長，而是司馬血。

吸血道長直到嚥氣的一刹那，仍然不相信司馬血的爪竟然如此厲害。

他終於後悔自己看輕了殺手之王司馬血。

事實上，無論是誰，若看輕了殺手之王，他都一定會後悔莫及。

× × ×

五深寺門外，已變成刀光劍影，殺機不絕的地方。

龍城璧和衛空空聯手抗敵，已不下數十次，但金銀車雙殺手也絕非易與之輩。

正當拚鬥得最激烈的時候，突然傳出一聲深沉的佛號——

「喃嘸阿彌陀佛，慘哉，慘哉！」

佛號本來誦得很深沉，蒼凉。

但最後那四個字，却令人有一種不倫不類，滑稽之極的感覺。

善哉善哉這些句語聽得多了，但出家人說出「慘哉！慘哉！」之句，龍城璧却從未聽過。

拚鬥仍在繼續。

忽然間，又是一聲佛號。

「喃嘸阿彌陀佛，他奶奶的通通給老衲住手！」

這一次，更是令人大吃一驚。

這算是什麼和尚。

金銀車雙殺手果然停止向龍城璧和衛空空進襲。

只見一個手持豹尾鞭，嘴裏咬着一條鹿腿的老和尚，帶着八個白衣僧人，從五深寺內走出。

這一次，最吃驚的却是金車殺手。

他在五深寺內假扮和尚已有許多時日，並且成爲了五深寺的「方丈大師」，寺內每一個地方他都瞭如指掌，但忽然間寺裏冒出這九個僧人，竟然是他全不認識，也從未見過的，又怎不令他爲之愕然？

這個老和尚的說話很怪。

聽他的說話，完全不像個和尚！

但他的確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和尚，只不過再看看他手裏的武器，和嘴上咬着的鹿腿之後，又覺得這個老和尚不像是個和尚了！

和尚怎會用豹尾鞭？

和尚又怎會吃鹿腿？

當然，和尚也不應該說「他奶奶的」這種說話。

但這個老和尚例外。

看見了這個老和尚，龍城璧不禁想起呼呼和尚。

「西域呼呼，中原苦苦！」

呼呼和尚和苦苦道人，都是古靈精怪，行動怪異的出家人！

眼前這個老和尚，又是何方神聖？

他爲甚麼會從五深寺走出來？

× × ×

這個老和尚和那八個白衣僧人爲甚麼會從五深寺裏走出來，這正是金車殺手所希望知道的事！

五深寺早已經變成了魔車敎的分敎總壇。

以前的和尚，早已不在寺內！

老和尚似乎已經看穿了金車殺手的心事。

他一面咬着烤得熟透了的鹿腿，一面又冷冷的對金車殺手道：「五深寺這個地方有甚麼好？你把那些不懂武功的禿驢殺了，自己又剃光了頭，去扮禿驢，看來你眞是獃得比那些禿驢還獃百倍。」

他禿驢前，禿驢後的，龍城璧不禁聽得爲之失笑。

別人刮光了頭便算禿驢，他自己的頭上也何嘗不是牛山濯濯？

金車殺手給這個老和尚弄得啼笑皆非，只得道：「大師是五深寺的甚麼人？」

老和尚匆匆把鹿腿吃完，才道：「五深寺以前的方丈是仁敬，老衲的仁堂。」

金車殺手道：「原來是仁堂大師，想大師必與仁敬大師甚有交情？」

老和尚「呸」一聲，道：「甚麼叫甚有交情，簡直胡說八道，仁敬是老衲的兒子！」

這句說話說出，更是嚇人之至。

仁堂大師哼一聲，道：「老衲本來不是和尚，自從小畜牲當了和尚之後，老衲才刮光了頭髮的。」

金車殺手一怔，道：「敢問大師，俗家姓名是……」

仁堂大師道：「老衲以前的姓名是元應開。」

元應開三字一出口，衆人皆是心中一凜。

在二十年前，元應開是一個風頭十足的大人物。

他本是崑崙派俗家弟子，後來獨闖天下，成立長武帮，自任爲帮主。

長武帮在江湖上雖然歷史甚短，但在元應開的統領下，三年之間，便成爲了江南一帶勢力最龐大的帮會。

直到二十年前的一個晚上，元應開突然失踪。

當時，他正和十幾個老朋友在聚花樓頭，喝得酩酊大醉。

忽然間，一封短箋遞到了元應開的手裏。

遞送短箋的，是元應開的心腹手下！

看完了這封短箋之後，元應開就離開了聚花樓。

聚花樓是一個很令男人着迷的地方。

這裏的酒也迷人，女人更迷人。

但元應開這一次離開聚花樓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不但他一去無踪，連他的兒子也失踪了。

這件事，成爲當時武林最轟動的一件大事！

但經過一番擾攘之後，還是沒有查出這對父子的下落，而長武帮在羣龍無首的情況之下，也逐漸自行瓦解。

原來那封短箋，正是元應開的兒子寫的。

他的兒子看破紅塵，出家爲僧去了。

元應開大爲震怒，立刻去找兒子，想把他重重的教訓一頓。

經過一番追查，終於查出，原來自己的兒子就在冬城的五深寺中。

結果，元應開沒有眞的把兒子重重教訓。

他最後被兒子說服，不干預他去做和尚！

但元應開却索性連自己也剃渡爲僧，改名法號仁堂。

在塵世，是父子。

在空門，却是師兄弟。

這眞是一件怪事。

但更怪的事仍在後頭。

元應開並不是個有資格做和尚的人，削髮出家之後，經常醉酒鬧事，就像以前五台山上的那個花和尚魯智深。

後來，他的兒子仁敬大師成爲方丈主持，仁堂大師却連幾句像樣的佛經也沒有讀熟。

仁堂大師越來越不像樣，終於引起五深寺其他的和尚的反抗。

五深寺是佛門清靜地，當然不能容忍仁堂大師的這種放任行爲。

但五深寺的和尚，全都不懂武功，又怎能與仁堂大師硬拚？

幸好仁堂大師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受歡迎，於是唯有花了好幾萬兩銀子，在五深寺數里之外，另建一間和尚寺。

這間和尚寺規模遠不如五深寺，而且處地偏僻，照理是不必花數萬兩銀子來建造的。

但仁堂大師却暗中派人挖了一條地道，由五深寺通到那間和尚寺裏。

這是一個秘密。

建造這條地道的人，是個很有辦法的老江湖。

沒有人知道五深寺方丈大師的禪房下，有一條地道，可以直通到冬城之外。

仁堂大師吩咐兒子：「老子建造這條地道，是爲了你這個畜牲和尚，你若當和尚生厭了，便從地道鑽過來找爲父，知道嗎？」

仁敬大師大爲感動，但他出家之意已決，這個和尚是做定的了。

但他却想不到，五深寺竟然被魔車敎看中，使這個佛門清靜地變成邪惡勢力的地方。

仁敬大師無奈，只得從地道逃亡。

仁堂大師看見兒子從地道裏鑽過來，心中又慶幸又憤怒！

他慶幸的是自己有「先見之明」，預早挖好一條地道，否則這個和尚兒子就性命難保了！

他憤怒的是因爲魔車敎太猖獗，竟然連佛門清靜地都不肯放過。

如果他仍然是當年的長武帮帮主，他一定會傾師向魔車敎宣佈開戰。

現在，他已非長武帮帮主。

但當日長武帮帮主的那份豪情逸意，仍然沒有洗脫。

他已暗中決定，只要一有機會，還是要找魔車敎算一算帳的。

現在機會來了。

當司馬血和衞空空剛到冬城之後，仁堂大師便已接獲消息。

仁堂大師雖已成爲和尚，但他對於江湖上的事仍然瞭如指掌，而且消息也極靈通。

金銀車雙殺手想不到在這個時候突然

會冒出一個如此古怪的老和尚。

當他們知道這個老和尚就是元應開之後，心中不禁暗呼不妙！

仁堂大師怪眼一翻，忽然道：「魔車敎老人算是甚麼東西？膽敢與天下英雄豪傑爲敵，老衲第一個操他奶奶的熊！」

金車殺手面色驟變。

驀地，一陣簫聲响起。

簫聲初起之際，彷彿來自遠遠的山巒下。

但還不到半晌，簫聲却又似巳來到了每一個人的身邊。

肅殺的簫聲。

神秘的影子，神秘的魔車終於又出現了。

這不是大魔車。

是小魔車。

小魔車的主人，就是魔車老人的唯一衣缽弟子，也是魔車敎的副敎主。

仁堂大師怒喝道：「甚麼烏龜王八在亂吹鳥簫，難聽得像烏鴉般叫？」

小魔車停在寺門外！

兩個醜陋不堪的矮漢從趕車的座位上大步而下！

這兩個矮漢，雖然矮得好像侏儒，但却並非侏儒。

這兩人的手裏，都有着一個雪白的布袋。

布袋白如雪。

袋底却一片殷紅。

那都是血！

布袋沉甸甸的，而血水仍然在不停滴下。

龍城璧心中一沉。

他心中已有個預感。

如果他猜得不錯的話，這兩個雪白的布袋裏裝着的，一定是……

想到這裏，龍城璧希望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

他希望袋裏的東西，只不過是一隻中箭的狐狸，或者是其他被獵殺的野獸。

但他到底還是不能相信，這些血是屬於畜牲的。

這兩個矮漢雖然相貌醜陋，但說話的聲音却很動聽，充滿男性的爽朗和魅力！

「誰是龍城璧？」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正是。」

左邊的矮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龍城璧兩遍，才道：「看你的樣子的確很像龍城璧。」

龍城璧道：「在下確是龍城璧，一個如假包換的龍城璧。」

右邊的矮漢道：「但你的刀呢？」

龍城璧道：「在銀車殺手的手上。」

兩矮漢又看了一遍，左邊的矮漢嘿嘿笑道：「雪刀浪子的風雪之刀不見了，却握着一柄碧血劍，難怪有人說，近年來天下大亂。」

「亂你個春秋狗屁！」仁堂大師罵人的花樣眞多：「這裏原本天下太平，亂來亂去還不是你們這些灰孫子在作怪！」

右邊的矮漢冷冷盯着仁堂大師：「哪裏來的瘋和尚？」

銀車殺手道：「這個瘋和尚，就是元應開。」

「甚麼？」兩矮漢同時脫口道：「他就是長武帮的帮主元應開？」

仁堂大師傲然地說道：「以前的確是的。」

左邊的矮漢格格笑道：「不管你是瘋和尚也好，元應開也好，在未得咱們副敎主同意之前，你不能離開這個地方。」

仁堂大師冷哼一聲，豹尾鞭凌空一揚，「拍」聲大响：「你們袋裏的是甚麼東西，血淋淋的。」

右邊的矮漢道：「這是咱們副敎主送給雪刀浪子的大禮。」

左邊的矮漢道：「如果大師喜歡，不妨拿去吃。」

仁堂大師道：「甚麼東西？只要合老衲的胃口，吃就吃，還怕甚麼？」

右邊的矮漢望了望龍城璧，突然把布袋拋過去。

龍城璧手揮碧血劍，布袋上半截立時變成雪花似的，最少散開好幾十塊。

仁堂大師動容道：「別人都說你的刀快，想不到一劍在手的威力亦不等閑。」

龍城璧沒有回話。

因爲布袋被劍斬開之後，布袋裏的東西巳呈現在他的眼前。

龍城璧嘆了口氣。

他的想法並無錯誤！

布袋裏的，絕不是甚麼好東西，也不是被獵殺的野獸！

布袋裏有一雙手。

一雙屬於人類的手。

這一雙手，其中一隻是只有四隻手指的。

而這一雙手，比尋常的手，最少粗大了三倍。

這赫然是粗手歐陽穿的一雙手！

× × ×

仁堂大師沒有解開另一個布袋。

不問而知，那是粗脚歐陽破的一雙脚了。

龍城璧劍眉倒豎，一張臉蒼白得很可怕。

「你們爲甚麼要用這種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一對渾人？」

右邊的矮漢冷冷道：「歐陽兄弟旣巳加入魔車敎，就得一輩子爲本敎效忠。」

左邊的漢子接道：「如果本敎中人，個個都像歐陽穿歐陽破，動輒退出江湖，本敎豈非遲早自行瓦解？」

右邊的漢子淡淡道：「本來他們犯的是死罪，但副敎主顧念這兩人的頭腦向來不甚清醒，所以並沒有殺他們，只在他們每人的身體上，都留下了一點記號。」

仁堂大師大吼道：「這記號也未免太大了，你們來得正好，老衲也要兩位嚐嚐留下記號的滋味。」

說着，手持豹尾鞭，就要與二矮交手了。

驀地，小魔車的車廂打開，施施然的走出一個人。

這人的臉龐光滑圓潤，眸子漆黑，身上穿着的，是一襲淡淡的繡花長袍，腰帶上斜插着一口竹簫。

雖然這只不過是口竹簫，上面却鑲着七顆明珠。

這七顆明珠並不是白色，而是價値連城的彩虹珍珠。

龍城璧從未見過任何人，比他更具有肅殺的氣勢。

肅殺的簫音。

肅殺的人。

雖然這人在微笑，而且笑得很好看，但這種微笑並不代表友善、溫和，而是代表着死亡之神，彷彿他要殺人，根本就比這一笑還更容易。

龍城璧從來都不怕死。

有些人面上經常裝出不怕死的樣子，但當死神的威脅降臨到他們身上之後，他們就會被嚇得屎滾尿流，慌忙逃命。

但龍城璧對於「死亡」，彷彿早已麻木。

他當然未曾死過。

但險死環生的經驗，他已領略得太多了。

鬼門關外倘若眞有牛頭馬面在把守，恐怕他們必定會很熟悉龍城璧。

好幾次，龍城璧最少已有一條腿踏進了鬼門關，但到頭來他還是憑着自己堅强的意志，戰勝了死神，又再在陽世間飄然流浪。

所以，雖然魔車敎副敎主是一個足以令人不寒而慄的人，但龍城璧「一點也不慄」。

他只慢慢的對副敎主道：「素聞副敎主之威，但未知高姓大名，容否賜告？」

副敎主悠然一笑，道：「本座複姓慕容，單名一個刦字。」

「刦？」

「不錯，是刦數的刦，也就是刦難的刦。」

龍城璧的臉色變了變。

江湖上有慕容刦這種殘忍的人物，的確是一場刦難。

慕容刦看着龍城璧，道：「本座的年紀，相信也不會比龍兄細得了多少。」

龍城璧默然。

慕容刦淡淡一笑，道：「但在江湖上，閣下的名氣，好像比本座大得多了。」

龍城璧道：「在下在江湖上，的確有些名氣，但這種名氣，並不足以任何人羨慕。」

慕容刦訝然一笑，問道：「這却是何故？」

龍城璧嘆一口氣，道：「在下已被江湖中人，公認是一個貪酒、貪色，懶惰不求上進之輩，像這種名氣，又有何足以令人生羨？」

慕容刦莞爾一笑。

龍城璧又道：「閣下身負魔車敎副敎主重職，前途本來比在下好得多……」

「本來比你好得多？」慕容刦的表情有點奇怪：「聽龍兄的口氣，似乎本座的前途一片黑暗？」

仁堂大師又大聲道：「當然如此，老衲今天就要送你去黑暗地獄！」

說着，僧袍飄起，左掌直向慕容刦的頭上罩下。

慕容刦避開這一掌，仁堂大師的豹尾鞭又宛似風車轉也似的掃至。

兩矮漢冷笑，一齊揚起左手，兩蓬毒針疾射向仁堂大師面門。

仁堂大師手一翻，僧袍大袖盡將毒針抄住。

仁堂大師神色突然一變，道：「鬼針先生是你們的甚麼人？」

左邊的矮漢應道：「正是家師。」

仁堂大師眼瞳閃出一股殺機：「原來兩位就是淮北雙毒的谷智伯、莫青池。」

左邊矮漢冷笑道：「好說，我就是谷智伯。」

冷笑聲中，谷智伯與莫青池的身形同時淩空一翻，左右各十六，一共三十二顆淬毒鋼彈丸同時飛擊仁堂大師。

仁堂大師大笑，竟然以頭迎鋼彈丸，三十二顆精鋼鑄造的毒彈丸，同時被仁堂大師的禿頭震開。

這一手鐵頭功，的確令人嘆爲觀止。

淮北雙毒想不到仁堂大師有此一着，原來他的禿頭如此厲害，不但不怕鋼彈丸，連毒也不怕。

谷智伯莫青池兩人深深不忿，又想再戰。

倏地，慕容刦一聲冷喝，說道：「住手。」

兩矮聞言，俱是一怔。

但是副敎主威嚴，却令他們不敢不停手。

仁堂大師狂笑道：「慕容刦，到底還是你比較有點眼光，知道這個龜兒子再拚下去，結果也是只有一條死路，倒不如趁早鳴金收兵，免遭損失。」

慕容刦冷然一笑，對龍城璧道：「你覺得這個老和尚如何？」

龍城璧道：「你是指他的武功？」

慕容刦點頭道：「不錯，你認爲他的武功怎樣？」

龍城璧道：「大師乃前輩高人，在下豈有資格加以評論？」

仁堂大師哈哈一笑：「好小子！眞是個好小子，不錯！不錯！」

慕容刦冷笑道：「你以爲自己的武功厲害，但在本座看來，却是不值一哂。」

仁堂大師鐵青着臉：「有種的跟老衲拚三掌，大家比劃比劃。」

「三掌？」慕容刦哂然笑道：「不必三掌，一掌便已可分出勝負。」

仁堂大師道：「好大的口氣。」

慕容刦道：「這不是口氣大，而是你的武功實在並不濟事。」

仁堂大師一聲巨吼，以掌迎掌。

「蓬」然一聲悶响，兩掌已緊緊貼在一起。

仁堂大師面色突變，冷汗涔涔如雨而下。

龍城璧失聲道：「瀉眞神功！」

司馬血道：「好毒辣的武功，仁堂大師數十年苦練的內家眞力，恐怕立刻就要毀在慕容刦的手下。」

「瀉眞神功」是一種專門摧毀敵人的內功的邪門武學。江湖上練成這種武功的人，近百年來就只有枯神崔千粒一個。

枯神崔千粒，是和風雪老祖同一輩份的江湖人物。

風雪老祖年輕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幾乎死在崔千粒的瀉眞神功之下。

但到底風雪老祖還是憑着堅定的意志，運用「一風千雪降魔訣」，挽危爲安，戰勝了崔千粒。

崔千粒經此一敗，就退出了江湖，據說他已身受重傷，無法再使用瀉眞神功。

但在此之前，崔千粒已用瀉眞神功害過了不少武林人物，弄得人心惶惶，一聽見「枯神」二字，都唯恐走避不及。

沒想到慕容刦竟然也練成瀉眞神功。

龍城璧不再猶豫，一挺碧血劍，就向慕容刦的腰間刺去。

慕容刦長笑翻身躍起，避過碧血劍。

仁堂大師如釋重負，但臉色已差了甚多。

慕容刦把竹簫揳在手中，道：「龍城璧，你不必逼人太甚。」

龍城璧嘆了口氣：「逼人太甚的是誰，大家心中都很明白。」

慕容刦看着天色，然後說道：「時間已經不早了，再拚下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龍城璧道：「然則你有何建議？」

慕容刦看着他，冷冷道：「老星已約了本敎高手，十日後，在落鷹崖下決一死戰。」

這兩句話剛出口，老星就突然出現。

弑師奪權　魔教崩潰

老星。

他仍然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袍。

他的身形是高大的。

他的眼睛是神秘的。

一個神秘、高深莫測的老人，先後救了鐵馬。龍城璧、商九鷹。

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弄清楚老星的眞正身份。

他眞的姓老，名星？

龍城璧不相信。

他相信老星只不過是個胡謅出來的名字。

龍城璧一直都在推測這個神秘老人的眞正身份。

老星每次的出現，都令人有一種神出鬼沒的感覺。

現在，他又出現了。

這一次，除了老星之外，他的身邊沒有任何人。

龍城璧雖然未能肯定老星的眞正身份，但總可以知道，這個神秘的老人與魔車敎是勢不兩立的。

老星和魔車敎有甚麼仇怨？

如果魔車敎要除去老星，現在是否一個良好的機會？

龍城璧却認爲，慕容刦不會在這個時候動手。

魔車敎當然不能容忍老星的做法。

老星救鐵馬，救龍城璧，救商九鷹，還把葛九命囚禁，這些一切一切，都足以使魔車敎立下最大的決心，把老星置諸死地。

但現在，想除去老星還不是時候。

老星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慕容刦雖然武功極高，但要殺老星，最少得要等待魔車敎的高手集中一起，才能動手。

如果魔車老人在這裏的話，大戰勢必一觸即發。

但現在，魔車老人不在冬城。

慕容刦只好打退堂鼓，一聲不响，離開了冬城五深寺。

老星也沒有追擊。

他只是提醒慕容刦，別忘記十天之後，在落鷹崖下決戰。

決戰。

那將會是決定生死存亡的一戰。

這一戰，誰將會勝？誰將會負？

龍城璧沒有去想。

也許這一戰沒有人會得到勝利。

兩敗俱傷的戰果，又有誰能言「勝利」二字？

× × ×

夜深沉，星疏，杯中有酒。

老星仰望着一片漆黑，漫無邊際的穹蒼，眼睛裏彷彿也有星光在閃爍着。

這裏不是老星的家。

這裏是冬城最大一間客棧的後園。

後園有一口井。

井早已乾涸，而且上面還用木板釘蓋着。

老星突然緩緩走到井前，跪下。

他在默禱。

最後，他捲起寬闊的衣袖，然後再拔出一把尖刀，把刀鋒向腕上劃去。

血流如注，滴在井邊。

沒有人看見他這種動作，只有龍城璧看見。

龍城璧沒有睡，他也有心事重重。

老星突然睜大眼睛，向後直射。

四目相投，誰也沒有感到意外。

「龍老弟，你都看見了？」

「不錯。」

「你是否覺得老夫有點瘋？」

「沒有。」

在老星的眼中，突然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龍城璧淡淡道：「你以前曾經殺過多少無辜的人？」

老星的身子猛地一震。

過了好一陣，他終於嘆道：「沒有一百，最少也有八九十了。」

龍城璧的聲音冷如冰：「光是你一人，便已殺了八九十個無辜者，還有你以前的手下呢？」

老星的臉，在星光下變得更蒼白。

良久，老星才重重一咳，然後道：「他們都已經死了，你又何必去翻查死人的帳？」

龍城璧的臉沉了下去：「別忘記你正在爲死人默禱，更準備爲他們報復。」

老星咬了咬牙：「你可知道這一口沽井下，埋藏着多少副無辜冤魂的屍骨？」

龍城璧冷冷道：「二十八副。」

老星蒼白的臉，突然變成紫紅：「不錯，是二十八副，你可知道他們死得有多慘！」

龍城璧嘆一口氣，道：「以前死在他們手下的人，也是悽慘無比，天理循環，報應不爽，那還有甚麼好說的？」

老星霍然長身而起，冷笑道：「如果你是老夫，你會不會替他們報仇？」

龍城璧又嘆口氣，不再說話。

老星忽然仰面狂笑。

但他的笑聲比哭聲還更難聽。

龍城璧不想再聽下去，他並不同情老星。

因爲老星就是以前的紅衣帮帮主，紅衣天尊端木不殘！

× × ×

昔日紅衣帮被魔車敎澈底摧毁，二十八煞變成二十八屍。

唯一走漏，倖免於難的人，就只有帮主紅衣天尊端木不殘。

端木不殘就是老星。

老星就是端木不殘。

龍城璧早已懷疑這一點，到現在終於被證實。

魔車老人的野心相當大，他要擊倒任何足以威脅他的敵人。

昔日紅衣帮氣勢薰天，自然難免成爲魔車老人攻擊的目標。

但端木不殘却在最後關頭，逃脫了魔車老人的魔掌。

自此之後，端木不殘隱姓埋名，另行秘密建立第二個組織。

這一個組織，名爲星星盟。

星星盟的盟主，就是端木不殘。

端木不殘已暗中秘密訓練了一批戰士，而這一批戰士，隨時都準備與魔車敎拚命。

魔車敎的白衣殺手，灰衣蒙面殺手都不容易對付。

尤其是那些不要命的殺手，拚命的時候全心全意只顧取掉敵人的性命，而絕不計較到自己本身安危，這種殺手更加難以對付。

但端木不殘仍然有一拚的决心。

憑星星盟的力量，也許還不是魔車敎的敵手。

但江湖上反對魔車敎的武林高手並不少，只要再把這些人聯成一條陣綫，這股力量就會龐大得多。

鐵馬、啇九鷹、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都足以讓魔車老人感到頭痛。

端木不殘唯一感到最遺憾的，就是老牛角香銅人，已被魔車敎擄去，如今生死未卜。

香銅人被魔車敎的高手擄去，顯然是爲了報復。

原來香銅人早就已經與魔車敎的黑白車長老火併過幾次。

香銅人雖然巳洗手收山，但黑白車長老咄咄逼人，竟然要香銅人把牛角府獻給魔車敎，作爲黑白車的總壇。

香銅人當然不肯。

結果，黑白車長老之一的陰陽棍魔任雙城被殺，死在香銅人的一雙牛角之下。

魔車老人大爲震怒。

兩日之後，香銅人終於中伏，被八個灰衣蒙面殺手擄去。

魔車老人不但擄去香銅人，連鐵馬山莊都不肯放過。

斬草除根，正是魔車老人一向的行事作風。

× × ×

落鷹崖，距離冬城大約二百里。

十日之後，落鷹崖下，就是决定魔車敎與星星盟存亡的時刻。

端木不殘希望能借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的力量，給予魔車敎一個沉痛的打擊。

啇九鷹和鐵馬，仍然受傷，缺去戰鬥能力。

啇九鷹傷得很重。

如果他沒有端木不殘的治療，他早巳死去。

端木不殘頗精醫術。

但他却無法讓二十八煞起死回生。

至於鐵馬，一傷再傷，這一次被銀車殺手傷了臉龐，治療更倍覺困難。

但爲了要討好龍城璧，再難治理的傷勢也要給他治好。

直到目前爲止，風雪之刀仍然落在銀車殺手的手中。

風雪之刀是一柄價值連城的寶刀。

十日之後，龍城璧是否可以把刀奪回呢？

× × ×

十日的時間，說長不算長，說短也不算短。

有時候十載光陰，彷彿彈指即過。

但這十日的時間，却好像消逝得很緩慢，緩慢得令人有難以感受的滋味。

但是無論怎樣，十日的時間終於過去了。

晨曦。

落鷹崖下，將會發生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場劇戰。

沒有任何人能制止這一場戰爭。

它就像突如其來的風暴，沒有人可以制止。

現在，大概是風雨的前夕，落鷹崖下，沉靜得可怕。

其實，這裏的景色很美。

但無論怎樣美麗的景色，只要給鮮血一染，立刻就會變得恐怖、醜陋。

血，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

但當它從人的身體流出來之後，它就會變得比豬糞還不值錢。

江湖人最可悲的事，就是他們的血流得太容易，也流得太多。

× × ×

落鷹崖下的戰爭快將開始。

距離落鷹崖兩里之外，有一個小鎭。

落鷹鎭。

落鷹鎭沒有客棧。

但這裏却有一間破廟，不少過路的江湖漢子，都喜歡在這裏過夜。

破廟左隣，有一個賣牛肉麵的老人。

現在天剛破曉，老人便巳經開始做第一宗生意。

吃牛肉麵的，是個昨夜睡在破廟裏的人。

這人很胖。

但他吃牛肉麵吃得並不多，只吃一碗便飽了。

胖子吃完牛肉麵，賣麵的老人忽然嘆口氣，道：「朋友，你剛才吃的一碗麵有毒。」

胖子聽了這句說話，沒有被嚇了一跳，却道：「既然如此，再來一碗。」

賣麵的老人一呆，道：「老漢巳告訴你麵裏有毒，你還要再吃第二碗？」

胖子嘆道：「既然麵裏有毒，恐怕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吃麵了，此時不吃，更待何時呢？人生在世誰無死，尤其是像我這種人，更是死不足惜，而唯一可惜的，唉……」

賣麵老人瞪着他，道：「唯一可惜的是甚麼事？」

胖子又自搖頭嘆息，道：「老子做夢也想不到，香老怪竟然會賣麵，而且還賣有毒的牛肉麵，豈不令人惋惜？」

「香老怪？」賣麵老人嘿嘿一笑：「誰是香老怪？」

胖子的臉突然沉下，冷冷的道：「香銅人，你別再在老子面前亂要怪招了，老子是甚麼人，會連你這個老王八都認不出來嗎？」

賣麵老人一怔。

胖子從地上捧起一個大酒罈，兩人四目相投，突然同時哈哈大笑。

他們的大笑，並不是裝出來的。

因爲他們並不是仇敵，而是朋友。

賣麵的老人正是香銅人。

而這個大胖子，却是有天下第一號醉鬼之稱的唐竹權！

× × ×

香銅人原本巳被魔車敎擄去。

魔車老人並沒有殺他。

因爲一個活着的香銅人，可能會比死了的香銅人更有價值。

最少，他可以利用香銅人，去要脅香銅人的朋友。

同時，還有最大的一個因素，就是魔車老人知道香銅人擁有十八塊完美無瑕的紫玉。

這十八塊紫玉，魔車老人早巳垂涎。

他想用這十八塊紫玉雕琢一輛精緻的紫玉魔車，並以此玉車作爲魔車敎的最高令符。

所以，香銅人被擄之後，魔車老人不但沒有殺他，反而視之如上賓，客客氣氣的。

這是「軟功」。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香銅人的脾氣，一向吃軟不吃硬。

魔車老人如果要用嚴刑對付他，香銅人所吃的苦頭就大了。

但這一次，香銅人運氣甚佳。

他殺了魔車敎的黑白車長老任雙城，滿以爲被擄之後，必然難免皮肉受苦。

而他也沒存着還能生存之念。

誰知道魔車敎的總壇，突然離奇發生大火。

這一場大火來得很洶湧，也很突然。

魔車敎總壇之內，頓時一片混亂。

混亂當中，竟然有人把香銅人救了出來。

對於香銅人來說，這眞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魔車敎總壇失火，顯然是有人縱火之故。

但有誰能在守衞森嚴的魔車敎總壇縱火？

救香銅人的，是一個蒙面人。

這種事，的確令人難以想像。

但姑勿論怎樣，香銅人脫離險境了，救他的人，吩咐他最好改行，到落鷹鎭的破廟附近賣麵。

香銅人果然聽話，略經易容，就在這破廟的旁邊，擺賣牛肉麵。

他知道蒙面人的說話，一定會有某種深意。

果然，他在這裏碰見了唐竹權。

× × ×

香銅人雖然略經易容，唐竹權還是一眼便巳認出這個賣麵的老人就是香老怪。

就算香銅人把自己的容貌完全改變，唐竹權也一樣會知道他就是香銅人。

理由很簡單，把香銅人從魔車敎總壇裏面救出來的人，就是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

自從香銅人被魔車敎擄去，唐竹權就到處打聽魔車敎的總壇在甚麼地方。

他沒有查出。

但唐老人却查出了。

唐老人雖然巳經七十多歲，但他的頭腦仍相當靈活，別人查不出來的事，往往他都能很容易就查出來。

魔車敎總壇，是在一個深谷之中。

如果魔車老人在總壇的話，唐家父子也不敢輕舉妄動。

但唐老人居然又查出了一件事。

魔車老人巳經有三個月之久未曾回過總壇。

唐老人再三計算後，秘密地從丐帮請到八大長老來協助，實行火燒魔車敎的總壇。

結果，計劃進行得很順利。

香銅人被救出。

魔車敎遭遇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

× × ×

旭日東升，陽光絢爛。

落鷹崖下，有兩個很大的帳篷。

帳篷是金色的，在陽光下看來，很刺眼。

這兩個帳篷之上都明顯的繡着一個「魔」字。

魔車敎早有預備，兩個帳篷裏的人就是正副敎主。

漸漸地，風吹得猛了。

帳篷被風吹得勒勒作響。

帳篷外有很多馬車，一共是二十輛。

白衣殺手，灰衣蒙面殺手以至不要命的殺手，都巳齊集在落鷹崖下。

驀地，一隻被割斷了頸的老鼠，錚聲飛射到左邊的金帳篷上。

老鼠不會飛。

死老鼠更加不會！

但這隻斷了頸子的老鼠，是被插在一枝長矛上的，長矛飛過來，老鼠就在矛尖之下。

那是魔車老人的金帳篷。

但現在金帳篷巳染上了血。

死老鼠的血。

魔車老人好像一點也不介意，他坐在帳篷裏，懷中有一個很騷媚的女人。

她是魔車老人最寵愛的敏姬。

帳篷裏面不但有女人，還有鮮花，美酒。

鮮花香。

美酒甜。

然而再香的花，再甜的酒，又怎比得上眼前這剛剛薰香沐浴過的敏姬。

魔車老人雖然老了，但他仍然是個男人。

只要他是個男人，面對着敏姬這種天生尤物就絕不會無動於中。

魔車老人的態度很溫和。

敏姬抬起頭，凝視着他那蒼老，平時威嚴十足的臉。

她佩服這個老人。

跟隨了這個老人已有六年的敏姬，深深了解到魔車老人，他絕不容易被任何人擊倒！

沒有任何一個男人願意被擊倒！

有些人寧願死，也不願意睜着眼睛看見自己失敗在敵人的面前。

魔車老人無疑是其中之一。

平時，任何人看見魔車老人，會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但敏姬不怕。

別看輕她是個女流之輩，她的胆量比許多男子漢都更大。

魔車老人也同樣瞭解敏姬。

不過，他喜歡胆大的男人。

對於胆大的女人，他總覺得欠缺了一種安全感。

現在，魔車老人終於後悔。

他後悔在六年前，不殺了這個騷媚冶艷的女人。

六年前沒有殺她！

今天他還是要殺她的。

因爲魔車老人已查出，唐老人縱火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完全是因爲敏姬從中策劃。

外面的天氣是如此的美好。

但帳篷內的一位美人，却立時就要血流五步，死在魔車老人的毒手之下。

× × ×

魔車老人的臉上，仍然態度溫和。

他溫柔地在撥弄着敏姬的秀髮。

想到美人立刻就要死在自己的手下，魔車老人的確有點惋惜。

憑魔車老人現在的權勢，要找一個比敏姬更漂亮的女人，並不是一件難事。

但敏姬已有了魔車老人的骨肉。

魔車老人一直都渴望自己能有一個兒子。

現在，他骨中的骨，血中的血，就在敏姬的腹中。

他是否能夠狠下心腸，給予敏姬致命的一擊？

× × ×

魔車老人沒有動手。

帳篷外，他的敵人已到。

星星盟的老星，就是昔年的紅衣帮帮主，紅衣天尊端木不殘。

端木不殘和魔車老人，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無論是誰，纏着這兩個人，都一定會坐立不安，頭疼得很。

現在他們互相纏着，就像兩隻惡鬥中的大螃蟹，你鉗着我，我鉗着你，死都不肯放手！

對於整個武林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魔車老人在帳篷內，忽然聽到外面的打鬥聲響起。

魔車教黑白車長老之一的雷猛已經與敵人交手！

雷猛在黑白車長老中，是最年老，但嗓子却也最大的一個。

魔車老人很討厭這人的嗓子。」

但他却頗欣賞雷猛的插山十一掌。

忽然間，一陣慘叫之聲響起。

這慘叫之聲，比雷猛呼叱的嗓子還要大。

魔車老人悠悠一笑。

雷猛已勝了。

星星盟出師不利，先折一人！

接着，魔車老人又聽到雷猛大吼如雷的聲音響起，道：「那個不怕死的，儘管過來，過來。」

魔車老人眉頭一皺。

雷猛貪功心切，這是兵家大忌。

星星盟雖然初戰失利，但端木不殘還有很強的援手。

龍城璧，司馬血，衞空空，這些人都很難對付。

魔車老人嘆了口氣，又親了親敏姬。

然後，他斟了一杯酒，一口氣全部喝下。

敏姬的眼中，倏地掠過一絲狠毒的光芒。

她似乎想用這種狠毒的目光，殺死魔車老人！

但目光再狠毒，也不能傷人毫髮。

不過，毒酒呢？」

毒酒是否能殺得了魔車老人？

× × ×

帳篷外，又再殺聲震天。

魔車老人的目光盯在敏姬的臉上，忽然冷冷道：「妳現在一定很高興。」

敏姬眼珠一轉，露出了一個茫然的神色：「我爲甚麼會很高興？」

魔車老人冷笑道：「難道妳沒有看見我剛才已喝下了那杯酒？」

敏姬嫣然一笑，道：「你喝酒我爲甚麼會感到高興？」

魔車老人道：「因爲酒中有毒！」

敏姬好像大吃一驚，霍聲從魔車老人的懷中跳開：「甚麼？酒裏有毒，難道你認爲是我下毒想毒死你？」

魔車老人搖搖頭：「毒不是妳下的，妳根本沒有機會碰我的酒。」

敏姬一怔。

魔車老人瞪着她，忽然厲聲道：「但妳已串通了慕容封，要他在酒杯中塗上七步斷魂水！」

敏姬甚麼話都沒有說。

魔車老人接道：「可惜慕容封畢竟是本座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叛教殺師，他還沒有這個胆量。」

敏姬的臉仍然騷媚漂亮，但却已有點發白！

魔車老人冷冷一笑，「他已把妳的陰謀全部向本座說出，所以，這酒杯根本就連一點毒都沒有。」

敏姬不禁嘆息一聲。

魔車老人說的都是事實。

魔車老人接道：「妳串通慕容封，想成爲魔車教的新教主，那還罷了，何以竟然還勾結唐家父子，火燒本教總壇。」

敏姬沒有解釋，也不想解釋。

她咬了咬牙，突然衝前一刀刺出。

她的手本來甚麼都沒有，但當她向魔車老人衝前的時候，刀就在她的手中。

一柄只有八寸刀鋒的刀。

她的出手很快，也很準。

就憑她這一刀，魔車老人已覺得有點

意外。

他想不到敏姬的武功，居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刀光一閃，閃電般向魔車老人的胸膛刺去。

魔車老人坐在那裏，全身紋風不動，他只動了兩根手指。

但這兩根手指却比敏姬的刀更快，更準。

也更有力。

「錚」一聲響，兩指一夾刀鋒，這把百鍊精鋼打造的好刀，忽然就斷了。

斷得就像是一根脆弱的枯枝。

敏姬的刀雖斷，但仍有半截刀鋒。

魔車老人沉着臉，等她再出第二刀。

但第二刀却令魔車老人爲之一呆。

因爲敏姬的第二刀，並不是刺向魔車老人，而是刺向她自己的小腹。

刀鋒本來八寸長。

魔車老人雙指折斷了的刀鋒一半，餘下來的半截刀鋒還有四寸。

現在，這四寸刀鋒已完全沒入了敏姬的腹中。

敏姬重重一咳，慘笑着道：「我既然殺不了你，就只好殺了你的兒子……」

魔車老人剎時臉色僵住，道：「賤人，妳……」

敏姬嘿嘿一笑，道：「老匹夫，你一向都不相信自己能夠養下一個兒子，你總疑心以爲我腹中的孩子是別人的，你錯了，除了你之外，我還沒有接觸過任何的男人……。」

說到這裏，再也支持不住，倚在帳篷邊嚥了氣。

魔車老人神情黯然。

他的敏姬死了。

他的骨肉也隨着敏姬腹中的血，流了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了一張冰冷的臉。

慕容封。

× × ×

慕容封的臉冰冷。

他手裏的竹簫也同樣冰冷。

魔車老人突然覺得有點不舒服。

慕容封的臉，好像越來越胖，連他手裏的竹簫也在發脹。

魔車老人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慕容封的臉沒有發胖，他的竹簫也決不可能發脹。

一切都沒有變。

唯一變了的，是魔車老人的眼。

× × ×

「你喝的酒，杯子是無毒，但酒裏有毒！」

慕容封淡淡的說道：「我把敏姬的陰謀向你披露，就是要移開你的注意力。」

魔車老人悶哼一聲：「好徒弟！」

慕容封悠悠道：「敏姬想殺你，因爲她的姐姐，在十二年前被你先姦後殺。」

魔車老人一陣乾笑：「這又算得了甚麼一回事？女人本來就是男人的玩物。」

慕容封道：「可惜這種玩物很危險，比玩火還更危險。」

魔車老人冷冷一笑：「放屁！」

慕容封淡淡道：「放屁不能殺人，但放毒却能把你毒死！」

魔車老人大聲道：「畜牲，爲師有甚麼地方虧待你？」

慕容封搖頭一笑，道：「沒有。」

魔車老人怒道：「你在酒裏下的是甚麼毒？快拿解藥出來！」

慕容封露出了一個詭秘的笑容，道：「你以爲酒裏無毒，偏偏有毒，而且是一種比七步斷魂水更毒的化骨腐屍散。」

化骨腐屍散！

魔車老人的臉已開始變成紫色，瞳孔中不停流眼水。

接着，流的不再是水，而是血！

慕容封詭秘的笑聲更響亮：「你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會在大敵當前的時候向你下毒手，你全心全意準備對付星星盟，但最大的敵人，却在你身邊許久了。」

魔車老人倏地大喝，像巨鷹般飛撲慕容封。

慕容封沒有還擊。

他只是從容地退出帳篷。

魔車老人剛飛撲而起的身形，突然一窒。

沒有任何人阻止他。

但化骨腐屍散的毒力，已隨着他這一下飛撲，發散全身。

魔車老人一聲慘笑，就在笑聲中氣絕畢命。

帳篷外，仍然打鬥激烈。

但魔車教的教主，已經被殺。

而新的魔車教教主，就是殺師奪權的慕容封！

× × ×

權力！

世間上最能令人心動的事，除了名利和女人之外，就是權力。

權力慾越強大的人，他的野心也一定越大。

位高勢危，樹大招風。

擁有越大權力的人，他所站着的位置一定越危險。

古今中外，此理萬世不移。

慕容封在魔車教的地位，僅在魔車老人之下。

但爲了得到絕對的權力，慕容封連自己的師父都不能容忍。

落鷹崖下，羣雄雲集。

又有誰料想得到，慕容封竟會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裏，暗殺了魔車老人？

慕容封對於魔車教的實力，抱有極大的信心。

他準備先除去星星盟，殺雪刀浪子，誅殺手之王，還要把偷腦袋大俠的腦袋砍下。

接着，他更打算要向武林八大門派下手。

他的野心是驚人的。

目前，他首先要對付的，就是落鷹崖下星星盟的高手。

× × ×

激戰一場復一場。

端木不殘的手下，已損折過半。

銀車殺手最後終於上前，向端木不殘挑戰。

風雪之刀，就在銀車殺手的手上。

端木不殘正準備迎戰，龍城璧已比他

先一步，含笑而出。

「這是我的刀，如果我死在這把刀下，在下無話可說。」

銀車殺手盯着他，冷冷道：「你將會無話可說的。」

龍城壁微笑着：「請出刀。」

銀車殺手深深吸了口氣。

面對着雪刀浪子，雖然風雪之刀不在他手上，而在自己的手裏，但他又能有多少取勝的把握？

沒有人知道。

銀車殺手更不知道。

× × ×

風越吹越急猛。

龍城壁在風中傲立。

他手裏甚麼武器都沒有。

司馬血把碧血劍交給他，但他沒有接下。

銀車殺手看見龍城壁雙手空空如也，心中取勝的把握陡增。

一聲暴喝，風雪之刀已石破天驚的向龍城壁迎頭砸下。

龍城壁好像沒有看見這一刀。

他似乎已萬萬避不開去。

但當刀鋒幾乎已劈在龍城壁頭頂之際時，龍城壁突然躺下。

他躺下時的速度，竟比銀車殺手這一刀還快。

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絕不多。

司馬血人劍合一，身法快絕無雙，但要他突然如此急速躺下，恐怕也是未能辦到。

銀車殺手顯然未曾料到龍城壁會有此一着。

不過躺下來雖然能避開一刀，却不能制敵。

銀車殺手心念電轉，剎那間連續使用十八招地堂刀法，就向龍城壁劈去。

刀鋒如滾球般滾向龍城壁。

但一霎眼間，龍城壁竟然五指箕張，向刀鋒之上抓去。

這樣快的刀，刀鋒又是如此鋒利無匹，他這一抓，準有九成會惹來斷手之禍。

但龍城壁的手沒有斷。

斷的是銀車殺手的右手！

× × ×

龍城壁這一抓，明明是向風雪之刀抓去的。

但忽然間，五指已伸到銀車殺手的右腕上。

高手相爭，生死繫諸一髮。

龍城壁這一抓若是稍慢半步，斷手的就一定是他。

但他的手很快。

比銀車殺手快一點點。

就只是這一點點的時間裏，強弱已判，勝負立分。

龍城壁竟然把銀車殺手的腕骨，完全捏碎。

腕骨碎裂，風雪之刀再也拿不牢。

手一鬆，這柄價值連城的風雪之刀，又回到了雪刀浪子的手裏。

銀車殺手神色慘變。

但他仍然不肯認輸。

左手一揚，七十二顆毒砂，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洒了出去。

這七十二顆毒砂，顆具重量，每一粒都粗大如尾指的一半。

可是，這七十二顆毒砂射出之後，龍城壁連影子都已不見。

七十二顆毒砂射空。

但銀車殺手的背心，却吃了一刀。

這一刀，穿過了他的心臟。

立死無救！

× × ×

龍城壁空手奪刀，再用風雪之刀殺了銀車殺手。

這一幕情景，令慕容封禁不住輕輕的吐了口氣。

但另一幕決鬥，却令慕容封面容稍稍一寬。

金車殺手竟然把端木不殘擊至重傷。

端木不殘的武功，本來並不在金車殺手之下。

但端木不殘做夢也想不到，背後有人暗算他。

暗算他的人，赫然是壯妃。

壯妃在端木不殘劇戰金車殺手的時候，突然上前。

端木不殘正待喝止壯妃不必帮手。

他以爲壯妃是上前與自己聯手夾擊金車殺手的。

但誰知壯妃並不是對付金車殺手，而是對付端木不殘。

她用一把金七首，連刺了端木不殘三次。

金七首沒有刺中端木不殘，但却把端木不殘逼得招式大亂。

金車殺手豈會放過如此千載一時的機會，左掌覷準來勢，重重印在端木不殘的胸口上。

端木不殘登時吐血。

「賤婦，妳竟敢暗算我……」

壯妃冷冷一笑：「你可以暗算別人，我爲甚麼不能暗算你！」

端木不殘面色鐵青：「老夫暗算過誰？妳說？妳說！」

壯妃咬牙道：「二十五年前，你用毒鏢，你背後襲擊中州狠俠霍如影，這件事你忘記了沒有？」

「狠俠？」端木不殘重重的咳嗽兩聲，咳出來的都是瘀血：「妳是狠俠的甚麼人？」

壯妃冷笑道：「我是狠俠唯一的女兒霍珍！」

「好！妳隱瞞得很好！」

「假如隱瞞得不好，今日又豈能把你殺掉？」

端木不殘踉蹌一退。

霍珍大喝一聲，雙手緊握金七首，猛然向端木不殘撲殺！

金車殺手一怔。

本來是他和端木不殘決戰的。

但事情突然發生變化，他竟然變成了局外人。

霍珍這一撲，撲得狠，撲得準。

端木不殘已受重傷，無法閃避。

但他畢竟是個老魔頭，老狐狸。

他自知已無生望，索性不閃不避，任由霍珍的七首刺到。

七首已刺進了他的心臟。

但端木不殘的手裏，也突然亮出了一把同樣的金七首。

這一把金七首，也刺進了霍珍的心臟裏。

× × ×

這兩把金七首，完全一模一樣。

這對金七首本來就是一對，昔年端木不殘暗殺中州狠俠霍如影，最少有一半是爲了這對金七首。

端木不殘殺了中州狠俠，但却只得到其中一把。

另一把金七首下落不明。

現在，端木不殘終於得到了。

但這把金七首並不是落在他的手上，而是落在他的心臟裏。

端木不殘和霍珍互撑着。

兩個人都瞪着眼睛望着對方。

兩個人都沒有倒下。

兩個人的胸口上都插着一把金七首。

兩個人都在同一的時間內死去。

風吹髮亂。

但他們的心却永遠都不會再亂了。

× × ×

劇戰仍在繼續。

慕容封已得到了魔車教最大的權力。

他要魔車教揚威於天下。

只要有了威名，何愁不大富大貴。

名與利，向來都是息息相關的。

可是，這一戰他估計錯誤。

星星盟雖然已全軍覆滅，但龍城壁，司馬血和衞空空這三個人，却比星星盟更難於對付。

慕容封殺性大起。

魔車教的白衣殺手，灰衣幪面殺手和那些不要命的殺手，都一齊出動。

一時之間，殺聲震天。

就在這個時候，又有一羣武林高手湧至。

爲首一人，鬚眉皆已灰白，身穿灰袍，手持松木紅纓槍，赫然竟是唐老人。

在唐老人的身後，還有一個捧着一隻大酒罎的胖子，和一個手持一雙大牛角的老人。

這兩個正是唐竹權和香銅人。

在香銅人的身後，還跟着幾十個叫化子。

這些叫化子，有老有嫩，但都是丐帮六袋以上的高手。

凡在丐帮中能背負六袋以上的弟子，都有極高的武功。

何況其中還有八大長老？

落鷹崖下，眞是熱鬧極了。

× × ×

捨死忘生的一場大厮殺。

血流如雨。

斷臂殘肢碎肉橫飛的景象，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大戰何時結束？

龍城壁不知道。

慕容封也不知道。

這兩個一邪一正的頂尖高手，已悄悄的離開了落鷹崖。

他們在落鷹崖半里外的一條小溪畔，決一死戰。

× × ×

急風，烈日。

溪流淙淙。

鑲着彩虹珍珠的竹簫輕輕奏起樂曲。

曲音蒼涼。

蒼涼得令人在烈日下都有陣陣冰冷的感覺。

龍城壁的刀在鞘中。

他與慕容封來到了這條溪畔，好像一點動手的意思也沒有。

一曲既終，慕容封忽道：「你知道這一闋曲的名字嗎？」

龍城壁搖頭。

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說出來。

慕容封彷彿看穿了龍城壁的心。

「這是琴曲怨，你不會不知道的。」

龍城壁嘆一口氣，道：「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怎樣？」

慕容封道：「你可知道這一闋曲是誰創作的？」

龍城壁道：「唐竹君。」

慕容封道：「不錯，就是你連夢中都不能忘記的天下第一美人唐二小姐。」

龍城壁道：「可惜你並非奏琴，而是吹簫。」

慕容封冷冷道：「你可知道世間上有多少人希望得到唐小二姐的青睞？」

龍城壁道：「閣下也是其中之一？」

慕容却道：「不錯。」

龍城壁嘆了口氣。

黃金，名駒，寶劍，美人，永遠都最令男人心動。

慕容封的聲音開始變得更加冰冷：「只要你還活着，唐二小姐就絕不向別人發生興趣。」

龍城壁嘆道：「所以，我是個該死的人。」

慕容封冷笑道：「不錯，你該死，你比任何人都更該死！」

冷笑聲中，鑲着彩虹珍珠的竹簫已向龍城壁胸前八大要穴點去。

× × ×

落鷹崖下的戰爭，終於結束。

金車殺手死了。

銀車殺手死了。

端木不殘、霍珍最後還是被打鬥的人潮推跌。

他們本來就已死了許久。

淮北雙毒在這一戰中不見了寶貴的腦袋。

他們的腦袋都被衞空空的劍砍下。

下期預告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邊城風雲」　高皐 著

民間技擊鬥智故事：「風起雲湧」　朱揚 著

兩大巨著·同期刊出

而唐老人父子，香銅人和那數十名丐帮高手的突然趕到，無疑是這一戰的轉捩點。魔車老人還未親自督師出戰，就已死在毒酒之下。

白衣殺手，灰衣蒙面殺手，不要命的殺手，此刻都變成了沒有命的殺手。

魔車教終於崩潰。

羣雄現在唯一到處找尋的，就是慕容刲和龍城璧。

這兩個人突然失踪。

他們到了哪裏？

× × ×

直到差不多黃昏的時候，龍城璧和慕容刲却又突然回來了。

龍城璧的臉上，露出了極其疲倦的神色。他的確疲倦得要命。

而慕容刲，他不疲倦。

嚥了氣的人，永遠都不會感到疲倦。

他的咽喉上有血。

血漬已乾。

他的臉上掛着微笑。

他是被龍城璧揹着回來的。

× × ×

龍城璧緩緩把慕容刲的屍體放下。

司馬血看着他。

他疲倦地說道：「魔車教完了，咱們為這些死去的人挖個墳墓罷。」

沒有人反對這個提議。

幾十個人一起挖墳，把九十九具屍體，不分敵我一起埋葬。

這一役，犧牲了九十九人的性命？

不！

總數共是一百。

別忘記敏姬的腹中，已有了魔車老人的骨肉。

× × ×

秋意漸深。

鐵馬山莊又在動工，重新興建了。

鐵馬雖然受了重傷，但龍城璧已親自護送他到醫谷治療。

經過醫谷的十數位老醫仕細心醫治，不但他的傷勢可以復完，連臉上的容貌都回復如初，並未變成醜八戒。

鐵馬是硬漢。

就算變成醜八戒，他也絕不在乎。

老牛角香銅人，和老書蟲商九鷹，在鐵馬山莊主持重新興建的工作。

每一個人都感到很愉快。

就在鐵馬山莊重新建成的時候，鐵馬已傷癒回來。

還有一件更值得慶賀的事，就是鐵馬在同日為人之父。

香雲鳳為他產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這個孩子剛出世，便足足九斤重。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九斤。

鐵九斤。

唐竹權聞訊，拍掌叫妙。

香銅人却是眉頭大皺，頻說胡鬧，胡鬧。

唐竹權大聲叫道：「鐵九斤這名字有甚麼不好？你又不是孩子的父親，干你鳥事。」

香銅人一楞，嘴裏甚麼話都說不出，登時惹得哄堂大笑……。

（完）

練功秘訣

腰勁首推李小龍

麥海雲

一般喜歡練武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不管練習那一門派的功夫，都要重視腰勁，照道理說，揮拳踢脚，只是打的是拳頭，踢的是脚，何以腰勁也是值得重視的呢？關於這一點，認眞喜歡練武之人，不妨作深入的研究。

依照專家稱述，我們身上最重要的一個部位就是腰，如果腰部沒有勁，那就行動坐臥一切都受到影响，甚至無端端的患病，原因是腰肌每天從早到晚都要負責托住上半截的軀體，才可以照常過活，倘若腰部的肌肉乏勁，上半截軀體的重壓無法支持，那個人就不能够久坐，甚至多走幾步也覺得氣喘如牛，反過來說，腰部的肌肉堅强而有力，不止是可以承受上半截軀體的壓力，而且能够把腰勁放在拳脚方面發揮出來，那就會使這個人的武功比較其他的人優勝。

從生理構造看來，我們上半身的重壓相當厲害，單是頭顱就重三十磅左右，碰着頭顱骨特別堅實的人，即是大頭的人，頸子也粗壯，那就更重，至於胸骨以及兩條臂膀，通常是重四五十磅的，加起來就是七八十磅，它佔了全身體重的一半，如果那麼沉重的壓力，單是靠脊椎骨支持，當然是不够份量的，馬上壓扁，連帶脊椎骨也折斷，故此，一定要腰肌去帮忙它。

腰部的肌肉相當有趣，它並非向上或向橫伸展的，而是螺紋伸展，即是向上傾斜，變成蓮花托，集合八條腰肌，才有足够的力量托住上半截的軀體。一個人上了年紀，渾身肌肉缺少力量，腰部酸軟，年老的人不管做那一種健身運動或勞動，都是欠缺力量的，明白了這一層道理，你就會特別重視腰肌了。

事實上腰肌不止是承受上半截軀體的壓力那麼簡單，在許多種形式的運動當中，腰肌佔了很重要的一環，如果腰肌缺少力量，那就會發生許多種毛病，有些人到了中年，未老先衰，多走兩步也覺得吃力，或者另外一些人在辦公廳裏面工作，坐久了就覺得腰背酸痛，凡此種種，都是腰肌缺少力量的影响使然，如果從跳高來觀察，那就腰肌更加重要，有些人在跳高的時候，凌空飛上去，整個身體放橫，好像睡在空中，但却距離竹竿一兩寸，沒有碰着它，翻竹竿那邊然後落地，那就認眞要講究腰勁。

持竿跳高，更加要講究腰勁了，這種競技的高手，俱是疾走十多步突然把竹竿刺在地上，使整個軀體飛到竹竿之外的，由下邊飛到上邊去的時候，那雙手要抓住竹竿，無從發力，根本上一雙脚已經離地

，更加無法使勁了，那時他唯一能够發生作用的就是腰肌，換言之，腰肌有勁的人，可以在持竿跳高上面顯出功夫來。這種本領就跟中國功夫相差不遠。

喜歡閱讀武俠小說的人，就會知道有一招叫做「鷂子翻身」，夜行人在瓦面走動，向下跳躍，不過跳了一截，忽然覺得下邊有問題，可能是刀山劍海，他趕快翻身飛到屋簷去，憑着翻身的腰勁，他能够在轉身的時候雙手抓着屋簷，就此攀登，這一招十分厲害，能够挽回自己的性命，喜歡做夜行人的傢伙，一定要練習它，如果沒有腰勁，根本就無法做鷂子翻身這一類的動作來。

在舞台上面打北派，經常看見有人打關斗，往往跳出無頭關斗來，即是說，此人在空中滾了幾滾然後落地，稱做無頭關斗，這一招也是腰勁的反映。又有一部份人在地上打大翻，雙手伸直，脚也伸直，而且足跟靠攏，看來有如一株樹幹，忽然向前躍起，那雙手落在地上之後，就此彈高，另外一雙脚也落地，跟着雙手凌空，看來就像是一個車輪，打到密的時候，手脚都是伸直的，在地上滾動這種力量，就憑着腰勁。

照李小龍稱述，想把中國功夫練習得好，腰勁是必須學習的，他採取特殊的器具練習腰勁，先把一張平板枱放在地上，躺在它的上面，那雙手伸到較高之處，低垂下來，抓住兩個鐵環，鐵環是從牆壁之內伸出來的，他抓緊了鐵環之後，雙脚伸直，忽然使勁把自己的身體提高，初時練習，他只能够提高頭部和胸部，或者上半截的身體，無法把一雙脚也提起來，練習旣久，他就能够抓住鐵環之後，雙手發力，把自己的身體抽高，而且拉平，就像是睡在空中，胸部和一雙脚同樣高度，距離平板枱三寸，是不會接觸那張枱的。採取這種姿勢停留三五分鐘然後鬆開，照常的躺在平板枱上面，過了一會，再度發力，仍是那樣子抽起了自己，習慣了它，打鬥起來，就能够把腰勁發揮。

李小龍的一雙脚非常靈活，不管前踢後踢，都是踢得快夾準的，那種氣力就從腰勁發揮出來。

他的腹肌十分堅實，胸大腰細，符合練武的水準，照他說，如果一個人有了肚腩，那就無法使腰勁發揮出來，不管青年或中年人，認眞要注意腹肌，切勿讓它鬆弛，如果胸肌本身鬆弛，整天呆坐，而且每天都吃很多碗飯，自然而然的有些脂肪堆積下來，逐漸變成大肚腩，另外一些人喝啤酒太多，就會出現大肚腩，不管怎樣，有了肚腩就沒有腰勁，因此之故，練武的人想保持腰勁，無論如何不能够讓肚腩逐漸發胖。

歐美的人士有一種室內的器械運動，現時港九的健身器具公司就有出售，售價相當昂貴，練習這種健身運動的人，坐在一艘好像小艇似的木船之內，還有兩條槳，那兩塊木槳跟小艇上面的槳相同，只是沒有水，想划艇的話，坐在船上，一雙脚撑住對面的木板，就可以雙手搖槳，把它划動了，划來划去，那一艘小艇始終不動，但却可以使那個人的四肢抽緊，把多餘的脂肪消除，還增加氣力，特別是腰勁。原因是划艇的時候那雙手先行抓住木槳，上半身俯下來，忽然仰起，雙手發力，才够把木槳划動，這種動作就跟在眞正的小艇上面划動完全相同，因此能够增加腰勁。

如果那間健身院的面積够大，有特殊設備，還可以製造一個僅有十多尺長的游泳池，裏面貯滿了水，上述的那種健身器具，仍然放在池中，使勁划動時，木板划水，只是小艇不動，那就更加跟划艇迫肖了。

普通人想練習腰勁，用這種器械運動，已經够了，李小龍認為它只是起碼的一種練習方式，還有更加有用的練習方式可以使腰勁增加，却又沒有小艇和雙槳那麼麻煩，佔去了太多的地方。

他這個方法確是簡單而又實用的，不妨一知。它是如此練習的，先行躺在一張較高的床上面，這張床的高度比較普通的床高出兩三寸，並非照普通的情形躺在床上，只是躺在床的邊緣，只是腰部和尾閭骨壓住那張床，雙脚低垂，採取仰臥的姿勢，初時如此練習，那雙脚是不容易垂到下邊去的，假如那個人以俯臥的方式練習，當然可以垂下來，但却沒用，必須用仰臥的方式練習的。擺好了姿勢，就使勁把一雙脚低垂，希望把它垂到地面去，那雙手抓住床的邊緣，利用本身的壓力，使上半身不要自動豎起來，大概練習一兩月之後，就能够達到目的了，那雙脚確實低垂下來，但却跟地面相差三寸左右，如果練習的人本身太高，便要設法使那張床變高一點，無論如何，仰臥在床，雙脚低垂，但始終不能够接觸地面，然後合標準，跟着把兩條腿向上拉高，能够拉得那麼高就拉那麼高，初時只是拉高一點，後來能够拉成鋤頭形，最後可以雙脚拉到頭上來，那就更加美妙。

如果一雙脚能够低垂下來，使它跟身體變成曲尺形，又能够把它翻到頭上來，如是者一次低垂，一次拉高，那就使腹肌收緊，不管男或女，練習這種健身運動，必然增加腰勁，兼可使腰部變細。

為了減肥，只是這樣做已經够了，反之，如果想設法增加腰勁的話，便要另想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鐵啞鈴縛在脚上，即是縛在足踝上面，到時慢慢的把它提高，如果下邊增加了重壓，上邊仍然可以提高一雙脚，那就等於增加腰勁了。經常練習，可以使一雙脚踢起來的時候踢得非常高，還可以在空中旋轉，想踢出旋風腿之類的脚法，或者想踢出泰國脚的高踺，都可以使用這個方法朝夕鍛練，久而久之，一定有很高的成就。

還有一點，如果兩個人纏着毆打，兩邊的手橋互相搭緊，任何一邊，如果腰勁特別强，就可以借力踢出一條腿來，或者橫掃，或者轉身踢到後邊去，總之，雙手往對方的橋手使勁一壓，即時踢起一條腿，通常而論，這一條腿應該要踢攔腰腿的，因爲它可以踢中對方，就使對方跌下來，跟着用手取勝，想練習這一招，更加要苦練腰勁，腰部乏勁，如何能够借力踢出一條腿，並且希望它能够踢傷對方呢？

中國功夫特別重視腰勁，上了年紀的人，往往學習打坐，如果一個人能够整晚坐到天亮，絕不疲勞，他的腰部當然非常有勁，從歷史上觀察，腰勁特別强的人，俱是長壽的，超過一百歲，仍然可以在路上健步如飛，非靠腰勁不可。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一）



奪魄笑骷髏　勾魂劍斷腸

奪魄勾魂

黃昏。

烟外斜陽，柳內長堤。

一騎在烟柳中漫步長堤上。

青驄白馬紫絲韁。

馬上人亦是一身白衣，腰懸三尺三七色明珠寶劍，年青而英俊。

將落的斜陽在他的身上抹了一層金輝，輕柔的春風吹飄着他的頭巾鬢髮衣裳，柳烟彷彿如雲霧，驟看下，人宛若天外飄來，此際又似要隨風歸去。

也許就只有天人才有一張他這樣英俊的臉龐。

× × ×

長堤下泊着一葉輕舟，一個老漁翁正與女兒在整理魚網，聽得馬蹄聲，不覺就抬頭望去。

老漁翁精神矍鑠，他那個女兒看樣子才不過十七八歲，面貌頗娟好，襯着一襲藕色衣裳，更顯得風姿綽約。

一望之下，兩人齊都一怔。

老漁翁面露驚訝之色，他那個女兒那剎那却竟似痴了。

白衣人亦察覺這父女兩人的存在，目光一垂，露齒一笑。

這一笑，比春風更輕柔，既親切，又和靄。

烟柳葱蘢，春色已濃如酒。

白衣人這一笑却比酒還濃，那個少女一時間心神俱醉。

老漁翁也有微醉之感，目光已矇矓起來，由心驚歎了一聲。

——怎麼人間有這樣英俊，這樣迷人的男兒？

這個年紀的男人，對白衣人這一笑也竟然有這種感覺，年輕的少女又焉能不爲這一笑迷惑？

× × ×

白衣人一笑便自抬頭，金鞭一落，胯下青驄馬脚步一快。

那個少女目送白衣人遠去，一動也都不動，眼瞳中有一絲惆悵，也有一絲淒涼，忽然流下了兩行珠淚。

老漁翁一直沒有留意，這時候倏的留意，驚訝的問道：「金娃，怎樣了？」

少女彷彿沒有聽到，仍然痴望着白衣人的去向。

老漁翁看見她全無反應，振吭再呼道：「金娃！」

金娃混身一震，幾乎栽翻舟外。

老漁翁慌忙一把扶住。

金娃如夢初覺，道：「爹，是你在叫我。」

老漁翁道：「當然是我。」

「什麼事？」

「我正要問你什麼事？」

金娃愕然道：「沒事啊！」

老漁翁道：「那麼你爲什麼流淚？」

金娃「嗄」一聲，伸手往眼睛揩去。

淚珠已被風吹落，觸手冰涼，她又是一怔，臉頰連隨就一紅。

看樣子，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流淚。

老漁翁眼裏分明，也覺得奇怪，但旋即若有所悟，笑問道：「是不是因爲方才走馬經過那位公子？」

金娃的臉頰更紅，忙不迭的搖頭道：「怎會呢！」

老漁翁笑道：「那是爲什麼？」

金娃茫然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這是事實。

老漁翁轉問她道：「你認識那位公子嗎？」

金娃搖頭道：「不認識。」

她連隨反問老漁翁：「爹呢？」

老漁翁笑笑點頭。

金娃追問道：「他是誰？」

老漁翁笑問道：「你問來幹什麼？」

金娃撒嬌道：「爹，你說嘛。」

老漁翁點頭笑道：「他就是爹以前跟你說過的……」

金娃脫口道：「是不是蕭七公子？」

老漁翁點頭道：「除了蕭七，還有誰能够祇一笑就令我的金娃失魂落魄？」

金娃嘟嘴道：「誰失魂落魄了。」

老漁翁笑道：「還不承認啊，方才若不是爹一把扶住你，現在我看得要用魚網將你從水裏撈上來。」

金娃跺足道：「爹，你再這樣取笑我，看我以後還替不替你買酒。」

老漁翁却說道：「爹說的可都是老實話。」

金娃的臉頰忽然又一紅，道：「這位蕭公子長得好俊哦。」

老漁翁道：「否則又怎會被稱爲天下第一美男子？」

金娃道：「爹……」

只說了一個字便又住口。

老漁翁道：「你還想知道他什麼？」

金娃反問道：「爹還知道他什麼？」

老漁翁搖頭道：「你爹不過是一個捕漁的，連這次算在內，也只是見過他兩次，能知道他多少？」

金娃道：「怎麼不向其他人打聽打聽呢？」

老漁翁笑道：「又不是要跟他論婚嫁，打聽來幹什麼？」

金娃垂下頭去，若有所思。

老漁翁看着她，道：「妳又在想什麼了？」

金娃半晌才抬起頭來，訥訥地問道：「爹，你看蕭公子是不是喜歡我？」

老漁翁一呆，問道：「你覺得他歡喜你？」

金娃道：「他方才不是在對我笑。」

這句話出口，她的臉頰已紅如晚霞。

老漁翁又是一呆，笑道：「若說這就是喜歡，他現在妻妾即使沒有一萬，九千九大概少不的了。」

金娃道：「蕭公子很喜歡笑？」

老漁翁道：「以爹所知，這個人雖然本領高強，家裏又富有，可是性情和靄，毫無架子，平素總是笑臉迎人，很少厲言惡色以對。」

金娃心頭一陣失望，道：「眞的？」

老漁翁道：「很多人都是這樣說，我

相信錯不了。」

金娃黯然無語。

老漁翁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道：「就算他眞的是有些喜歡你，我們也高攀不起。」

金娃道：「嗯。」

老漁翁接道：「爹雖然年幼時跟村中的先生念過些少書，所以也敎你認得幾個字，但我們到底是窮苦的捕魚人家。」

金娃道：「女兒也知道。」

「知道就好了。」老漁翁目光一轉。「再說嘛，他若是眞的喜歡你，最低限度，也該暫留片刻，一問妳的姓名。」

金娃一聲歎息。

老漁翁一正面容，接道：「也幸好如此，否則可够爹担心的。」

金娃歎息說道：「我們是配不起人家嘛。」

老漁翁道：「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什麼原因？」

「這個人聽說風流得很，到處留情，每一年都有不少人或爲妻子，或爲女兒，或爲姊妹來找他算賬。」

「我看他不像這種人。」金娃面露懷疑之色。

老漁翁笑道：「你才見過他一面，就這樣肯定。」

金娃紅着臉，道：「實在不像啊。」

老漁翁也不分辯，笑道：「像也好，不像也好，與我們都無關，管他呢。」低頭繼續去整理魚網。

金娃仍然望着長堤那邊，倏的又問道：「不知蕭公子那兒去了？」

老漁翁漫應道：「大概回家。」

「他家在那兒？」

「聽說就在樂平縣。」

「爹，什麼時候我們也去樂平縣走走？」金娃這句話出口，臉頰又紅了。

老漁翁霍地抬頭，笑笑道：「怎麼？還不死心？」

金娃輕咬着嘴唇，不作聲。

老漁翁笑接道：「樂平縣我們不去了，但這樣好不好，以後每天這時候我們就將船泊在這兒，他若是一個有心人，一定會再到這兒來尋你。」

金娃既喜還羞，道：「一定。」

老漁翁點頭，道：「不過也得有一個期限。」

「多久？」

「三個月。」

「才九十天嘛。」

「應該足够了。」老漁翁又垂下頭。

也不過片刻，金娃突然叫起來：「爹，你看！」

「不成這麼快就回頭了？」老漁翁嘟喃着將頭抬起來。

他並沒有看見白馬金鞭的蕭七，金娃也不是望着蕭七離開的方向。

她杏眼圓睜，瞬也不一瞬的望着上面的柳堤。

一團濃重的白烟正在柳堤上面瀰漫開來。

斜陽未下，那團白烟在斜陽光影中，翻翻滾滾，就像是一個不停在變動的水母，又像是火爐上一鍋正在沸騰的米粥。

斜陽如血，殘霞如血。

那團翻滾的白烟也彷彿有血光在閃動，詭異之極。

附近的幾株柳樹已經消失在白烟中，也不知只是被白烟掩蓋還是被白烟吞噬，不存在人間。

白烟逐漸竟是向小舟這邊接近。

老漁翁越看越奇怪，道：「那兒來這股白烟？」

金娃搖頭道：「不知道，我本來看着那邊，突然好像聽到有什麼聲響，轉眼一望，這股白烟就出現了。」

老漁翁說道：「莫不是什麼地方失火了？」

金娃道：「這附近有什麼東西可燒的呢？」

老漁翁點頭道：「不錯，那個烟也不是這樣。」

一股難言的恐懼突然襲上金娃的心頭，衝口道：「爹，我害怕。」

老漁翁笑道：「不過是一團白烟，有什麼可怕？」

他口裏儘管這樣說，心中其實也有些害怕。

打漁的人家本來就是比較純樸，他活到現在，事實也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情。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團白烟中突然響起了一陣怪笑聲。

那陣怪笑聲並不響亮，但聽來却又非常清楚。

彷彿從天而降，又彷彿在地底湧上來，再一聽，竟又似從水中發出。

說怪這笑聲也實在怪得很，簡直就不像由人口中發出來。

最低限度，老漁翁有生以來就從未聽過這樣怪的笑聲。

他不由自主站起身子，金娃也幾乎同時站起身子，那個身子已開始顫抖起來。

怪笑聲連綿不絕，越來越低沉，越來越森冷，越來越恐怖。

老漁翁那片刻自然的生出了好幾個恐怖念頭，終於忍不住失聲問道：「是……是誰在……笑？」

他的語聲不住在顫抖，已有些不像他的語聲。

翻滾的白烟應聲「突突」的亂飛，彷彿有什麼東西還在其中掙扎欲出。

老漁翁由心寒了出來。

金娃越看越害怕，失聲道：「爹，我們快離開這裏。」

老漁翁一言驚醒夢中人，慌忙俯身拿起船頭上插着的那支竹竿。

小舟却是繫在堤邊的一株柳樹上，金娃雖然想立即走過去將繩子解開來，可是一雙脚不知何時竟已軟了，完全就不由自己。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團白烟中倏的湧出了一樣東西來。

老漁翁父女一眼瞥見，不約而同的一聲驚呼！

都是一個字。

「鬼！」

× × ×

「鬼」到底是什麼樣子？沒有人可以肯定。

甚至「鬼」是否存在，也沒有人敢斷言。

千百年來，話說見過鬼的人雖然不少，眞正見過鬼的人却祇怕並不多。

甚至一個可能都沒有。

且故妄聽之。

但人各其詞，文人畫家的筆下，也各呈其異。

不過一個沒有肉，沒有血，只有一個骷髏，却又能够活動的東西，除了「鬼」之外，只怕沒有第二個更適當的稱呼了。

出現在老漁翁父女眼前的，正是一個那樣的骷髏。

那骷髏散發着一種慘白色，令人心悸的光芒，裹在一塊黑色的頭巾之中。

骷髏的下面是一襲黑色的長衫，胸襟敞開處，隱約露出了一條條慘白色的骨骼，擁着白烟，正向老漁翁父女飄過來。

骷髏的牙齒緊閉，那種恐怖的笑聲分明就是在這個骷髏頭內發出來。

老漁翁父女所有的動作那刹那完全停頓。

恐怖的笑聲即時一歛，一個語聲緊接從骷髏內傳出來，道：「我王已決定下嫁蕭七，有命令下來，人間女子若有對蕭七妄生愛念，一律勾其魂，奪其魄！」

那語聲詭異之極，森冷之極，恐怖之極！

這完全不像人聲，絲毫也不像。

最低限度，老漁翁父女就從來都沒有聽過這樣的人聲。

他們只聽得毛骨悚然，半晌老漁翁才明白那番說話的意思，變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人都不是。」

「眞……眞的是鬼？」

「人間是如此稱呼。」

「你來幹什麼？」

「話已經說在前頭。」

「你……你……」老漁翁面色一變再變，顫抖着一連說了兩個「你」字，仍然接不上話去。

骷髏這時候又已飄近了點，黑黝黝的兩個眼窩閃鑠着慘綠色的燐光，彷彿在瞅着金娃，忽然道：「金娃，你可知罪！」

金娃混身一震，顫聲道：「你……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地獄鬼差，勾魂使者，豈有不知的事！」

「我沒有犯罪。」

「你沒有聽清楚，覬覦蕭七，妄生愛念，罪大之極。」

金娃道：「我……」

老漁翁截口分辯道：「她只是隨便說說，並沒有那意思。」

骷髏却問金娃：「金娃，你是否很喜歡蕭七？」

金娃竟不由自主點頭。

老漁翁急忙擋在金娃面前。

骷髏即時道：「金娃，隨我來！」

語聲更陰森，更冰冷，彷彿在呼喚金娃的魂魄。

金娃驚惶之極，失聲的叫道：「我不來！」

「豈由你不來。」骷髏又發出那種恐怖的笑聲，擁着白烟繼續飄前。

那團白烟距離小舟經已不過咫尺。

老漁翁那刹那也不知那兒來的勇氣，猛舉起竹竿，迎頭向那個骷髏擊去！

那個骷髏似乎冷不防老漁翁有此一着，竟然沒有閃避。

莫非他無所不知，只不過信口胡謅，抑或他知道那支竹竿根本不能將他如何？

「卜」一聲，那支竹竿正擊在骷髏之上，那個骷髏立時爆開，粉屑也似飛揚開去！

那個骷髏頭竟就像白粉揑成的一樣。

黑頭巾迅速萎縮。

粉白烟白，飛揚的粉末刹那消失在烟中。

怪笑聲立止，一聲狼嘷般恐怖已極的怪叫聲旋即在白烟中響起來。

那團白烟也同時暴盛，迅速將那葉小舟吞噬！

白烟中響起了金娃的慘叫聲，老漁翁的驚呼聲！

也只是刹那，所有的聲音完全消失，天地間完全靜寂下來。

前所未有的靜寂，死亡一樣的靜寂。

連風都靜止。

烟仍然在翻滾，無聲的在翻滾。

夕陽已西下。

殘霞如血，江水如血。

整條柳堤一如浴在血中。

鮮血。

× × ×

西下夕陽東上月。

未到十五，已將十五。

月已圓。

月色蒼白，柳堤蒼白。

有霧。

霧未濃。

那股妖異白烟却經已完全消散。

小舟仍繫在那株柳樹下，老漁翁父女仍然在舟中，都是仰臥着，閉上眼，一動都不一動。

那支竹竿也仍然握在老漁翁的手裏，莫非就是他竹竿一擊，觸怒了那個勾魂使者，非獨勾去了金娃的魂，連他的魄也一併奪去了？

夜風吹飄，夜霧凄迷。

水蕩漾，舟搖曳，發出了一陣陣輕微的「依呀」聲響。

「依呀」聲響中，那個老漁翁竟然悠悠醒轉，他睜開眼睛，眼睛子一轉，記憶彷彿就突然恢復過來，一骨碌爬起身子，目光就落在金娃面上。

金娃並沒有醒轉，仍然直臥在那兒，一雙眼睛緊閉，面龐毫無血色白紙也似。

老漁翁呆了好一會才蹲下身子，伸手探向金娃的鼻子。

他的手顫抖得很厲害。

一觸之下，他就像給毒蛇在手背上咬了一口，猛可一縮。

觸手冰冷，金娃的鼻尖就像冰雪般，一些反應也都沒有。

老漁翁隨即第二次伸手摸去。

那隻手顫抖得更厲害，這一次他沒有再縮手。

金娃的氣息經已斷絕。

老漁翁的眼淚突然奔流，雙手猛將金娃的屍體抱起來，發狂的搖撼，撕心裂肺的呼叫：「金娃！金娃——」

沒有回答，沒有反應。

老漁翁聲嘶力竭，跪倒在舟上，不住的叩頭。

他早年喪妻，就只有金娃一個女兒相依爲命，但現在他惟一的這個女兒竟因爲喜歡蕭七，被地獄鬼差勾魂奪魄，你叫他如何不傷心？又如何甘心？

頭已破裂，血在奔流。

老漁翁血淚哀求，咽喉已嘶啞。

沒有理會。

奪魄勾魂的那個骷髏，那個地獄鬼差已回返幽冥，柳堤上也沒有人。

一個也沒有。

斷腸劍

夕陽未下。

蕭七人仍在柳堤上。

同樣是柳堤，離開老漁翁父女却已有數百丈，在他的心中，也已沒有老漁翁父女的存在。

他的笑，並不是只向金娃，也向那個老漁翁，只爲了表示他的好感，絕無絲毫的愛意。

對任何人他都有好感，只有一種人例外。

惡人。

他雖然不認識老漁翁父女，也沒有一雙只一瞥就能够分清楚善惡的眼睛，但是他相信，那樣的一個漁家，應該不會是惡人。

寂靜的柳堤上難得遇上一個人，莫說是一笑，即使打一個招呼，問一聲安好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況且他本來就是一個和靄可親，平易近人的人。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那一笑竟然引起金娃的誤會，更想不到那一笑竟然使金娃魄散魂飛。

地獄的使者也沒有在他的眼前出現過，地獄中的女閻羅也沒有給他任何通知。

到現在爲止，他仍然不知道地獄中的女閻羅已決定下嫁他，而且嚴禁人間的女孩子對他生出愛念。

若是他知道，他一定不肯對金娃笑。

無論如何，他到底是一個善良的人。

× × ×

這條柳堤蕭七並不是第一次走過。

他知道這條柳堤雖然長，但入夜之前，以他現在的速度，必可以走盡，但這條柳堤給人的却是無盡的感覺，夕陽又已將西下，所以他不由自主打快了馬。

他一直沒有回頭。

即使他現在回頭，也看不到數百丈那麼遠，看不到那邊發生的怪事。

前面不遠的柳堤下也泊着一葉輕舟，一個頭戴着竹笠，赤裸着上身的漢子正在拔起船頭上插着的竹竿，另一個也是頭戴竹笠，却身穿灰衣的漢子正涉水走向堤下一株柳樹。

那葉輕舟就是用繩子繫在那株柳樹之上。

灰衣漢子正就是走過去解開那一條繩子。

他們雖然聽到馬蹄聲，只是微微抬頭一瞥，就繼續做他們的事情。

對於這個美男子，他們似乎並不感興趣。

蕭七也只是瞟了這兩個人一眼。

繩子解開的時候，蕭七正從小舟上經過。

灰衣漢子解繩的動作於刹間那突然停頓，棄繩，縱身，飛鶴般凌空一拔二丈，半空中右手一翻，一支軟劍從袖中飛出，颼的捲向蕭七的頭顱。

幾乎同時，赤膊漢子亦從舟上拔起身子，手中竹竿的前端錚的彈出一支長逾一尺的槍尖，竹竿立時變長槍，嗤的疾向蕭七的腰間刺去！

才刺到一半，那支長槍倏的猛一彈，一刺變成了六刺，本來只刺蕭七的腰間，這刹那竟變了連刺蕭七的肩、脅、腰、腿、膝、脛六個地方！

劍狠毒！槍凌厲！

迅速而突然，若換是別人，不難就死在這一槍一劍的暗襲之下！

可惜他們暗算的是蕭七！

蕭七的確一直都沒有留意這兩人，但這兩人才一動，他立即就察覺。

「誰！」

叱喝聲出口，蕭七頎長的身子就離鞍飛起來，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旁邊一株柳樹上！

劍從他的腳下捲空，長槍「哧哧哧哧哧」刺空了五刺，最後一刺「奪」的刺在馬腹上。

一刺即出，血激濺，那匹馬痛極悲嘶，四蹄[illegible]洒，狂奔了出去。

才奔出幾丈，那匹馬就倒了下來，傷口周圍的肌肉這片刻竟已變成紫黑色。

流出來的血也都變成了紫黑色。

槍尖上有毒。

蕭七看在眼內，面色一變，又一聲喝叱：「誰！」

那兩個漢子身形已落在柳堤上，一左一右，應聲手一挑，頭上戴着的竹笠「呼呼」的飛起來。

竹笠下是兩張中年人的臉龐，容貌相似，年紀也顯然差不多，好像就是兄弟。

事實是兄弟。

這兄弟兩也就是江湖中人聞名色變的「中州雙煞」！

一個叫萬安，一個叫萬吉。

惹上他們兄弟兩的人却是大大不妙。

因爲這兄弟兩人心既狠，手更辣，而且疵瑕必報，不致對方於死絕不會罷休。

萬安長於槍，槍尖上淬毒，萬吉精於劍，劍鋒上一樣淬毒。

劇毒！絕毒！

× × ×

竹笠飛開，夕陽就斜照在萬安萬吉兄弟的臉龐上。

醜惡的臉龐，狠毒的表情，披上金黃的陽光，有如兩頭兇猛的獅虎。

蕭七目光一閃，冷笑道：「原來中州雙煞！」

萬吉軟劍迎風一抖，道：「正是我們兄弟。」

蕭七道：「想不到。」

萬安道：「你當然想不到我們兄弟竟然會找到這裏！」

蕭七道：「我只是想不到堂堂中州雙煞竟然會雙雙埋伏暗算，若不是兩位將竹笠取下，露出本來面目，我還以爲是兩個

小毛賊。」

萬安臉龐一沉，道：「對付你這種不擇手段之徒本就該不擇手段！」

蕭七道：「我如何不擇手段？」

萬安道：「你自己清楚！」

蕭七道：「兩位說話最好放明白！」

萬吉冷笑道：「丁香這個女人你大概還沒有忘記吧？」

蕭七恍然道：「敢情兩位就爲了丁香那件事情到來找我？」

萬安道：「一些也不錯。」

萬吉道：「幸好你這位蕭公子還沒有忘記。」

萬安接問道：「丁香是何人，蕭公子相信也一樣並沒有忘掉。」

蕭七道：「嗯。」

萬吉道：「誘拐別人的妻子，這個賬，你說應該怎樣算。」

蕭七却問道：「丁香是誰的妻子？」

萬吉道：「蕭公子到底還是一個健忘之人。」

蕭七再問道：「是誰的？」

萬吉道：「是我的。」

蕭七道：「健忘的並不是蕭某人，是你萬老二。」

萬吉道：「哦？」

蕭七道：「蕭某人清楚記得，丁香乃是范小山的妻子。」

萬吉悶哼了一聲說道：「這是兩年之前的事情。」

蕭七道：「之後呢？」

萬安道：「丁香就改嫁給我二弟。」

蕭七道：「范小山却說，是你那位二弟見色起心，將丁香強搶了去。」

萬安回答道：「片面之詞，又何足爲據？」

蕭七淡笑道：「范小山一介文弱書生，就是胆子怎樣大，也不敢犯到中州雙煞頭上，在動手之前，我也曾問過附近好些人，異口同聲，都是他那樣說！」

萬吉冷笑道：「所以你就替范小山出頭，到我們萬家莊將丁香搶回去是不是？是不是！」

蕭七直認不諱道：「是！」

萬吉道：「你好大的胆子！」

蕭七道：「過奬。」

萬安插口道：「怪不得有句話說——色胆包天！」

蕭七眨眨眼睛，道：「哦？」

萬安道：「你這位蕭公子是怎樣的一個人，有誰不知道？」

萬吉接道：「話說到底，還不是瞧上了丁香。」

蕭七說道：「兩位大概還未知道范小山……」

萬吉截口道：「不成是你的朋友？」

蕭七道：「朋友的朋友。」

萬吉道：「朋友妻，不可欺？」

蕭七道：「這個還用說。」

萬吉道：「朋友的朋友，也一樣？」

「也一樣。」

萬吉大笑，轉顧萬安道：「大哥可曾見過魚到嘴也不咬一口的貓兒？」

萬安搖頭，道：「不曾。」

「丁香好歹也已經做了我的妻子兩年了。」

「這是事實。」

「若有人奪你妻，淫你妻，你又將怎樣？」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蕭七冷冷插口道：「這句話應該由范小山來說！」

萬吉道：「丁香隨我離開他之際，我却是沒有聽到他這樣說。」

蕭七道：「一個文弱書生給刀架在脖子上，又那裏還敢說話。」

萬吉道：「怎樣也好，我萬吉總算有個交代。」

蕭七道：「我找到去的時候，兩位却恰巧都不在家。」

萬吉冷笑道：「眞是巧得很。」

蕭七道：「不過我已經給兩位的管家交代過了。」

萬吉道：「而且還打斷了他的兩條肋骨。」

蕭七道：「這個我倒沒有數。」

萬吉道：「你沒有我有。」

他冷笑接道：「聽說你當時還有很多很難聽的說話。」

蕭七道：「有沒有，相信也沒有什麼分別。」

萬吉冷笑。

萬安亦自冷笑一聲，道：「你那次來得倒也是時候！」

蕭七道：「事情有時就是那麼巧。」

萬安道：「話到現在已經說得够清楚的了。」

蕭七道：「說得却不是時候。」

萬安道：「哦。」

「這些話應該在你們方才動手之前就說清楚。」

「若是連那一劍七槍你也躲不開，根本就沒有資格跟我們說話。」

蕭七冷笑。

萬安霍地一捋手中長槍，喝道：「拔劍！」

蕭七的右手緩緩移向腰間那支明珠寶劍。

萬吉即時一聲暴喝：「且慢！」

萬安道：「二弟你還有什麼事情？」

萬吉却瞪着蕭七問道：「姓蕭的，你將丁香藏在那裏？」

蕭七聽到萬吉這樣問，才放下心來。

他實在有些担心，丁香范小山已經被這兄弟二人找到。

以這兄弟二人的心狠手辣，若是給他們找到，范小山非獨必死無疑，而且一定會死得很慘。

江湖中傳言，這萬氏兄弟曾經抓住了一個仇敵，殺了四天仍未將那個仇敵殺死，到第五天中午，那個仇敵才在他們兄弟面前嚥下最後的一口氣。

當時他已經完全不像一個人，身上已沒有一分完整的肌膚。

這個傳言也許只有一半是事實，甚至只有十分一。

無論是一半抑或十分一，可以肯定，那個人都絕不會死得舒服到那裏。

范小山畢竟是蕭七的朋友的朋友。

就是任何人，他都不忍他們有那種遭遇。

萬吉見蕭七不答，斷喝道：「說！」

蕭七這才說道：「我沒有將丁香藏起來。」

萬吉道：「丁香現在人在何處，你果眞完全不知道？」

蕭七淡笑道：「我將丁香交給范小山，事情在我便已了結，范小山將她帶到那裏，是范小山的事情，與我又何干，爲什麼我要過問？」

萬吉瞋目道：「姓蕭的，你決定不說的了？」

蕭七索性閉上嘴巴。

萬吉還待說什麼，旁邊萬安已揮手阻止，道：「二弟，你問他幹什麼，殺了他，我們有的是時間，化些錢，多教幾個人到處打聽，何愁不能夠將范小山丁香兩人找出來！」

萬吉一想也是，連聲道：「不錯，不錯！」

蕭七即時道：「一言驚醒夢中人。」

萬吉一反眼，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蕭七道：「就是若非萬老大那番話，蕭某人眞還不知道范小山那件事其實並沒有解決，要徹底解決只有一個辦法。」

萬安替他接下去：「先解決我們。」

他再將手中長槍，喝道：「下來！」

語聲未落，他身形已動，蹴地一縱，手中竹竿同時向那株柳樹上的蕭七刺去！

槍尖冷然閃起了一道慘綠色的光芒，急勁如強弩。

幸好蕭七已經領教過這兩人的手段，一直就在小心着他們。

槍尖未刺到，他人已從那株柳樹上拔起來，飛鳥般斜掠向旁邊另一株柳樹！

萬安長槍追擊，「哧哧哧」，凌空一連十三刺！

十三刺盡皆落空！

蕭七眨眼間身形已落在那株柳樹的梢頭，一條人影即時鬼魅般從那株柳樹下飛射上來，手中劍毒蛇般刺向蕭七的下盤！

萬吉！

一劍三式，一式三劍，萬吉一刺就是九劍！

這九劍只要有一劍刺破蕭七的肌膚，蕭七一條命只怕便會丟掉一半。

整支劍都已淬上劇毒！

蕭七已看在眼內，身形才落又飛起！

萬安那支長槍的第十四刺同時刺至！

蕭七那一動，却正好將萬吉萬安的攻勢都完全避開！

他人在半空，右手猛一翻，「嗆啷」的一聲，腰間那支明珠寶劍終於飛虹般出鞘！

三尺三寸長的劍，秋水般晶瑩，毫無疑問是一支好劍。

人劍齊飛，凌空落下！

萬安眼中分明，身形一落一掀，長槍一沉，「哧哧哧」又三刺！

蕭七腳尖方沾地，長槍已刺至，那刹那之間，他的身子突然猛一旋，閃兩槍，劍一翻，將第三槍擋開去。

劍擋在槍桿之上，「錚」的發出了一下金屬交擊聲響。

萬安那支長槍的槍桿看似竹製，事實竟是鐵打的。

他三槍刺空，槍勢就一頓一收，萬吉即時從旁邊那株柳樹後閃出，軟劍斜捲蕭七頭顱！

蕭七身一偏，劍一引，「叮」一聲，將軟劍接下，冷笑道：「中州雙煞的聲名，敢情就是偷襲得來的？」

萬吉道：「是又如何！」軟劍「嗡」的彈開，嗤嗤嗤三劍疾刺！

萬安一聲喝叱，長槍配合軟劍攻勢，飛刺蕭七必救之處！

武林軼事

孫七爺威鎮羣雄

希華

稍爲年紀大一點的南派拳師，都知道有孫玉峯這個人，雖然他是羅漢門的掌門人，照理不會如此受人重視的，他之所以特別受人重視，就因爲他的確是個鏢頭，再者，他教過孫中山先生學習武功，孫中山先生的兩名貼身侍衛，就是他鄭重推薦的，因此之故，老一輩的政客都知道有他這個人，而且忠心耿耿。

孫玉峯的武功當然是很高的，不過，讓他表演羅漢拳，看來沒有甚麼特色，只是打鬥的時候才顯得出他的威風來，可能是他本人的生活經驗與別不同，經常跟匪帮正式搏鬥，當然是身形手法佔了上風，加上羅漢門的纏勁，那就使他更加有名氣，除此之外，他是五省刀王，那一手刀法，就算是綠林中人，也比不上他。無怪他在黑白兩道，名氣响噹噹。

孫玉峯是河北景縣蓮窩鎮的人，在家裏排行第七，故此，江湖上並非把他稱做孫玉峯，而是稱他爲「孫七爺」。

他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十多歲就離開故鄉，到北京找一份工作棲身，剛巧他投入北京的威鎮鏢局做「後生」，那一間鏢局的主持人就是名重一時的大刀張占魁，那一位張大刀就是山東綠林大盜馬香的徒弟，一脈相承，故此，刀法極爲凌厲，孫玉峯能夠威震羣雄，與此有關。

當時鏢局的業務就是把顧客委托的財物押送到指定的地點，然後完成任務，押鏢的人稱做鏢師，武藝高強，在鏢局裏面多數有些徒弟，出鏢的時候帶着三幾個徒弟一齊去，兼且指導他們如何應付江湖人物，因此之故，鏢局裏面經常都有一班人聚集。

孫玉峯在威鎮鏢局之內，只是小廝的身份，白天在鏢局要洗碗掃地，做些打什的工作，晚間亦要弄點宵夜的食物給他們吃，因爲廚房對面就是練武廳，一般鏢師教徒弟如何發招，如何用勁，他能夠看得見，兼且聽得到，閒來無事，就把各派鏢師所說的話記在心裏，晚間他就一個人在廚房之內練習。

由於鏢局裏面有許多個很有名氣的鏢師，派別不同，各派的手法，有強也有弱，孫玉峯把那些鏢師的各門手法記在心上，加上他天聰以及雄偉的軀幹，如是者暗中學習了一個時期，大有進展，於是，對

武功的興趣勃增，有一晚，恰當有事，各人在客廳和演武廳分別坐談之際，孫玉峯練功練得興起，突然把廚房裏面的一些碗碟打翻，有一陣刺耳的聲响。

鏢局裏面所有的人都給他驚動，張占魁查問各人，孫玉峯只是承認偶然打爛碗碟，願意照賠，後來張占魁發覺情形並非如此簡單，繼續追問，然後查出孫玉峯之所以會得打爛碗碟，純然是因爲他躲着練功，偶然伸手踢脚，以致一大堆碗碟給他弄破。

張占魁查明了一切，不但沒有責備孫玉峯，而且很高興的伸手打招呼，叫他到演武廳跟別的鏢師門徒過招，由於孫玉峯分別學習幾派拳脚，而且那些特徵擺在心上，知道某一招尅制那一招，故此，幾個人個別跟他交手，全都給他擊倒。

張占魁在旁看了，暗覺驚奇，叫他走過來，一再查問，然後知道他偷師已經有三年之久，何以鏢局裏面的門徒有些學習過七年，仍然輸給孫玉峯呢？就因爲孫玉峯懂得他學習得來的武功，照樣施展，非常靈活，故此，張占魁就對他另眼相看，當晚收他做門徒，不必再做打什，叫他繼續苦練，準備把他升做助手。

孫玉峯跟隨着張占魁有七年之久，升做正式鏢師，張占魁的刀法有十多套，最出色的一種是棋盤刀和解腕刀，而且以刀爲陣，佈下了局勢，恍如棋盤，後者則經常把手腕向上或側翻了一下，使對方的兵器落空，隨即削斷敵人的手腕，故稱解腕刀，孫玉峯不但學會了刀，還把張占魁的拳法學得八八九九，此後他就在威鎮鏢局之內正式做助手，如果張占魁沒有時間押鏢，就由他代押，只是插上了威鎮鏢局的旗號，便可通過，因此，江湖人物對孫玉峯也逐漸有所認識了，當然的，其中有些人不賣賬的，孫玉峯跟他們拚過，屢戰屢勝，次次順利完成任務，久而久之，黑白兩路都知道孫玉峯是了不起的一個人。

那時張占魁已經威震一方，那一把單刀，贏了天下英雄好漢，不過，他的年齡漸長，超過了花甲之年，拳脚方面就稍爲遜色了，多打一會，他就氣力不繼，故此，他把羅漢門的蝴蝶穿花掌和旋風腿這兩種獨特招式，全部教給孫玉峯，加上了孫玉峯本人苦練七年，兼且正在盛年，手脚有勁，就算張占魁跟他較量，也比不上他，那就有資格做鏢局裏面的「坐館」，所謂坐館，即是有人登門挑戰，就由此人代表鏢局應戰，那是不容易的，由於對方不知是何種門派，而且拳脚刀槍棍棒，有許多種花樣，一個人難以學齊，有資格做坐館的人，萬一打輸，就使鏢局面目無光，有時江湖大盜想在某一個山頭截刦鏢，先行打聽鏢局裏面的虛實，派出高手來，佯作過路的拳師進門求見，請鏢局的總鏢頭指教，如果這傢伙打輸，就不敢攔路截擊，反過來說，萬一他打贏了總鏢頭，那就有問題了，因此之故，孫玉峯接戰，非贏不可，難得張占魁目光如炬，預知孫玉峯將來必成大器，教了獨特的拳棒刀槍各種功夫之外，還叫他苦練羅漢門的絕招。他不負所托，前後跟二十多個綠林中的高手較量，總是贏得乾脆玲瓏，發展到這裏，無話可說，威鎮鏢局的鏢旗到處就行得通了。

孫玉峯雖然是羅漢門的掌門人，實際上他的武功却由張占魁指導，至於張占魁的師傅，就是山東全省最有名氣的大盜馬香，因此他的拳法脚法以及刀法，都是非常毒辣的，而且在招招毒辣當中，却又招招穩重，那種豪氣並非普通的拳師可此，看見過孫玉峯表演羅漢拳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似乎覺得他一脚踢出，好像有特殊的勁，無人斗膽站着捱這一脚。

孫玉峯後來在廣州的國民體育會任職總教練，教出了黃嘯俠，他有時閒來無事，在演武廳跟一般武林中的朋友和門人坐談，把他多次接戰當中比較特色的幾場大戰，反反覆覆敍述，當面指點後輩，如何發勁，如何死裏逃生，還慨然說：「有許多人誤會這一點，學到了某一門派的絕招，就可以天下無敵，故此，該門派的師傅，諱莫如深，不肯把最凌厲的招式教給門人，這種想法是極端錯誤的，任何門派，如果只有一個招式，並非依照師傅的吩咐，練上三幾年，徒然懂得如何打出，毫無用處，碰着強敵必輸，就算苦練十年過外，表演的時候非常起勁，一拳打碎三塊木板，要是眞的交手，却又往往打輸，就因爲他缺少實際的作戰經驗，既然有資格打贏高手的人，要具備苦練和戰鬥經驗這兩種條件，那又怕甚麼把各種絕招傳授給門人呢？」

從這番話可以反映出孫玉峯師傅確是豪氣迫人。

抗戰爆發之後，孫玉峯憤然離開廣州，回到河北，不久之後，廣州陷落，他的獨子孫文勇，由於率領游擊隊抗日，並不習慣粵北的氣候，因病身亡，孫玉峯憶子成病，不久病逝。

至於黃嘯俠，他在八年苦戰之後，回到殘破不全的國民體育會舊址，整頓一番，仍在廣州授武，以迄於今。

蕭七身形暴退！

槍劍追擊！

蕭七一退再退，道：「看來兩位果眞是不殺我不肯罷休！」

萬吉厲聲道：「江湖上現在已人盡皆知你蕭七強闖萬家，奪去我萬吉的妻子，我萬吉若不殺了你，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說話間，萬吉已連刺二十七劍！

蕭七一一地封開，叫道：「不錯！不錯！」

萬安接口道：「萬吉的事也就是我萬安的事！」長槍十三刺！

蕭七道：「當然當然！」身形連閃！

萬安十三槍一一刺空，槍勢竟未絕，「哈」一聲，第十四槍閃電般刺出！

這一槍勁道之強，勢子之急，角度之刁，遠在那方才那十三槍之上！

蕭七却一閃避開，劍一落，便待貼着槍桿削上去，可是萬吉的軟劍這刹那已向咽喉飛來！

以咽喉換一隻手，這種虧本生意，蕭七當然不肯做。

他也只得一條命。

劍光一入目，他人已偏身斜退三尺！

萬吉軟劍飛洒，緊追蕭七，一劍十七式，寒光亂閃，暴雨般打下！

萬安「哈哈」叱喝連聲，一刺十三槍，無一槍刺的不是要害！

這兄弟二人顯然聯手已慣，一槍一劍配合得正恰到好處！

好一個蕭七，身形飛舞在槍劍之間，竟然仍是那麼瀟洒從容！

可是在這一槍一劍的夾攻下，儘管他身形仍然從容，一支劍亦無法如意施展得開來。

× × ×

夕陽已西下。

殘霞如血，江水如血。

蕭七連接萬吉一劍十三式，萬安一刺十三槍，頎長的身子突然飛鶴般衝天拔起來！

一拔三丈！

萬吉萬安一聲怒叱，身形亦自拔了起來！

槍疾刺！

劍「嘩啦啦」一響，突然斷成七截！

每一截斷劍之間赫然都相連着半尺長短的一條鐵鍊，三尺長劍立時變成了長逾六尺的鍊子劍，飛纏向蕭七的雙腳！

「錚」一聲，鍊子劍纏個正着，卻是纏在蕭七的劍上！

蕭七拔身半空，原是要擺脫萬家兄弟的夾攻，再行反擊。

槍劍的追擊乃是在他的意料之中，萬吉那一劍的變化卻是在他的意料之外！

可是他耳目的銳利，反應的靈敏，身手的迅速，卻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

那剎那之間，他雙腳猛一縮，手中劍閃電般一落，斜點在萬吉那支鍊子劍的第二節之上！

鍊子劍立時翻捲，捲住了蕭七那支劍的劍鋒，鍊子劍的劍尖那一翻之間，已然在蕭七的靴底劃了一道口子，卻傷不到他的皮肉！

他雙腳一縮之際，身形亦同時一側，正好將萬安那一槍避開。

槍從他左肩上刺過，他左手猛一翻，一拍槍桿，身形急瀉而下！

他的劍仍纏在鍊子劍之中，倉猝間要抽劍固然是不易，但萬吉要以劍傷他也一樣不能！

劍纏在一起，萬吉的身形自然也被牽動，疾向下沉！

萬吉一聲喝叱，半空中出左拳，擊向蕭七的咽喉！

蕭七左手一圈，及時一掌拍開了萬吉的左拳！

萬吉連隨抬右膝，撞向蕭七的小臉！

蕭七的左膝同時一抬。

兩膝雙撞，「叭」一聲，兩人身形一分，已然着地。

蕭七腕一翻，劍立即抽出，萬吉也不慢，「嘩啦啦」一響，鍊子劍廻環飛斬！

蕭七身形急退，一退七尺，後背就撞在一株柳樹的樹幹之上！

萬吉把握機會，鍊子劍「嘩啦啦」攔腰疾掃！

幾乎同時，蕭七雙腳突然一滑，身子貼着樹幹滑下，整個後背剎那幾乎都貼在地面上！

這個人的反應實在敏銳，應變實在迅速！

萬吉那支鍊子劍也就在那剎那貼胸掠過，正掃在那株柳樹上！

「刷」的一聲，那一株柳樹在劍光中兩斷！

一道劍光同時從地面飛起，飛向萬吉的腰腹！

蕭七貼地滾身，斷腸一劍終於出手！

萬安身形亦已落地，那邊一眼瞥見，失聲驚呼：「二弟小心！」身形凌空，人槍化成一道飛虹，急激射出！

驚呼聲方出口，萬吉經已腸斷！

蕭七斷腸一劍從萬吉左腰削入，右腰削出，幾乎將萬吉攔腰斬成了兩截！

腰未斷，腸已斷！

萬吉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人與劍，劍與樹，齊倒在地上！

鮮血飛激，與晚霞相輝映！

蕭七劍斬萬吉，人已從地上彈起來，劍一引，再迎上萬安凌空刺來一槍，「叮」一觸槍尖，「四兩撥千斤」，就將萬安閃電奔雷也似的一槍卸開！

萬安看見萬吉倒下，目眥迸裂，嘶聲怒吼，長槍一吞一吐，瞬息三變，一變七槍，三變二十一槍，槍槍飛刺蕭七咽喉！

蕭七連接二十一槍，已被迫退半丈！

萬安槍勢再變，「呼」地頭頂之上一掄，「橫掃千匹馬」，攔腰疾掃向蕭七！

勢不可當！

蕭七急退！

萬安緊追上前，長槍飛旋，接連三槍，都是一式「橫掃千匹馬」！

蕭七一退再退，人已被迫出柳堤之外，他身形輕捷如飛燕，堤邊腳一點，倒飛兩丈，橫越水面，竟落在萬家兄弟泊在堤下那葉小舟上！

繫在柳樹上的繩纜已解開，小舟已被江水湧出了丈外。

蕭七身形倒飛落下，小舟竟只是輕微的一幌。

這個人的輕功毫無疑問並不在劍術之下。

萬安眼裏分明，一聲：「那裏走！」人槍亦從柳堤上射出，一槍閃電般凌空刺向小舟上的蕭七！

槍尖「嘶」的刺裂了空氣！

蕭七幾乎同時從小舟上拔起身，人劍弩箭般射向萬安！

劍在人前，流星般閃亮而輝煌！

萬安半空中槍勢一連七變，蕭七劍勢也七變，再一變，人劍從槍下射進！

萬安眼看一連七槍都落空，第七槍甚至從蕭七的頭上刺空，心頭不由得大駭！

他的第八槍方待刺出，已瞥見蕭七人劍從槍下箭矢般射來，一聲驚呼，身形急偏！

蕭七的劍勢竟然還有一變！

驚呼剎那變成了慘呼！

蕭七人從萬安身旁射過，劍從萬安小腹削入，右腰削出！

一劍斷腸！

萬安慘呼道：「好，斷腸劍——」鮮血飛激之中，連人帶槍「噗通」直墮入水裏！

一圈血暈立時在水中散開！

蕭七已落在柳堤之上，劍低垂，劍尖在滴血。

血滴在地上，濺開一朵朵血花。

蕭七目光一落，劍一挑，猛一抖。

「嗡」一聲餘血盡飛，劍鋒在風中龍吟。

蕭七也歎息在風中。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馮嘉
圖·盧令

黑心尤物（一）

賭場遭奇遇　禮聘覓親兒

司馬洛是一個追求享受的人，因此一年總有一次，他會到那些聲色犬馬最集中的地方去玩。最具有代表性的這樣一個地方，自然就是賭城了。

蒙地卡羅，拉斯維加斯：這些地方不但有世界上最佳的享受，也有最美麗的女人，而且這些地方，也特別多事發生。司馬洛是一個愛管閒事的人，如果沒有閒事好管，他就像一個烟癮甚深的人買不到香烟，而變得沒精打采的了！不過，他近來比較少到蒙地卡羅及拉斯維加斯，因爲那裏雖然有賭博，也有美女，却沒有甚麼有趣的事情發生。主要是因爲那裏的治安太好了。這兩座最大的賭城，如果治安不好的話，只怕花錢的人會愈來愈少！

因此這一次，司馬洛是到一座叫里奧蒙特的小城去。這是一座新的賭城，新興的賭城，治安還未完全攪得好，就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司馬洛的打扮是和這種地方很配合。最新的服裝，最漂亮的跑車。錢當然也有的。司馬洛雖然不是一個富翁，但他也決不是窮人。起碼，他有可以隨意化用的錢。幹他這一行，錢是易來易去的。

且說這一次，司馬洛到里奧蒙特，還沒有到達的時候，就已經覺得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正在發生了。那就是，他覺得有一部車子正在跟踪着他。那條路上來往的車子並不少，而且也沒有甚麼支路，不會有甚麼明顯的跟踪跡象的。司馬洛祇有那種感覺，覺得有人正在跟踪他。

他不知道是爲了甚麼而跟踪他。至今還沒有看出來。不過無論如何，他都歡迎跟踪的。如果是一些要對他不利的人，那當然是最好的了，他可以把他們捉住，問他們究竟爲甚麼對他不利，這樣，他又可找到一宗驚險的奇遇，調劑一下近來實在太清淡的生活。

如果跟踪他的祇是一位對他感興趣的美女，他也一樣歡迎的。美女和險遇都是他最喜愛的東西，先後次序很難分得清楚。

當司馬洛肯定了他感覺並非一種錯覺時，他就開始用一個方法去加以試驗。這個方法就是把車子開得快一點，然後忽然又慢下來，然後又快一點。

跟踪他的車子是必須跟着他快，也跟着他慢的。很快，司馬洛就試出了跟踪他的那部車子是一部火紅色的跑車。

這就不像是對他有危害企圖的了。也許是一位美女？如果有美女作伴，那也是很好的。

於是司馬洛把車慢下來，慢到很慢，又不是停下來，祇是比步行快了一點。這使到那部紅色跑車不能跟着慢下來了。如果慢到這樣，就會很碍眼！於是，馬達怒吼一聲，噴了一陣烟，便越過了司馬洛的車子了。

這時，司馬洛就有機會看到這部紅色跑車中的人了。果然是個美女。而且是一個很美麗的美女，而那也是一部非常美麗的高價跑車。

沒有比一部高價跑車中的美人更有吸引力的女人了。起碼在司馬洛心目中是如此。並不是說他趨炎附勢，而是，這樣一個女人，一定不會是在經濟方面對你有甚麼要求，而在經濟上沒有要求的女人，通常是更能盡情地享受生命的。

當這部車子過去了之後，司馬洛便又開動了，跟在後面。他覺得，還是由男方追隨在女方的後面比較合規矩一點的。

那車中的女人却連頭也沒有一回，祇是繼續向前。

司馬洛一直跟在她的後面，但是她却一直都沒有慢下來。直至他們到達了里奧蒙特。那時，司馬洛就不見了她的車子。他在里奧蒙特那窄窄的街道上轉來轉去。轉了一番之後，他就斷定，她的車子並不在那裏。

奇怪，她難道是路過這裏的嗎？或者，她是這裏的居民，而她已經回到了山上的其中一座住宅了？不然的話，她的車子一定在鎮上的其中一座停車場裏的。如果她是來這裏玩的遊客，她必須往酒店，因此她的車子就必須停在那附近。

但是她的車子却不在！

司馬洛聳聳肩，就把車子停在一間酒店的門口。一個穿制服的人接過了他的車子，開進了停車場，替他放好了。司馬洛拿了號牌後踏進了賭場。

這雖然是一座規模還不大的賭城，但那裏的賭場設備却是一流的。那地毯簡直有一呎厚，而那豪華的室內裝飾使人進去了後就不願出來了。這是使人輸了錢也覺得值得的地方——直至回到了家，想淸楚。當你回到了家，看看那平凡的擺設，想想賭場那些豪華的設備都是自己這種人的錢造成的，那時就覺得不值了。不過司馬洛通常都沒有覺得不值，因爲他是很少輸的，他賭得很精，很聰明，而且不會狂賭。所以他就是輸也不會大輸的，不過，贏的時候却會大贏。

不過首先，司馬洛要租一間房間。不能沒有一個睡覺地方的。

一面走向酒店的掌櫃處，司馬洛一面仍惦念着那個漂亮跑車中的美麗女郎。也許她一會兒會自己出現，自己來找他。既然她肯在路上跟踪他，也許一會兒會來找他的。

司馬洛走到了櫃圍，對那掌櫃的說：

「我想要一間房間——」

那個掌櫃打量了他一遍，那眼色似乎有點古怪的：「你的名字，先生？」

「司馬洛！」

「哦，司馬先生。」掌櫃立即露出一個奉承的微笑：「你訂的房間。」他轉向架子，從架上取下了一串鎖匙：「五〇三，這是本酒店最好的貴賓套房！」

「我並沒有訂房間。」司馬洛瞪目地看着他的。

掌櫃容忍地露着笑容，又打量了司馬洛一遍，然後翻翻紀錄簿：「司馬先生，五〇三號房，沒有錯，已經付了一千美元訂金！」

「你一定是弄錯了——」

「司馬先生，你不是開一部金色的法拉利跑車，車牌CL二四三嗎？」

司馬洛點點頭。

「那麼就沒有錯了。」那掌櫃說：「這是你的朋友替你定下來的！」

「那一位朋友？」司馬洛莫名其妙地追問掌櫃。

「我——不知道。」掌櫃搖搖頭：「他是差一位小厮送來的！總之，司馬先生，我勸你還是接受下來吧，因爲這裏全鎭的酒店都已經客滿了，你找不到房間！」

「眞的這麼好生意嗎？」

「近來遊客來得多！」掌櫃說。

「好吧！」司馬洛點頭。這種便宜，倒不怕佔，而且，他也很想見見這個慷慨的神秘人物。他接過了掌櫃交過來的那串鎖匙。

「還有這個！」掌櫃又交給他一隻絨布的袋子，司馬洛摸摸袋子，摸到裏面似乎是裝滿了硬膠片。他打開來看，眼睛睜大了，因爲那是一袋賭場的籌碼！

「五千元！」那掌櫃說。

「我那位慷慨的朋友給我這個？」司馬洛看着那些籌碼，瞪目結舌地。

「是的。」掌櫃羨慕地說：「眞闊氣的朋友！我也但願我能有這樣的朋友。」

司馬洛拿着那些籌碼，想了一回。似乎這也是不妨接受的好意。大不了他把這些錢賠還吧了！他也賠得起的。他從那袋子裏取出了一隻中等的籌碼，放在櫃圍上：「給你！」

「謝謝！謝謝！」掌櫃笑得很開心：「你的行李，侍者會替你拿上來的。司馬先生，我提議你先洗一個舒舒服服的熱水澡，或者睡一覺，才回賭場進軍！你要有很充足的精神才能戰勝賭場，而我是希望你贏的！」

「多謝你！」司馬洛說着，拿了房門鎖匙走進升降機。

他的房間是在頂樓的，而且果然是全酒店的最好套房。那風景大窻俯瞰全鎭，也可望見遠遠的海，而且還有一座露天的露台可作日光浴的。

司馬洛也一如那掌櫃所介紹，先洗了一個舒舒服服的熱水澡。不過他並沒有睡一覺。他馬上就到下面的賭場去了。他很急於會唔他這位未見過面的，慷慨的朋友。他相信這位朋友一定也同樣急於會唔他。沒有會花這許多錢來開一個玩笑的，這人一定有事，一定有重要的事！

雖然有不勞而獲的籌碼，司馬洛也沒有狂賭。他不常常下注，但是當他下注時他多數贏的。兩個小時之後，他那些籌碼已經變成了三倍之多了。他不但擊敗了賭場，而且，也得到了好幾位美人兒的青眼。這種地方也是男女的狩獵場，女人獵男人，男人獵女人。許多女人還是飢渴的富家太太之類，來這裏找尋充飢的對象。對於有夫之婦司馬洛當然是不感興趣的。但是他也見到有兩個條件很好，而且不會有丈夫的女人，很值得他一試的。

但他沒有去試！他仍在等着那位慷慨的朋友，以及在路上開跑車的那個美女人。如果她和那位慷慨的朋友原來同是一人，那就更妙了！

很可惜，這位慷慨的朋友沒有出現，這位美麗的女郎也是沒有出現。

終於，司馬洛嘆了口氣，離開了賭場。他對賭博沒有太濃的興趣，而且他知道，在賭場賭錢的一大忌就是沉迷下去。如果沉迷下去而不能控制自己，到頭來，那是一定輸光的，因爲非到輸光的時候你不肯走。

他又把一隻籌碼丟給那掌櫃，說：「有甚麼消息嗎？」

掌櫃露出可親的微笑。司馬洛那兩隻籌碼，使他成爲了一位很好的朋友了。「你的朋友剛剛打過電話來。」他對司馬洛說：「他叫你在房中等他的消息！」

「他會再打電話來抑或是他會自己來？」司馬洛問道。

「他——沒有說！」掌櫃搖着頭！

「謝謝你！」司馬洛說着便登樓而去。他有點不滿意這位「朋友」的作風了！這人手段雖然闊綽，但是不够爽快！爲甚麼要把他蒙在鼓裏和要他等呢？這是兩件司馬洛所感到最不喜歡的事！

他用鎖匙開了門，推門而入。門一開他就知道房中有人，而且是一個女人。是那香水的氣味告訴他的。他把燈打開了。她果然就斜躺在他的沙發上，身上沒有任何衣服，連白天那副黑眼鏡也不在。她的衣服全都棄在沙發旁邊的地上。就是那個跑車中的女人。

她的全身都是蜜糖色的，那種常晒太陽而形成的蜜糖色，由於她是完全赤裸，一眼就可以看見。唯一不能斷定的地方就

是兩隻軟枕遮着的地方。很可能她是穿着三點式泳衣才晒太陽的，因爲軟枕的邊緣隱約看到一小塊很淺色的地方。那裏大概就是常常被泳衣遮着的地方了。她祇是這樣躺在那裏，睜着眼睛看着他，那雙眼睛的眼珠顏色很深，有點像一隻小鹿。

司馬洛微笑一下道：「我剛才好像見過妳！」

「是的。」她說：「不過剛才你看見的我是穿着衣服的！」

「那麼我沒有進錯房間了？」司馬洛問。

「怎會進錯呢？」她微笑：「全間酒店就祇有這樣的一間套房了！」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看着她，一面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抽吸着。

「司馬先生。」她有點抱怨地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就祇會做吸烟一件事嗎？」

「不。」司馬洛搖頭：「我這個人祇是有一個怪病，就是好奇心比性慾更强。我要滿足了我的好奇心之後才滿足我的性慾的！」

那女人微笑：「你是說你要問我一些問題了？那麼很抱歉，我是不能回答你甚麼問題的！」

「起碼，你對這間酒店的情形相當熟悉。」司馬洛說：「也許，這房間是你訂的？也許你會是我想見的那位朋友！」

「你的朋友，你會不認得他嗎？」那女人微笑。

「我這位慷慨的朋友，我和他是從未謀面的！」司馬洛說。

「慷慨的朋友？有多慷慨？」她問。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他的全部籌碼，放在前面的小几上：「就是這麼慷慨！」

「哦。」她又露出一個嫵媚的微笑：「原來你贏了錢！」

「那麼。」司馬洛說：「果然你就是那位慷慨的朋友了！」她知道那些籌碼本來的數目。

「不！」她搖頭：「我不是，我祇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那麼你應該也能回答我一些問題了！」司馬洛說。

「不。」她搖頭：「我不是來回答你的問題的！」

「那你來做什麼？」司馬洛問。

「那似乎是很明顯的了。」她一邊說着把上身那隻軟枕拿開，「現在也許更明顯了！」

「你的朋友叫你來陪我睡覺？」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他是想爭取你的好感！」

「他已經得到我的好感了！」司馬洛說。

他的眼光不能離開她的身體。她有一雙很美麗的乳房，一雙很新鮮，很飽滿而綫條優美的乳房，而且她果然是穿上了三點式泳衣才晒太陽的，因此這一部份的顏色就特別淺，皮膚也特別顯得柔軟了。他很欣賞他的所見。

「他更進一步爭取你的好感！」她把另一隻軟枕也拿開了。

司馬洛又深深地吸入一口氣，血脈在沸騰着，荷爾蒙在加速生產着。她的這一個部份也是很新鮮的，那塊黑色的三角形小而齊整，不太濃也不太淡。司馬洛覺得喉嚨在發乾。

「爲甚麼？」他問道。

「我不知道。」她說：「他也沒有叫我告訴你，那不是我的工作！」

他站起來，走過去坐在她身邊，用一隻手捧着她的臉：「妳叫甚麼名字？」

她微笑道：「瑪莉！」

「這個名字很配合你！」司馬洛說。

「何以見得呢？」她問。

「應召女郎都是用最簡單的名字的。」司馬洛說：「容易叫，也容易忘記。」

她的臉紅得很，雙眼在冒着火：「你憑甚麼覺得我是一個應召女郎？」

「那一種女人會聽人的命令去陪任何男人睡覺的呢？」司馬洛冷冷地說。

「你不是任何男人！」瑪莉瞪着眼睛道。

「但我和你在這之前是互不相識的！」司馬洛說：「告訴我，你的老板給你多少錢？你一定所值不菲！」

「那——不是老板！」她憤怒得聲音在發抖着：「那——是一位朋友！」

「別跟我開玩笑吧！」司馬洛大笑：「沒有人會帮一位朋友這種忙的！不過，我相信妳的價錢不便宜，因爲你像一朵未殘的花，你一定是剛幹這一行的新貨式，是嗎？」他嬉皮笑臉地看着她，神情有點像屠夫看着一塊他準備分割的豬肉。

她忽然用兩隻手掩住身上兩個最重要的部份，一跳起來，就動手把地上的衣服拾回。

「怎麼了？」司馬洛問。

「我要走了！」她氣沖沖地說着，穿上一條雪白的三角褲。現在，她長長的頭髮已經披散在肩上了。

司馬洛一隻手按住她的肩：「唏，等一等！」說着把她輕輕一推。她因爲一隻脚正在穿進了褲裏，所以很容易就失去平衡，而倒回那張長沙發上了。

「你這——你這個——」她狠狠地罵着，却找不出適合的形容詞來。

司馬洛的心裏一陣興奮。他看出了這個女人並不是一個應召女郎。她不知道爲了甚麼理由要替人來陪他睡覺，總之她不是一個應召女郎，一個應召女郎不會感到受侮辱的，而且她是那麼新鮮，她也絕對不像是一個曾經被摧殘的女人。其實司馬洛是老早一看就已經看出來了的，現在他不過用說話試試究竟是不是眞的。

她又跳了起來，但是司馬洛又把她按回下去。這一次，他人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的頭俯下去吻她。她掙扎得很劇烈，就像一隻雌老虎似的，但是司馬洛却像一個大力士，把她在沙發上按得緊緊的。她雖然掙扎得整張沙發也搖動起來，還是掙不脫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你既然來了，就走不掉了，瑪莉，難道你不想爭取我的好感了？」一面，他還能騰出一隻手來，在她的身上摸着。

她原來還是很敏感的。他每一觸着她，她便一陣發顫。她的乳頭硬得像兩塊小石頭，而分泌也很豐潤了。

漸漸，她的掙扎停止了。究竟是因爲力盡抑或是抵受不住情慾的挑逗他不知道，很可能兩者都有。總之她停止了掙扎。她的咀唇馴服地被司馬洛吸住了，她的全身也放任地被司馬洛逗玩着。

漸漸，她的呼吸開始緊促起來。

司馬洛並沒有立即佔有她，他並沒有把她當作一個應召女郎般對待，他是把她當作一個女人。他一直逗弄着她，直至她的緊促呼吸變成了呻吟，而她的身子好像一條魚一般扭動着。然後，司馬洛把燈關掉了，解除自己的衣服。他把全間房間的燈都熄掉了，祇有那風景大窗的外面，海上那些微弱的燈光照來，她的身體在長沙發上是一個隱現的輪廓，大部份都是黑暗，祇有很少的光面，但仍然在扭動着。

司馬洛走回沙發旁邊的時候，他的打扮已經和她一模一樣了，那也即是說，身上已經沒有甚麼了！他輕輕把她抱了起來，抱過去放在床上，因爲沙發是不大舒服的，既然這麼近的距離之外就有一張舒服的床，沒有理由要用這張沙發的。

她大大地張開來迎接他，然後好像一隻八爪魚一般緊緊纏着他。他是那麼緊湊，那麼濕潤，而反應又是那麼强烈，他就知道她果然不是一個應召女郎了。她的反應是有眞正的感情在其中的。

他們合作得很美妙，而且也一齊登上了極樂的高峯。平時，司馬洛是不會這樣快就讓自己失去控制的，但是現在，他知道一次已經够了，他知道祇需要一次！

後來，他們就像骨頭完全散掉了似的躺在那裏。司馬洛點上一根香烟也像要費很大的力氣，他狂吸着香烟。

後來，她就從床上爬起來。她低聲地說：「我得去洗一個澡！」她在那半昏暗中越過了房間，進入浴室。

她這個澡洗得很快，不到五分鐘就已經出來了。等着她回到他的身邊來，他對她的服務感到很滿意，而他很有興趣再享受一次！

但是她却並不是到他身邊來，而是走到門口去，打開了房門，「我要走了！」她說。原來她已經穿好了衣服。

「唏，等一等！」司馬洛叫着跳了起身：「等一等！」他是還準備問她一些事情的！

但是她已關上門走了。司馬洛連忙抓起一件晨褸披上，跑過去拉開房門。在走廊盡頭，升降機正在把她吞進去，於是他知道已經太遲了！

他嘆了口氣，關上門在沙發上坐下來，拿起剛才丟下的香烟，再深深地吸着。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個還未露面的人，究竟爲甚麼要這麼落力討好他呢？而且，他又是怎能找到一個會這麼心甘情願地獻身的女人？

他希望這個人快些露臉。既然司馬洛已經享受完了他的好意，他也應該露臉了吧？

司馬洛吸完了那根香烟，進入浴室裏洗一個澡，等着電話响，而司馬洛的肚子已經餓了，於是他到樓下的餐廳去。

侍者領班恭敬地迎接他，而且指出一張桌子：「先生，這就是你訂的桌子。」

司馬洛並沒有訂桌子，不過到現在，他對這種事情也不覺得奇怪了。他就讓侍者把他領到一張桌子去。那果然是全餐廳最好的桌子，而且當司馬洛的晚餐送來的時候，還附加了一瓶很名貴的美酒。不但名貴，而且也是司馬洛最喜歡的那一種。

他通常是不大講究酒的，祇要是過得去的就行了，但是當他和一個特殊的女伴一起，需要講究酒的時候，他總是點這一種。

這位慷慨的朋友似乎對他的習慣也是很熟悉的。司馬洛也不聞不問地大嚼大喝起來。後來，他就注意到那個戴着黑眼鏡的人正在注意他。這人是甚麼時候在那裏的他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在司馬洛之後來的，因爲司馬洛進來時並沒有注意到他。

司馬洛幾乎一看就肯定是那位慷慨的朋友了。雖然素未謀面，但這是一個特別的人。並不英俊，年紀已過了五十，有一隻大鼻子，身體很强壯。不是一個英俊的男人，但是有一種特殊的，闊綽的神氣，就像世界上不會有一件東西他認爲是貴的。

當司馬洛的眼光移到他身上時，他臉上的肌肉微微一動。

然後，他就霍的忽然站起身來，離開餐室。

司馬洛再喝了一口酒，然後跟出去。並沒因爲他捨不得糟塌那瓶昂貴的美酒。並沒有甚麼具體的證據證明這人和他是有任何關係的，他祇是覺得這是他要找的人。祇是憑着那一種感覺。

他出去的時候，那人已經上了一部黑色的大汽車，一部大型的黑色勞斯萊斯，似乎是有司機駕駛的。

這部黑色的大汽車正在駛離行人路的路邊。

司馬洛急步向停車場跑過去，但是那裏的出口處却有一部汽車橫梗着。一個肥胖的人正在手忙脚亂地弄着車子的控制儀器。司馬洛繞過了它，跑到停車場中，跳上了自己的車子，開動了。到了停車場的出口時，那部車子仍然橫梗在那裏，那人仍然開不動。司馬洛咬着下唇。他不知道這人究竟是否有意的，假如不是有意的話，這就是太過巧合了。

司馬洛踏下油門，車子發出了刺耳的吼聲。他這部馬力特强的車子，吼叫起來時是可以很响的。

那車中的人嚇得睜大了眼睛，大叫起來：「不要！不要——」

司馬洛的車子似乎要撞到它的車身上似的，但是差一吋還沒有撞着就停住了。

「我的天！」那人的手向額上一抹滿手都是汗：「我的天！」

司馬洛的車子，馬達聲仍在怒吼着，車子又動了，這一次却是慢慢地動，車頭打橫抵着那部車的車尾，而且慢慢地把它推動了。司馬洛的車子雖然是一部矮矮的跑車，但是却是一部馬力十分强大的跑車，對方那部車子慢慢地給他推動了。如果再繼續推動車子，就會把那車推得翻一個跟斗的。他是決心要把擋路的障碍物推開，不管用任何手段。

「不！不要！」那人在叫着：「不要！我——我可以開動了！」說着，他的馬達眞的發動起來了。

司馬洛微笑，退後一點。那部車子開動了，擺側，便讓出路來。司馬洛哈哈一笑，便駛離了那停車場。

那部大汽車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司馬洛記得它是駛向那一個方向的。因此他就向那個方向追過去，速度一直開得很高。

漸漸，他可以看到那部車子在前面了。

那部車上的人似乎因爲司馬洛能追來而感到很詫異，這時才開始加速。一時，司馬洛無法把他們之間的距離拉近。因爲那部大汽車也是一部優良的汽車，和他這部車比較起來是並不遜色的。

司馬洛知道這是駕駛技術的比較了。兩部車子的優劣程度差不多，那麼駕駛技術較優良的一個就會開得快一點了。他在轉彎的時候用不着太減低速度，這就已經佔優得多。

而且，比較下來，也很顯然是司馬洛的技術較高一點的，因爲，兩車之間的距離又縮短一點了。

接着，前頭的車子轉了一個彎，就不見了。司馬洛也跟着轉了那個彎，仍然看不見那部車。前面是一條分叉路，不過路的一邊有一隻路牌擋着，指明需要修路。這就使司馬洛用不着選擇了。他當然是轉進了沒有修路牌擋着的那邊。他沿着那條路駛了一段，就知道他是上當了。因爲，那條路通上了一塊高地，從那塊高地上望前面，可以望到很遠。他可以看到前面根本沒有甚麼車子！司馬洛咒罵着掉頭，沿着來路駛回去，又到了叉路。他轉進了那有路牌遮着的路口，車頭一撞就把路牌撞得飛開了。司馬洛的車子駛進去。

駛了一段路之後，司馬洛就知道他果然是上當了。駛了這一段路仍然看不到甚麼修路，就是根本沒有修路了。終於，司馬洛停了下來。他知道已經沒有可能追上那人了。

他坐在那裏，默默地想了一會。他不明白爲甚麼那人要避開他。似乎毫無疑問，那個人就是那位「慷慨的朋友」了，但是，既然露了面，爲甚麼又不肯見面呢？

後來，司馬洛又把車子開動了，駛回鎭上。他並沒有直接回他的酒店去，也沒有到甚麼賭場去。他祇是在鎭上巡來巡去，後來，就在一座賭場的外面路邊停了下來。那裏就停着一部特別吸引他的視綫的車子，也就是剛才橫欄着停車場出口的車子。

司馬洛取出一根香烟，抽吸着，就坐在車子上等着。後來，當那根香烟抽完了，仍沒有人出來拿這車子時，他就下車，走進賭場。

在賭場裏，那個肥胖的人正在輪盤桌的前面，聚精會神地看着輪盤的轉動。輪盤終於停了，他鬆了一口氣。因爲他下的注中了。籌碼一小堆給推到他的面前，與他的其他籌碼堆在一起。

他那肥胖的手玩弄着那些籌碼，考慮着下一次應該投注那一門。這時，就有一個人坐到他的身邊，一條手臂搭在他的肩上。一把聲音柔和地在他的耳邊說：「成績如何？」

那肥胖的人轉頭看看，發覺那是司馬洛，便嚇得差點跳起一呎高。如果不是司馬洛的手臂壓着他的肩，他眞會跳起了一呎高的。而且，司馬洛有一件硬物抵住他的脅下。他知道那當然是一把槍了。

他吶吶着說：「我——認識你嗎？」

「當然認識。」司馬洛說：「我們剛才在停車場的進口處不是會過面了嗎？你的記性眞差！」

「你——你的記性眞好！」那肥胖的人頸上和臉上額上忽然都凝滿了豆大的汗珠：「你——怎會找到我的？」

「我記得你的車牌號碼！」司馬洛說道。

「你——的記性眞好！」那肥胖的人再說一次。

「你的記性却眞差！」司馬洛說：「我剛才問了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都忘記了回答我！我問你成績如何？」

「剛剛翻本！」那人說。

「十三號吧！」司馬洛說。

「買多少？」那肥胖的人問。

「全買！」司馬洛說道。

「你瘋了，我這許多錢——」

「我說全買！」司馬洛那件硬東西在他的脅下威脅地動了一動，說道：「時間無多了！」

下一手也快要開始了。那人把籌碼都推到十三號上。那是相當大的注碼，管輪盤的人不由得瞥了他一眼。

輪盤開始轉動了，那人的汗出得更多。這一次不是爲了怕司馬洛，而是爲了心痛他那些錢了。他的眼睛像受了催眠似地凝視着那轉動中的輪盤。終於，輪盤慢下來了，用不着停下來已經知道成績。那顆珠子就是落在十三號的那一格上。

這一次，雖然有司馬洛的手臂壓着，那人也站起來了。因爲他贏了，他那堆籌碼變成了幾十倍！

「坐下來！」司馬洛低聲說。

那胖子又坐下來。當那大堆籌碼被推回他的面前時，他低聲地說：「你怎知道會開十三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承認：「祇是你的運氣好吧了！」

「噢，總之贏了就是贏了！」那肥胖人說。

「現在，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不——不再試一試了嗎？」那人忽然又戀戀不捨了：也許，勝利冲昏了頭腦就是這種情形了。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冷笑起來：「我要跟你談話，我會坐在這裏等你賭錢嗎？」

「好吧！」那人嘆了一口氣，跟着司馬洛離開賭場。

經過酒巴時，司馬洛從他的袋裏掏了一隻籌碼，換了一瓶大瓶的威士忌。他們回到了那人的車子裏。司馬洛的槍沒有現出來，但是那人知道他的槍是正在衣袋裏，而司馬洛的手就在袋裏拿着那把槍。因此他絲毫沒有反抗的打算了。他乖乖地上了車，司馬洛坐在他的旁邊。

那肥胖的人搖着頭：「不，不，我不會喝酒的！」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男人也不會喝酒？」

「我是眞的。」那肥胖的人苦惱地說：「我祇是賭錢，我從來都不喝酒的！」

「喝兩口吧！」司馬洛說：「慶祝你贏錢嘛！」

那人祇好舉起酒瓶來喝了一口，他果然是個不善喝酒的人，那烈酒灼着他的喉嚨，使他劇烈地嗆咳起來。他忙把酒瓶交還給司馬洛。司馬洛推開：「拿着吧！」

跟着，司馬洛把手伸進那人的袋裏，摸摸那一大堆籌碼：「你贏了不少錢，你應該很感激我的！所以，你告訴我你的老板是誰吧！」

「甚麼老板？」那人的臉上又有大顆的汗珠了。

「主使你擋着停車場的老板。」司馬洛說。

「沒——沒有甚麼老板。」那肥胖的人吶吶着說：「那祇是意外！」

司馬洛把酒瓶奪過來，舉起：「如果我用這隻酒瓶敲破你的頭，這也可以說是一件意外的！」

「不，不要——」那肥胖的人尖叫起來：「不要！」

司馬洛放下酒瓶：「說吧！」

「我不能！」那肥胖的人的臉抖着：「你是在難爲我！如果我說了——」

「你喝了酒。」司馬洛說：「你是醉了酒之後說出來的，沒有人能怪你！」

「是你强逼我喝的！」那肥胖的人抗議地叫道。

「那更好了。」司馬洛微笑：「是我强逼你喝的，你喝醉了之後說了出來，這更不會有人怪你了！」

那人苦笑：「你想得眞周到！你甚麼都想到了！」

「你想在醉酒之前告訴我呢，還是想在醉了之後才告訴我？」司馬洛問。

那人低下頭來，想着，大滴的汗從他的額上滴下來，滴在他的膝上。最後他說：「那是張根！」

「一個很普通的名字。」司馬洛說。

「但他却是一個很有錢的人。」那肥胖的人說：「有錢有勢力的人！」

「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司馬洛搓着下頷：「不過很多有財有勢的人我都沒有聽過名字！祇要他們是不愛揚名的！」

「那裏可以找到張根？」司馬洛問。

「很容易的。」那肥胖的人說：「他在海上，海灣裏最大的那艘遊艇就是他的，不會攪錯的，因爲他那艘遊艇眞的大得很多！」

「你知道他在攪甚麼鬼嗎？」司馬洛問。

那人搖頭。

「喝吧。」司馬洛說道。

那人看着那瓶酒，皺起眉頭苦着臉：「我——我可以詐醉的！」他吶吶着。

「你可以詐醉，」司馬洛說：「但是我却不放心！你既然可以向我招供，也一樣可以向張根招供的。如果你眞醉，我就放心了！」

「但——但——我喝不了那麼多！」那人說：「如果都喝了，我會死的！」這時他的臉上有一滴水流下來了，不是汗，而是淚。

「喝吧。」司馬洛的槍又從衣袋裏拿出來了：「喝得多少就是多少，到太多時，你自然會喝不下的！」

那人苦着臉，又舉起酒瓶來，喝了一口，這一次他却不大咳嗽了，似乎喉嚨對那烈酒巳經習慣了。

司馬洛在他的旁邊看着他，微笑着。

那人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辛苦，但是却喝得下去。漸漸地，他的表情愈來愈呆滯了，那瓶酒也似乎不大舉得起來。雖然，他現在巳經喝下了半瓶。

終於，他把那瓶酒向地上一丟。瓶中的酒汩汩地瀉出來。他向車子的儀器板上一伏，就不動了，咀巴祇是發出痴痴的笑聲。

司馬洛冷笑，下了車，把車門關上，回到自己的車子。

那個肥胖的人沒有說錯，張根的遊艇，果然就是海上最大的遊艇，一艘巨大的白色豪華遊艇，比其他的遊艇要大得多，就像一座海上的酒店。當然，遊艇的主人都不會是窮人了，但是這艘遊艇的主人，看來却是富人中的富人了。

說張根的遊艇是港內的最大遊艇，這句話沒有錯。在那艘小艇上，司馬洛一看就知道是這一艘了。

遊艇的船中有一圈燈光向上照着。司馬洛把小艇向這艘遊艇划過去。司馬洛現在的打扮，和這艘小艇是不大配合的。他是穿着一套簇新而貼身的西服，配上藍色的襯衣。這是參加舞會的服裝，而不是划艇的服裝。現在司馬洛却是在划艇！

司馬洛的小艇慢慢地靠到了船邊，靠到了那度扶梯旁邊，司馬洛就施施然地把小艇縛好，然後登上那扶梯。

他上到那甲板上時，開始有點不安的感覺，因爲那上面燈光實在太亮了。而且也太吵！人太多了！這甲板上都站滿了人。音樂聲就像隨時要震破人的耳膜似的。

這遊艇上正在舉行一個派對，巳經有不少人喝得半醉了，在甲板上隨着音樂扭着擺着，却完全不合乎音樂的節拍！

沒有人阻止司馬洛，而且司馬洛一上去，就變成了舞會的賓客之一了。一個面貌姣美，化粧得很濃的半裸年輕女郎走過來投進他的懷中：「你要跳舞嗎？」冲上他的鼻端的香水氣味是濃而俗的。

司馬洛的犀利眼光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人。這是一個請回來湊興的派對女郎，這派對上有很多個這樣的女郎。張根這位主人，眞會招待客人。

「不，我得先去喝杯酒。」司馬洛輕輕把她推開：「沒有酒，我是一個半死的人！」

「酒鬼！」她罵着走開了。

司馬洛向最接近他的一個門口走去，沒有人阻止他。人羣中有侍者捧着酒穿梭往來，他却也不去向侍者拿酒。他祇是閃進了那門裏，轉進一條走廊，下了一層，便到了一座很豪華的大客廳。那裏的沙發上坐着兩個男人，兩個不醉的男人。

他們不醉，因爲他們不是這裏的賓客。司馬洛一看他們，就知道他們是兩個打手。一定是張根的保鑣之類了。

他們不屑地瞥了一眼司馬洛，其中一個伸起一隻手向門口指指：「你走錯地方了，朋友，酒和女人都是在那邊的！」

「我——不是要酒和女人。」司馬洛正式地說：「我是要找張根！他在那裏面嗎？」他指指他們身後那個門口。他相信他猜得沒有錯的。他們守衞着的門口，裏

面必然就是張根所在的地方了。

「張根今天不見客！」那個打手說：「明天再來吧！」

「我猜是他約我來的。」司馬洛說。

「他並沒有約什麼人。」那打手說：「如果有的話，我們會知道的！」

司馬洛的手又指着那度門：「張根就是在那門裏，是不是？」

那兩個打手點頭：「是的，但——」

「我自己去和他講！」司馬洛說着，故意讓自己的聲音含糊一點。

「你醉了，朋友！」那個打手說着站到了他的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

「我要見張根！」司馬洛說着，還是要向前走，但是那個打手巳經一手執住了他的衣襟。

「朋友，你醉了！」那打手低聲警告着，像一條毒蛇似的：「滾吧，張根不要見你！」

「但——」司馬洛吶吶着。

「滾！」那人一聲大喝，發力一推，司馬洛便踉蹌地向後跌，跌到門口，跌了一個四脚朝天。他掙扎了好一會，都爬不起身來。那當然是故意的。

另一個打手哈哈大笑起來了：「把他丟出去吧，老高，把他丟出去！」

那個推司馬洛的打手走過來，彎身，他却犯了一個錯誤，就是走得太近了。他兩腿分張，跨在司馬洛的腿子對上的地方，彎下身來，要去執住司馬洛的衣領。這使司馬洛很容易對付他了。司馬洛的一條腿子忽然彎曲起來，膝蓋向上一頂，便頂中了那人的胯下，那個男人最重要的部份。那人痛得連叫也叫不出聲來，吱唷一聲，便彎下了腰，掩着那個部份，全身都在發抖，臉色變成死灰。

司馬洛並沒有浪費時間。司馬洛的另一條腿也彎曲，脚縮後了，抵住了那人的腹部，發力一撐。那人幾乎是整個飛了起來似的，直向他的同伴飛跌過去。兩個人相撞，在沙發上倒作一團。

兩個人還未有機會分開之前，司馬洛巳經一跳起身，直衝過來了。他兩手執住了兩人的衣領，向懷中一拉，兩個人頭便在他的胸前「轟」的相撞。當他放手時，兩個人就軟軟地倒下，不動了。他們要好一會才能醒過來的。

司馬洛拉齊了自己的襯衣和領帶，便走過去，扭開了那度門，踏走門內。

他見到是一幅奇景。奇景的一部份是張根。這個大鼻胖子現在是一絲不掛的，正站在床邊。奇景的另一部份就是那個穿得同樣地少的女人，正躺在床上。張根的一隻手正放在那女人身上。那實在也不能說一個女人，因爲太年輕了，祇能說是一個女孩子，乳房雖然飽滿但是還欠成熟，而且，也還是羽毛未豐。

張根，就是那在餐廳裏有過一面的大鼻胖子，司馬洛沒有找錯人。

一時，張根和床上那女孩子都嚇得呆住了，張根臉上的表情是震怒，那女孩子則是羞愧！接着張根抓起一件晨褸。

張根披上了那件晨褸，而在同一時間，那個少女也鑽進了被子下面，用被子遮住自己的身體了。張根瞪眼望着司馬洛，司馬洛說：「我相信我和你是有一個約會的！」

張根想了一想，伸手隔着被子拍拍那個女孩子：「好了。」他說：「你可以走了！」

那個女孩子在被子下面動着，後來鑽出來時，巳經穿好了衣服：也祇是一件很窄的襯衣和一條熱褲。她匆匆地跑掉了，手上拿着她那副乳罩和那條三角褲。

司馬洛送她走了，才轉對張根，吃吃笑：「很美麗的女孩子，你的女兒嗎？」

張根瞪了他一眼：「你的幽默感並不好笑。」他用力把帶子一束束好。

司馬洛發現房間的角落裏有一座私人酒巴，便走過去斟了一杯酒，舉一舉：「我說我是來拿酒喝的，我並沒有說謊！」

張根也拿了一杯，在沙發上坐下來。「司馬洛。」他說：「你究竟來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笑起來：「你說得有點好笑了，張根，似乎應該由我來問你這個問題才是！」

張根一口把杯中的酒喝下了。他嘆一口氣：「我知道你會來的，司馬洛，但我倒料不到你今天來，我還以爲你會明天才來的！」

「我很抱歉打斷你的消遣！」司馬洛說：「但你應該明白我是多麼心急的！」

「我也很生氣你打斷了我。」張根說：「那女孩子，很了不起，是不是？剛剛十六歲半！我享受的都是最好的！」

「但我既然來了，那就讓我們談談正經事吧。」司馬洛說：「你究竟在攪什麼鬼？」

「司馬洛。」張根嘆了一口氣：「我是想你替我做一件工作！」

「我也猜到是如此的。」司馬洛說：「但，爲什麼這樣神秘呢？」

張根自豪地微笑：「正如我所說，我是要最好的。我要給你最好的待遇，但另一方面，我也要肯定你是最好的！」

「如果我能找到你的身邊來，我就是最好的了？」司馬洛問。這並不是一個新方法，他記得以前巳有不少人這樣用過。

「是的。」張根微笑：「而且你證明了你比我想像中更好。我預料你明天才到，你却現在就到！」

「你要我做什麼呢？」司馬洛問。

張根又自豪地微笑：「先告訴我，司馬洛，你對我的印象如何？」

司馬洛點頭：「我不能不承認，我感到很滿意！」

「唔。」張根滿意地搓着手掌：「那麼你一定也知道，我在待遇方面是不會虧待你的了！」

「你可以告訴我，你究竟要我做一件什麼工作嗎？」司馬洛問。

「司馬洛先生。」張根說：「我想你替我把我的女兒找回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們有錢人有一個毛病，就是以爲祇要肯出錢，人家就什麼都肯爲你做！也許你還不知道，那麼讓我提醒你吧，張根先生——」

「我知道！」張根揮着手制止他說下去：「你做事不單是看錢，而且還要看這件事能否引起你的興趣！」

司馬洛點頭：「你知道就好了。找尋

別人的女兒，不會是一件怎樣有興趣的工作。第一這是一個不能碰的女人，第二，這個女人肯不肯會回到你的身邊也是一個疑問。我假定你的女兒是已經成人了？」

張根的表情忽然變了。變得充滿了憧憬和响往：「是的。」他說：「她今年年紀已經不小了！她一定已經長成了一位美人兒！」

「美麗的女兒是特別容易失踪的。」司馬洛說：「當她長大了，她就想要男人，如果爸爸不讓她找男人，她就失踪了，就是這麼簡單！這種情形之下，找到她不是難事，但是要她回來就比較困難了！」

「不，不。」張根搖起頭來：「你完全不明白！事情不是這樣的，她並不是離家出走，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也很希望我找到她！」

「她被綁架了？」司馬洛問。

「不，不。」張根又搖着頭：「情形完全不是這樣的。司馬洛先生，也許你也知道，我過去是怎樣一個人！」

「對不起，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是直至今晚才知道你這個人的！」

張根就像受了侮辱似的。但是也無可奈何：「我現在是一個富有的人，以前却不是的！我是白手興家的。以前，我曾經貧無立錐！我窮到連妻子和女兒都養不起，於是我就向海外一逃，不告而別！」他黯然地低下了頭：「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的女兒祇有五歲而已！」

「而現在你要把她找回來了！」司馬洛說。

「是的。」張根嘆息地點頭：「我是一個要求甚苛的人！我要求完美，我甚麼都要最好的！現在我已經有了錢，我就需要家庭！我要我的女兒也享受這一切！」

「你的妻子又如何？」司馬洛問。

「我知道她已經死了！」張根嘆一口氣：「這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事，不過這是已經沒有辦法彌補的了！無論你多麼富有，你都無法使一個死人復生！」

「你的女兒現在又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這正是我要你去查出來的事！」張根說。

「對不起。」司馬洛說：「對這件工作我不大感興趣，而且，你實在也不必出重價找我，私家偵探都能做這種工作！」

「別以為我沒有請過私家偵探。」張根說：「我已經請過兩個私家偵探，而且派過一個手下去找了！」

「他們查出甚麼呢？」司馬洛問。

「他們一定查出了甚麼。」張根說：「因為他們都死了！被謀殺了！」

司馬洛坐直了身子：「為甚麼？」

「我就是想你去查出！」張根說：「現在，你感興趣了吧？」

「是的。」司馬洛點着頭：「我開始感到興趣了！說得詳細一點吧！」

張根站起來，走過去打開一隻抽屜，在抽屜中摸索着，摸出了一張陳舊的照片，遞給司馬洛：「這就是她！」

司馬洛接過來，看見那是一張發黃了的照片，裏面是母女兩人的合照，已經是二十年前的裝束了。

「她美麗嗎？」張根自豪地問。

「你的妻子？」

「不，我是指我的女兒。」張根說：「她那麼小的時候就已是一位美人兒了！今天，想想今天她會美麗成怎樣了？這正是我所欠缺的！一位美麗的女兒，我可以和她一起出入最高尚的場所，然後當她結婚時，我會為她舖張一個盛大的婚禮！」

司馬洛看着他，覺得有點滑稽。張根這個人的幻想力太豐富一點了。假如他的女兒長大了並不美麗，又或者她已經結婚了呢？

但是司馬洛沒有說出來，他祇是說：「因此你就願意出很高的價錢，把你這個寶貝女兒找回來！」

「是的，是的。」張根熱心而迫切地說：「我不但願意出很高的價錢，而且，誰能替我找到她，我會永遠感激的！」

司馬洛沉默着，看着那張照片。

「怎麼樣？」張根心急地問：「你幹不幹呢？」

「好吧。」司馬洛說：「但我得提醒你一點，那就是，結果未必一定如你所想像的那麼美滿的！說不定——你知道世事的變化是多麼複雜的！」

「我的女兒不會有甚麼不對的！」張根似乎十分有信心地：「我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有我的優良遺傳！」接着他又嘆一口氣：「但無論如何，我都想知道眞相！」

這時，司馬洛就已經覺得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而又不值得做的工作了。因為他已經看出，在這件事上，張根是不願意接受眞相的。張根祇想相信他需要相信的。

他需要相信他的女兒至今還是玉潔冰清，而且已經長得貌美如花。如果有人查出眞相和他的憧憬不符，他不會高興的！但是，司馬洛跟着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瑪莉呢？」他問張根：「她究竟是誰？」

張根呵呵地笑起來：「你對她的印象很深，是不是？」

「是的。」司馬洛說：「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而且根據我的觀察，我知道她不是一個應召女郎！」

「當然不是。」張根說：「我猜你還想和她來往是不是？如果你帮助我，我保證你一定還有很多機會和她見面的！」

「你是在敲詐我了！」司馬洛微笑。

「不，不！」張根誠懇地揮着手：「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她是替我管理金谷賭場的，你隨時可以自己去找她的！」

「你在這裏擁有賭場？」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張根。

張根那個自豪的微笑又來了：「好幾座，不過我是一向不出面的，所以知道的人是很少的！」

「怪不得你可以在酒店給我最好的房間，又送我籌碼！」司馬洛微笑：「但，你手下的女人，都肯隨便和任何男人睡覺的嗎？」

張根皺眉看着他：「司馬洛先生，原來你的自卑感有時也相當重。你覺得你自己是任何男人嗎？」

司馬洛笑起來：「你不是說：瑪莉是因為慕我之名而帮你這個忙的吧？」

「信不信由你。」張根說：「正是這

樣，當我提起你的時候，她就自薦了！」

「我相信的！」司馬洛點頭。同樣的事情，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不過他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現象。他不喜歡太多人認識他。做他這一行工作，有時是需要隱秘着身份去行動的，如果隨時隨地都會給人認得，那就太不方便了。

「怎麼樣？」張根問：「我不是在威脅你！如你不替我做這件事，你仍然可以去找瑪莉的！」

司馬洛想了一會：「還有價錢的問題，這種事情，在事前是很難知道值多少錢的，我要在事後才開帳單！」

「沒有問題。」張根慷慨地一攤手：「我已經說過了，我不計較錢的問題！」

「好吧。」司馬洛說：「告訴我你所知的一切吧！一切我可以追尋的綫索！」

張根點頭。以後的一小時之內，他就把一切有關他的女兒的資料都告訴了司馬洛。說得不很詳細，但是以他所知的來說却是最詳細的了，因為，張根對他的女兒所知的根本不多，他多年之前是不告而別的，所以他到了外地之後就不敢再與家人通消息了，由於他與家人不再通消息，他對他的女兒的所知是不多的。

他祇是在到了外地幾年之後，輾轉從朋友那裏知道，他的妻子是已經死了，女兒則已被人收養。

他的女兒並沒有甚麼天生的黑痣紅痣，像舊小說裏的一樣，可以憑痣辯認的。

那怎能肯定誰是他的女兒呢？即使找到了這個女人，如果這個女人不知道自己就是張根的女兒的話，他也無法證明她是的。

張根終於說：「有一個地方可以辨認的！不過，我不希望你要看這個地方！」

「你說吧。」司馬洛說：「我需要知道每一個細節！」

張根用手指着自己的左面的屁股：「這裏。」他說：「她在這裏有一塊給沸水灼傷了的疤，三歲時她的母親不小心把沸水淋在那裏，後來發炎得很厲害。當終於醫好了時，那塊疤巳是一生不能磨滅的了！但，你需要脫下她的褲子才能看到這塊疤，這是我的女兒，我不希望你這樣！」

「當我是醫生好了。」司馬洛說：「醫生不是常常看女人的嗎？」

張根的臉便沉了下來。

「我沒有甚麼把握。」司馬洛說：「因為資料太少了！」

「司馬洛先生。」張根把頭俯前，凝視着他：「當我最初決定找尋我的女兒的時候，我也覺得太少資料！但是，後來，當那兩個私家偵探和我那個手下相繼死掉，我就覺得希望並不那麼渺茫了。那幾個人的死，就是因為有人不想我找到我的女兒！如果我的女兒不是仍然活着，不是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的話，為甚麼有人不想我找到她呢？」

張根這句話倒是很有道理的。一切證據都不一定會有把握，但是由於兩個私家偵探和一個手下之死，就證明這個女孩子仍然存在，而且是可以很容易找到的了。

「但是，張先生。」司馬洛說：「這却表示，你的女兒是牽涉着一些醜惡的，不可告人的內幕！」

張根深吸了一口氣。這一點他當然不會沒有想到過的，但他一定也一直極力要加以忘記，現在，司馬洛却提醒他：「我需要知道眞相。」他終於說：「無論如何，司馬洛，你得替我找到她！」

司馬洛取出香烟，深吸了一口，再取出張根交給他的另一件最有力的證物來。那是一塊玉，那種人們用作信物的玉珮之類，花樣很普通，而且玉質也很普通。並不是一塊很貴的玉，那是因為，這是張根貧窮時留下來的東西。那實在是半塊玉，那種分開兩半，合起來成為一塊的玉。常常地，一雙情人每人拿半塊之後就分手，再相逢的時候又拿出來合在一起。張根再說一次：「我走時把玉帶走了一半，另一半掛在她的頸上。現在她一定仍然保存着的，看來她總會想念她的生父的吧？」

司馬洛感到很奇怪，張根怎麼不大提起女孩子的母親。不過那是他的私事了。有許多男人就是這樣的，重視兒女，而不重視妻子。於是，司馬洛祇是檢視着那塊廉價的玉石。

張根伸手過來：「看完了沒有？看完了就還給我吧！」

司馬洛看着他：「我帶在身邊，不是方便一點嗎？」

「不。」張根連連搖頭，就像司馬洛是在開玩笑似的：「不，如果上次我把這東西給了那二個私家偵探的話，現在就巳經不能給你看了。」他把那半塊玉珮從司馬洛手中取回，然後把一張彩色照片交給司馬洛：「你用這個也是一樣的！」那張彩色照片所攝的就是那隻玉扣。

「好吧。」司馬洛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把照片放進了衣袋。

張根看着司馬洛道：「還有甚麼問題嗎？」

司馬洛聳聳肩：「對這件事，你有甚麼猜想呢？」

張根搖頭：「我沒有甚麼猜想！」

「我希望你不要瞞我甚麼。」司馬洛說。

「為甚麼我要瞞你甚麼？」張根瞪目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許多叫我做事的人都是這樣的，到太遲的時候才把秘密告訴我！」

「我當然不會這樣！」張根豈有此理地。

司馬洛站起來，收拾着張根給他的資料。張根看着他：「你要到那裏去？」

「部署工作。」司馬洛說：「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我不想浪費時間！」

「那麼第一步，你準備幹甚麼？」張根問。

「還沒有決定。」司馬洛說：「看情形吧！我回去再想清楚！」

「唏，司馬洛。」張根的臉上忽然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你覺得剛才那女孩子怎樣？」

「還好。」司馬洛說道。

「如果你喜歡，我可以替你找一個！」張根熱心地說。

司馬洛笑了起來：「謝謝你，但是用不着了，我不大喜歡那些對我沒有感情的女人！」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胡塵瘦馬天涯路（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寧城中發生一兇殺奇案，一具失去四肢的無頭屍體被發現在太平門外。官方下令江南神捕鐵山追捕元兇歸案。鐵山的女兒湘菱與其父推測殺人者的動機乃在製造混亂而達到一種陰謀。於是對三家苦主張宗宇、熊霸、安陸作出偵察。鐵山往萬寶錢莊見安陸的夫人，告知那無頭屍並非安陸。而安府的帳房沈崇道亦忽然無故身亡。事情愈發複雜下去，於是鐵湘菱喬裝前往五湖鏢局找熊總鏢頭，不料闖入大廳時，却只見到熊霸的靈位及其子熊起鳳。鐵湘菱並義斥熊起鳳一番。其後他往找張宗宇，才發覺鏢局四周已被人封鎖包圍起來……

圖窮匕首現

鐵山略作沉吟道：「好，我答允你，艮工，你立刻傳府台大人的命令，到城防營調集兩百弓弩手嚴密保護五湖鏢局。」

古艮工道：「屬下遵命。」

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 × ×

府台衙門的花廳是接待賓客之處，審問犯人決不會在此地執行，熊起鳳是被帶進花廳，可見並未將他當作犯人看待。

「草民參見大人。」

「不必多禮。」

「謝大人。」

「聽說你連傷五命，爲什麼？」

「草民要去清涼山拜訪張宗宇張伯伯，那五人攔住草民的去路不讓通過。」

「於是你就殺了他們？」

「不，他們敵不過草民，是嚼毒自盡的。」

「敵不過不見得就會死，是麼？」

「是……是的。」

「那麼他們嚼毒自盡就有點不近情理了。」

元兇終正法

「這……」

「熊起鳳，本官要判你一個殺人之罪，你可心服？」

「草民不服。」

「如果你說不出脫罪的理由呢？」

「這……看來草民只得認命了。」

不迫供，不刑求，讓犯者詞窮理盡，不得不俯首認罪，這位知府果然是一個能吏。

此時鐵山雙拳一抱道：「大人：屬下想替熊起鳳求一個情。」

知府道：「好，你說。」

鐵山道：「經屬下調查，那五人是江北的五名劇盜，平生積惡如山，是死有餘辜之人，而且其中牽扯着極端複雜的江湖恩怨，單憑屬下之力，破案將十分不易，因此屬下想借重熊起鳳，請大人准許他戴罪立功，如有差錯，屬下願意負責。」

知府道：「好，本府姑准所請，希望熊起鳳不要辜負了你的好意。」

鐵山及熊起鳳同時躬身一禮道：「多謝大人，屬下告退。」

他們退出花廳，鐵山將熊起鳳帶到捕房。

「熊少兄，請坐。」

「老英雄不必客氣了，有話但請盡量吩咐。」

「這……好吧，熊少兄是快人快語，老朽也不必拐彎抹角了，請問令尊是否仍在鏢局之內？」

「是的。」

「少兄可知道令尊派人認領屍體的動機？」

「在分屍案發生之後，家父就派人將在下找回，在下曾經問過家父，但除了仇家可能上門找碴，鏢局正面臨極大的危機之外，他老人家任什麼都不說。」

「少兄沒有問仇家是誰？」

「問過，家父不說。」

「少兄爲什麼要去找張宗宇？」

「因爲他跟家父有八拜之交，是在下的二伯，當分屍案發生之時，他也曾派人出面認屍，在下認爲他可能知道某些隱情，所以想去向他請教。」

「原來如此，那末少兄見到張宗宇了麼？」

「沒有，他家人說，張伯伯已帶着伯母及世兄赴京師去了。」

「哦，少兄由張宅回來，好像不是返回鏢局。」

「不錯，在下是想去萬寶錢莊，安叔叔也是家父的拜把兄弟。」

「這就是了，令尊總共有幾個拜把兄弟？」

「五個，張伯伯是老二，家父是行三，安叔叔是老五，老大老四在下沒有見過，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熊少兄，有一件事咱們必須說個明白。」

「什麼事？」

「咱們中華兒女，講的是忠孝節義，但在忠孝不能兩全之時，就應該移孝作忠，這點道理少兄必然懂得。」

「在下懂得。」

「還有一點就是一個仁字，夫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就是明善惡，辨是非，當好就好，當惡就惡，所以古往今來，才有不少大義滅親的傑出之士。」

「這個……」

「怎麼，熊少兄不同意？」

「老英雄，請你不要逼我。」

「你錯了，熊少兄，老朽只是提醒你罷了，小女說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如果令尊當眞犯了什麼差錯，也只有少兄才能爲他洗脫。」

熊起鳳略作沉吟，忽然對鐵山長長一揖道：「老英雄：家父一生光明磊落，只是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再加上交友不愼，過於重視私誼，才導致今日的錯誤，在下願意竭盡棉力，聽從老英雄的指揮，但望網開一面，爲家父留下一綫生機。」

鐵山道：「好，只要在情理上說得過去，老朽決定全力替令尊維護。」

熊起鳳道：「多謝老英雄。」

鐵山道：「本案仰仗少兄之處甚多，你就不必客套了。」

熊起鳳道：「要在下怎麼做老英雄請吩咐，無論水裏火裏，起鳳萬死不辭。」

鐵山道：「老朽想掌握張宗宇及安陸的行動，這一點希望熊少兄能夠幫忙。」

熊起鳳現出爲難之色道：「老英雄，咱們適才只怕錯了！」

鐵山道：「什麼地方錯了？」

熊起鳳道：「老英雄將在下帶進府衙，又派兩百官兵保護鏢局，他們還會對在下相信？」

鐵山微微一笑道：「會相信的，因爲我並未派官兵前往鏢局，至於少兄被請來府衙之事，只是爲了那五條人命，好在他們是官府通令緝拿的要犯，少兄殺了他們，等於爲民除害，經鏢局保釋少兄，豈不合理得很。」

熊起鳳一呆道：「江南神捕，果然名不虛傳，不過張伯伯舉家去了京師，起鳳只怕無能爲力。」

鐵山道：「放心吧，熊少兄，張宗宇一家仍在江寧。」

熊起鳳一怔道：「老英雄，這可是在下親耳聽說的。」

鐵山道：「少兄太過忠厚了，耳聞不如目見，傳說不見得會是眞實的。」

熊起鳳道：「老英雄如此猜忖，必然有所依據的了，請問……」

鐵山道：「令尊武功如何？」

熊起鳳聞言一怔，他想不出鐵山爲什麼忽然扯到他爹的武功上面去了，但他知道江南神捕必有深意，因而據實回答道：「家父保鏢近十年，走遍大河兩岸及長江南北，據在下所知，他老人家從未遇到過敵手。」

鐵山道：「這就是了，以令尊如此高深的武功，他爲什麼還要害怕？」

熊起鳳道：「這個……如非仇敵的功力更高，必然擁有一個可怕的組合。」

鐵山道：「不錯，那麼此去京師迢迢千里，張宗宇他怎敢冒這個險！」

熊起鳳點點頭道：「老英雄智慧超人，觀察入微，果然不愧神捕之名，如果在下猜的不錯，老英雄對於本案必然胸有成竹了？」

鐵山道：「少兄好說，老朽祇不過有一個大胆的假設而已。」

熊起鳳道：「能够讓在下長點兒見聞麼？」

鐵山道：「時機未至，現在還不便公開，不過有幾點是可以請少兄知道的，第一，分屍案的受害者是外鄉人。第二，受害者與令尊，張宗宇，及安陸等三人均爲舊相識，而且關係頗深。第三，兇手與令尊也是素識。第四，令尊等明瞭兇手的動機，而此項動機與令尊及張、安二人均有牽連。」

熊起鳳愕然道：「老英雄，這些……該不是臆測的吧？」

鐵山道：「不，沒有根據沒有把握的事老朽怎敢亂說，好啦，咱們先不談這些，少兄可以回去了。」

熊起鳳道：「老英雄：今後……」

鐵山道：「今後有兩件事，第一件，如果令尊能將全部秘密說出來自然再好不過……」

熊起鳳道：「家父十分固執，這一點只怕很難辦到。」

鐵山道：「這個我知道，所以咱們只好多花一點精神，時間將希望寄望於第二件事了。」

熊起鳳道：「第二件是什麼？」

鐵山道：「是萬寶錢莊，希望少兄藉機與他們接近，設法發掘其中的隱秘。」

熊起鳳道：「好，只是咱們之間如何連絡？」

鐵山道：「北極閣不就在鏢局的右側麼？少兄可以將要說的寫在紙上，投進北極閣的第二層之內就可以了，老朽如果有事需要通知少兄，也用紙鏢傳遞。」

熊起鳳道：「這樣眞是再好不過了，在下的房間正對着北極閣。」

鐵山微微一笑道：「祝少兄馬到成功，請。」

熊起鳳道了一聲「打擾」，身形一轉，匆匆奔回鏢局。

× × ×

「稟頭兒，沈伯通有了異動。」

「哦。」

「他準備明早起程，回富陽老家。」

「他一個人？」

「是的，不過另有兩人在暗中釘着他，好像要向他下手。」

「是兩個怎麼樣的人？」

「兩個中年人，身材矮胖，像一對孿生兄弟。」

「一個左肩角有一道刀疤？」

「不錯，頭兒認識？」

「嗯，他們是曹州雙龍，有刀疤的是老大，名叫匡龍溪，另一人是老二，名叫匡龍謀，他們擅長五虎斷門刀法，還會一手歹毒的暗器。」

「咱們怎麼辦？」

「叫湘菱與諸葛麟跟下去，瞧瞧匡氏兄弟做什麼打算，我想此事可能與分屍案的兇手有關，要湘菱小心處理。」

「是。」

報告的是江浪，鐵山因為分身不開，只得交給鐵湘菱出馬辦理。

× × ×

由江寧府至杭州，最近的是經句容，溧陽這條官道。

這條道路也有一截較為險峻，那就是茅山山區。

一般旅客多半在天王寺鎮上投宿，次日一早結件通過山區，倒也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也許沈伯通的時運欠佳，偏偏他就碰到了意外。

× × ×

鐵山跟葉知府都猜測他不是常人，他果然跟常人大不一樣。

一般旅客是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他偏偏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吃過早餐還不直接上道，竟跑到天王寺去兜圈子。

當他們到達山道的險峻之處，趕路的就只有他一個人了。

更怪的是竟然不走了，身子向山口旁的石塊上一靠，嘿嘿一陣乾笑道：「累了吧？朋友，咱們歇歇再捉迷藏，你們該不會反對吧？」

敢情他在跟別人捉迷藏，勿怪會這麼陰陽怪氣了。

他這麼拉開嗓門一叫，果眞被他呼出兩個人來，他們矮矮胖胖，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惟一的分別，是一個左眉角上有一道鮮明的刀疤。

「好小子，原來你還是一位高人，只可惜你運氣不大好，看來是你的小聰明害了你了。」

「哦，會有這麼嚴重？」

「當然了，曹州雙龍豈是任人耍弄的人！」

「啊，你們是匡家兄弟？咱們之間……咳，素無過節嘛。」

這當眞是人的名，樹的影，沈伯通聽到這兩名找碰的竟是曹州雙龍匡氏兄弟，他再也不敢輕鬆了。

曹州雙龍是兩個出了名的煞星，在他們的手下從未留過活口，憑沈伯通這點點功夫，一旦動起手來，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好在匡氏兄弟並不像傳說的那麼不講理，神色上倒是挺和氣的。

此時匡龍溪淡淡一笑道：「誰說咱們有過節了，我兄弟只不過向你打聽一件事吧了。」

沈伯通鬆了一口氣道：「匡大俠要知道什麼事？」

匡龍溪道：「你叫沈伯通？」

沈伯通道：「正是。」

匡龍溪道：「沈崇道是你的叔叔？」

沈伯通道：「是的。」

匡龍溪道：「聽說你瞧過沈崇道的屍體？」

沈伯通道：「瞧過。」

匡龍溪道：「沈崇道是怎麼死的？」

沈伯通心頭一凜道：「心病，家叔患心病已有十多年了，此次舊疾復發……」

匡龍溪忽然面色一沉道：「胡說，沈崇道根本就沒有心病。」

沈伯通道：「這是怎麼說？匡大俠，你如何知道家叔沒有心病？」

匡龍溪哼了一聲道：「咱們兄弟如果不知道就不會來找你了，說實話，沈崇道是怎樣死的？」

沈伯通道：「這個……咳，家叔實在是死於心病。」

匡龍溪忽然一掌飛出，拍的一聲脆響，沈伯通的面頰已印上五條紅痕。

這一掌急如電光石火，沈伯通雖是挨了一記耳光。還不明白這一掌是從何處飛來。

「姓沈的，識相的說實話，否則，嘿嘿，你應該知道咱們兄弟對待敵人是不會慈悲的！」

「我不明白，匡大俠，家叔是怎樣死的與二位有何相干？」

「你想知道？」

「如果匡大俠願意賜告……」

「好，我告訴你，沈崇道已被我家堂主收買，是潛伏萬寶錢莊的內綫，現在你應該說實話了吧。」

沈伯通心頭一陣狂跳，全身的肌肉忽然僵硬起來。他想不到曹州雙龍還有主人，更沒有料到沈崇道被人收買，背叛了他服務多年的萬寶錢莊。

於是他吁出一口長氣道：「眞想不到兩位還有主人，但不知……」

匡龍溪面色一沉道：「這個就不必管

了，快說沈崇道是怎樣死的？」

沈伯通道：「被衣行機所殺，一刀畢命。」

匡龍溪道：「衣行機為什麼殺他？」

沈伯通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在下問過，但他們不說。」

匡龍溪道：「你必然得了不少好處，否則你怎會帮助萬寶錢莊欺騙官府。」

沈伯通道：「這……咳，在下也實在鬥他們不過。」

匡龍溪道：「你鬥他們不過，也貪圖萬寶錢莊給你的銀子，於是你就讓親叔叔含寃九泉也不管了，像你這等絕情之人，咱們留你不得。」

沈伯通大吃一驚道：「匡大俠，你聽我說……」

匡龍溪並未聽他說，刀光一閃，猛劈沈伯通的肩頭。

曹州雙龍的五虎斷門刀是武林一絕，沈伯通雖是武功不弱，這一刀他却躲避不過。

一聲哀嚎响過，沈伯通的右臂掉了下來，鮮血像噴泉一般的湧出，他也一連倒退數步。

匡龍溪意猶未盡，彈身跟進，鋼刀再舉，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斬向沈伯通的頭顱。

這一刀只要劈中，沈伯通就非死不可了。

但鋼刀剛剛劈出，匡龍溪忽然感到手臂一震，刀上的勁力竟意外的倏然消失。

是什麼人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能够以一塊小石子破解五虎斷門刀的攻勢？

匡龍溪無暇再對付沈伯通，身形震的一轉，冷冷的瞅着一片樹林。

「朋友好身手，既敢管匡氏兄弟的閒事，又何必藏頭露尾。」

匡龍溪沒有猜錯，樹林之中果然走出男女二人。

「姑娘！妳是……」

「匡大俠貴人多忘事，一年前咱們曾經見過。」

「妳是鐵姑娘？」

「匡大俠終於記起來了，一年前我隨家父到過曹州，咱們曾有一面之識。」

「這當眞是久違了，鐵姑娘又要到何處公幹？」

「我是跟踪沈伯通來的，要將他帶回去接受法律制裁。」

「不，妳不能帶走他。」

「為什麼，匡大俠。」

「不為什麼，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匡大俠難道要阻礙咱們執行公務不成？」

「嘿嘿……小丫頭，別拿鷄毛當令箭，縱然妳爹親自前來，也別想帶一個活的沈伯通回去。」

此時與鐵湘菱同來的諸葛麟已替沈伯通止了血，並以金創藥替他裹好傷口，然後摘下一對金筆在他身旁守護着。

曹州雙龍的老二匡龍謀忽然冷哼一聲道：「閣下裹傷的手法倒是俐落得很，如果你還願意表演，待我砍下他的腦袋你再慢慢的裹吧。」

此人說話的語氣十分陰森，而且一步一步向諸葛麟迫來。

諸葛麟是江南名捕鐵山的親傳弟子，隨着鐵山見過不少兇險的場面，曹州雙龍雖是名噪江湖，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行兇只怕並不容易。

當他們相隔約莫五尺之際，諸葛麟金筆一擺，冷冷道：「請你不要迫人過甚，否則在下就要失禮了。」

匡龍謀哈哈一笑道：「小夥子，大爺奉勸你一句，現在撒手還來得及，這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希望你不要錯過。」

諸葛麟道：「我也奉勸閣下一句，一個人成名不易，閣下應該愛惜羽毛！」

匡龍謀面色一沉道：「你既然不知死活，這可不能怨我。」

五虎斷門刀一推，在勁風怒捲之中，他已一連劈出八刀。

這八刀如同天河倒瀉，威勢之强，無與倫比。

只不過他這名震武林的五虎斷門刀法，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幾乎每一刀都被諸葛麟的金筆封了回來。

八刀之後，諸葛麟立即展開反攻，金筆縱橫飛舞，招招指向對方的要害。

匡龍謀心頭一慄，這才知道江南神捕的門下果非浪得虛名，不過諸葛麟只是一個年紀青青的大孩子，如果栽在他的手裏，今後就不用想在江湖上混了。

因此他竭盡所能，各逞機鋒，在捨死忘生的拚鬥着。

與鐵湘菱對峙的匡龍溪瞧得眉峯一皺，看情形，他這位老弟一時半刻很難佔得上風。

曹州雙龍的字號得來不易，決不能讓一個小夥子砸了他們的招牌。

只不過這是力的對比，智的較量，一厢情願是起不了作用的。

要解決此一困境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制服鐵湘菱，只要掌握這個人質，就不怕諸葛麟不俯首就範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問題是他有沒有制服鐵湘菱的能力。

這一點，匡龍溪是有自信的，他認為十招之內必然可以將鐵湘菱收拾下來。

於是右臂倏的一伸，駢指急點鐵湘菱的肩頭。

指力帶着勁風，速度快如閃電，鐵湘菱如非出手封架，也必然會閃身避讓。

無論她封架或閃避，都可能陷入險境，因為匡龍溪這只是一記虛招，下面「三環套月」才是眞正的殺着。

但，鐵湘菱既不封架，也未閃避，只是靜如山嶽的立在原地，對那直奔肩井重穴的指力，竟然視同未覩。

匡龍溪指到中途，忽然感到他碰到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那吐出的食中二指，竟然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這一停可就糟了，他來不及再轉念頭，手腕一麻，腰際一痛，他已中了鐵湘菱的計算。

他呆了一呆，忍不住仰天一陣狂笑道：「好，好，曹州雙龍終日打雁，今天却被啄去了眼珠，姑娘，匡某服了妳了。」

鐵湘菱微微一笑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這算不了什麼。」

此時匡龍謀也吃了敗仗，長刀被諸葛麟擊落，前胸右臂血跡斑斑，情形狼狽已

極。

匡龍溪嘆了一口氣道：「鐵姑娘：咱們兄弟認栽，妳帶着沈伯通走吧。」

鐵湘菱道：「沈伯通自然要跟咱們走，不過還得麻煩兩位一下。」

匡龍溪道：「鐵姑娘之意……」

鐵湘菱道：「跟咱們到府衙，府台大人要跟兩位聊聊。」

匡龍溪道：「鐵姑娘：咱們兄弟可沒有觸犯王法，妳要咱們去府衙做什麼？」

鐵湘菱道：「我可不是這般想法。」

匡龍溪道：「難道就因爲咱們截殺沈伯通。」

鐵湘菱道：「不錯，因爲沈伯通牽連到分屍案，兩位自然難脫干係了，不過只要兩位肯合作，倒也沒有什麼要緊。」

匡龍謀忽然揚聲大呼道：「大哥，咱們不能聽她的。」

匡龍溪長長一嘆道：「姑娘，咱們實在很難從命，要不妳就殺了咱們。」

鐵湘菱撇撇嘴道：「我聽說曹州雙龍是兩條漢子，想不到見面不如聞名……」

匡龍謀怒叱道：「姓鐵的，士可殺不可辱，妳不要逼得咱們說出不好聽的。」

諸葛麟哼了一聲道：「你說說看，只要你敢說出一句難聽的話，我就叫你嚐嚐生死兩難的磁味。」

匡龍溪道：「不要衝動，二弟，咱們爲勢所迫，我想堂主會原諒咱們的。」

匡龍謀嘆息一聲，道：「是的，咱們爲勢所迫，堂主一定會原諒咱們，祇不過堂主待咱們不薄，難道我兄弟……」

匡龍溪道：「二弟說的對，爲兄的就感到……」

感到什麼？他無法再說下去，因爲他已嚼舌自盡，噴出滿口血水。

同時拍的一聲脆響，匡龍謀已自碎天靈蓋，砰砰兩聲巨响，曹州雙龍的屍體先後仆倒下去。

鐵湘菱估不到他們會如此忠烈，一時之間竟不及阻止。

其實一個人只要抱了必死之心，別人的阻止是很難收到效果的。

鐵湘菱跌足一嘆道：「好不容易獲得一條綫索，咳，眞叫人可惜。」

諸葛麟道：「不要急，師妹，我想他們的主人不會就這麼善罷干休的。」

鐵湘菱道：「師哥說的對，咱們先埋掉他們，回去見爹再說。」

於是，他們埋掉匡氏兄弟，帶着沈伯通返回江寧。

× × ×

「爹，女兒防範不週，被匡氏兄弟自殺身死，否則，咱們可能已經知道分屍案的兇手是誰了。」

「不，妳縱然是將他們帶回府衙也沒有用，他們既肯爲主人死，又怎肯說出半點秘密！」

「那怎麼辦？」

「不要緊，我想本案就要圖窮七現，水落石出了。」

「爹是說……」

「妳忘記兇手曾經警告過咱們了。」

「是的，咱們不只插了手，還逼死他兩名得力的手下，只要他沉不住氣，必然會露出馬腳。」

「不過咱們也不能輕敵，此人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對手。」

「是，爹，咱們要怎樣安排。」

「我已經安排好了，哦，湘菱，沈伯通的口供錄好了麼？」

「錄好了，他已畫了押。」

「好，妳去歇息一下。」

「是，女兒告退。」

× × ×

三人成虎，衆口爍金，謠言，是何等的可怕！

江寧府的分屍案原已轟傳江湖，此時又有一項謠言在流傳着。

「江南神捕已經知道分屍案的兇手是誰，正派人飛騎進京，請調大內高手協助捉賊。」

「眞的，大內高手何時能來？」

「大概要十天半個月吧。」

「那兇手究竟是誰呢？」

「這就不知道了。」

以上的傳說像一股輕風，在江寧城裏城外傳播着。

× × ×

有月亮，但是朦朧的，因爲浮雲片片，掩蓋了大半個天空。

今夜的視綫雖是不太明朗，仍然可以瞧到近三十條人影在向鼓樓飛馳。

這般人捷如狸奴，動若飈風，以流星逐月之勢，奔向鼓樓附近的萬寶錢莊。

在那扇黑漆大門之外他們停了下來，一名眇目獨腿，長髯如霜的高大老人，獨目精光如電，向靜如死城的的四週打量一眼，忽然擧手一揮，五條人影立即騰身躍上屋面。

那五人分開着向裏面趟，片刻之後，一記輕嘯由裏面傳了出來。

獨目老人單足一點地面，身形冲霄而起，以天馬行空之勢，一下子就越過了三重屋脊。

一個身體殘缺之人，竟有如此精湛的功力，在當代武林之中，實在十分罕見。

他躍下一個寬大的廣場，向四週黑壓壓的房廊冷哼一聲道：「不必藏頭露尾了，出來吧。」

他語音甫落，一群身着勁裝，懷抱兵刃的男女應聲走了出來。

領頭的赫然竟是張宗宇，敢情他並沒有前往京師。

張宗宇的身後是五湖鏢局總鏢頭熊霸父子，及萬寶錢莊的東主安陸夫婦。

同時人影嗖嗖，由四週暗影中湧出，他們緩緩前進，將獨目老人及他五名屬下圈了起來。

獨目老人帶來的部屬也紛紛躍進，雙方還未交談一言，已然劍拔弩張，呈現着山雨欲來之勢。

此時張宗宇，熊霸，及安陸等三人同時雙拳一抱道：「見過大哥。」

獨目老人向他們瞧了一眼，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不敢當，咱們已恩斷義絕，各位不必如此稱呼老夫。」

張宗宇道：「別這麼說，大哥，咱們當年一盟在地，天人共知……」

獨目老人怒叱道：「你們這幾個禽獸，居然也敢說一盟在地，天人共知！嘿嘿……老天如果有眼，早該將你們打入十八

層地獄了。」

安陸道：「這不能怪咱們，當初咱們曾經苦勸大哥，但你一意孤行，咱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獨目老人面色悽厲的長長一嘆道：「你們賣主求榮，罪該萬死，老夫如果不將你們碎屍萬段，怎能對得起主人在天之靈？給我殺！」

熊霸急忙搖手道：「慢點，大哥，小弟還有話說。」

獨目老人冷冷道：「好，你說。」

熊霸道：「小弟自知罪孽深重，對不起主人，也對不起大哥，願意交出當年所分的珠寶，並將五湖鏢局歷年的收益一起交給大哥，但望手下留情，放犬子一條生路。」

安陸怒叱道：「三哥：你這是怎麼啦？咱們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你怎能臨時變卦！」

熊霸一嘆道：「老五：原先咱們都錯了，但一錯不能再錯，我雖是不便勸你，希望你也不要管我。」

安陸冷哼一聲道：「咱們當初就沒有錯，現在麼？嘿嘿，難道你當眞不想活下去了？」

安夫人秦窈娘道：「三哥：不是做弟妹的說你，你這種臨事不斷，婆婆媽媽的性格的確應該改一改了，想想看，當年你酒後亂性，强姦了主人的婢女，如果不是咱們，你還能活到現在？」

熊霸身形一震，豆大的汗珠由額頭暴了出來。

張宗宇道：「五弟妹說的不錯，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咱們爲兄弟之情而救你，你却在節骨眼上抽咱們的後腿，老三，你說，你對得起誰？」

當這幾名結拜兄弟在唇槍舌劍，相互責難之際，整個廣場之中顯得一片靜寂，連那名身爲第一主角的獨目老者也未吭出一聲。

但熊起鳳眼見老父受辱却忍耐不住，腳下一挪，挺身站了出來。

此人年歲雖輕，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雖是滿腔激憤，仍向他這些叔伯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小侄熊起鳳參見各位伯伯叔叔。」

語音略頓，劍眉一揚道：「家父俯仰無愧，平生無二色，雖然喜愛一點杯中物，但從不過量，這酒後亂性，强姦婢女之事，實在難以使人相信，依小侄猜想，其中只怕有蹊蹺。」

安陸怒喝道：「你說甚麼？難道是咱們暗害你父不成！」

一直在一旁作壁上觀的獨目老者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沉不着氣了吧？姓安的，起鳳並未指名道姓，你何須這般作賊心虛！」

安陸面色一變，一時間竟然張口結舌連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秦窈娘見狀急忙接下去道：「大哥：你這是做什麼？是想挑撥分化咱們的力量，然後一個一個的收拾？」

安陸究竟不愧爲長袖善舞，心機深沉的人物，經過這一緩衝，他的面色也恢復了正常。

一聲輕咳，他向秦窈娘擺擺手道：「別怪大哥，窈娘，一個愛走極端的人往往會這樣的，其實縱然三哥臨陣倒戈也不要緊，咱們的實力仍足以應付一切，不過我倒要奉勸大哥幾句，天意已定，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何況以主人那點力量，無異於螳臂擋車，識時務者爲俊傑，所以咱們並沒有錯，往事已矣，只要大哥不再追究，你還是咱們的龍頭大哥……」

獨目老者鬚眉怒張，長袍無風自動，顯得惱怒已極。

他雖在極怒之中，仍不失領袖羣倫的氣度，一聲哈哈之後，冷冷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口舌了，三弟，帶着起鳳走吧，當年你是中了別人的圈套，今天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快走吧。」

熊霸激動的抱拳一揖道：「多謝大哥，不過小弟不想走了。」

他不想走，別人也不要他走，一股火光閃過，他便在轟天巨响中仆倒下去。

敢情有人以「轟天雷」向他突下毒手，在毫無防範之下，他自然無法逃過這一刦難了。

這是無恥的行兇，下流的謀殺。

但，不管無恥也好，下流也罷，沒有人能挽回這一不幸，讓他死而復生。

不過一塲驚天動地的搏殺，却因此而展了開來。

獨目老者一聲怒吼，首先向安陸撲去，因爲熊霸是被他射殺的。

熊起鳳來不及搏殺仇敵，足尖一點先向熊霸奔去。

「爹……爹……」

「孩子……爹……不行了，記住……今後……你要……跟……跟着……大伯……無論……生……生……」

「爹……爹……」

他放下熊霸的屍體，以模糊的淚眼，對鏢師白鼎一瞥道：「白叔叔請你照顧我爹。」一聲龍吟長嘯，身形已激射而起。

「大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侄兒有僭了。」

長劍一揮，風雷迸發，出手之間已連續攻出九劍。

獨目老者自然不便跟他爭功，身形一轉，找上張宗宇惡鬥起來。

這位眇目獨腿的老者，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尚不多見。

他不用兵刃，只以一雙肉掌對敵，但每一掌都像巨斧開山，掌風所帶起的沙石，像彈丸般向四週激射，聲勢之威猛，先使對敵者胆怯三分。

張宗宇原本比他差了一籌，再加上心理上的畏懼，一交手就已落在下風。

所幸摘星手卞青，毒龍翟拜及時撲了上來。

這兩名威震黑道的高手，與張宗宇有師門之誼，他們三人聯手對付獨目老者，才打得個難解難分。

原先跟隨獨目老者進入萬寶錢莊的五人也分別與安陸的護院鬥了起來，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名年約四旬的灰衣大漢，他使用一根似劍非劍，似槍非槍的有刃鐵棍，內力及招式均爲一時之選。

其實他突出的不是這個，因爲他在搏鬥之中會隨時射出暗器。

他好像全身上下每一處都藏有暗器，

而每件暗器都是遇物即燃，有的發着綠森森的陰火，有的却巨火焚天，聲勢猛烈無比。

萬寶錢莊的護院巳有不少人被他燒死，後來衣行機，甘瘋子向他聯手惡鬥，他才無暇再施暗器。

鬥得最爲兇險的還是熊起鳳，因爲他心切父仇，奮不顧身，長劍縱橫飛舞，招招都是殺着。

他是五龍門下，五龍門下以劍術飲譽江湖。

五龍世家的絕學是飛龍九絕斬，熊起鳳深得師門喜愛，他自然習得此項武功。

祇不過在習慣上「飛龍九絕斬」從不輕發，因爲上天有好生之德，也因爲只要發出此項武功，必然有幾顆人頭落地！

所以他雖是心切父仇，一上來並未使出飛龍九絕斬。

其實他錯了，對謀殺生父之人，何須講什麼江湖道義。

現在他的對手巳經變成了三個，除了安陸秦窈娘夫婦，還加了一個包蓮兒。

這三人全是當代的一流高手，舉手投足之間招招都是殺着。

他們向熊起鳳全力進攻，每一招都想置他於死地。

安陸使的是一柄描金摺扇，秦窈娘是一柄緬鐵軟刀，包蓮兒的兵器最怪，是一朶鐵鑄的蓮花。

熊起鳳的功力雖是不弱，但在三大高手聯手合擊之下，也就陷入苦戰之中了。

綜觀雙方的形勢，可以說勢均力敵，如要分出勝負，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結果必然是十分慘烈的。

× × ×

夜色逐漸深沉了，萬寶錢莊庭院中的殺機也像夜色一樣的濃洌。

此時一團火光忽然撲向衣行機，火光中銀花亂竄，廣及一丈方圓。

它不是安陸的轟天雷，但勢道之强較轟天雷似乎還要凌厲幾分。

不是轟天雷必然是司馬世家的火器了，否則，縱然走遍天下也找不出如此驚人的暗器。

不錯，它的確是司馬世家的火器，那灰衣中年大漢正是司馬世家唯一的傳人司馬襄城。

這件暗器名叫火樹銀花，是司馬世家最霸道的火器之一。

衣行機功力雖高，却無力逃避這件火器，只見青烟嬝嬝，烈火滿身，這位太極門的絕頂高手，立時燒得不成人形。

如此霸道的火器當眞是武林罕見，交戰雙方同時一呆，搏鬥也因之停了下來。

「啊，他們逃了！」

發出叫聲的是獨目老者的部屬，獨目老者擰身一瞥，安陸及張宗宇等果然巳逃得隻影不存。

司馬襄城道：「堂主：他們逃進屋裏去了，咱們追進去。」

獨目老者道：「不，屋內機關遍佈，咱們不必冒這個險。」

司馬襄城道：「待屬下用火燒他們出來。」

獨目老者道：「那就會驚動官府，連咱們也走不脫了。」

司馬襄城道：「難道咱們就此罷了不成？」

獨目老者道：「當然不能作罷，走，咱們先離開此地再說。」

這般人對獨目老者絕對服從，他們說走就走，片刻之間巳走得一個不剩，熊起鳳抱着熊霸的屍體，率領着一般鏢師也跟着獨目老者一道退去。

× × ×

「爹：咱們勞師動衆，爹爲什麼不下令動手？」

「你認爲有用？」

「怎麼會沒有用？咱們不是有十桿大槍嘛。」

「是的，十槍齊發，可以使他們傷亡大半，不過咱們可能要付出可怕的代價，何況咱們志不在殺。」

「爹，女兒不懂。」

「妳適才瞧到那灰衣人了，他就是司馬世家的傳人司馬襄城，他適才對付安陸那帮人並未使出全力，否則燒死的決不只衣行機一個。」

「可是……」

「好啦，有話咱們回去再說。」

這雙對話的父女自然是江南名捕鐵山及鐵湘菱了，當院中的搏鬥開始之前他們父女就巳悄悄到達。

鐵山父女還帶着十幾名助手，以十桿威力强大的火槍分踞院落屋頂的四角。

這是萬無一失的控制，無論院落中有多少人，無論他們功力多高，在十桿火槍瞄射之下，沒有人具有反抗它的能力。

然而，鐵山瞧着他們退走，他像一個旁觀者，好像忘掉他原先的計劃似的。

在返回途中，他向江浪交待道：「今晚之事不得有半點洩漏，以免影响今後案情的進展。」

江浪應了一聲，與另幾人持着火槍退去，鐵山父女也一逕回到家中。在書房，他們一盞孤燈，兩盅香茗，父女倆默默的靜坐着。

良久……

「爹……」

「湘兒，爹知道妳想問什麼，只是爹再也想不到本案的牽連竟如此之大！」

「所以爹就不敢下令動手了，可是到底是什麼牽連啊？」

「此事說來話長，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的。」

「爹慢慢的說嘛，也好讓女兒長點見聞。」

「好吧，本朝自世祖入關建立大清皇朝，妳可知道世祖是怎樣入關的？」

「這個女兒自然知道，是那個衝冠一怒爲紅顏的吳三桂迎接世祖入關的。」

「吳三桂有一個衛士名叫保柱，妳必然聽人說過了。」

「是的，聽說此人輕功之高世無其匹，不過他早巳物化了，難道分屍案會與他有關？」

「爹不敢說絕對跟他有關，但也不能說毫無牽連。」

「爹是由安陸跟那獨目老者的對話而有所懷疑？」

「不是懷疑，是證實了爹的推斷。」

「什麼推斷？」

「哦，湘兒，爹累了，咱們改天再說吧。」

鐵山的確累了，爲偵察分屍案幾乎心力兩疲。

但，當他遣走鐵湘菱之後却毫無睡意，他吹熄了燭光，獨自繞室徘徊着。

「爹……」

「湘兒：妳還沒有去睡？」

「爹：天都要亮了，你老人家這是何苦。」

鐵山抬頭一瞥，果然曉色盈窻，巳是黎明了。

他啞然一笑道：「不要緊，爹調息過了，哦，湘兒，快叫妳諸葛師兄帶人到萬寶錢莊瞧瞧，最好能够將安陸請來。」

鐵湘菱道：「爹：女兒跟諸葛師兄一道去。」

鐵山道：「好吧，速去速回。」

鐵湘菱道：「是。」

她果然是速去速回，往返不足半個時辰，她與諸葛麟巳回到鐵山的身邊了。

「爹：他們逃了。」

「妳是說安陸他們？」

「是的，萬寶錢莊巳闃無人跡，連昨晚戰死的屍體也一個不見。」

「有這等事？妳沒有查問他們向何處逃去？」

「女兒問過，咱們在那兒監視的並未瞧到有人離開。」

「哦，走，跟爹再去瞧瞧。」

他們趕到萬寶錢莊，果然找不到半隻人影，不過薑是老的辣，終於被鐵山找出了安陸等逃生之路。

只要轉動一口水缸，就會現出一條地道的入口，說起來就是這麼簡單，却能瞞過一般人的耳目。

能瞞過一般人，但瞞不過鐵山，因爲他是江南神捕！

由入口拾級而下，經過一條曲折而漫長的通道，最後到達一座古墓之內，此時巳別無去路，却有一道石階傾斜着向上延伸，這必然就是出口了。

鐵山略作打量，指着一具轉盤道：「麟兒：慢慢轉動試試。」

諸葛麟輕輕轉動着，在一陣轆轆聲中，一片天光巳射了進來！

鐵湘菱首先躍上石階，再跨出洞口一瞧，敢情出口之處在江寧城的東北，是一個十分荒涼的所在。

「爹：安陸好狡猾，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咱們巳經破案了，待會請府台大人發出海捕公文通緝殺人犯安陸就是。」

「可是爹……」

「湘兒：有些事妳不知道，咱們只能這麼做。」

「爹……」

「不要說了，咱們回去吧。」

× × ×

鐵山果然稟報葉知府將分屍案作了一個了結，殺人犯是安陸，並呈請刑部發下一道通令，諭令全國懸賞緝拿。

另外他請得一張海捕公文，親率一女一徒，追踪緝捕兇手。

首先他們直趨合肥，在一家客棧中住了下來。

此時華燈初上，鐵山在晚餐之後告訴店小二道：「伙記：請你替我沏一壺茶送到房中去。」

店小二道：「好的，客官，小的馬上替你老送來。」

待店伙送茶之時，鐵山道：「伙記：老朽要兌換一點銀子，請問萬寶錢莊在那裏？」

店小二一怔道：「奇怪，怎麼這麼多的人要找萬寶錢莊？」

鐵山道：「當眞麼？伙記，其實這並沒有什麼稀罕，萬寶錢莊南北三十六家，是錢莊中最大的字號，他的信用好，找他的自然比較多了。」

店小二道：「是，客官說的對。」

鐵山道：「伙記：瞧你的神色好像有什麼不對？」

店小二道：「沒……沒什麼，哦，萬寶錢莊就在附近，客官只要向東走拐一個彎就到了。」

鐵山道：「多謝你，伙記，這一兩銀子你拿去飲茶。」

店小二驚喜的接過銀子，悄聲道：「謝謝，不瞞客官說，適才有很多人向小的打聽萬寶錢莊，的確有點不對。」

鐵山道：「有什麼不對？你請說。」

店小二道：「小的看得出，有些打探萬寶錢莊的，並不是要去換銀子。」

鐵山道：「哦，你是怎樣看出的？」

店小二道：「小的看得出他們多半是跑江湖的，好像在打什麼歪主意。」

鐵山心頭一動，表面上仍神態安祥的一笑道：「合肥是有王法的所在，我想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店小二道：「客官說的對，你老如果沒有別的吩咐，小是就不打擾了。」

鐵山道：「沒有事了，你請吧。」

待店小二退出之後，鐵湘菱道：「爹：這是什麼回事？」

鐵山道：「湘兒：如果你是安陸，妳該怎麼辦？」

鐵湘菱道：「官府通緝，仇人追殺，四海雖大，巳無安陸容身之地了，如果我是他，就携帶財寶，隱姓埋名，圖一個下半世的安樂也就够了。」

鐵山道：「好主意，不過四海巳沒有他容身之處，隱姓埋名談何容易！」

鐵湘菱道：「你說他應該怎麼辦？」

鐵山道：「有兩種辦法，一是携帶財寶亡命海外，一是收羅武林高手與仇人對抗，並向官府方面打通關節，使通緝不了了之，以他平素結交之廣，這一點當不難辦到。」

鐵湘菱道：「爹認爲他會採取那一種辦法？」

鐵山微微一笑道：「如果我是他，我會採取第一項辦法的。」

鐵湘菱道：「女兒認爲他可能採取第二項。」

鐵山道：「安陸財雄勢大，不甘雌伏，按說他應該採取第二種辦法才對，不過咱們雖是大胆假設，但必須小心求證，未來如何還要看以後的發展。」

鐵湘菱道：「爹說的是。」

語音一頓，接道：「爹，適才店小二

說有很多江湖人打聽萬寶錢莊，爹看那是爲了什麼？」

鐵山道：「這又要分兩種解釋了，如非安陸聘請的武林高手，就是別人在打他的主意。」

鐵湘菱道：「萬寶錢莊馳名宇內，要是有人打主意爲什麼會等到現在？」

鐵山道：「這就是我爲什麼來到此地的原因了，萬寶錢莊的財寶，在東南各省是集中於合肥漢口兩處的，合肥距離江寧最近，安陸可能先來此地，不過看情形我又估計錯了。」

鐵湘菱道：「怎麼錯了？」

鐵山道：「這般江湖人物是來奪寶的，但安陸是何等人物，怎會將消息洩漏出去。」

鐵湘菱道：「好一個聲東擊西的計策，爹，咱們去漢口。」

鐵山微微一笑道：「不，咱們要去濟南。」

鐵湘菱一怔道：「爹：爲什麼？」

鐵山道：「濟南巡撫是安陸的連襟，有此等靠山，他怎能不前往濟南，再說此人心機極深，當分屍案發生之後，他可能已經預知後果，各地的財寶早已預作安排了。」

鐵湘菱道：「爹既然料到，咱們就該直奔濟南，前來合肥豈不多此一舉。」

鐵山道：「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爹正要安陸認爲咱們多此一舉。」

鐵湘菱道：「女兒明白了，不過…」

鐵山道：「湘兒，妳還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鐵湘菱道：「女兒覺得我們原可將他們一網成擒的，那夜爹只要一聲令下…」

鐵山搖搖頭道：「爹不能那麼做。」

鐵湘菱道：「爲什麼呢？爹。」

鐵山道：「妳還記得爹跟你說過保柱麼？」

鐵湘菱道：「記得，當時爹只說了一點就不說了。」

鐵山道：「爹現在告訴你，妳可得三緘其口，不准向任何人提及。」

鐵湘菱道：「放心吧，爹，女兒不會告訴別人的。」

鐵山略作呻吟，道：「本朝自定鼎中原以來，前明的遺臣志士，曾不斷的發動叛亂，近百年了，此種情勢迄今未變，保安國就是反清的首腦之一。」

鐵湘菱道：「那保安國是保柱的後人麼？」

鐵山道：「不錯，可惜他壯志未酬身先死，却將反清復明的責任，交給他最得力的五名部屬。」

鐵湘菱道：「那五人爹可知道？」

鐵山道：「原先不知，現在知道了一點。」

鐵湘菱噘着嘴道：「爹又在跟我賣關子了。」

鐵山道：「不是爹賣關子，是此事尚待更進一步的查證。好啦，咱們現在不談這些了，快改扮一下，咱們立刻動身。」

× × ×

濟南是一個好地方，風光明媚，景物如畫。

但最美麗還是大明湖，所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知道湖光山色是如何的美麗了。

就在鵲華橋往南不遠有一幢大宅子，此時已是日上三竿，大宅子仍然靜悄悄的，好像還在睡夢之中似的。

這時由鵲華橋走過來老少三人，他們一逕奔向那幢大宅之前。

老者目射精光，向兩扇朱漆大門投下一瞥道：「麟兒：去叫門。」

「是，師父。」

一名藍衣少年奔上台階，伸手向門上的銅環連扣幾下。

「有人麼？請開門。」

沒有多久門就開了，走出來兩名勁裝大漢。

「你找誰？」一名勁裝大漢在詢問藍衫少年。

「家師拜謁貴主人，請老兄通報一下。」藍衫少年說明來意，並遞過一張大紅拜帖。

勁裝大漢接過拜帖一瞧，面色微微一變道：「請稍待片刻。」

他持着拜帖奔進大宅，約莫半盞熱茶時間，一名身材矮胖禿頂老者迎了出來。

「江南神捕，大忙人，怎麼有興趣一遊濟南？快請進，請。」

在一聲爽朗的笑聲之後，禿頂老者向來人打着招呼，看情形他們像是素識。

不錯，禿龍伍四海是响遍北六省的知名人物，他曾經協助鐵山辦過案，他們有一段不太平凡的交情。

來人自然是江南神捕鐵山父女三個了，鐵山奔上兩步，握着禿龍伍四海的雙手搖撼着。

「老哥哥：你這一向可好，可想死兄弟了。」

「好，老骨頭倒是健朗得很，看鐵兄弟的情形，這些年還混得不錯嘛，哦，這兩位是誰？」

「小女湘菱，小徒諸葛麟，你們快參見伍伯伯。」

「免了免了，唔，好一對祥麟威鳳，鐵兄弟後繼有人了。」

他們邊走邊談，一逕來到大廳之內，雙方就座之後，侍候的小廝便立即獻上香茗。

伍四海喝了一口茶，瞅着鐵山道：「鐵兄弟：這回到濟南爲公還是爲私？」

鐵山道：「爲公，也爲私。」

伍四海道：「哦，這話怎麼說？」

鐵山道：「老哥哥：天下的事沒有一件能瞞得過你，江寧的分屍案你自然也知道的了。」

伍四海道：「不錯，我知道，你是追踪緝捕分屍的兇手安陸來的？」

鐵山道：「是的，小弟是在緝捕安陸，可是老哥哥也知道分屍案眞正兇手並非安陸。」

伍四海面色一變道：「鐵兄弟：這麼說你不是來探望老哥哥的了。」

鐵山道：「小弟既到濟南，自然要探望老哥哥，但不知道老哥哥會在這裏。」

伍四海道：「好，有什麼事你請直說吧。」

鐵山道：「有些話頗爲不便，小弟想見見此間主人。」

伍四海忽然哈哈一笑道：「你弄錯了，兄弟，這幢房子是我年初才買的，伍四海才是本宅的主人。」

鐵山雙拳一抱道：「這是小弟見事不明，先向老哥告罪。」

伍四海道：「咱們兄弟何須客套，有話你可以說了。」

鐵山道：「對不起，老哥哥，小弟是爲秋大俠來的，希望老哥哥請出秋大俠一見。」

伍四海面色一沉道：「兄弟：秋大俠犯了王法？如果當眞犯了王法，還輪不到你江南神捕來管閒事。」

鐵山淡淡道：「老哥哥不要生氣，小弟此來是情非得已。」

哦，怎麼來個情非得已了？

鐵山道：「小弟身在公門，一切不由自主，不情之處，請老哥哥多多鑒諒。」

伍四海哼了一聲道：「不錯，你吃的滿人的飯，自然要聽主子的使喚了，可是你就忘了你是黃炎子孫，難道你當眞要數典忘祖，做黃炎子孫的罪人？」

鐵山道：「老哥哥言重，鐵山如是忘了自己，就不會千里迢迢來到濟南了。」

伍四海道：「你說，你找秋大俠到底有什麼事？」

鐵山一嘆道：「老哥哥：難道小弟就不能見秋大俠？」

伍四海略作沉吟道：「小串子：你去請大爺，就說江南神捕鐵山求見。」

小串子就是在一旁侍候的小廝，他剛剛應了一聲，廳後已經有人接上了嘴。

「不必請，大爺出來了。」

隨着話聲，一行人由廳後轉出，領頭的正是那位眇目獨臂的老者。

此人雖是身帶殘缺，仍有一股一代豪雄的氣概，獨目顧盼之間冷焰凌厲逼人。

鐵山向眇目老者雙拳一抱道：「在下鐵山，見過秋大俠。」

眇目老者冷冷道：「不敢，鐵大人要見老夫不知有什麼指教？」

鐵山道：「不敢當指教二字，只是有幾句話跟秋大俠談談。」

眇目老者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之間有什麼好談的！」

鐵山道：「秋大俠身在秦庭，心存故國，鐵某着實衷心欽佩。只是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這一點不知道秋大俠想到了沒有？」

眇目老者道：「此話怎講？」

鐵山道：「俗語有一句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果逞一時之忿，將整個山林作孤注一擲，一旦失敗就永無翻身之日了，秋大俠認爲對麼？」

眇目老者獨目精光暴射，冷冷的注視着江南神捕鐵山，良久才哼了一聲道：「是跟你的主子作說客？」

鐵山淡淡道：「秋大俠錯了，難道鐵某不是黃炎子孫。」

鐵湘菱忽然冷哼一聲道：「你太傲慢了，姓秋的，月前在江寧萬寶錢莊，當你們作鬩牆之鬪的時候，咱們正有十桿火槍對着你們，只要我爹一聲令下，你還能這樣神氣麼？」

鐵山叱喝道：「湘兒：對秋大俠不得無禮。」

鐵湘菱撇撇嘴道：「爹：你這是何苦，咱們担下如此重大的干係，別人却將咱們當做敵人，不要管他們了咱們走吧。」

眇目老者面色數變，終於長長一吁道：「是我錯了，請鐵兄弟多多包涵。」

鐵山道：「不敢，只要秋大俠能聽我說幾句話，在下就算不虛此行了！」

眇目老者道：「好，鐵兄弟請說。」

鐵山道：「自滿人竊據我神州，民間志士之反滿者屢起屢仆，喪失無數寶貴生命仍無法達成還我河山的目的，推其原因，不外氣勢二字，滿人氣勢仍强，而我民間普遍氣勢低落，苟且偸安，甚至披髮左衽，數典忘祖，不知自己是炎黃子孫了，在如此環境之下，秋大俠似應以培養民間氣勢爲首務，不必求功成在我，一旦民氣勃起，然後以氣導勢，因勢導利，光復神州自然易於反掌，秋大俠認爲對麼？」

眇目老者肅然起敬道：「這才是同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秋某受教了，但如果就此放過安岱，秋某實在心有不甘。」

鐵山道：「秋大俠所指的安岱，可是萬寶錢莊的東主安陸？」

眇目老者道：「不錯，秋某與張冷泉，熊霸，朱六奇，安岱，同屬主人的五大鐵衞，當主人歸天之後，曾遺下大批財寶，囑秋某當繼承主人遺志，爲驅逐韃虜而努力，唉，想不到他們竟利令智昏，對秋某暗下毒手，將那批復興民族的基金奪去，秋某如若不能收回基金，懲罰叛徒，有何面目見主人於地下？」

鐵山道：「那分屍必是朱六奇了？」

眇目老者道：「正是。」

鐵山道：「在下已將殺人的罪名套在安岱的頭上，並請得刑部緝令及海捕公文，這件事秋大俠就交給在下辦理如何？」

眇目老者道：「這個……」

鐵山道：「還有一件事秋大俠只怕沒有想到。」

眇目老道：「什麼事？」

鐵山道：「安岱前來濟南是有靠山的，山東巡撫溫大人是他妻子的妹夫。」

眇目老者道：「鐵兄弟：你認爲老朽會怕一個山東巡撫？」

鐵山道：「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秋大俠自然不在乎一個山東巡撫，但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因此而影響復興民族的百年大計，秋大俠就不得不考慮了。」

眇目老者道：「鐵兄弟：你該不會是危言聳聽吧？」

鐵山道：「在下怎敢，祇不過就事論事而已。」

老者道：「請鐵兄弟說明白一點。」

鐵山道：「安岱是藉裙帶關係託庇於溫巡撫，如果他仍難免禍，而壓力又出於秋大俠，在狗急跳牆的心理之下，他可能將往事向溫巡撫全盤托出，果眞如此，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眇目老者面色一變，良久才長長一吁道：「好，鐵兄弟，這件事就託付給你了，老夫即日南下，不再過問此事，祇不過起鳳侄兒要報殺父之仇，請恕老夫無力阻止。」

鐵山道：「請問秋大俠，熊少兄現在何處？」

眇目老者道：「他自安葬熊三弟之後

就去了五龍世家，咱們約好在此地相會，大約日內就可到達。」

鐵山道：「在下現住小布政司街吉安客棧，熊少兄如果到達，請秋大俠派人知會在下一聲。」

眇目老者道：「老夫必須與起鳳會合之後才會南下，只要他到達濟南，我會叫他去拜晤老弟的。」

鐵山道：「多謝秋大俠，告辭。」

他們父女回到客棧，店小二迎上前來道：「客官：有位客人在房裏等你。」

鐵山道：「哦，是什麼人？」

店小二道：「是一位女客人。」

鐵山出門之時房間並未上鎖，此時仍是虛掩着，他推開房門一瞧，忍不住啊了一聲道：「是妳？姑娘有什麼指教？」

來人一身黑衣，面上罩着一片輕紗，秀髮披散，鬢際挿着一枝蓮花步搖，這是包蓮兒的獨門標記。

包蓮兒淡淡一笑道：「蓮兒以禮拜訪，總算是鐵兄的客人，至少鐵兄應該讓我坐下來談談，對麼？」

鐵山微微一笑道：「這是鐵某的失禮，姑娘請坐，湘兒，快給包女俠沏茶。」

鐵湘菱送上香茗，包蓮兒說了一聲謝謝，然後目光一轉，瞅着鐵山道：「鐵兄見過秋馭龍了？這老兒可是固執得很，不過看情形鐵兄是說動他了，少不忍則亂大謀，我想他應該聽從鐵兄的勸解才對。」

鐵山暗忖：「好利害的女人，我的行動她竟然如同目覩。」

他雖是內心駭異，表面上仍不動聲色，只是冷冷道：「包姑娘該不是調查鐵某的行爲來的吧？」

包蓮兒道：「鐵兄言重了，蓮兒沒有這個胆子，也沒有這種權力。」

鐵山道：「姑娘究竟有什麼事來找鐵山，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個明白？」

包蓮兒道：「鐵兄果然是快人快語，好，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小妹是來跟鐵兄談一筆交易的。」

鐵山笑笑道：「鐵某不會做生意，姑娘只怕找錯了對象。」

包蓮兒道：「不要把話說得太絕，鐵兄不妨先聽聽小妹的。」

鐵山道：「好，姑娘請說。」

包蓮兒道：「鐵兄能够使秋馭龍放棄向安岱索仇，這一招的確高明，但以刑部一紙公文，只怕很難使姓安的入罪，鐵兄久在公門，應該知道巡撫等於封疆大吏，姓安的有此等人物撑腰，鐵兄要動他只怕十分不易。」

鐵山道：「姑娘必然有什麼萬全之策了，請敎……」

包蓮兒道：「小妹的確有個萬全之策，咱們不僅能使溫巡撫不再包庇姓安的還可以責成他將姓安的擒來交給咱們，祇不過閻王不差餓鬼，小妹總得有點好處。」

鐵山道：「姑娘要些什麼好處？」

包蓮兒道：「安夫人秦窈娘收藏有一片七葉靈芝，除了這個小妹別無所求。」

鐵山微微一笑道：「這就是姑娘作安家護院的目的？」

包蓮兒道：「不錯，如非那秦窈娘像狐狸一般的狡詐，小妹就不必與鐵兄談這筆交易了。」

鐵山道：「好，我答允妳。」

包蓮兒道：「鐵兄可還記得三年前宮庭之中一夜失去兩項重寶？」

鐵山道：「姑娘說的可是九級玲瓏塔，及火龍珠？」

包蓮兒道：「不錯，憑這兩件人間異寶足可讓姓安的滿門抄斬，溫巡撫也要聽憑咱們的擺佈了。」

鐵山愕然道：「這兩件寶物是姓安的收藏着？」

包蓮兒道：「是的，現在存放在溫夫人的內寢，分別用兩隻木箱盛着，其中自然還有別的寶物。」

鐵山道：「姑娘，這可是大事，如若消息不確，咱們就得賠上自己的生命！」

包蓮兒道：「放心吧鐵兄，蓮兒還沒活够，決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

鐵山沉吟道：「好吧，鐵某就去求見溫巡撫，還要麻煩姑娘做個告密之人。」

包蓮兒道：「我不要做告密人。」

鐵山一怔道：「爲什麼？姑娘。」

包蓮兒道：「江南神捕名噪天下，如果還要告密人豈不弱了你的名頭。」

鐵山道：「如此說姑娘是要置身事外了？」

包蓮兒伸出纖纖玉手，摘下她的蒙面紗巾，一張完美的粉頰立即現了出來。

她沒有傾國之貌，落雁之容，但却雍容華貴，風姿絕俗，是一個令人一見動心，而又不敢褻瀆的女人。

她平實而誠懇一笑道：「小妹不想置身事外，只是不想做告密人罷了。」

鐵湘菱忽然心頭一動道：「爹：女兒有一個辦法。」

鐵山道：「哦，妳說說看。」

鐵湘菱道：「娘過世五年多了，多年來爹形單影隻連一個照顧的人也沒有，如果包阿姨做女兒的娘，豈不公私兩便？」

鐵山一呆道：「別胡說，包阿姨會生氣的。」

包蓮兒幽幽道：「鐵兄，如果……我不生氣呢？」

鐵湘菱歡呼一聲，一把抓着包蓮兒的雙手道：「娘：妳答允了？」

包蓮兒面帶嬌羞，却神色莊嚴的道：「湘菱，別這麼早叫我娘，妳爹他……」

鐵湘菱再拉着鐵山的手道：「爹？你快說嘛，妳知道女兒要一個娘，如果你不點頭，女兒可不依。」

鐵山尷尬的一笑道：「蓮……姑娘：如果……妳不嫌棄……」

包蓮兒螓首一垂道：「你別這麼說，咱們都是江湖人嘛。」

鐵山精神一振，忽然哈哈一笑道：「好，蓮兒，咱們去找溫巡撫，儘快辦完了公事就該回去辦咱們的私事了。」

公事辦得十分順利，因爲溫巡撫久處官場，對利害二字看得十分明白，這件事只要鐵山隨便說上一句，他這位封疆大員一樣會得到抄家滅門的處份。因此，他只要免禍，一切都聽從鐵山的。

於是，安岱夫婦判了斬立決，財產半數充公，半數補償熊霸及沈崇道的後人。

然後鐵山父女帶着包蓮兒回家，鐵府有了女主人，自然也洋溢着一片喜氣了。

—完—

民間技擊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傅清和父子二人砍樵爲生，一天上山時檢到一口箱子，裏面盡是黃金寶石。傅清和帶了一只金鐲子及一塊翡翠到城裏去押賣。傍晚回家時遇到一場大風雪，進得家門，竟發現一具屍體躺在炕床上，而他們全村的村民都被一個名叫童風的人囚禁着。另一名自稱一脚踢的彭姓女子責怪童風的不是。童風却說出此刻三山五岳人都來到這三家村，爲的是要追查那一箱寶物，其中包括無影刀丁潔，童風父女，好好先生龍不王，與及那個可怕的孫琴，這一班梟雄人物，遂展開一場奪寶戰……

珍寶遺荒山　羣雄起爭奪

孫琴道：「各位想想看，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女人，她手底下用的也都是女將，喜歡耍陰險、鬥心機、而且永遠不服輸，這個娘兒會是誰？」

她說完之後，每個人都在翻着眼皮在想。

「我再提醒各位一下，這個人大概五十出頭了。」

「巫婆婆？」丁潔先開口。

他一開口，龍不王與童風的神色都爲之一變。

「丁潔！你聽說過這個巫婆婆嗎？」

「她老公巫雲當年是奉天鏢局的總鏢頭，有一年，押了一車紅參去南京，在路上被人刼了貨，還送了命。可憐巫婆婆三十不到就當了寡婦。後來，她專爲別人押送値錢的東西，凡是想打她主意的歹人，一個個都死在她的手下。從此巫婆婆經過之處，歹徒都紛紛走避。」丁潔一口氣說到底，他似乎對巫婆婆一切都非常了解。

龍不王立刻接了腔：「莫非那位糧秣督辦的一箱珠寶是巫婆婆解送的嗎？」

孫琴又接下去說：「如果巫婆婆解送的金銀珠寶會在解送途中弄丢掉，那倒是一件千古奇聞了。」

「各位！」童風插嘴說：「咱們屋裏坐吧！」

大夥兒都進了屋，但他們却把傅清和忘記了。

傅清和並不認爲自己的行動受到了限制，他只是想見見他爹，於是他走出院子門，打算到熊佬佬家去一趟。

大雪雖已停，積雪仍深，他們家到熊佬佬那兒不過百十來步，可是在深及膝蓋的積雪中行走仍很費勁兒。

傅清和走了很久，總算走到了。

「誰？」黑暗中有人詢問。

「我來看看我爹。」傅清和連忙答應着。

「三家村的人都在這兒了，你是……你找誰來了？」

「我是從城裏回來的，童爺答應我來看看我爹。」傅清和竟然會說謊，而且說得如此逼眞。

「進去吧！可別就擱太久，快點出來啊！」

童風沒有說錯，大夥兒全擠在那張大炕上，傅老爹一見他兒子，就連忙趕了過來。疾聲問道：「清和！你回來啦！有沒有先回家去？」

「回去過。」

「他們沒有難爲你嗎？」

「不！他們都很客氣……爹！那只箱子呢？」

「不見了。」

「爹！你沒弄錯嗎？沒人進屋裏去過，你也沒有離開，那口箱子就不見了，難道箱子長了翅膀？」

「清和！你也不相信我的話？」

「不是不信，而是覺得太離奇，箱子一定是被別人盜去的，而你老人家連個鬼影子都沒見着。」

傅老爹伸手連搔頭皮，似乎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爹！咱們家裏還有一個人被斧頭劈死，你知道嗎？」

「聽那位童爺說過了，可是我沒有見着……」

「也沒發現什麼可疑的現象麼？」

「沒有呀！」

「爹！意外之財是禍不是福，咱們也別指望發財啦！對了！你們在這兒還不缺什麼吧？」

「大雪天，大夥兒擠在一塊倒也挺暖和的，只是，大夥兒心裏全犯愁，不會有什麼禍事吧？」

「爹！咱們一向沒作什麼缺德事，老天會有眼睛的！……爹！我不便就太久，明兒再來瞧你們。」

「清和！你能自由自在地走動嗎？」

「嗯！」傅清和沒敢說大話；因爲他也不知道這份自由能够維持多久。

「那可好，」傅老爹以禱告上蒼的語氣說道：「但願他們早日把那口箱子找到吧！」

傅清和不敢多作流連，慌忙離開了熊佬佬的家。

走到半路上，突在他身後响起一個冷冷的聲音：「姓傅的小子！給我站住。」

傅清和猛地打了一個冷顫。

「小子！就這麼樣給我站好，別轉過身。」

傅清和渾身都僵了，那還能轉動身子呀！

「小子！別哆嗦，我只是問你幾句話兒。」

傅清和很想回答一句，但兩排牙齒却在捉對兒打戰。

「你見過那口箱子，是不是？」

「是的。」

「把那箱子的模樣兒，給我形容一遍吧。」

傅清和戰戰兢兢地照實說了一遍。

「老實說，你們爺兒倆是不是把箱子藏起來了？」

「沒有，我敢賭血咒，眞的沒有。」

「箱子上面有沒有發現血漬？」

「沒有，乾乾淨淨的。」

「你們檢到箱子的地方，有沒有發現別的東西？」

「沒有。」

「是在路上發現的，還是藏在草窩裏的？」

「就在山徑小路上，好像是誰不小心丟掉的。」

「好了，你回去吧，記住一件事，別提起在路上碰到我，最好你壓根兒忘掉這件事，知道嗎？」

「你放心，我絕不會亂說一句話。」

「如果你敢亂放屁，那你就沒命，走吧！」

傅清和連滾帶爬，沒命的跑，這眞應了一句說書人的話——只恨爹娘生少了一條腿。

回到家，童風巳經在門口等他了。

「老弟，上那兒去了？」

「去熊佬佬家。」

「老弟，你沒得到我的同意，怎可亂跑呀！」

「童爺，我只是想看看我爹而巳。」

「好啦，我女兒在找你，說是有什麼話要問你，到屋子裏跟她聊聊吧，小心點，現在她的脾氣壞得很。」

傅清和不免楞了一楞，那小姑娘找他幹甚麼呀？

童梨靠在坑上，屋裏巳經沒有別的人了。

傅清和一進屋，她就以命令式的語氣說：「把門關上，過來在炕緣上坐着。」

傅清和照着做了。

「傅清和！」她那兩隻圓圓的眼睛盯着他，「我爹說，是你最先看到我那副狠狽相的，是不是？」

「是呀！」

「很難看，是不是？」

「不，很好看……」

拍！傅清和挨了一個耳光。

「人家把我剝得精光，像一條刮了毛的羊，你還說很好看？你這個人眞是壞透了。」童梨氣鼓鼓地說。

傅清和眞不知該如何應付這種半大不小的姑娘，他掩着面頰，哭也不哭，笑也不笑，也不敢說話了。

「痛嗎？」

「有一點兒。」

「下次說話要小心……對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哦？」

「我的腿上有一塊疤，小時候摔交不小心留下來的，莫跟別人說，知道嗎？」

「妳教我來，就是爲了這件事嗎？」

「是呀！這難道還不重要嗎？」

「童姑娘，我告訴妳一句老實話，當我看到妳那副悽慘的樣子時，就立刻抓起衣裳將妳蓋住，我根本就沒有去細看，童姑娘，我並不是一個輕薄的人呀！」

「我知道，你是個好人……剛才我打了你一個耳光，你生氣嗎？」

「是我自己說錯了話。」

「不！是因爲我有點兒喜歡你！」童梨的臉紅了，「我喜歡的人我才會打他，要是壞人我才不理他哩！」

眞是孩子話，事實上，童梨也才十七，八歲，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

「我去給妳熬點粥……」

「你不說我倒忘了，我是眞有點兒餓

了。」

傅清和離開睡房時才發現那些人一個都不見了，他們上那兒去了呢？

他來到灶房，却發現姓彭的女人在那兒燒火。

「傅清和，」姓彭的女人向他招手，「過來，坐這兒，我有話要跟你說。」

傅清和在她身邊坐下。

「方才你見到了不少人，以你看，他們怎麼樣？」

「都不壞。」

「錯了，連我在內，全沒有一個是好人的。」

傅清和發了楞，他無法子接下去。

「你記住，別跟任何人走得太近，只要敷衍他們一下就行了，也不過三，五天，他們都要走的。」

「我知道。」傅清和只有順着她的口風回答。

「不過，你對我却要例外。」

「哦？」

「因爲我對你沒有惡意，而且我來三家村也不是爲那口箱子，對了，剛才孫琴當你的面說了我很多壞話，你是不是認爲我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

「不！」傅清和連忙搖頭。「我不會那麼想。」

「傅清和，你今年多大啦？」

「二十三了。」

「還是個孩子，有許多事你還不懂——對了！盡說閒話，忘了正事，我要你給我辦一件事情。」

「我要給童姑娘熬粥哩！」傅清和在短短的一天一夜當中巳經學得很精明了，他不願捲進那是非漩渦中去。

「哦？你幹嗎對那小丫頭片子那麼好呢？」

「人家受了驚，身子弱，不吃點，喝點怎麼成呀？」

「有她老子照顧，干你什麼事？你爹被他老子派人看管起來，你還對他女兒那麼好，不是好歹不分嗎？」

「我……」在一脚踢氣勢洶洶的言辭之下，傅清和顯得語塞，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巧言會道的人。

「傅清和，你得趕緊爲我去辦這件事，這件事千萬誤不得，將來對你也有好處，」她的語氣又緩和下來。

「好吧！」傅清和只得妥協了。「什麼事？」

「雪巳經停了，上山不難走吧？」

傅清和的兩隻眼睛瞪得很大，如此寒冷的冬天，如此深夜，路上積雪盈尺，上山去幹嗎呀？

「嗯？」一脚踢在等待他的答覆。

「雪是停了，不過，積雪仍很深，恐怕不好走。」

「你身體這麼粗壯，也辦不到嗎？」

「若是眞有要緊的事，當然可以試一試。」

「你發現那只箱子的地方，距這兒有多遠？」

「約莫一里路。」

「那不算遠。」

「可是，在這種天氣，却像一百里路那麼遠。」

「傅清和，」姓彭的娘兒們站了起來，一隻手撫摸着傅清和的面頰，嘴巴也貼上了這個壯男的耳朵，「你一定要跑這一趟，這是與我性命相關的事。」

傅清和的兩頰火熱，心頭怦怦跳，這種男女耳鬢厮磨的事，他從來都沒有經驗過，他飛快地退開，頭不住地點。

「你答應了。」

「是呀！」傅清和硬着頭皮說：「我這就去一趟。」

「哎呀，我高興死了。」姓彭的尖聲嚷着。

「可是，我去那兒是要幹什麼呀？」

「你拿一根棒子，三尺長的樣子，你在什麼地方發現那只箱子，就將那根棒子插在什麼地方。」

「就這麼一件事。」

「嗯，很輕鬆，只是路上難走點。」

「拿根木棒插在那兒？……這是幹嗎呀？」

「不用問，將來你自然會明白的。」

好一句將來自然會明白，這似乎是她的口頭禪。

「那麼，妳爲童姑娘熬一點兒粥，行嗎？」

「好，看在你的份上，我答應。」

「我這就去啦。」

「這件事千萬要守密，可不能對外人說。」

「我不會說的。」

傅清和不敢走前面，後面的籬笆有破洞，他就是從那個破洞鑽了出去，臨走時，他帶了一把鋒利的柴刀。

才走了幾步路，傅清和就有點兒後悔了。

上山這段路並不太難走，戶外很冷他也熬得住，他突然想到一件事，這一去一回雖說只有二，三里路，恐怕要磨蹭到天亮，萬一童風追問起來，他怎麼回答呢？

一想到這裏，他並沒有停下來，也沒有走回頭路，反而加緊了脚步，他只希望早些趕回來，不要被人發覺。

從三家村往東，就到了山麓，從這裏開始登山，坡度並不陡，因爲路有斜度的關係，雪不容易停積，積雪反而比平路還要淺薄些，只是路面滑溜，難以擧步。

阻擋傅清和的並不是滑溜的道路，也不是陷足的積雪，而是一個人。

龍不王。

龍不王站在山道的入口處似乎巳經很久，很久了。

「小子，別怕，走過來，」龍不王先向他打招呼。

傅清和畏畏縮縮地挪了過去。

「上山？」龍不王簡略地問。

「是的。」

「幹什麼？」

「我……我想去看看。」

「看什麼？」

「那口箱子不見了，也許會回到原地方去。」

「那箱子長了脚，還是長了一對翅膀呢？」

「小時候聽祖父說故事，說江湖有異人，會什麼奇門遁甲，五鬼大搬運……所以……所以……」

「小子！」龍不王竟然信了他的胡謅。「你倒懂得不少，走吧，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上前帶路。」

傅清和一夥懸起來的心放了下來，龍不王信了他的胡謅，如果回來後童風追問他的行踪，龍不王就是護身符。

心頭一鬆，傅清和兩條腿上就格外有勁。

龍不王年紀雖大，腳下的功夫一點兒也不輸他。

雪地，深夜，但他們走得比平時快。

一轉眼工夫就到了發現那口箱子的地方。

「就在這兒嗎？」龍不王問道。

「是呀！」傅清和指了一指，「就在路中間。」

「山道通車嗎？」

「通車？什麼意思？」

「我是說，山道的寬度可以通過一輛大車嗎？」

「不可能。」傅清和毫不猶疑地說。

「這條路一直走，通到什麼地方？」

「往前走五里路，有正反分岔兩條路，順手走，通到縣城，比官道要近三十來里路，不過，很難走。」

「反手邊那一條路又通向那兒呢？」

「沒走過。」

「在平常這條山道有來往行商路過的嗎？」

「夏天有人經過，很少，也都是空手的。」

「箱子旁邊沒有別的東西了嗎？」

「沒有。」

「見到血漬了嗎？路上，或者在箱子上。」

「沒有。」

「好啦，咱們回去吧！」

傅清和找到一棵小樹，揮刀砍下，將主幹部份削成一根三尺長短的棒子。

「你在幹嗎？」龍不王好奇地問道。

傅清和沒有回答，他大概在思索該如何回答。

「小子，你下山還需要用拐杖麼？」

傅清和將木棒一頭削尖，插進了地面去。

「嗳！這是幹嗎呀？」

「作個記號，」傅清和終於想好回答的辭兒了。

「作個記號？」龍不王莫名其妙。

「日後也許還有好多人要問我箱子是在那兒檢到的，日久天長我會忘記，作個記號將來好找。」

「小子，你放心，有龍不王在，誰也不敢問你。」龍不王雖然如此說，並沒有敎他將木棒拔起來。

× × ×

有句俗話：霜前冷，雪後寒，翌日是個大晴天，像黃金般值錢的冬陽也露了臉，却冷得使人不敢離開屋子。

傅清和這一覺睡得可眞香甜，他是蜷曲在灶前那堆引火用的乾草上睡去的，一覺醒來，猛打冷顫。原來灶裏的火巳經熄弱了。他連忙加草添柴，重新發火。

屋子裏靜悄悄的，彷彿那些人全離去了，也彷彿壓根兒就沒發生過這檔子事，他只不過作了一個惡夢而已。

院子裏沒人，廂房沒人，睡房中也沒人。

童梨那個小姑娘巳經不睡在炕上了。

傅清和正在滿腹狐疑，突然身後響起一聲輕笑。

她又穿上了皮裘，穿上了那亮晶晶的馬靴，挺神氣的，似乎昨夜的屈辱和不快都巳一掃而空。

「童姑娘！」傅清和親切地問道：「妳沒事啦？」

「本來就沒事，昨夜委屈你睡草窩，眞不好意思。」這小丫頭片子倒挺懂得禮數的，給人親切的感覺。

「那算不了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晌午了，看你睡得甜，沒叫你。」

「那該吃飯啦，我去灶房弄，妳歇會兒！」

「有什麼好吃的，」童梨也顯得大有胃口的樣子。

「鄉下人，那有什麼好吃的？年下了，有點臘貨，鹹山鷄，乾兔肉，還有洋麵，咱們烙餅吃。」

「好呀，咱們一塊兒去，我給你作帮手。」

談起下厨房，傅清和只會熬粥，自從他娘死後，傅老爹身兼母職，根本就沒讓他動過手。

童梨看上去很野，其實也很文靜，到了厨房她也眞能幹活兒，合麵，揉麵，烙餅，都很內行。

傅清和從沒如此愉快過，一個沒有女人的家庭就像一座花園沒有了花。

「童姑娘！他們那些人都跑到那兒去啦？」

「誰知道？」她佻皮地伸伸舌頭。

「童姑娘！你們在這兒，還要待多久呢？」

「你希望咱們待多久？」她仰起頭來問。

她那兩道目光有懾人的魅力，傅清和被她看得透不過氣來，只有低下頭去，拚命往灶裏加木柴。

「說呀！」她催逼着，「你希望咱們待多久？」

「我希望……我希望你們永遠也別走了。」

「傻瓜！」童梨笑罵着，「咱們待在這兒有什麼好處呀？眼看就要過年了，可是大伙兒全都惶惶不安的，傅清和！你知道不知道，那口箱子爲這個小村子帶來了大禍。」

「童姑娘！提到這件事，我可要問問你啦，你們這些人好像誰也不是那口箱子的主人，猛找個什麼勁兒呀？」

「傻瓜！眼睛珠子是黑的，銀子是白的呀！」

她的意思是比喩人都是貪財的。

可是，傅清和並不明白她這句話的意思。

「每個人都想得到那筆意外之財，就拿我爹來說吧！還不是一樣，結果是我倒楣，先受到了汚辱！」

「對了，我聽他們說，那個……糟塌你的人是個女的……叫什麼……我記性眞壞，忘記了。」

童梨喃喃地說：「我爹竟然沒告訴我，眞奇怪？」

「也許……他怕妳再度受驚。」

「怕我再度受驚？莫非是個女魔頭，？是個女羅刹？」

「那個女人好像很厲害，當那位姓孫的姑娘提起她的時候，在場每一個人的臉色都變得白裏透靑。」

「哦！那會是誰呢？」童梨翻翻眼皮想了想，然後說：「傅清和，你滿腦袋豆腐渣嗎？再想想看嘛！」

傅清和認眞地想，倒被他想出來了。

他振聲叫道：「對了！是巫婆婆。」

「巫婆婆！是那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嗎？」

「是的。聽說她不到三十就守寡，巳經……」

灶房門口響起一聲輕咳，打斷了傅清和的話。

可是，並沒有看見什麼人走進來。

「童姑娘，」傅清和輕輕地問：「妳剛才聽見了嗎？」

童梨點點頭，目光注視灶房的門口。

他們所注意集中的地方，一點動靜也沒有。

傅清和自幼胆大，他不怕豺狼虎豹，也不怕魑魅魍魎，但此刻他却感到無比的戰慄，每一根汗毛都豎立起來。

他們彼此聽得見呼吸、聽得見心跳。

童梨的目光開始在四處流動，顯然，她是想找尋一件武器，在一堆劈好的木柴上有一把厚重的柴刀。

她抓起那把柴刀。傅清和却抓住了她的手。

她以驚疑的目光望向傅清和，後者向她頻頻搖頭。

傅清和是不希望童梨去冒險。

童梨輕輕掙脫，仍然提着柴刀，躡足向灶房門口行去。

她還沒有走到灶房門口，就有一個人向她撲了過來。

乍看之下像是對她撲擊，其實是那個人立足不穩向前撲倒，他喝醉了嗎？還是他站着打瞌睡？

都不是。

他根本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死屍。

童梨胆子大，勁頭足，她立刻就提刀追了出去。

片刻之後，她又折了回來，喃喃地說：「眞是怪事？連個鬼影子都沒見着。」

她眞胆大，屍首面部向下，她竟然將屍首翻轉過來。「死相」與床上的那具一模一樣，也是面門中斧死亡。

屍體巳僵硬，那種寒冷的天氣，人死了半個鐘頭之後就會變成這副樣子，根本無法估計死亡的正確時間。

但是，有一件事却絕對可以肯定。屍首是被人搬到這兒來的，不是他自己「走」來的。

童梨仔細地在端凝那副「死相」，沒有吭聲。

「認識這個人嗎？」傅清和輕輕地問她。

童梨搖搖頭，她的目光並沒有移開。

「眞倒楣，咱們這一頓晌午也別想吃了。」

「奇怪？爲什麼一定要將這具屍首移到這兒來？」童梨並不關心她的肚子，她仍在追索這個問題。

傅清和沒有接話兒，因爲他沒法子答覆這個問題。

「來，咱倆將屍首抬出去，」童梨一點也不在乎去接觸死人。「擺在這兒，咱們還吃得下嗎？」

死人是不會動的，當然它只能聽任擺佈。

童梨和傅清和高與把它扔到那兒去就扔到那兒去。

有誰聽過死人還會表示它的抗議？

童梨搬脚，傅清和在另外一頭，他實在沒有勇氣去接觸屍首的任何一個部位，他只敢抓住死者肩頭的衣衫。

童梨喝了一聲：起！雙手猛力地往上一抬。

也許用力過猛，死屍的左脚竟然碰着了她的下顎，這一脚踢得不輕，牙齒血都被「踢」了出來。

她還沒來得及呼痛，死屍的另一隻脚也動了，姿勢非常美妙，是用的「曲腰上踢」，這一踢中了傅清和的面門。傅清和哎呀一聲，連連倒退了好幾步。

再笨的人也看得出，這是一個假「死人」。

他不但不是死人，甚至比一般活人還要厲害。

他的雙脚連連踢動，最先是傅清和被踢昏在地上，接着童梨也搖搖幌幌地倒下了。在她最後的意識裏，她還有個奇妙的想法，如果她能再甦醒，她絕不再經過墳墓。

灶裏的火很旺，鐵鍋巳燒紅，但是沒人烙餅了。麵案上有烙好的餅，打麵的杖落在那堆木柴上。

約摸擦黑光景，有人來到了灶房。是童風。

他先點燃了油燈，然後看着眼前的景象發楞。

他的女童不見了，傅清和也不見了。根據眼前的情況判斷，這兩個年輕人顯然遭到了意外的襲擊。

他們是生？是死？這是童風唯一關心的問題。

突然，他發現麵案上有一張紙條。紙質很好，字蹟却是用燒過的木柴寫的：

「想令嫒嗎？請立刻向東走，自有人與你見面，不得有他人同行，也不得告訴任何一個人。」

這張字條沒有上欵，也沒有下欵。字蹟歪歪斜斜，文辭却很通順。

童風將字條扔進灶裏，匆匆地走了出去。

向東，是走向山裏的反面，童風不知道一直走去將會達到什麼地方。他只知道依照字條上的吩咐去作。

幸好雪霽天晴，他還分辨得出東南西北。

暮色漸黑，童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人在雪地裏出現。

走了二、三里路，雪地上突然出現了一隻大花狗。

那隻大花狗非常健壯高大，約摸有四、五十斤重，童風一看就知道牠是有人豢養的，絕非野狗。

大花狗朝他吠了兩聲，掉頭就跑。牠每跑兩三步，就回頭看看童風。

童風突然明白了，大花狗是來爲他引路的。

童風跟着大花狗走，又走了兩三里路，看到了一座茅舍。大地一遍白，如不細看，很難發現茅舍的存在。

屋子裏有人在叫：「阿花，是你回來了嗎？」

大花狗又吠了兩聲。

有人打開柴扉，朗聲笑道：「有客來，請裏面坐呀！」

光綫已很暗，童風看不太清楚這個人的長相，但從聲音中却可以肯定，他絕對不認識這個人。

他的確不認識這個人：一頭黃髮，一張黃蠟般的面孔，一嘴黃牙，再加上一身黃衣，看得童風發了楞。

他手裏拿住大半隻烤兎，往那大花狗面前一扔，拍了拍手，嗞牙裂嘴地笑着說：「裏面請呀！」

屋裏懸吊着一支粗大的松脂火炬，顯得非常明亮，竹桌，竹椅，陳設非常簡陋，一個老太婆坐在那兒。

滿頭銀絲，一臉皺紋，兩眼如鷹。見到這一副容貌，童風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一定是巫婆婆。

「坐！」白髮老太婆開了口，還抬了抬手，手上滿是青筋：那是一隻瘦骨嶙峋予人以陰森感覺的手。

童風坐下，正襟危坐，他的每一根神經似乎都受到了控制，他甚至在呼吸的時候都感受到對方的壓力。

「你們這些人都跑到三家村來幹什麼呢？」

「聽人說三家村最近出現了一箱金銀珠寶。」

「珠寶？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地下冒出來的？」

「聽說是有人不小心遺失掉的。」

「有頭緒了嗎？」

「大海撈針。」

「回去告訴那帮混混。」老太婆說話很不客氣。「我懸賞十萬大洋，不管是誰，找到那箱子，我就送他這筆賞金。不過有一點教他們特別注意，要是箱子裏的東西少了一點，非但沒有賞金，我還要他們的腦袋。」

「請問妳是……？」

「巫婆婆，沒聽說過嗎？」

「久仰，久仰……。」

「別在這兒說屁話，你可以走了。」

「請問巫婆婆，小女在這兒嗎？」

「在。」

「還有那個姓傅的樵夫，他也在這兒嗎？」

「也在。」

「我……我想帶他們回去，小女正有病。」

「不行。我要把他們留在這兒……童風，你心裏非常明白。如果你們這帮江湖爛混混，不想領我的賞金，想得到那箱子，你就應該立刻來告訴我，如果你也跟他們一樣想混濛我，你的女兒和那個姓傅的小子就沒命。」

「是是是……。」童風只有連聲答應的份兒。

「我還有時間限制，三天，多一刻我也不等。」

「巫婆婆！」爲了女兒童風的胆氣也壯了。「妳老人家也該講個道理呀，咱們並沒有義務一定要爲妳找回那口箱子。事實上咱們能找到那口箱子的機會很小。」

「不管你怎麼說，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

「巫婆婆，我現在想見見小女也不行嗎？」

「阿花！」巫婆婆突然大叫了一聲。

那大花狗立刻應聲而至，搖尾乞顏。

「送客！」

大花狗通達人性，牠對童風吠了兩聲，然後跑了出去。

「童風：快走吧！沒有阿花引路，你回不到三家村。」

實情的確如此，天巳黑盡，在雪地裏難辨方位，童風想摸索回去的確不容易。

那隻大花狗一直將他引到傅家茅舍前，才掉頭離去。

那些白天不見了影兒的，這時都回來了。

龍不王首先問道：「老弟你上那兒去啦？」

童風那敢隱瞞，就將自己所遭遇的情況敍述了一遍。

孫琴又罵開了：「姓童的，你要是怕事的爲什麼不躲在你娘懷裏睡覺，跑到這三家村來幹什麼？那個老巫婆也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她再兇，再狠，紅貨還是被人刦了。要是我，當面就跟他幹一塲，像你夾着尾巴跑呀！」

「孫姑娘！妳倒說得輕鬆，我女兒在她手裏，我能怎麼樣，她叫我跪下跟她磕頭，我也只有聽呀！」

龍不王排難解紛地說：「你們也別窮嚷嚷啦！靜下來想一想，巫婆婆爲人押運紅貨，半途中紅貨被刦，想想看，這個人有多厲害？可是整箱的珠寶又離開了他的手，這是怎麼回事呢？還有，大家怎麼會來到三家村？」

每個人都回答了這個問題，答案完全相同：他們聽到了一個傳言，三家村有一筆鉅大的財富等待主人，見者有份。這種傳言足以令任何人心動。

「現在，」龍不王說：「咱們只有兩條路。」

沒有人吭聲，大夥兒都在靜待下文。

「一條路是那兒來的回那兒去，命中註定吃棒子麵，就不用想啃白麵饅頭。强行的結果必然是惹禍燒身。」

「另一條路，就是咱們立刻去爭取主動。」

還是沒人聲，顯然沒人願走這條路。

沒人附議，也許龍不王說得不淸楚。

龍不王一個個地徵詢意見，他先問丁潔。

「我跟彭大姊同進退。」小丁說。

一脚踢回答得非常爽脆：「我很少走回頭路。」

孫琴回答得更潑辣：「它奶奶的，讓我頂着尖風，冒着大雪跑到這鬼地方來，又空着手跑回去，我犯賤呀！」

童風則是騎虎難下，女兒在巫婆婆手裏，巫婆婆又限他三天之內找到那只箱子，他能一走了之嗎？

「好了！大夥兒都不願走回頭路。」龍不王下了結論。「不過，我還要問一下，是各幹各的？還是大夥聯手？各位想想清楚，然後再回答這個問題。」

其餘的人全看着孫琴，似乎都認爲她很難打商量。

「都看着我幹嗎？」孫琴嚷了起來：「是我沒穿衣服光着臂兒？還是我臉上刻着花兒呀？」

龍不王笑着說：「是大夥兒敬重妳，讓妳先開口呀！」

「我一向獨來獨往慣了，敎我一個人去對付閻羅王我也不在乎。不過，眼面前我讚成大夥兒聯手。」

孫琴如此一說，別人當然都同意了。

「誰當頭兒？」龍不王又提出了問題。「蛇無頭不行，總有一個人發號施令，免得各出主意，亂成一團。」

「老鬼！」孫琴笑罵着。「要是選個頭兒出來，除了你還會有誰。這一回可讓你過足癮頭啦！」

「孫琴！誰當頭兒都是一樣，不過，話先說好，既然大家都同意誰當頭兒，在離開三家村之前，每一個人都得聽這個頭兒的話，誰要反抗，誰就是衆人之敵。」

「好啦！我孫琴頭一個願意聽從你的指揮。不過，我生好罵人，要是有惡言惡語，你可要包涵點。」

孫琴同意了，別人當然也沒有什麼意見。

「那麼，我可就要發號施令了。」龍不王很認眞地，他的表情非常嚴肅。「我們暫時將那口箱子的事拋開，救人第一，童姑娘在巫婆婆的手裏，童風心頭感受威脅，也就是等於我們大夥兒受威脅。所以，我們要先將童姑娘救出來，巫婆婆也就成爲我們第一號敵人了。」

沒有人說話，傳聞中巫婆婆的確很厲害，但是，他們對自己也有絕對的信心。

龍不王又接着說：「雪早就停了，方才童風回來的時候必有脚跡，我們可以循跡找到那座茅屋。」

孫琴發問：「見面不分青紅皂白，就幹它一塲嗎？」

「當然不能蠻幹，咱們要用點腦筋……就說咱們不相信童風的話，要親自問她……到時你們再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我們不能一擧制服那個巫婆婆，就絕不要動手。」

行動立刻展開，雪地上果然有足跡可見。

阿花的梅花脚印以及童風皮靴子踩出來的大脚印。

他們毫無困難地找到了那座小茅屋。

「龍老，有個黃髮的人在爲巫婆婆守衛，看上去她好像是個野人，咱們可得格外留意他一點。」

「你在前面引路吧！」龍不王揮了揮手。

童風超前帶路，他的心情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茅屋很靜，也不見燈光，巫婆婆好像睡覺了。

柴扉也是關得緊緊的。龍不王向童風打了一個手勢。童風會意，立刻高聲喊叫道：「有人在嗎？」

沒人回應。

人或許睡着了，那隻大花狗呢？

「有人在嗎？」童風又將嗓門提高了一些。

仍然沒人回應。

「童風！」龍不王說話了：「你沒有誆咱們吧！」

「龍老，我說這種謊對我有什麼好處呀？」

「這茅屋裏根本就沒有人。」龍不王肯定地說。「不過，我相信你沒說假話。這種天氣，狗也不願出門，可是，雪地上的狗脚印却不是假的……推門進去吧！」

童風推開柴扉，剛跨了一步，又退了回來。

「怎麼啦？」龍不王嚷叫着問道。

「門口有一大片蛛蜘網。」童風惶恐地說。

「童風：你剛才還在這兒走進走出，如今門上竟然有了蜘蛛網，有誰聽說冬天蜘蛛會結網呀？」

孫琴在地上拾了一根枯枝，將門口的蜘蛛網撥去，搶先進入了草屋，而且，她就立刻刷燃了一根火柴。

松脂火把點着了，屋內大放光明。

但是，眼前的景象使得童風不勝迷惑，屋內到處都是蜘蛛網，桌椅上也有灰塵，似乎這間草屋多久沒人來過了。

「童風！」龍不王以懷疑的目光望向他。「地方沒錯嗎？你眞的在這兒見到巫婆婆，嗯？」

「是呀，她坐在那兒！」童風指點着：「我就站在這兒，她的神色，語氣，我現在都還記得哩。」

孫琴在東看西看，她忽然說：「龍老，童風沒有說謊，各位瞧瞧，這是甚麼？一根骨頭，香噴噴的。」

那隻大花狗不是吃了半隻烤兎嗎？

孫琴又說：「這些蜘蛛網也不是蜘蛛吐的絲，是八面蜘蛛耍的把戲……巫婆婆換了地方，這隻爛蜘蛛知道咱們要來，就存心開咱們一個玩笑，眞下作。」

龍不王頻頻皺眉，由此可見，八面蜘蛛一直在注視他們的行動，他爲甚麼一直鬼鬼祟祟地不肯露面呢？

孫琴還在東看西看，他似乎又有了發現。

「龍老。」孫琴如此尊重別人，倒是少有的事，而且，她一向眼高過頂，也沒有如此嚴肅過。「你經驗豐富，見多識廣，目光銳利，看出甚麼來了嗎？」

「孫琴，別跟我賣關子，妳看出甚麼來了？」

「八面蜘蛛是沒有理由開咱們的玩笑呀。」

「我一進門就開始懷疑。」一脚踢在任何時間都很少發言，因爲孫琴的氣燄老是壓過她，現在她敢開口說話，必定有相當的理由。「這不是八面蜘蛛幹的事。」

「哦？」孫琴似乎很重視一脚踢的意見。

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卅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虞莫愁和慕容婉言語不合動起手來，慕容婉本來功力不遜於虞莫愁的，但突地為虞莫愁所制，在危險之際，南宮俊使用墨綫蛇咬了虞莫愁一口，救出了慕容婉而慕容婉也中虞莫愁的暗器，虞莫愁在無法可想之下雙方互換解藥，兩人才免於一死，跟着金寶和浪子對陣，金寶暗中使毒，但為浪子所窺，他打傷了金寶，並用巧計拿到解藥，金寶暗中使毒，為衆人所揭，使金輝無話可說，金輝又在說魔教在金陵設立門戶是宣揚教義而已，而南宮俊等人怒斥魔道是提倡禽獸之行，破壞倫理綱常……

武林總盟主　代策同道事

南宮俊道：「有關係的，在下請教主提出那些賣身契約來一觀，同時由我們證實一下！」

金輝道：「為什麼要你們來看，要你們來證實呢？」

南宮俊道：「我們既以俠義為任，自然不能師出無名，這是我們一直沒有羣起而攻的道理，直到現在，我還在找你們罪惡的證據，終於找到了一點綫索，只要教主把他們身世的契約拿出來，而又能證實無誤的話，我們立刻向教主道歉，而且恭賀貴教的成立！」

金輝眼睛一瞪道：「南宮俊，這是你說的？」

南宮俊道：「我以南宮世家少主的身份答應你！」

本來還有幾個人認為南宮俊答應得太草率了，但是聽到他提出南宮世家四個字，就不便反對了。

南宮世家是武林盟主，有權代表大家，南宮世家決定的事，雖然明知不合理，大家也只有承認的。

那是對南宮世家的尊敬與支持，何況，多少年來，南宮世家也沒有過一次錯誤的決定！

大家的眼睛都盯在金輝的身上，只等他的答覆。

金輝却慢條斯理地道：「少主，你一個人眞能代表大家嗎？這兒還有幾家的代表呢？」

尚達仁立刻道：「少林以南宮世家馬首是瞻！」

辛本善頓了一頓才道：「我們服從盟主的裁決！」

金輝道：「南宮俊只是南宮門中的少主，而不是南宮世家的家主，你們也只是少林武當的俗家弟子，不是當家主事的人，不足以代表門戶！」

「我可能比任何人更了解他，他的性格，他的生活方式我都太明白，他絕不會作這些無聊的事。」

「是別人作的嗎？」龍不王緊跟着問道。

「是別人。」一脚踢的語氣很肯定。

「目的何在？」

「讓我們誤以為八面蜘蛛潛伏在暗中，反過來一推斷，只怕八面蜘蛛已經出了漏子，凶多吉少了。」

「哼！」孫琴的優越感又發作了。「這是鬼扯淡，八面蜘蛛又不是多麼重要，他在不在又……」

「孫姊，他對我却是很重要的。」

「這話怎麼說？」孫琴步步緊逼。

「我跟他約好在這兒見面的，他却一直沒露面。」

「這麼說，那個暗中弄鬼的人只是對付妳，並沒有對付咱們大夥兒？」

「可是，咱們插手了，與大夥兒蕊是有關係。」

童風看見了一件東西，那是一隻女鞋，原是穿在他女兒脚上的，睹物思人，童風不禁黯然神傷。

龍不王這時作出了決定：「雪地留痕，巫婆婆在離去時定會留下足跡，咱們大夥兒分頭找找看。」

行動立刻展開，龍不王單獨行動，丁潔與一脚踢，孫琴與童風，分成三起，圍着小屋，搜索足跡。

片刻之後，三組人馬再會齊，大隊所得到的完全一樣——毫無發現，巫婆婆那帮人似乎是插翅飛去了。

龍不王說道：「咱們再上屋裏去坐坐吧。」

五個人再一進門，又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

各處的蜘蛛網都清除了，桌上的灰塵也抹得乾乾淨淨，眞好像這裏出了狐仙，一眨眼的工夫就收拾妥當了。

五個人誰也沒有說話，另外四個人都看着龍不王。

龍不王那兩道濃眉打成了一個結，他們也都算是道上的高手，暗中有人在戲弄他們，他們却無法揪着那人的小辮兒，他怎能不緊緊地皺起眉頭來呢。

「嗯！」龍不王突地舒展眉頭，艱澀地笑了：「咱們遇上了高人，可是這位高人却不讓咱們拜見，咱們只有自嘆無緣了，如果童妞兒沒有落難，咱們就該走回頭路了，偏偏咱們還不能把她扔下，這位高人也該給咱們一個指示呀。」

「龍不王。」突然有人在喊他。

聲音好像就在屋內，也好像在屋外，尖尖細細，好像是出自一個小孩子之口。

龍不王迅速作了一個眼色，其餘的人都沒有動。

他很沉靜地反問道：「是那位前輩高人？」

「你用不着知道我是誰。」那聲音非常傲慢。

「能容許龍某人拜見嗎？」

「你不配。」這話狂妄已極。

「是的，龍某人的確不配。」

「現在教所有的人都回三家村去，只將孫琴留下，如果你們聽話，就有好處，如不聽，就要大禍臨頭。」

這種話威脅不了誰，在場的人誰又在乎甚麼大禍。

可是，孫琴却同意了，她低聲說：「你們回去，我留在這兒，我不相信誰能吃得掉我。」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除了孫琴之外都離開了那間茅舍。

回到三家村的傳家，龍不王的眉頭又緊緊地皺了起來，他這一生一世行走江湖大概還不曾如此吃癟過。

「龍老。」童風問道：「您猜那人是誰？」

「無從猜起。」龍不王搖搖頭。

一脚踢却接上了腔：「我猜是一個女人。」

「哦？」龍不王望向她。「有何根據嗎？」

「那種尖尖細細的聲音分明是揑造的，也只有女人才能將嗓音變化得如此尖銳……我學給你們聽聽。」

一脚踢照樣學了一遍，的確很像。

龍不王又教丁潔和童風揑着嗓子學一遍，就相差太遠了。

「我當時就想到了。」說到這裏，他的臉上流露了一絲詭譎的笑容。「不過，孫琴也同樣發現了。」

「哦？」龍不王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會是巫婆婆嗎？」童風在問。

「不管是誰？一定是孫琴認識的人。」一脚踢似乎受够了孫琴的揶揄，這時才找到報復的機會。「要不然，那人為甚麼要留下她？她又毫不考慮地答應留下？」

「那倒不一定。」龍不王在說公道話。「孫琴一向胆子大，而且好勝心强，妳也不要太武斷。」

「龍老。」一脚踢言外有意地說：「她是個女人。」

「我知道……」

「而且還是個年輕漂亮的女人。」

「別說這種弦外之音的話，你直說了吧。」

「年輕女人在某一方面總該有些顧忌的，她得想想那人敎她留下來的用意何在，就算她不在乎那檔子事吧，她也該顧忌人言可畏呀，她不是很好面子的嗎？」

經過姓彭的娘們這麼一誇張，倒眞令人可疑了。孫琴為人一向很直率，方才却過份了一些。

除非她有把握，她留下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最後，龍不王下了結論：「好了，咱們別再談這個問題，她總會回來，回來之後一定會給咱們一個交代。」

沉默了一陣。

龍不王又向童風說：「你將村子裏的老百姓都集中在熊佬佬家裏，好像不太妥當，放他們回家吧。」

「龍老，我這麼作並沒有惡意。」

「哦？」

「龍老，這個窮鄉僻壤的小村子一向安寧無事，可是，最近一定會掀起一場血雨腥風，所以我將他們集中在一起，限制他們行動，目的是想保護他們。」

「童風，一定就會有一場血雨腥風的嗎？」

（未完）

「老身以南宮世家家主及江南武林同盟盟主的身份，支持小孫的話，只要閣下能够提出兩位姑娘的身世證明，老身立即代表江南武林同盟，歡迎貴教開戶立壇，如若教主提不出來，只此一端，就足以構成吾等申討魔教的理由，不必再多作廢話了！」

說話的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婦人，滿臉紅光，手執虬龍首杖，率着一羣男男女女武林俊傑，從容而來。

紀寶玉神色湛淡淡地跟在後面。

這正是南宮世家的本代主人，南宮俊的祖母東門雲鳳來到了，她雍容的氣度，別具一股懾人之概。

南宮俊這邊的人紛紛肅立行禮致敬，連金輝都不禁趨前長揖道：「老夫人蒞臨，請恕再晚不知，未作遠迎！」

東門雲鳳笑笑欠身道：「閣下別客氣，老身今天可不是上門來做客人的，相信閣下也明白！」

金輝道：「再晚明白，老夫人率衆來到金陵，目的就是跟令孫一樣，要來對付敝教的！」

東門雲鳳道：「可以這麼說，老身由小孫口中，聽到貴教的一切，就想到貴教不適合於中土。不過老身肩負武林盟主重任，凡事都要講求公理，不能就因爲小孫的幾句話，就作爲對貴教裁決的依據，一定要有切實的證實才行，所以剛才老身也到了有一會兒，也是因爲師出無名，不便冒昧進來！」

金輝哦了一聲道：「老夫人現在就師出有名了！」

東門雲鳳道：「那也不見得，老身對武林朋友組立門戶，一向是十分支持的，對貴教也不能例外，雖然魔教揭定的宗旨以及傳說種種，與中原人情不合，但是沒有具體事實前，老身不能武斷地限制貴教成立！」

金輝道：「還是老夫人開明，目前這幾位盡是以莫須有的罪名來限制本教！」

東門雲鳳笑道：「倒也不一定是莫須有，像殺死宇文雷，是爲了聲討公道，橫江一窩蜂在武林道上橫行多年，殺人越貨，血腥難計，實在是死有餘辜……」

紀寶珠道：「那是我手下的人，老夫人有所指責，對着我就行了，不必牽涉到魔教上去！」

東門雲鳳一笑道：「老身並沒有要涉及夫人，現在宇文雷已死，橫江一窩蜂也已星散，今後不再存在了，這件事就算過去了，只是過去一些受害者……」

紀寶珠道：「如果要我賠出損失的話，那就很抱歉了，我各處的分宮都已經被大內廠衞帶人查抄了！」

東門雲鳳道：「既是如此，老身自會向官方交涉，要他們將以前查報有案的失物歸還苦主，只不過是徵求夫人的同意而已！」

紀寶珠大感意外地道：「你有本事要回來，自然由你處置，爲什麼要經過我的同意呢？」

東門雲鳳道：「東西雖是老身向官方討回，但是却必須告訴夫人一聲，讓夫人知道老身是憑着什麼理由來處置這些財富的。」

紀寶珠冷冷地道：「那還有什麼說的，强者爲勝！」

東門雲鳳正色道：「這表示我們事出必有因，不是强取豪奪，我中原俠義道，做的就是這些工作，凡事都依理而行，若是事事恃强而行，則又與盜匪何異！」

一番話駁得紀寶珠啞口無言，東門雲鳳再度轉向金輝道：「教主，現在再回到我們的話題上，以前，我們所知貴教的不近人性的作爲，僅此一端而已，教主說這些孩子是買來的，而且還有契約，就請取出一看！」

金輝道：「爲什麼要給你們看呢？」

東門雲鳳道：「因爲我是江南武林盟主！」

金輝說道：「那也干涉不到我們的私務！」

東門雲鳳道：「話誠不錯，但貴教的行爲如果侵犯到我武林同道的生命安危，老身就有干涉之權了！」

金輝道：「老夫人可是指責我們侵犯了別人！」

東門雲鳳說道：「指責倒是不敢當，在十幾年前，寒家曾經接到不少武林同道的投訴，說是有不少的武林人士無故被殺，而且是全家被殺，而唯一失蹤的都是他們二到三歲的子女，有些武林朋友們，單是幼子幼女們無端失蹤，一共就有十幾起之多！」

金輝道：「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東門雲鳳道：「有點關係的，事情發生在十九年前，那時恰好是閣下等人東遷來金陵，設下百寶齋的第二年，這是第一個疑點，那些失蹤的男女嬰兒，都是在金陵附近的幾個縣市，這是第二個疑點。那些孩子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根骨資質絕佳，都是極適合練武的材料，所以一兩起發生時，老身還以爲是仇家尋仇所爲，發生了十幾起之後，老身經深入研究後，認爲那些孩子很可能是他們父母被殺的原因。」

金輝道：「老夫人的說話很難懂。」

東門雲鳳道：「不難懂，老身認爲是有人爲了要得到那些孩子們才殺死了他們的父母，那些孩子們的資質既是適合於練武，一定是武林中人才感興趣！」

金輝道：「老夫人認爲是我們擄去了那些孩子。」

東門雲鳳道：「老身不敢如此武斷，所以才請教主提出證據來，這十幾年來老身一直很注意，看武林中有什麼較爲特出的年青人。」

「那一定是多得很，江南武林門派很多啊！」

東門雲鳳道：「不錯！很多，不過那些人出身來歷都有根本可溯，只有貴教推出來的這一批孩子們，年齡很合式，地點也很接近，若是交代不出身世根本，教出就很難脫出嫌疑了。」

金輝道：「笑話，這只是推測，可不算證據。」

東門雲鳳道：「這當然不算是直接的

證據，但也不無可疑，因爲像教主派給小孫的那四個孩子，根骨資質都是上上之選，絕不是買得到的。」

金輝說道：「老夫人這個理由似乎太牽强了！」

東門雲鳳道：「是較爲牽强一點，但老身也不是平白無故地提出要求，以海月二位姑娘來說，她們的資質根骨上看來，上幾代一定是武林中人，而武林中人，肯把兒女賣掉的可能性不多！」

南宮俊道：「奶奶說的是，孫兒也是根據這一點，才敢答應金輝，只要他能提出海女跟月女的身世證明，我們就承認魔教的存在，孫兒想他是拿不出來的。」

金輝道：「拿不拿得出是我的事，我認爲沒有必要向你們解釋，她們是屬於本教的人！」

南宮俊道：「話可不能這麼說，天下人管天下事，假如貴教殺人父母，擄人子女，施以邪法的訓練，剝奪人的本性尊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干涉的！」

金輝道：「證據，南宮少主，這不是你們認爲如何就如何的，是一定要我拿出證據來。」

南宮俊道：「事隔多年，直接證據多半已湮沒了，現在該你拿出她們父母的賣兒契約來，證明他們不是……」

金輝冷冷地道：「就算我拿不出證據來，你又能證明她們就是十九年前失蹤的小孩子嗎？」

南宮俊張口欲言，却說不出話來，金輝冷笑道：「少主！我們各執一詞，那是誰也扳不倒誰的，你要入本教以罪還得找出證據才成，那些賣身契約，我不願拿出來，除非你們到衙門去告發本人，由官府把我們拘提了去，那時我才提出證據來，此刻敝人實在沒有時間跟你們胡鬧！」

南宮俊明知他在耍賴，却也是無可奈何，因爲像這類案子，祇有苦主才能提出控訴的，他不是那些失蹤孩子的父母，就無法去告發他，何況他手頭也沒有證據？

東門雲鳳道：「金教主，你一定要證據，老身倒是可以提出一些來，老身行事，也講究穩健，毋枉毋縱，沒有證據的事，老身也不會相信的。」

金輝道：「那就請老夫人提出證據來吧！」

東門雲鳳說道：「老身身邊還帶着那些武林朋友申訴的原件，他們有些還記得失蹤的孩子的特徵胎記，現在請你把那些年青人都叫出來，看看他們其中是否有適合那些特徵的，這個證據是否能使你口服呢？」

金輝道：「老夫人說的是那些年青人呢？」

南宮俊道：「就把日月山海他們的同件一起叫出來好了，你說過一共有八個人的！」

金輝笑道：「不錯，是有八個人的，不過日山二童是跟着你的，怎麼會找我要人呢？」

南宮俊問道：「翁老先生，那兩個人呢？」

翁長健道：「長春子要了去了，由於老夫不知道他們是百寶齋的，誤行破壞了他們的禁制，長春子則因爲人是來自莫愁別莊，怕得罪了紀寶珠，叫人把人藏了起來，此刻已經不在老朽這兒！」

長春子笑道：「他們爲虞莫愁破了童身，本仙長已經將他們送到一個地方去重行修練另一種神功，三年之內，不得出來見人，所以要想找他們，必須等到三年之後了，請老夫人原諒！」

南宮俊道：「就算他們兩個不在，還有另外的人呢？」

長春子道：「山河乾坤，日月星雲護法八仙童，四個撥給了你，四個爲本仙長守爐煉丹，現在則在爲日山二童護法，也要等三年之後才能見人！」

東門雲鳳冷笑一聲道：「你們故意推託也沒有用，因爲現場至少還有兩個人在，我祇要把那些特徵說出來給這兩個女孩子知道，或許她們知道有那些同件是符合這些特徵的，那時你們就無可抵賴了！」

說着取出了一張紙，遞給了海女道：「孩子，妳看看，在妳的記憶中，有沒有那些同件們是符合上面的特徵的，知道的就說出來，不知道的却不能胡說！」

春花拉了秋月過來道：「我們也看看，因爲我們也是不明身世的孩兒，原來跟海女她們是在一起的，後來才被分派到百花宮去，說不定我們也可以提供一點！」

她們四個人湊在一起看了一會兒，秋月道：「去年被殺死的夏萍就是左脚有六枚脚趾的，符合這個女孩子！」

金輝神色微動道：「春花，妳不可胡說！」

東門雲鳳道：「那是雲中一劍史飄零的申訴，他失蹤的女兒叫史萍萍，失蹤那年是兩歲半，現在應是二十一歲了，史飄零夫婦尚在，可以請來作證的！」

紀寶珠道：「不過夏萍因爲觸犯本宮的禁忌，已經被我處死了，刻下屍骨已腐，作不了證據！」

金輝冷笑道：「左脚生有六趾，雖不是很普遍的現象，却也不是唯一的記號，這能作爲證據嗎？」

紀寶珠冷笑道：「何況人已不在了，我根本不知道那丫頭左脚生有六趾。安知不是這丫頭胡說的！」

秋月叫道：「宮主，妳說話要憑良心，妳明明知道夏萍是這樣子的，春花也知道！」

紀寶珠道：「我根本就沒有注意這件事！」

秋月道：「我們的身世，宮主能作個交代嗎？」

紀寶珠道：「妳們是人家的棄嬰，我因爲見妳們生得不錯，就收養了下來，如此而已！」

東門雲鳳冷笑道：「紀夫人，從這位姑娘的根骨看來，可以想知上幾代都是武林世家中人，會是棄嬰嗎？」

紀寶珠道：「我是收養她們的人，難道還不比老夫人淸楚，老夫人莫非還有證據，能證明她們不是棄嬰？」

東門雲鳳嘆了口氣道：「老身不能，老身只能就一般的情形加以推測。夫人如

若昧着良心否認，老身也沒有辦法，四位姑娘，請看看有沒有適合妳們自己的！」

忽地海女指着那張紙說道：「這……這個女孩是那一家的，老太君，請您告訴我！」

說時神情十分激動，東門雲鳳看了一下道：「第十六號是淮南雙俠的掌珠，淮南雙俠是王汝洲與飛燕女尤素貞，她們甫結褵三載，生有一女，小名圓圓，極肖乃母，圓圓在兩歲時，被一羣蒙面人進入宅中，殺死了全家十七口，搶去了兩歲的女嬰。圓圓的臂上有銅錢大的圓形硃痣一塊，海兒，妳問這個做什麼？」

海女激動地道：「啓上老太君，婢子的身上就有這麼一塊記號，看來婢子就是那個被刦的嬰兒！」

東門雲鳳道：「金敎主，你又怎麼解釋了！」

金輝冷冷一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個丫頭已經叛離了本敎，老夫人在她身上找點記號，再揑造她的身世，也是很容易的事！」

東門雲鳳怒道：「你是說老身故意揑造了證據來冤枉栽誣你們金敎主，老身此刻可是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在說話，你侮辱老身，就是侮辱整個江南武林道了！」

金輝道：「江南武林道反正是跟敝敎過不去定了，敝人爲什麼還要去尊敬他們呢？」

東門雲鳳道：「好，你這樣子一說倒使老身無以自明的，不過老身一定要你口服心服，無所抵賴！」

金輝道：「敝人也不是平白無故地說老夫人栽誣的，想淮南雙俠全家俱已死光了，又是何人來提出這個指證，再說那硃痣是長在一個女孩子的臂上，外人根本不能知道，這個指證自然叫人難以相信，海女曾經到過南宮世家，你們很可能先看了她身上的標記之後，故意把這些特徵寫在當年的申訴狀中也未可知！」

東門雲鳳笑道：「金敎主你眞是好辯詞！」

尙達仁怒聲道：「金輝，南宮老夫人乃我江南武林盟主，舉世同欽，豈會做這種事情！」

金輝道：「我對南宮老夫人也很尊敬，但是她總不能說我的指證沒有可能吧，那些申訴狀是寫給她們南宮世家的，又沒有第二個人看過！」

東門雲鳳道：「金敎主，你眞能巧辯，好在老身早已有了準備，不怕你不承認，了塵師太，請妳出來！」

在她身後的人羣中，走出了一個中年女尼，合什爲禮後，兩眼緊盯着海女望着，海女也望着她，兩人似有相識之感。東門雲鳳道：「這位就是刦後餘生的飛燕女尤素貞，昔年在匪徒辣手之下，幸保不死的！」

金輝道：「老夫人，妳不是說淮南雙俠全家都死光了嗎，怎麼現在會又冒出一個人來了呢？」

東門雲鳳道：「她咽喉中了一劍，對方以爲她死定了，那知她的命長，經過了救治之後，居然保住了性命，投身在金陵白雲寺爲尼，她不敢把她生存的消息傳出去，爲的是怕那批仇家不放過她，多年來，她一直也在找那批殺人者的下落，今天我想她可能有希望了！」

金輝故作不解地道：「恭喜師太了，師太莫非已找到了那些毀家的仇人了！」

了塵女尼平靜地道：「多年空門靜修，貧尼的仇心已淡，貧尼急於找到的是當年失去的女兒！」

說着她慢慢走近海女問道：「孩子，妳的左臂當眞有那樣一塊硃痣胎記嗎？」

海女癡癡地道：「是！是的，請問您是……」

了塵道：「我也有一塊，生在同樣的位置，孩子，妳我可以找個沒人的地方去對比一下，假如彼此無誤，那妳就是我失去多年的女兒了！」

海女已哭着投進她的懷中，哽咽着道：「娘！不用看了！妳是我的娘，我一看見妳的臉就知道了！」

其實誰都可以看得出這母女倆的形相十分地像，活像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東門雲鳳一嘆道：「金敎主，老身可以杜造一切，却無法造一個人出來！」

金輝只有聳聳肩乾笑道：「在下只有恭喜尤女俠母女重逢，那實在是件値得道賀的事！」

東門雲鳳道：「今對海女的身世就得作個交代了！」

金煇冷笑道：「沒什麼好交代的，我說人是我買來的，你們愛信不信！」

東門雲鳳道：「金敎主，你再圖狡賴也沒用了，了塵師太出來指證，可知那些指認不是老身杜造的……」

金輝道：「問題是老夫人怎麼會恰好在今天把了塵師太帶來，難道老夫人早知海女是她的女兒嗎？」

東門雲鳳道：「敎主這話可就問對了，尤素貞大難不死，避禍金陵，老身是知道的，而十九年前，那十幾件失嬰奇案，老身也一直沒放棄追查，老身見到海兒時，就因爲她與尤女俠長得相像而感到奇怪，進一步想到貴敎屬下的這一批少年高手的出處，小孫携山海日月兒回到南宮世家時，老身對他們的出身也都詢問過，他們却完全不知道，老身因而要向貴敎詢問一下！」

金輝道：「那麼本人也向老夫人回答一聲，這些孩子是我買來的，對他們的身世，我無可奉告……」

忽然後面衝出了一列人來，四男二女，其中兩個正是日前失去神智的日童與山童，其餘的兩男兩女，也是跟他們相同年齡的少年。

金輝變色道：「你們出來幹什麼？」

日童道：「敎主，我們要看看那張紙，是否也有我們身上的特徵，藉以了解我們的身世！」

金輝怒道：「你們也相信這一套！」

日童冷冷地道：「敎主，事實放在眼前，您雖然絕口否認，但我們相信這絕對是事實！」

那兩個男的是乾童與星童，女的是坤女與雲女，他們湊上去，看看那張紙，沒

多久之後，乾童的眼睛已經紅了，對東門雲鳳躬身一禮，道：「請老夫人賜告，那第五號男嬰是屬於那一家的，是否還有親人！……」

緊接着坤女也哭聲道：「老夫人，九號女嬰……」

不用說，又找出了兩個合於自己特徵的，東門雲鳳慈祥地道：「孩子們別緊張，回頭我們慢慢地談，好叫你們放心的是你們的親人都還在，因爲你們的運氣比較好，只是失蹤的那一部份！」

兩個人的臉色爲之一鬆，東門雲鳳的臉上却湧起一層愁色道：「金敎主，現在至少已有四個人認出了特徵是當年的失嬰之一，難道會這麼巧，那些蒙面匪徒費了那麼大的精神，殺人刦嬰之後，都賣給了你！」

金輝這時再也無法抵賴了，只有輕笑一聲道：「好！本座乾脆承認了吧，這些孩子都是本座派人去搜刦而來的，爲的是要練一種本敎的神功，可是後來因爲發現對秘笈的了解還不够，那種功夫還沒有成功！」

日童憤然地道：「可是已經白白地送掉了不少的性命，開始時，我們只有十幾個同伴的，到後來只剩下我們八個了，另外那七八個同伴的下落不明，敎主雖然不說，我却知道他們都已經死了！」

金輝沉聲道：「你怎麼知道他們已經死了！」

日童道：「我見過他們的屍體！」

金輝怔了一怔，似乎不信地道：「你見過他們的屍體，在什麼地方？」

日童道：「在我們訓練地方的後山，我雖然不知那是什麼地方，但是有一天，我閒遊到後山禁區，看見了兩具屍體被丟在亂草中。雖已開始腐爛，但面目衣物仍然可辨，正是我們的同伴！」

金輝頓了一頓才道：「人總不免有一死的，只在遲早而已，他們不幸早夭，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日童道：「可是我見到他們的身上已經體無完膚，那是被鞭撻所致的，他們身死的原因，也是被打死的，敎主，這一點可不必否認了，我們都想到的，因爲練功不如理想，動輒捱鞭撻之痛，現在我們還記在心裏！」

金輝道：「這個本座自然不否認，玉不琢不成器，要想練得驚人絕藝，自然要督促嚴一點，那也是爲你們的好，現在你們這一身武功，就是那樣子來的！」

日童道：「敎主，我們這身武功，是我們的命大擠過來的，至少有兩倍多的同伴，成了後山的寃魂，才剩下了我們這八個人，敎主，你對我的栽培之恩雖大，可是萬一我是挨不過來，被拋在後山上的那一批，對您可就不是感激了吧！」

金輝哈哈一笑道：「他們自己經不起考驗，而被淘汰下去，這可怨不得我！」

日童說道：「十幾條的命就這麼白死了！」

金輝道：「不白死又如何呢，本座總不能替他們抵命去吧，再說，本座並無殺死他們之心，是他們自己……。」

日童接下去道：「是他們自己找死，怪不得敎主！」

金輝笑道：「你能够明白就好！」

日童道：「我明白他們是因爲練功不佳而被打死的，我更明白他們並不願意練這種武功，是敎主强迫他們去練的，所以對他們之死，敎主應該負責。」

金輝的臉色有點不自然了，日童又道：「過去我們從未想到身世問題，以爲每個人都是如此活下來的，所以沒有對這件事深加思索，可是最近我們追隨公子，接觸到一些武林中人，才知道別人練武雖也很辛苦，却沒有像我們那樣練法，因此敎主敎導我們的武功，已經說不上是什麼恩德了！」

金輝怒道：「忘恩負義的東西，你們也想背叛了？」

日童道：「我們並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希望敎主能提出我們的身世證明，至少也要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父母，不是像南宮老夫人所說的那樣，死於敎主之手！」

金輝陰沉地道：「本座若是提不出證明呢？」

日童道：「敎主不是說有我們父母的賣身文契嗎？爲什麼不能提出來呢？難道敎主是說來騙人的？」

金輝道：「胡說，本座爲什麼要騙人，只不過本座以堂堂敎主之身，不願受你們的無禮犯上而已！」

日童道：「此事關係到我們的將來動向，而且我們的要求並不過份，怎能說是犯上？」

金輝道：「你們聽信了外人挑撥之言，居然敢來當面責問本座，這不是犯上是什麼，因此本座絕不接受你的要求……」

日童道：「假如敎主眞不肯提出證明，那南宮老夫人的指責，我們就當作是眞的了。」

金輝哼了一聲道：「那又如何，你們難道又打算殺死本座，來爲你們的父母報仇嗎？」

日童道：「敎主可是承認了？」

金輝冷笑道：「本座沒承認什麼，也不否認什麼，你們如若不信本座的話，隨便你們怎麼想好了……」

日童平靜的道：「敎主雖然不承認，但是我們想那必然是事實了，敎主，其實我們聽了南宮老夫人所提的事實後，已知道這是可能的。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正是敎主一向行事的手段，再說敎主在最近這些年，表面上是做生意，暗地裏却密遣手下，暗訪各地的富戶，明搶暗偷，勒索剝削以圖利，不知有多少樁了，像這樣一個急需錢的組合，怎會化銀子去買一批小孩子呢？能殺人做到的事，敎主是絕對捨不得化的！」

東門雲鳳道：「原來敎主暗中也做着那些勾當。」

金輝淡淡地道：「老夫人，這種事是要證據的，但憑一個人空口的指證是不够的。」

日童道：「把後面的人叫出來，我可以指出一大批的人，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犯什麼案子，那都是我經手轉示的

，教主想賴也賴不掉。」

金輝目中射出怒火道：「小畜生，你不想想本教對你養育教導之恩，反而吃裏扒外，出賣本教……」

日童道：「教主，魔教把我們的家人殺死，把我們自幼搶來，强迫練習魔功，說來只有仇而無恩，我們反叛魔教，也是應該的事，不過教主放心，我們不會對你如何，因爲你後來對我們確實不錯。」

金輝冷冷的道：「你們總算還明白這點。」

日童道：「教主對我們沒有私人的仇恨，一切所爲，都是爲了魔教，所以我們報復的對象，也是在於魔教！」

金輝不禁變色道：「你們敢！」

日童也冷冷地道：「教主，我們是你一手訓練出來的人，你應該知道，我們沒有不敢的事……」

金輝大怒，嗆然拔出了佩劍道：「我劈了你這畜生！」

日童飄然退後道：「月女，海女，歸隊，佈入方天魔絕陣，然後衝殺進去！」

海月二女答應了一聲，各出兵器，前去跟六人會合，迅速站成了一個很奇特的方陣。

日童向南宮俊一躬身道：「少主，屬下等爲盡棉薄，願率先爲大家破此邪教，現在魔教主力都集中在廳後兩側，配合機關陣圖之設，少時爭吵時，大家一定會吃虧的，只有主動地對他們採取攻擊，才不會上當，屬下等八人在前開路，請少主帶人跟着來吧！」

金輝舉劍急攻而上，却爲山童與海女由旁側擊架開了，日童與月女配合，長劍輕撩，掃過金輝的面門，若不是他退後快，很可能就被掃中了。

日童道：「教主，這陣的威力你是知道的，我們不想對你動手，但你若一定要找上來，可別怪我們不顧往日之情了！」

金輝呆住了，片刻後才叫道：「寶珠，帮帮忙！」

紀寶珠道：「怎麼個帮法？」

金輝道：「你我二人聯手，破壞他們這個陣，不能讓他們衝到後面去！」

紀寶珠道：「爲什麼要你我兩人聯手呢，這個陣既是你一手訓練的，難道你破解不了？」

金輝嘆道：「我當然破解得了，可是必須要有人帮手才行，這是一個四方連鎖劍陣，我在破陣前，一定要有人替我擋開兩邊來的攻擊！」

「那你隨便找個人好了，爲什麼要找我呢？」

金輝道：「因爲這批小鬼都會分光掠影劍法，別人恐怕無法能看準他們出手的正確位置！」

紀寶珠冷笑道：「教主，你倒是不惜工本，居然把那種高深玄奧的武功傳授給他們！」

「這……他們的資質還不錯，而且又肯學……」

紀寶珠道：「不過教主應該記得，這是我們約定絕對不傳給第三者的功夫！」

金輝道：「他們不能算是第三者，因爲他們是駐定終身要擔任本教的護衛，就像你我一樣！」

紀寶珠冷笑道：「我可無法消受，而且也不敢要他們護衛，很可能一覺醒來，頸子上架着四把劍……」

「這怎麼會呢？」

紀寶珠道：「怎麼不可能，我對他們的底細絲毫不清楚，假如眞用他們來做護衛，以他們的成就，突起發難，我手下那些飯桶，連攔都攔不住！」

金輝急了道：「寶珠，妳怎麼又跟我別扭起來了！」

紀寶珠道：「那是因爲先前我覺得教主的才略都勝過我很多，認爲你可以把本教由危難中建立起來……」

金輝道：「難道妳看出我現在就不行了！」

紀寶珠道：「那倒不是，我看到你心機太深，太陰沉厲害了，早就存了算計我之心！」

金輝道：「妳又怎麼會想到那裏去了呢！」

紀寶珠冷笑道：「從你悄悄地把分光掠影劍法教給他們，就是一個例子，那是我們相約絕不傳給第三者的秘學，也是我們用來對付教中桀傲不馴者的絕招，你居然洩漏出來了，如果我不知道，一旦跟他們衝突時，豈不是會吃他們的大虧！」

金輝語爲之塞，紀寶珠道：「你把分光掠影劍法傳給他們，對付外人的機會不多，明明是針對着我的，這個你不必否認，由此可見你居心之險惡！」

金輝道：「我現在不是已經告訴妳了嗎？」

「那是因爲他們已叛離你而去，你要我帮忙，才把這個秘密告訴了我，否則你肯說嗎？」

金輝又是一嘆道：「寶珠，好，我不否認是防了妳一手，那是在以前，我們互不信任，妳何嘗沒有準備下對付我的一手呢！……」

紀寶珠正待開口，金輝笑道：「妳別說沒有，妳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還不清楚嗎？假如妳的確無此存心的準備，那我就認錯，把全部人員，全交給妳指揮！」

紀寶珠也不說話了，金輝道：「我一切都知道，只是不想指出來，使敵方對我們又多一番了解而已！」

紀寶珠臉色微變，道：「教主！你知道？」

金輝道：「是的，我知道，妳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因此我說句不怕妳生氣的話，鬥心機，妳是鬥不過我的，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一心一力對外，不能再鬧意氣之爭而自己分散實力了。」

紀寶珠沉思片刻才道：「一定要我出手嗎？」

金輝道：「分光掠影劍法的厲害，妳是知道的，這些小鬼都有了七成火候，沒有人能擋住他們的。」

紀寶珠說道：「那就讓他們攻進去好了。」

金輝道：「不行，他們已經深知宅中虛實，若是由他們領着進去，那些陣圖機

關就沒有用了。」

紀寶珠道：「靠機關來禦敵本就是最笨的事，也是最靠不住的事，機關是死的，不能跟着變，因此最靠得住的還是實力，雄厚的實力！」

「就算妳說的不錯，可是這八個小鬼殺進去，對我們也是個大討厭，本教中能對付他們的人不多。」

紀寶珠一笑道：「讓他們進去，看看我的如何，我負責在第二關上，把他們擱住擊潰。」

金輝一皺眉道：「妳能保證？」

紀寶珠大笑道：「我能絕對保證，教主，剛才你說對我的一切完全知道，我是不好意思反駁你，有許多事情是你絕對不知道的，我紀寶珠如果被你完全看透了，你也不會對我如此客氣了。」

金輝苦笑道：「寶珠，其實只要你我舉手之勞，就可以解決了，又何必要那麼麻煩呢？」

紀寶珠道：「有一點想法我跟你不同，我認爲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若非必要關頭，我絕不輕易出手，以免被人看去我的底細，一個做領袖的人，要得到下屬的敬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保持一點神秘。」

南宮世家中黑白雙鳳的老大艾玉秀立刻斥責道：「胡說，南宮老夫人一身所學，山藏海納，可是沒對我們藏點私，我們仍然對她尊敬無上！」

紀寶珠一笑道：「那是你們，我們魔教的行事，自然要跟你們不同一點的，好了，教主，今天我們已經上了當，跟他們在這兒瞎磨，損失了幾個好手了，我是不想再折人，我要進去了，有種叫他們進來好了！」

說完居然帶着她手下的人，退向後堂而去。

金輝無可奈何，也向大家一抱拳道：「今天本教初創，承蒙各位前來，金某十分感激，刻下因爲本教成立草率，發生了一些意外，未能對各位善加欵待，金某十分慚愧，等過幾天，金某把一切都佈置妥定了，再好好地請各位來玩一下，今天就恕不欵待了。」

東門雲鳳說道：「金教主已下逐客令了！」

金輝道：「老夫人言重，相信老夫人也看得出今天本教是有所不便之處，各位强留此作客也沒意思吧！」

東門雲鳳叱聲道：「金教主且慢，老身剛才提的問題，請你作個交代再走！」

金輝道：「在下沒什麼交代的，各位一定容不得本教，要上門欺人，在下也只好認了，在下後面尚有要事待理，恕不奉陪了！」

他也帶人走了，南宮俊帶着人要攔阻，東門雲鳳道：「俊兒，不可失禮，人家是主人，我們登門是客。」

南宮俊道：「奶奶，可是他把我們扔下自己走了，我們該怎麼辦呢，難道也就此掩旗息鼓地退走不成！」

翁長健急道：「那萬萬不可，好容易他們全集中在一起，如果不乘此時對付他們，容他們跑了開去，散佈天下，在暗中再進行死灰復燃的工作，可就痲煩了！」

馬成這時才出聲埋怨道：「翁老頭兒，這都該怪你們才對，我們已經帶了人來，偏是你推三阻四。」

翁長健嘆了口氣道：「馬英雄，那可怪不得老朽，那時司徒統領尚未將手令送達，老朽也要聽他們的，又怎能明目張膽地帮你們呢？」

馬成道：「照這樣說來，你心中多少已經有了個底子了是嗎？」

翁長健道：「是的，司徒統領也覺得他們日漸壯大，頗爲引以爲憂，叫老朽設法一面注意他們的行動，一面也稍稍予以遏止，所以少主在登門索人時，老朽不是將你們要的兩個人，雜在歌舞隊中出來了嗎？」

他指的是日童與山童，這一點南宮俊倒是無法否認，道：「可是那時老先生，却還很包庇他們！」

翁長健道：「那時長春子就監視在側，老朽沒其他辦法，反正已經把人給少主看過了，少主一定會對付此地的，這是一，昨日少主只有單身一人前來，老朽深知此地人手衆多，實力雄厚，怕少主吃虧，所以不希望少主在那時就跟他們鬧翻！」

慕容婉對他們却沒有好印象，冷笑一聲道：「聽起來好像是賣足了人情，其實却是驅虎吞狼，讓我們去替你們拚命，消滅勁敵，自己却逍遙在一邊！……」

翁長健嘆了口氣道：「慕容女俠，話不能這麼說，魔教得逞，固然是我們的障礙，分去了我們的權益，但是對江湖上的影響却更大，再說，司徒統領也沒有在一邊逍遙，他只是把金陵一地交給了各位，魔教在各地的殘餘勢力，他都要分出人手去對付，因此我們出動的人手並不比各位少。」

慕容婉道：「可是魔教的精華都已集中在金陵，你們却儘揀容易輕便的做。」

翁長健道：「看起來是如此，但只是各就所宜，要徹底摧毀魔教設在各處的巢穴，還要動用到官兵的力量，這一點我却是比我們各位方便了。」

東門雲鳳含笑止住了要開口的慕容婉：「慕容姑娘，不用再在這上面爭論了，吾輩行俠，只是盡一個武人的本份，並不是爲了甚麼的好處，因此，祇要這事該做，就是沒有人帮忙，我們仍然要做的。」

慕容婉訕然不語，翁長健却道：「老夫人的胸襟氣度，果然不同於一般，不愧爲武林表率。」

東門雲鳳道：「老先生過奬了，老身只是盡己之力而已，只是目前却有件礙難之事，老身明知姑息足以養奸，錯過今日，再要對付魔教的人，勢將增加許多困難，但是却沒有辦法，他們躲了進去，老身却不能像强盜似的追進去。」

翁長健道：「除惡務盡，老夫人有甚麼顧忌的？」

東門雲鳳道：「師出無名，這一進去就得拚個你死我活，但是我們却沒有掌握到魔教爲惡的實據。」

日童道：「老夫人，金輝指使人殺死

我們的父母家人，將我們擄來此地，迫爲奴役，這不是證據嗎？」

東門雲鳳道：「這祇是我推測可能有這種事，却沒有確實的證據，是不能使對方俯首認罪前，不能輕率入人之罪的，官府斷獄，尙且要如此，我們以天爲心，替天行道，補王法之不足，更不可以輕率從事。」

這番話聽得每人都懾伏無語，翁長健道：「老夫人不是打算今天就此算了？」

東門雲鳳道：「如果沒有十分正當的理由，我們只有暫時退出，等待他們有危害他人的行爲時，再行前來申訴，當然，我們不會放棄監視的工作。」

翁長健急了道：「老夫人何必拘泥若此呢？你明知道他們做不出甚麼好事的，這是養癰貽患！」

東門雲鳳沉下了臉道：「對不起，翁大人，你們這些大內的廷尉可以草菅人命，隨着你們的高興，任意定人家的罪名，我們這些布衣百姓却無此權力。」

翁長健訕然道：「老夫人，我們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雖然有時得以權宜行事，但事後仍然要提出詳盡的申報的，無緣無故，或是僅爲私怨而殺人，在廠衞中是很重的一項罪名，老朽對這一點，律下尤嚴。」

東門雲鳳臉色稍霽道：「老身並非指責翁大人，只是說明了我南宮世家一貫的行事原則，老身也知道一般人對江湖道人的看法，認爲他們是快意恩仇，好勇鬥狠，動輒拔刀相向的一勇之夫，老身也不否認，這一類的江湖人的確很多，但絕不是今天在場的這一羣。」

聽了這番話後，少林武當門下倒還無所謂，因爲他們是名門正派，也很重武德。只有紅粉姊妹們聽了心中很慚愧，連紀寶玉在內，都有點不好意思的感覺，紀寶玉一嘆道：「婉兒，我常告訴妳，要督促手下的姊妹們戒除驕狂之氣，戒之在鬥，今天妳聽了南宮老夫人的話，當更明白一個練武人的禁忌……」

慕容婉低頭道：「是的，婉兒知道，婉兒一定督促姊妹們今後在律己修爲上下功夫。」

東門雲鳳朝她笑笑，翁長健見羣俠有離去之意大爲緊張，一急之下，居然被他想出了藉口，連忙道：「老夫人，這片園林原是老朽名下，現在爲魔教强行佔去，老朽向老夫人乞求公道，代爲追回，驅走强徒！」

東門雲鳳笑笑道：「翁大人，老身聽得很清楚，這片園林是百寶齋斥資買下，從新興建的……」

翁長健道：「事誠有之，但不完全是他們出的錢，還有一部份是官方拿出來的，何況名義是老朽的，對地方衙門，也都是以聖駕的行館爲名，所以才能建設那些機關，否則，這是違犯紀律的。」

東門雲鳳道：「既然這是官方的物業，爲人强佔，閣下大可知會衙門，以官方力量收回。」

翁長健道：「老夫人明白，這兒都是武林健者高手，官方的人無可奈何他們的，所以老朽才向各位乞援。」

東門雲鳳沉思片刻才道：「既然翁老以這個理由請援，除暴安良，乃我俠義本份，大家就走一趟吧。」

每個人都深吐了一口氣，大家都準備跟魔教拚一下了，每個人也都知道，今天如果不把魔教的勢力鋤盡，留在江湖上，就是個大禍患，可是東門雲鳳不點頭，這件事還是行不通的。

日童立刻說道：「我們八個人來打頭陣。」

翁長健道：「其中陣圖起伏，機關密佈，八位小朋友未必完全清楚，還是老朽領個頭吧。」

他雖然名義上是此間主人，畢竟是住在此地的，由他來領路，自然是安全穩妥得多了，東門雲鳳也不跟他客氣，欠欠身子道：「好，老先生辛苦一下。」

回頭對身後的歐陽敬道：「子敬，你出去跟丐帮的華大俠連繫一下，同時把我們的人也調配一下，守住這富貴山莊的每一條通路，絕不放人離開。」

子敬是歐陽敬的別字，他恭身應命而去，這表示了東門雲鳳的決心，這位江南武林道盟主今天是打算犂庭掃穴，根本解決這股西來的勢力了。

南宮俊道：「奶奶，魔教中只有幾個首腦人物，大部份人是他們來到中原後所吸收的，因此孫兒認爲應該對他們網開一面。」

東門雲鳳笑笑道：「當然，和爲天心，就是對魔教中那些主腦人物，我也不主張予以殺戮，我說一個不要放過，並不是要他們的性命，而是用辦法留下他們，等回頭再行處置，我之所以要如此安排，就是怕在緊要關頭，漏掉了其中一兩個主要人物，留下了後患。」

南宮俊哦了一聲，却又擔心地道：「魔教中人，個個身手不弱，要想生擒他們，恐怕很不容易。」

殺死一個人比活捉一個人容易得多了，而東門雲鳳已經把南宮門下的武士全部都帶來了，可以想像到外面只有一批年輕的劍士而已，這些人絕非是魔教中高手的敵手，却要仗着他們去阻攔擒獲對方，這不是在要他們送死嗎？別說南宮俊擔心，那些不明內情的人，也都同樣地在擔心，紀寶玉道：「老夫人，少主所慮不爲無理，妾身願率紅粉金剛姊妹出去協助歐陽先生。」

東門雲鳳笑着搖搖頭道：「紀夫人，不必了，紅粉姊妹技藝非凡，在裏面遇上高手的機會較多，還是要借重的，在外面的人與他們不是鬥力。」

南宮俊不解地道：「不是鬥力，那又是鬥甚麼呢？在裏面逸出的人，都是情急拚命，不顧一切了，他們可不講甚麼規矩，跟他們講道理可沒用的。」

東門雲鳳笑了一下道：「這是我的一項佈置，今天才正式用上，本不應該太早宣佈的，但是我不說大家不放心，而且南宮世家，也不應該有瞞人的事，老身就是說出來了，歐陽總管訓練了一批網罟手，他們每人手持一張巨網，伏身暗處，有人

過來，迎頭撒網，就是一流高手，也很難免過。」

南宮俊不信道：「有這麼厲害嗎？」

東門雲鳳道：「出其不意，收效的機會自然就大，想來是沒有疑問了，她雖是輕描淡寫，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一批網罟手的實力，足可以用來對付任何高手。」

尙達仁道：「老夫人怎麼會想到訓練這批人手的？」

東門雲鳳道：「老身也是鑑於最近幾年，江湖上戾氣太重，出現了不少心狠手辣的殺手，行事很毒，却又難以追查蹤跡，如橫江一窩蜂之流，橫行江湖多年，始終對他們沒有辦法，他們的行蹤無定，而且又都是些陌生臉孔，名不見經傳，無由索根覓源，好容易截下一兩個，他們偏又性情倔悍，一看脫不了身，就橫刀自戕了，總是不留一點綫索，無可奈何，老身才跟歐陽敬想出這麼一個辦法，訓練下一批人手，這批人不善打鬥，他們專心練的就是撒網收網之技。」

尙達仁道：「其實老夫人把他們調進來，用以正面對付魔教中的人，豈非省力得多？」

東門雲鳳道：「沒有用的，那些網子每一面都有五丈見方，收攏來也是一大堆，携帶行走太已不便，而且對方有了準備時，就不容易收效了，他們的武功平平，反易爲對方所乘，所以老身才要他們在外面埋伏。」

尙達仁道：「那太可惜了，若是再教他們一些武功身法，再施以嚴格訓練的話，豈非就是一批無敵的高手？」

東門雲鳳莊容道：「這些人的撒網手法是一位隱名異人傳授的，他也說過這是他的得意發現，如若有足够的時間與財力人力，訓練一批高手，是可以培育成一支無敵的勁旅，他信任南宮世家，才把秘訣相贈，南宮世家却無意稱霸江湖，所以老身在訓練這批人手時，未作深一層的準備與設想。」

尙達仁聽了固然慚愧，其他的人則欽敬異常，南宮世家雖然連續多年爲武林盟主，却只是爲維持武林安寧而努力，從沒有一點恃權凌人的舉措，他們對尊稱武林本錢，却棄而不取。

反觀各大門派，雖是立身正直，却多少有點私心的，總希望能够超越其他門派，跟東門雲鳳的胸懷比起來，實在顯然太偏仄了。

因此繼翁長健之後，衆人自然而然地肅立躬身讓東門雲鳳走在前面，表示他們的崇敬之意。

一行人進入到後廳，翁長健則不斷地指點，日月山海，乾坤星雲八童都對機關之學略具常識，由他們着手破壞，使得那些精心建造的佈置，在頃刻間都成了廢物，也使羣俠安然無恙地一直通過了長長的甬道，來到了一座廣大的平台前。

金輝與紀寶珠率先而至，後面也黑壓壓地站滿了人，爲數竟在三四百人之多，個個都是神定氣閒，一望而知是造詣極深的內外兼修的好手。

大部份的人是在江湖上沒露過面的，但也有一小部份在過去已是知名人士，居然被魔教網羅了去。

這是魔教眞正地亮出了他們的實力，羣俠雖然在心中已經有了底子，知道他們的勢力很雄厚，但是看了他們的陣容後，也不禁心頭大震，吃驚不已。

魔教的勢力壯大得實在出人意料。

幸虧是南宮世家出頭來全力以赴了，否則光憑少林，武當所派遣的那點人力，輕而易舉的就會被人弄得全軍覆沒，一個都逃不出去。

魔教最近能在無聲無息中，集散這麼多的好手，而少林武當，都有人在金陵專事注意百寶齋行動，這也够他們慚愧了。

金輝滿臉怒色道：「翁老兒，你是決心跟我作對到底了，你把這兒的機關都破壞了……」

翁長健道：「司徒統領已經請得密旨，到處在捉拿你們了，老夫跟你們還有甚麼好客氣的？」

金輝冷冷一笑，道：「皇帝下的只是密旨，對那個你應很清楚，不是鐵定不變，只要時勢轉移，我們當了權，皇帝可能再下一道密旨給我們，叫我們擒殺司徒晃的。」

翁長健點點頭，道：「這個老夫相信大有可能的，天威莫測，尤其是幹內廷廠衞的，更是朝不保夕，隨時隨地都有失勢的可能，所以說伴君如伴虎，一點都不錯的。」

金輝怒道：「你知道這一點，就不該做得太絕，不留一條後路，難道你不怕我們日後得勢嗎？」

翁長健一笑，道：「老夫沒有考慮這一點。」

金輝道：「你以爲我們這一倒下去就起不來了？」

翁長健道：「是的，朝廷用廠衞雖與江湖隔絕，但其中好手，大部份出身江湖，所以朝廷對江湖上一般有名望之士，以及各大武林門派都非常客氣和尊重，魔教既爲湖野武林所不容，朝廷也不敢冒此大不韙而用你們，所以你們是絕對沒有機會了。」

金輝沉聲道：「話別說得太早，等我們在武林中站穩了脚步之後，你看吧，那時皇帝對我們是甚麼態度？」

翁長健回答道：「不會有那一天的，司徒統領早就知道你們的野心了，化了很多的精神來對付你們，自然要一擊澈底毀了你們的根本，不讓你們有再爬起來的機會。」

金輝冷笑着一指身後道：「他最多只挑了我們的地方而已，本教好手精華，全已集中在此。」

翁長健一笑道：「人看來是不少，只不過跟我中原武林比起來，仍是小巫見大巫，像少林武當這些大門派，任何一家比你們多。」

金輝道：「人多有甚麼用？要在於技藝的高低，本教這兩百多位好手，每一位都抵得上一個掌門長老。」

尙達仁怒道：「放肆，你太狂妄了，少林候教。」

（下期續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廿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與獨孤痴比劍時由於站在迎風的一面，風砂都吹到他面上，至使獨孤痴有機可乘，身中利劍倒下。幸而所傷非要害，他勉強掙扎爬起來，要去找尋那可能遭遇悲慘命運的小燕。生存的慾望支持他到那堆死人旁找尋剩下的糧水，却意外的發現其中的一個死者赫然是他的好友加答。後小方找到衣衫不整的小燕與及形同死人的獨孤痴，二人決定返回拉薩。重回舊地，拉薩巳是景物依舊，人面全非。從前健康愉快的人變得鬼祟而充滿戒心。更令他驚奇的是，小方回到鷹記時，竟發現裏面有五個做得維妙維肖的蠟人，其中一個竟塑成他的樣子——

蠟像藏殺機　決心查眞相

（一）

▲死人不再流血

這處的人叢忽然起了陣騷動，五條精赤着上身，反穿羊皮小褂的彪形大漢，分開人羣，大步行來。

五條鐵打的大漢，十一件純鋼外門兵刃。

第一條大漢挺胸凸肚，手持一對最少有五十斤重的混元大鐵牌，臉上青慘慘的長着滿臉鬍子，一雙比海碗還粗的胳臂上，青筋盤蛇般凸起。

第二條大漢肩寬腰細，腰上一條比巴掌還寬的皮帶上，斜插着五把斧頭，一把大，四把小。

第三條大漢濃眉大眼，鬍子刮得雪亮，肩上挑着根比人還長的鐵戟，在手裏倒提着根金剛降魔杵，板腰帶上還插着厚背薄刄鬼頭刀。

第四條大漢用的居然只不過是柄很普遍的青鋼劍，身材雖然高大，長得却很秀氣。

第五條大漢空着一雙手，幾乎垂到膝蓋上，不但手臂奇長，手掌也比普通人大一倍。

他的手雖然不帶兵刃，腰帶上却掛滿了零件，零零碎碎的也看不出究竟是些甚麼東西？究竟有多少種？額子還掛着一個圈長繩，看來就像是個活動的雜貨架子。

這五條大漢用不着大吼大叫，也用不着出手，就這樣在那裏一站，氣勢巳經够唬人的了。

他們一亮相，別的人立刻便安靜了下來。

五個人彼此對望一眼，顧盼之間，睥睨自雄，挑戟提杵佩刀的，招呼第一條大漢。

「老大，就是這幾個蠟人在搗鬼，青貂嶺的兄弟就是死在他們手上的。」

「蠟人也會殺人？」老大冷笑：「這倒眞他媽的是活見鬼。」

「不管他們究竟是甚麼變的，我們不如先把他們毀了再說。」

「好主意！」

佩劍的大漢樣子雖然長得最秀氣，動作却最快，一反手拔出了青鋼劍，就準備動了。

用斧頭的大漢攔住了他。

「等一等。」

「既然巳經來了，還等甚麼？」

「等着看我的！」

佩劍的大漢沒有爭先，因爲他們的老大也同意：「好，我們就先看老二的。」

不但他們在看，別的人也在看，等着看他們老二出手。

老二的動作並不快，先慢吞吞的往前走了兩步，從腰帶上抽出了一把連柄只有一尺多長的斧頭，用大拇指舐了舐舌頭上的口水，往斧鋒上抹了抹……突然一彎身，一揮手。

只聽「吧」的一聲響，急風破空，他手裏的斧頭巳經脫手飛出，往班察巴那頭上劈了過去。

這是種江湖上很少有人練的功夫，一斧頭的力量遠比任何一種暗器都大得多。

力量大，速度當然也快，就算是獅虎猛獸，也禁不起這麼樣一斧頭。

班察巴那沒有動。

這個班察巴那只不過是個蠟人，根本不會動，可是這一斧頭也沒有劈在他的頭上。

這種功夫就像是飛刀一樣，最難練的一點就是準頭。要能在三十步以外一斧頭劈開一個核桃，功夫才算是練成了。

這條大漢無疑巳經把功夫練到了這一步，出手不但快，而且準。

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這一斧頭劈出去，準可以把那蠟人的腦袋一下子劈成兩半。

奇怪的是，這一斧頭却偏偏劈空了。

也不知道是因爲那條大漢手上的力量用得不够，還是因爲別的古怪緣故，這把去勢如風的飛斧剛劈到「班察巴那」頭上，就忽然失去了準頭，忽然變得像是個斷了綫的風箏一樣，輕飄飄的往旁邊飛了出去，「奪」的一聲，釘在櫃台上。

老二的臉色變了。

他的兄弟們臉色也變了。

老大眼珠子一轉，故意破口大駡。

「直娘賊，叫你多吃兩斤肉，手上才有力氣，你他媽的偏要去玩姑娘，玩得手發軟，眞他媽的丟人現眼。」

老二的臉色發青，不等他們的老大駡完，巳經又是一斧頭劈了出去。這一次他的出手更快更準，用的力量也更大。

斧頭破空飛出，急風呼嘯而過，忽然間，「卜」的一聲響，斧頭的木柄忽然憑空斷成了兩截，斧頭失去平衡之力，一下子就掉了下來。

老大還在駡，駡得更兇。

但是他的眼睛却一直在四下搜索，因爲他跟他的兄弟一樣明白兩件事。

——一把以上好橡木爲柄的斧頭，是絕不會無緣無故從中折斷的。

——他們的老二手上有甚麼樣的力量，他們心裏當然更清楚，如果說他會將一把斧頭劈歪，那簡直就好像說太陽是從西邊升出來的一樣荒謬。

斧柄既然不可能無緣無故折斷，斧頭也絕不可能劈歪，這是怎麼回事呢？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在一個很不容易被人看到的角落裏，以一種很不容易被人看出的手法，發出了一種很不容易被人看出的暗器來，打歪了他們老二第一次劈出的斧頭，打斷了他第二次劈出的斧柄。

這個人無疑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這個人很可能就是把蠟像擺在這裏的人。

他們五兄弟雖然沒有看見這個人，也沒有看出來他用的是甚麼暗器。

他們只看見了小方。

（二）

小方也在找，找這個打歪斧頭折斷斧柄的人。

他還沒有找到這個人，別人巳經找上了他。

第一個找上來的就是他那身材高大，長得却最秀氣的佩劍少年。

他盯着小方，忽然笑了笑：「你好。」他說：「我像見過你。」

「哦？」

「我好像剛才遇見你，在另外一個地方見過你！」

「哦。」小方問道：「你在那裏見過我？」

「就在那家商號裏。」佩劍的少年道：「你好像跟那個長得完全一模一樣。」

小方笑了，摸着自己的臉笑了。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像。」他問這少年：「你貴姓？」

「我叫老四。」

「老四？」小方奇怪的又問：「誰的老四？」

「是我們老大的老四。」

「你們的老大是誰？」

「是個從來都不會殺人的人，」老四說：「他只會打人，常常一下子就把別人打成肉泥。」

小方嘆了口氣。

「那麼他一定很累。」

「很累？」

「無論誰要把別人打成肉泥都是件很費力氣的事，他怎麼會不累？」

老四冷笑，忽然又問小方：「你的暗器呢？」

「甚麼暗器？」小方反問。

「打斧頭的暗器。」

「我沒有這種暗器。」小方在笑，「如果我有暗器，也不打斧頭。」

「不打斧頭的打甚麼？」

「打人，」小方好像笑得很愉快：「打人絕對比打斧頭好玩得多。」

老四也笑了。

他們兩個人都在笑，可是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們並不是眞的覺得很可笑。

他們笑的時候，眼睛都在盯着對方。握劍的那隻手。

老四笑得比小方還不像是在笑，他忽然問小方道：「你也會使劍？」

「會一點。」小方說：「一點點。」

「那就好極了，」老四說：「剛巧我也會使劍，也只會一點點！」

這句話說出來，每個人都明白他們的意思了。

老四巳經認定了小方和鷹記商號這幾

個蠟人有關係，就算他不是打落斧頭的高手，也一定可從他身上逼出那位高手來。

小方並沒有否認，因爲他知道否認也是沒有用的。

老四的掌中有劍。

小方也有。

老四打算用他的劍來逼小方說出這秘密。

小方也沒有拒絕逃避。

老四身高八尺一寸，手脚長大，動作靈活，全身的肌肉都充滿彈性。

小方看來不但蒼白憔悴，而且顯得很虛弱。

他們的强弱之勢看來已經很明顯，每個人都認定小方必敗無疑。

只有齊小燕是例外。

只有她算準了老四絕對避不開小方三招。

（三）

一聲輕叱，劍光閃動，轉瞬間老四就已攻出八劍，招中套招綿延不絕的連環八劍，被這麼樣一條大漢使出來當然更具威力。

可是他連小方的衣角都沒有碰到。

小方只刺出一劍。

他轉身，拔劍，一劍刺出，就已刺到了老四的咽喉。

老四用盡全力才避開這一劍。

他凌空後躍，凌空翻身，雖然避開了這一劍，却已無法顧及退路。

他的身子落下時，已經到了鷹記商號裏。

鷹記商號裏只有幾個沒有生命沒有知覺連動都不會動的蠟人。

可是他身子一落下，眼睛裏就露出種驚訝恐懼之極的表情，身上每一根肌肉因恐懼而收縮，忽然就失去了彈性，變得痙攣僵硬。

他們的兄弟同時大喝：「老四，快退！退出來！」

他自己當然也想退出來，可是已太遲了。

他掙扎着，還想撲過去，用他手裏的劍去搏殺那幾個本來就沒有生命的蠟人。

但是就在這一瞬間，他全身的關節肌肉組織都已失去控制，眼淚鼻涕大小便全部流了出來，身子也已漸漸縮成了一團。

只不過老四還沒有死，還剩下最後一口氣，忽然大喝一聲，用盡全力，將掌中劍脫手飛擲出去，劍光一閃間，「卜」的一聲響，一劍刺入了卜鷹的胸膛，從前胸刺入，後背穿出。

因爲這個卜鷹只不過是個蠟人而已。

這時老四已經倒在地上，全身都已收縮僵硬，一條八尺一寸的大漢，竟在轉瞬間變得好像是個已經被抽乾血肉的標本。

所以他已經看不見他這一劍擲出後的結果了。

可是他的兄弟還沒有死。

他們臉上忽然也露出種驚訝恐懼之極的表情，因爲他們還看得見。

每個眼睛都還看得見的人，臉上都露出了跟他們完全一樣的表情，甚至連小方都不例外。

因爲他們跟他們一樣，看見了一件雖然親眼目睹也無法相信的怪事。

他們看見卜鷹在流血！

這個卜鷹只不過是個沒有知覺沒有生命的蠟人而已，怎麼會流血？

（四）

「卜鷹」的確在流血。

一滴滴鮮血沿着劍鋒流過，從劍尖上滴下來。

他沒有動，也沒有表情。

因爲他畢竟只不過是個蠟人而已——至少從外表看來絕對是個蠟人。

可是從另一方面去看，無論誰都知道一個蠟人是不會流血的。

絕對不會。

——那麼血是從那裏來的？

——難道這個蠟人只有從外表看過去才是蠟人，其實却不是。

——如果這個蠟人其實並不是蠟人，爲甚麼看過去又偏偏是個蠟人。

這是個很荒謬的問題，也是種很荒謬的想法，荒謬而可怕。

小方的全身忽然都被冷汗濕透，因爲他心裏忽然有了個荒謬可怕的想法。

他忽然衝了出去。

他想衝進鷹記商號去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只想找出這問題的答案，却忘了那老人對他說過的話。

——只要一走進鷹記的大門就必死，不管甚麼人都一樣。

這句話聽起來也很荒謬，很少有人會相信，可是親眼看見老四暴斃後，還有誰能不信，誰敢不信？

老四臨死前眼神中那種恐懼之極的表情，更令人難以忘記。

小方却忘了。

在這一瞬間，甚麼事他全都忘了，所有那些令人悲痛感憤的恐懼的事，都已不能影響他。

在這一瞬間，他關心的只有一件事，一個人。

卜鷹！

寂寞寒冷漫長的大漠之夜，比寒風更濃烈的酒，比酒更濃烈的友情，這才是眞正令人永難忘懷的！

——兒需成名。

酒需醉，

酒後傾訴。

吐心言！

卜鷹，你究竟是死是活？你究竟在那裏？

你爲甚麼會流血？　（本章終）

▲獨眼與魔眼

（一）

小方不是英雄。

很少有人會把他當作英雄，他自己也不想做英雄。

他只想做一個平平凡凡的人，做平平凡凡的事，過平平凡凡的日子。

可是他有一股衝動。

每當他看見一些不公平的事，看見一些對人不公平的人，他就會衝動，就會不顧一切，去讓那些事做得公平一點，去讓那些人受到合理應得的制裁。

小方還有一股勁，一股永遠不肯屈服的勁。

如果別人不逼他，他絕對是個很平和的人，不想跟別人爭，也不想爲任何事去爭。

如果有人逼他，他這股勁就來了。

他這股勁來的時候，不管別人是用利誘還是用威脅，他都在不乎，就算用刀架在他的頸子上，他也不在乎！

小方最近已經冷靜得多了，每個認得他的人都認爲他已經冷靜多了。

他自己也認爲自己冷靜多了，已經學會了控制自己。

有很多次他都替自己證實了這一點，可是現在他忽然又衝動起來了。把自己以前曾經再三告誡過自己的話全都忘得乾乾淨淨。

如果爲了他自己的事，他絕不會這樣子的。

可是爲了他的朋友，爲了卜鷹，他隨時都可以放開一切，隨時都可以把自己的腦袋往牆上撞過去，就是牆上有三百八十根釘子，他也會撞過去的。

因爲他天生就是這樣一個人，天生就是這種脾氣，你說這種脾氣要命不要命？

——蠟人怎麼會流血？

合理的答案只有一個。

蠟人裏面是有一個人，一個會流血的人，是不是只有活人才會流血？

小方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聽到過一個故事，一個可怕極了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神秘而遙遠的國度裏，有一位專做蠟人的大師，他做出的蠟人每一個都像活的一樣，尤其是他用蠟做出來的女孩子，每一個都讓男人着迷。

——就在那段時候，在那個國度中一些偏僻的鄉村裏，時常都會有一些美麗的女孩子神秘失踪，連最有經驗的捕快也查不出她們的下落。

——這件奇案是被一個悲傷的母親在無意間揭穿的。

——這位母親因爲女兒的失踪悲傷得幾乎發了瘋，她的丈夫就帶她到城裏去散心。

——他們在城裏有一位有錢的親戚，剛巧認得那位巧奪天工的蠟像大師，就帶他們去看那些活色生香的蠟像。

——那位母親看見其中一個蠟像後，忽然暈倒了。

——因爲她們看見的那個蠟人，實在太像她自己的女兒了，在黃昏後淡淡的燈光裏，看來簡直就像她的女兒，完全一模一樣。

——她醒過來之後，就求那位大師將這個蠟像賣給她，不管多少錢她都願意買，就算要她傾家蕩產在所不惜。

——可是大師拒絕了。

——大師的傑作是絕不可能轉讓給別人的。

——悲傷的母親又難受又失望，正準備走的時候。

——可怕的事就在那一瞬間出現了。

——那個女孩子的蠟像，眼中忽然流出了淚來，紅色的眼淚，血淚。

——悲傷的母親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不顧一切衝了過去，抱住了那個蠟像。

——蠟像忽然碎裂，外面一層忽然裂開，裏面赫然有一個人，雖然不是活人，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蠟像裏的這個人，赫然就是那位母親失踪了的女兒。

——於是大師的秘密被揭穿了，他所有的傑作都是用活人澆蠟造成的。

在小方很小很小的時候，還聽到了一種傳說，一種又可怕又神秘的傳說。

——古老相傳，如果一個人死在異鄉，含寃而死後，再見到他的親人時，他的屍體還會有血流出來，七竅中都會有血流出來。

——所以死人也未必是一定不會再流血的。

這個故事和這種說法，都在小方心裏生了根，就在他看見卜鷹的蠟像裏有血流出來的時候，他忽然又想了起來。

——卜鷹的這個蠟像是不是也用這種方法做成的？

——這個蠟像裏的人是不是卜鷹？

想到了這一點，小方就衝了出去。

他一定要找出這問題的答案，不管怎麼樣都要找出來。

至於他自己的安危死活，他根本就不在乎。

因爲這一瞬間他已經把所有的問題都全都忘得乾乾淨淨。

（二）

站在鷹記商號外的人，誰也想不到小方會在親眼看見老四暴斃後還會衝進去，連齊小燕都想不到。

可是他已經衝進去了。

他的身法極快，比大多數人想像中都快得多，可是他一衝進去之後，就忽然停了下來，就像是忽然被魔法定住一樣停了下來。

他的目標是那個會流血的卜鷹蠟像。

可是他的身子停下來的一瞬間，他的眼睛是看着另外一個蠟人的。

就在他眼睛看到這個蠟人的那一瞬間，他的身子才忽然停頓。

然後他臉上就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就好像老四臨死前露出的那種表情。

他的眼睛裏也忽然充滿恐懼，他臉上的肌肉彷彿也在收縮痙攣扭曲。

——他看見了什麼？

小方看見的事，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會相信，甚至連他自己都很難相信。

他忽然看見了他自己的眼睛。

他也看見了他自己眼睛裏露出的那種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想像的表情。

一種充滿了譏嘲和怨毒的表情。

有誰能想像得到一個人會用這樣的眼光來看自己。

小方看見的當然不是他自己，只不過是個看來幾乎跟他完全一樣的蠟人而已。

可是在那一瞬間，他却眞的有了這種感覺，覺得眞的是他自己在看着他自己，他一個人好像已忽然分裂成兩個。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就算是在照鏡子的時候，你也應該知道鏡子裏看着你的那個人並不是你自己，只不過是個虛幻的鏡子而已。

——這種事只有在夢中才會發生，而且通常是噩夢。

現在小方不是在做夢。

他不想看他自己。

可是他的身子已經停了下來，目光已經被他另外一個自己所吸引。

他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恐懼，恨不得趕快逃走，趕快離開這裏。

可是，他的身子已經不能動了，目光也移不開了。

就在這一瞬間，他眼睛裏忽然覺得一陣刺痛，就好像有一根針從他的眼睛裏刺了進去，把他整個人都釘死在地上。

他全身的肌肉彷彿都已因痛苦而痳痺僵木扭曲，他自己也能感覺到。

但是他已經完全無能爲力了。

——老四臨死前的感覺，是不是也像他這樣子？

他彷彿見齊小燕在呼喚，聲音中充滿了驚惶焦急與關切。

但是他已經聽不清楚了。

他的掌中雖仍緊握着他的魔眼，却已無力刺出去。

因爲他已經完全被他另外一個自己的眼睛所控制，他已經從這雙眼睛裏看到了地獄。

（本章終）

▲誰入地獄

（一）

火焰在燃燒，四面八方都在燃燒。

天崩地裂，砂石飛揚。

沒有生命的蠟人忽然全都在火的洗禮中獲得了生命。忽然間全都飛躍而起，鬼魅般撲向人羣。

人羣在動亂中，隨時都可以聽到一聲聲悽厲的慘呼。

火焰中有了血光！

這不是地獄，也不是地獄中的幻象。

小方知道不是的，絕對不是。

這是他親眼看見的。

他看到這些可怕的景象發生後，就暈了過去。還沒有弄清楚這些事是怎麼發生，就已經暈了過去。

（二）

藍色的海。

藍色的波浪。

陽光燦爛，海水湛藍，藍色的波浪在陽光下看來溫柔如情人的眼波。

情人的眼波也溫柔如藍色的波浪。

這也不是幻象，也是小方親眼看到的現實。

他醒來時就看見了一片藍，那麼藍，藍得那麼美，那麼溫柔。

可是這裏並沒有海，他看見的也不是波浪。

他看見的是陽光。

藍色的陽光。

小方醒來時，「陽光」正在看着他，眼波溫柔如海浪。

——這是眞的？眞的不是幻象？

——陽光，你怎麼會在這裏？

小方不信。

——難道這就是地獄，難道我已經到了地獄？

——地獄中有時豈非也會出現美景？就正如地獄般的沙漠中有時也會出現令人着迷的海市蜃樓一樣。

小方想伸手揉揉眼睛。

他的手是軟的，軟綿綿的完全沒有一點力氣。

他的手能够抬起來，只因爲「陽光」已經握住了他的手。

冰冷的手，冰冷的淚。

眼淚已經流下了「陽光」的面頰。

在這一瞬間，她看來就好像永遠再也不會把小方的手放開。

但是她偏偏很快就放下來了。

因爲除了他們之外，這間小而溫暖的屋子裏還有三個人。

小方終於看見了這三個人。

二個大人，一個孩子。

站在小方床頭的是齊小燕。

她一直都靜靜的站在那裏，看着小方和「陽光」，看着他們的舉動和表情。

她自己却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就好像已經完全痳木。

——她能怎麼樣？她能說甚麼？

另外還有一個人，遠遠的站在一個角落裏，手裏抱着個孩子。

她穿着一身淡灰色的衣裳，白生生的一張臉上未施脂粉，漆黑的頭髮蓬蓬鬆鬆的挽了個髻，美麗的眼睛裏帶着一抹淡淡的，無可奈何的感傷。

她手裏抱着個穿紅衣的嬰兒。

——蘇蘇。

——蘇蘇居然也在這裏。

她手裏抱着的嬰兒無疑就是小方的孩子。

小方的心在刺痛。

——蘇蘇怎麼會在這裏？

——「陽光」怎麼會在這裏？

——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他自己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在「鷹記」他所看到的那些景象究竟是眞是幻？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些又神秘又可怕的蠟人呢？

小方最忘不了的當然還是那雙眼睛，那雙毒眼睛。

可是這些問題他都沒有問，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應該問誰。

柔軟的床鋪，乾淨的被單，他很想就這樣躺在這裏，躺一輩子。

可是他不能不起來。

他終於掙扎着站起來，伸出雙臂，彷彿要去擁抱一個人。

這裏有三個女人。

這三個女人都曾經影響過他的生命，都是他這一生永難忘懷的。

這三個女人都曾經跟他有過一段又奇怪又複雜又深厚的感情。

他要去擁抱的是誰？

小燕期待着小方的擁抱。

蘇蘇也期待着小方的擁抱。

但是小方撲向了蘇蘇。

他擁抱的却不是蘇蘇，而是蘇蘇懷裏抱着的孩子。

他緊緊地抱着這個從未見過的孩子。

眼淚，忽然自小方眼中流下。

英雄有淚不輕彈。

小方流淚，是因爲他不是英雄？

小方愛蘇蘇，但是他們分離了很長的一個時間了。

小方愛小燕，但是他心底有另一種感覺，他們必將分手。

一脈相承，維繫着小方的血和肉的，

只有他自己的孩子。

他和蘇蘇的孩子。

懷中的孩子。

他忽然表現，對懷中的小孩的感情，複雜而深厚無比。

愛情並不是歷久不衰的，歷久不衰的愛情少之又少。

愛情是很容易消失的。

山高水長，河川阻隔，會使愛情慢慢褪色，消失於無形之中。

小方的眼光，溫柔的眼光，現在落在小孩的臉上。

小孩瞪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無邪的看着父親。

小方內心忽然感到一陣刺痛。

因爲孩子忽然間向他裂嘴一笑，那笑容，就和蘇蘇的笑容一樣。

小方又緊緊的將小孩擁在懷中。

小方看看小燕，又看看蘇蘇。

他腦海中，浮現出和這二個女人共渡時的歡樂來。

這些歡樂，他將終生難忘。

他對這二個女人的感情，是又複雜又深厚的。

齊小燕用詫異的目光注視着小方。

蘇蘇的目光却不詫異。

因爲她了解小方的感情。

因爲她是孩子的母親，小方是孩子的父親。

母子情深，父子情也深。

在危難中，在歷刦後，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小孩，突然見到這個小孩，有一份心靈的震撼，是絕對連接到淚腺上的。

（三）

蘇蘇深情的看着小方和他懷中的小孩，她忽然感到一股暖流充盈在心口。

她從來沒想到，父愛，也是這麼深刻，這麼動人的。

她只知道母愛。

母愛是自然的，從懷孕開始，從嬰兒在母體成形那天開始，母親就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這種感覺，很快就變成愛。

嬰兒還沒有出生，就已經有了他母親愛的關注了。

父愛就不一樣。

父親一定要看到小孩脫離母體，降臨人間，才會去愛他。

從第一眼看到小孩起，父愛才開始。

母愛是天生的，父子之愛却是後天慢慢地培養的。

父子之愛，是一種學習的愛。

令蘇蘇感動的，就是她發現小方竟然愛他的小孩那麼深厚。

她忽然衝上前，將小方和小孩抱緊。

小方溫柔的將視綫投落在蘇蘇的臉上，目光中顯出一份很深沉的感激。

感激她爲他留了後代。

有了後代，他就死而無憾了。

有了後代，他心情豁然開朗。

他不再恐懼死亡，他不再恐懼面對危難。

他隨時隨地都可以死去，爲卜鷹，爲蘇蘇，爲「陽光」，爲齊小燕。

小方剛醒過來的時候，以爲自己的身陷地獄之內，現在，他知道他並沒有入地獄。

入地獄的人絕對不是他。

就算是入了地獄，他入的地獄也只不過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地獄。

因爲他忽然有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

他決心去查明這件事的眞相。

不惜代價，不惜死亡的犧牲，他都要去查出背後的陰謀者到底是誰？

他知道他必然查得出來。

因爲他已經沒有了後顧之憂。

他的思路，將不會受到死亡的陰影所壓亂。

他的劍法，也將不會受死亡陰影的威脅而大打折扣。

一個無畏的人，他的劍術必將百分之百的發揮盡致。

他知道，這是他開始發問的時候了。

但是他沒有問。

他先去抱起了他的孩子。

（四）

小方不是聖人，既不能做聖人，也不想做個聖人。

在他心底某一個秘密的角落裏，也許他是想先去擁抱齊小燕的。

因爲他是她第一個男人，她已將一個女人一生中所值得珍惜的給了他。

這種事不但是女人所難忘懷的，男人也同樣很難忘記。

在小方心底深處另外一個秘密的小角落裏，他想去擁抱的也許是「陽光」。

「陽光」是個明朗美麗但却非常痴情的女孩子，他知道他這一生中是永遠得不到她的。

但是他喜歡她，不但喜歡，而且尊敬她。

他對「陽光」的感情已經跟他對卜鷹的友情混爲一體。

小方是個男人。

蘇蘇是個女人，一個絕對女性化的女人，甚至可以說她全身上下每分每寸都是女人。

小方不能忘記她。

她的激情，她的溫柔，她的纏綿，無論任何男人都難以忘記。

在小方的心底更深處，他想去擁抱的也許是她。

但是小方却先去抱起了他的孩子。

那不只是因爲父愛，父與子之間的感情是後天的，是需要培養的。

他首先去抱起了他的孩子，也許只不過因爲他要求平衡，一種愛的平衡，一種唯一可以使他情緒穩定的平衡。

不管怎麼樣，他還是這麼樣做了。

齊小燕悄悄的退了出去，「陽光」慢慢的坐了下去，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

蘇蘇却忽然笑了，笑得非常奇怪。

她的笑中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譏誚惡毒之意，她的眼神也一樣。

她看着小方，忽然問道：「你眞的以爲這個孩子是你的孩子？」

「他難道不是？」

「不是。」蘇蘇說：「當然不是。」

她冷冷的接着說：「你爲甚麼不想想，呂三怎麼會把你的孩子還給你？」

小方怔住了。

他知道蘇蘇不是在說謊，但是他也沒

有放下手裏的孩子，就好像一個溺水者明知自己抓住的並不是一根可以載他浮起來的木頭，却還是不肯放過一樣。

蘇蘇的笑容看來就好像忽然又變成一個面具。

「呂三要我帶這個孩子來見你，只不過要我告訴你，你的孩子巳經長得有這麼大了，就好像這個孩子一樣活潑可愛。」蘇蘇說。

小方的手冰冷。

蘇蘇忽然又冷笑。

「你以前有沒有想過你的孩子？」

「沒有。」小方說。

他是個誠實的人，也許不能算是好人，却絕對誠實。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孩子，只因爲他還沒看見過他的孩子。

他們父子間還沒有愛。

「你知道我巳經有了你的孩子，」蘇蘇又問：「但是你從來都沒有想過他。」

小方承認。

但是現在他巳經開始在想他了，因爲他對他的孩子巳經有了一個具體的形象。

——這就是人性。

無論人的本性是善還是惡，人性中總**是有弱點的**。

呂三無疑是最能把握這種弱點的人。

「呂三要我告訴你，」蘇蘇說：「如果你要見你的孩子，你就得先替他做一件事。」

「甚麼事？」小方不能不問：「他要我替他去做甚麼事？」

蘇蘇還沒有開口，外面已經有人替他回答：「他要你先替他殺了我。」

（五）

這是班察巴那的聲音。

一種非常冷靜，又非常熱情的聲音，只要聽過一次就很不容易忘記。

——永遠沒有人知道他會在甚麼時候出現的班察巴那這時又出現了。

班察巴那看來永遠是年輕的。

——「年輕」，這兩個字所代表的並不是年紀，而是一種形象。

他看來年輕，因爲他看來永遠都是那麼堅強，那麼挺拔，那麼有生氣。

無論他在甚麼時候地方出現都一樣。

就算他剛從泥沼裏走出來，他看來還是像把剛出爐的劍，乾淨，明亮，鋒利。

就算他剛從敵人的屍骨鮮血中走出來，他看來還是沒有一點血腥氣。

這次和以往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這次他手裏居然提着一袋酒。

滿滿的一羊皮袋酒。

他走過來，坐在一張小桌旁的一把椅子上，他看着小方說：「坐！」

小方也坐下，先把孩子交給蘇蘇才坐下，坐在對面。

班察巴那將滿滿的一袋酒放在小桌子上。

「這種酒叫古城燒，」他問小方，「你喝過沒有？」

「我喝過？」小方說。

他當然喝過，卜鷹最喜歡喝的就是這種酒。

這種酒喝起來就像是男兒的熱血。

用一根手指勾起羊皮袋上的柄，把羊皮袋甩在頸子後，班察巴那自己先喝了一大口，才把酒袋遞給小方。

「你喝！」

小方也喝了一大口，好大的一大口，然後又輪到班察巴那。

他們都沒有去看蘇蘇和陽光，就好像這屋子裏根本就沒有別人存在。

「你喝過這種酒，」班察巴那說：「你當然也記得一首歌。」

「我記得。」

「那麼你先唱，我來和。」

小方就唱。

「——兒須成名，酒須醉，醉後傾訴，是心言。」

他們唱了一遍又一遍，喝了一口又一口，他們唱的歌濃烈如酒，他們喝的酒比血還濃。

歌可以唱不停，酒却可以喝得光。

班察巴那忽然用力一拍桌子。

「我知道，」他看着小方：「我知道你從來沒有把我當作朋友。」

「哦？」

「你一直都認爲只有卜鷹才是最好的朋友？」

「他本來就是個很好的朋友，」小方說：「他不但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

「那麼他爲甚麼一直都不來找你？也不來找我？」班察巴那盯着小方問：「你知不知道究竟是爲了甚麼？」

小方舉杯一飲而盡。

他無法回答這問題，除了卜鷹自己外，根本就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同樣的問題他也不知問過自己多少次，最近他不再問了，因爲這問題總是會刺傷他自己。

班察巴那也沒有再問下去。

他也在喝酒，喝得並不比小方少。

小方從未想到一向冷酷堅定如岩石的班察巴那也會喝這麼多酒。

他握緊羊皮酒袋，沒有再遞給班察巴那，有很多事他一定要在他們還沒有喝醉時問清楚。

可是班察巴那又在問他：「你有沒有看清楚鷹記商號那幾個蠟像？」

小方看得很清楚。

「以前你有沒有看見過鑄造得那樣精美生動的蠟像？」班察巴那說。

「沒有。」小方說。

「你當然沒有看見過！」班察巴那說：「那樣的蠟像，以前根本還沒有在中土出現過。」

「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能鑄造出那樣的蠟像來，」班察巴那說：「絕對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朗佛烈金。」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名字，無論誰只要聽過一次就會牢記在心。

「朗佛烈金。」班察巴那將這名字又重複了一次：「我相信你，從未聽過這名字。」

小方的確從未聽過。

「他不是漢人。」

「他不是！」班察巴那道：「他是波

斯人，但是一直住在一個叫英吉利的海島上。」

「英吉利？」小方也從未聽過這海島的名字！「英吉利在甚麼地方？」

「在天之涯，海之角。」班察巴那道：「在一個我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那末他鑄造的蠟像怎麼會到這裏來了？」

「因爲朗佛烈金這個人巳經到這裏來了。」班察巴那說。

「他怎麼會來的？」

「被人請來的，」班察巴那說：「他是個奇人，他鑄出的蠟像天下無人能及，可是他也要生存也要吃飯，只要有人肯出價，甚麼地方他都會去。」

「他是被誰請來的？」

「普天之下，好像也只有一個人能請得起他。」班察巴那說：「你應該能想到我說的這個人是誰。」

小方巳經想到了。

——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能付得出這麼大的代價，也只有一個人能做得出這樣的事。

「你說的是呂三？」

「除了他還有誰？」

「呂三爲甚麼要特地請朗佛烈金到這裏來？」小方又問：「難道就是爲了要他來做那幾個蠟人？」

「是的。」

「呂三爲甚麼要這樣做？」

「爲了很多種原因。」班察巴那道：「最主要的一種，就是他要用那些蠟像來殺人。」

「殺誰？」

這問題其實是不該問也不必問的，可是班察巴那還是回答：「殺你，殺我，殺卜鷹！」

幾個沒有生命，沒有血肉，連動都不能動的蠟像，怎麼能殺人？

班察巴那解釋：「那些蠟像都是空的，每個蠟像裏都藏着一個人，其中有使毒的高手，也有暗器名家。」

他們使出來的毒，當然都是無色無味讓人完全覺察不出的劇毒。

他們的暗器，當然都是從機簧針筒發出來的讓人看不見的暗器。

小方巳經想到了這一點。

「所以不管甚麼人只要一走進鷹記商號的大門，就會突然暴斃。」

「是的。」班察巴那道：「不管甚麼人只要一走進去必死無疑。」

他又說：「人死的多了，我們當然就會知道，不管我們在甚麼地方都會聽到這消息。」

小方替他接下去說道：「如果我們知道了這消息，當然忍不住要去看看。」

「如果我們還沒有看出那些蠟像中的秘密，一進去當然也必死無疑。」

小方承認。

他幾乎巳經死過一次。

「幸好你巳經看出來了。」

「是的，我巳經看出來了。」班察巴那說道：「所以我還沒有死，你也沒有死去。」

小方長長吐出一口氣，又忍不住問：「有一點我還是不懂。」

「那一點？」

「那對眼睛。」

小方可想起了那條毒蛇：「我只不過看了它一眼，好像就巳經中毒了。」

「你想不通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可想不通。」

「其實那並不是很難解釋的事，」班察巴那忽然又問小方：「你有沒有遇到過石眼病的人？」

「我遇到過。」

「你有沒有去看過那些人的眼睛？」

「有時我難免也會去看兩眼。」

「看過了之後你有甚麼感覺？」

「我會覺得連我自己的眼睛也很不舒服。」

「如果你看得久些，說不定連你自己也會被染上同樣的眼病。」班察巴那說：「如果你再仔細想想，你一定有過這種經驗。」

小方的確有過這種經驗：「可是我不懂那是因爲甚麼？」

「那是因爲你中了毒。」

「中毒？」小方奇怪的問：「怎麼會中毒？」

「因爲那個人的病眼中有一種會傳給別人的病毒。」班察巴那說：「至少有兩三種眼病都有這種病毒。」

小方道：「可是我只不過看了他兩眼而巳。」

「看兩眼就巳經够了。」

「爲甚麼？」

「因爲這種病毒本來就是從眼睛傳染的，你只要看一眼就可能被染上。」班察巴那說：「世界上有很多種病毒都是這樣子，你只要跟病患者同時就在一間屋子裏，就可能被染上。」

他解釋得詳細而清楚：「如果有人能利用這些病毒的特性煉成毒藥，你只要看他一眼也同樣會中毒的。」

班察巴那又說：「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可是我知道的確有人巳經煉成了這種毒藥。」

小方終於明白。

他看見過那些跪着死去的人，死了之後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中毒的。

在沒有聽到班察巴那這番話之前，他也同樣從未夢想到世上竟會有這麼可怕的毒藥。

班察巴那忽然又問他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個總是喜歡抱着條小白狗的小女孩？」

小方當然記得。

「藏在你那個蠟像裏的人就是她，」班察巴那道：「所以你雖然只不過看了她一眼，就巳經中了她的毒，防不勝防，無色無味的無影之毒。」

「所以無論甚麼人只要一走進鷹記商號的大門都會突然暴斃。」

「是的。」

班察巴那的神色凝重：「那不是魔法，也不是巫術，那是經過苦心研究精心提煉出來的劇毒，要避免中毒巳經很難，要破解更不容易。」

「只不過，你還是想出了破解它的法子。」

「我也想了很久，計劃了很久。」

「你用的是甚麼法子？」

「用火攻，」班察巴那道：「只有用火攻，才能把他們全部消滅。」

他又解釋：「我擊落龐老二的飛斧，就因爲我生怕他們影響我的計劃，可是我想不到你居然會不顧一切的衝進去？」

他看着小方：「我本來以爲你巳經是個很冷靜，很沉得住氣的人。」

小方苦笑。

他本來以爲自己是這樣子的。

現在小方當然明白，地獄中的火焰並不是幻想。火燄融化了蠟像，燒毀了房屋，藏在蠟像中的人只有逃出來。

只要一逃出來，有誰能躲得開「五花箭神」的五花神箭。

小方忽然又說：「我還是有件事想不通。」

「甚麼事？」

「你既然巳經知道蠟像中有人，爲甚麼不直接用你的箭射殺？」小方說。

班察巴那盯着小方，眼神中充滿譏誚，冷冷的問：「你知不知道蠟像中藏的是些甚麼人？」

「我不知道。」小方說。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不敢那麼做，」班察巴那道：「如果我做了，不但我必將後悔終生，你也會恨我一輩子。」

「爲甚麼？」

班察巴那不回答，卻反問：「蘇蘇的蠟像中也藏着一個人，你可知道是誰？」

「不知道？」

「就是她自己，」班察巴那道：「呂三將她和那個孩子都藏在他們的蠟像裏，爲的就是要我們去擊殺他們。」

他又問小方：「那時你還不知道這個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如果我將他們母子射殺在我的箭下，你會怎麼樣？」

小方怔住，手脚冰冷。

他本來一直認爲自己巳經學了很多，現在才知道自己還應該去學的地方更多。

他看着坐在他對面這個又溫柔又粗獷又冷酷又熱情的人，忽然對這個人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佩服與尊敬。

班察巴那又說：「呂三不遠千里將朗佛烈金請來鑄做那些蠟像，不僅是爲了要誘殺我們，」他冷笑：「呂三也知道我們都不是很容易就會上當的人。」

「他還另有目的？」

「當然有，」班察巴那道：「他還要製造我們之間的誤會與仇恨。」

小方閉着嘴，等着他說下去。

「卜鷹是人傑，」班察巴那說：「他的武功，機智和統御屬下的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突然被襲擊慘敗，別人是不是會想到他是被人出賣的？」

「是。」小方承認。

「別人一定也會想到，能出賣他這種人的，一定是他最親近的朋友。」

班察巴那又擧杯一飮而盡：「近十年來，他最親近的朋友就是我。」

小方又閉上了嘴。

「也許連你都會懷疑是我出賣他的，」班察巴那道：「有很多跡象都會讓你這麼想，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那批黃金。」

小方沉默。

他確實這麼想過，知道藏金處的只有三個人，現在黃金巳失踪，他自己沒有動過那批黃金，卜鷹也不會盜自己的藏金，嫌疑最大的當然是班察巴那。

「如果卜鷹還活着，說不定他自己都會這麼想！」班察巴那道：「如果有機會，說不定他也會將我刺殺在他的劍下。」

他再次擧杯向小方：「就算他相信我，你也會這麼想的，在你看到那些蠟像時，你也許巳經想到了這一點。」

小方不能否認。

看到卜鷹刺殺班察巴那的蠟像時，他不但想到了這點，甚至還懷疑那的些蠟像是卜鷹的計劃，用來誘殺班察巴那計劃。

同樣，他也曾懷疑這是班察巴那來誘殺卜鷹的。

一個安靜幽美的黃昏，一間安靜幽雅的小房，兩個安靜美麗的女人，一個剛剛睡着的小孩，兩盞剛剛點燃的燈，一袋剛剛喝完的酒，一件詭秘驚人的秘密，形成了一種局外人絕對無法瞭解的氣氛。

在這種氣氛下，小方也不知自己是醒是醉？是醉是醒？

班察巴那又問他：「現在你是不是巳經完全明白？」

「是。」

「你可知現在巳經到了甚麼時候？」

小方搖頭，他不知道，因爲他根本不明白班察巴那的意思。

「現在巳到了應該下地獄的時候。」

「下地獄？」小方問：「誰下去？」

班察巴那最後滴酒滴入咽喉，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你下去。」

（本章終．全文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那顏如玉用心良苦，敎朱逸每日三番上下山澗，奔騰縱躍，爲的是要鍛鍊他的下盤功夫。三數月後，朱逸巳是身輕如燕，健步如飛。顏如玉便傳授他一字騰龍劍。朱逸聰慧過人，擧一反三，聞一知十。一夜顏如玉留下一紙便條及黃金數錠便飄然而去。原來她巳找得那惡道人的下落，追尋而去。朱逸對她念念不忘，決心亦追趕前去。他邊行邊打聽，晚間來到一廢廟，無意中聽到顏如玉的下落！原來她自離開後，便找到雲陽觀，掃滅了一羣惡賊，起回了好些賍物。朱逸聞之大喜，一路追下去，不料反不見顏如玉，却遇着了那浪子石奇……

姑娘易裝束　書生驚惡賊

朱逸道：「學生十年窻下，所爲何來，這是要北上帝京。」

石奇猛點頭，道：「朱兄十年窻下磨劍，自該威震江湖，揚名立萬，那天子脚下，可正是立萬揚名的好地方。」

他昨夜胡謅瞎扯，石奇沒忘，他自己倒忘得乾淨，道：「閣下差矣，十年窻下苦讀書，學生却志不在一擧成名天下聞，今丁末造，豺狼當道，那仕途又豈是我等立身之所，不過慰先父在天之靈而已。」

又是刷的一聲响，偏是賊要學斯文，偏是又只知摺扇輕搖，就是斯文，是以那浪子石奇放下酒杯，立即就拿起摺扇。

石奇把摺扇一闔，又向頭上重重打了一下道：「該死，我怎又忘了，不錯，不錯，十年窻下苦讀書，不是十年磨劍。」

他只道朱逸眞個是眞人不願露相，生怕朱逸會怨他暴露了眞面目，不是作態，是眞惶急起來。却是這一來，朱逸記起來了，怎麼在這個狡獪的賊子面前，又說漏了咀。該死，石奇早又替他斟了酒了，道：「在下一不小心，說漏了咀，該罸一杯。也敬朱兄一杯，若原諒在下口沒遮攔時，朱兄便請滿飮此杯。」

那作賊的，自是日常大塊肉，大碗酒，吃喝得慣了，酒量必豪，朱逸早巳有了醉意，再又兩杯落了肚，便有七八分醉了。陡然間，他却記起來了，他是爲了追趕顏如玉，要是喝醉了，怎麼上得了路。

不，他把浪子石奇的酒壺一推，道：「我我，這就得，走，走……」

他作勢要站起來，祗覺得地轉天旋，石奇說道：「朱兄，何事急着上路？」

那朱逸那還記得他是雲陽觀漏網的賊，大着舌頭，道：「閣下有所不知，我是找……找姑娘。」

浪子石奇登時眯起了眼，嘻嘻笑道：「那還不容易麼，朱兄再飮兩杯，且待飯罷，在下識途，我帶你去。」

朱逸大喜，忙問道：「你知道？在那裏？」

石奇道：「朱兄必是少經此地，這裏的窰姐兒最是有名，梨香院新來的小翠花，可眞是個妙人兒，來了才沒多幾日，人

人都稱她醉芙蓉，你說妙是不妙？」

朱逸道：「妙妙……醉……芙蓉，一帳春曉，呔！你你……你在說甚麼？」

浪子石奇大驚，皆因朱逸瞪大了一雙醉紅了的眼睛，怒形於色，說：「朱……朱大俠……不，朱兄你怎麼了？」

原來朱逸醉得舌頭大了，說得不明白，石奇聽他說找姑娘，便誤會朱逸也是好那一道的尋芳問柳客，以爲是找花街柳巷的窰姐兒。那朱逸順口唸出芙蓉一帳春曉，才陡然明白過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那顏如玉在他心上，不啻天上仙女，這賊子好大胆，竟敢把她和窰姐兒相提並稱，呔！

朱逸霍地一長身，就要拔劍，啊唷！劍！他的竹劍，顏姑娘親手削製，他重於性命的竹劍呢？

他心裏一着慌，驀可裏一旋身，醉酒的人自是頭重脚輕，登時身子一幌。石奇忙把他扶住了，說：「朱兄，原來醉了。」却見朱逸閉上了眼，深深吸了一口氣，是他巳摸到劍，原來他用一條絲條繫在腰間的竹劍，不知怎麼滑到背後去了，却虧他身子那麼一幌，他的手碰到了劍柄，心下一喜，倒把爲什麼拔劍也忘了，却因那一陣驚駭，酒也醒了，那石奇沒嚇出汗，他倒嚇出一身冷汗。

便在這一瞬間，只見石奇一怔，匆匆把手一拱，說道：「朱兄原諒則個，在下暫且別過，即返來奉陪。」掏出一錠銀子，交給夥計，道：「這位朱爺，小心侍候，休得待慢。」

朱逸把頭猛搖了幾下，一些也不假，沒錯，浪子石奇這賊子匆匆走了。朱逸心下也想走了，天不旋，地也轉得沒那麼厲害了，是酒又醒了些。

他算那門子大俠？這朱逸昨晚想了一夜，竟是給他想通了，若然這浪子石奇不是狡獪不過，不是自以爲武功了得非常，便就不會誤會，要知他狡獪，那先入爲主之見也越深，也最信自已永遠沒錯，他自以爲武功非常了得，那麼除非對方是劍術通神的人，否則豈會輸招遇險，狡獪者必也多疑，朱逸越不承認，越是以爲朱逸是眞人不露相，他見過江湖各式各樣的人，就只有一種人他沒見過，就只有書呆子，既然有了先入之見，便時刻感到朱逸當眞高深莫測，要不，也以爲朱逸是在假痴呆，遊戲風塵。

這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笑話兒就如此這般鬧了出來，當眞好笑得緊，連這書呆想着想着，也樂了起來，却不知謊言若然一再重復的話，久後也就會自以爲眞。

但那是久後，這朱逸也還算不得是他謊言，故爾石奇信以爲眞，他可還不自以爲眞，這賊子爲何匆匆走了？且不管他爲何，他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難道要待他露出了馬脚，這賊子要知道他被寃了，那可了不得。

朱逸抓起身邊的包袱就跑，夥計的捧着銀子直發楞，但既有了銀子，他可管不了客人的來去。却是他心下直邪門，放着滿桌菜不吃，怎麼全跑了？

忑怪，那後面桌上的一位少年公子，也掉下一塊銀子，立即走了，夥計連一聲多謝也來不及說，也匆忙的奔出店去了。

朱逸奔出了北街口，道上的行人巳漸漸少了，回頭一看，浪子石奇並沒跟來，這才定了定神，酒又醒了一分，心下越清醒，脚下也越跑得快了，那賊子說去去就返來，返來不見他，必要追來，他敢不快快走，一口氣就走出了四五里地。

酒令他渾身燥熱，午後的陽光也炎熱，好了，前面有個林子，不遠處還有條小溪。朱逸捧起清涼的溪水來喝了幾口，再抹了抹臉，再被涼風一吹，可就只賸下三分酒意了，躲在那樹後歇歇，想也不要緊，不料朱逸鑽入林中，只見先巳有人在，共是三人，兩個躺在草地上，一個靠着樹身，朱逸的脚步聲，令那人睜開眼來，好個精壯漢子大眼粗眉。

朱逸心下一動，這三人顯是打北邊來的，何不打聽一下，除非顏姑娘上了天，分明走在前頭不遠，豈會再沒踪影，他見那漢子睜開眼來，便拱了拱手，道：「這位大哥，敢是打北邊來的？」

那漢子一瞪眼，顯是被打擾了不耐煩，但目光一落到朱逸腰間懸掛着的竹劍上，登時怔了一怔說：「你嘮聒些什麼！」

朱逸道：「這位大哥，可曾見到一位揹劍的姑娘……」

那人呸了一口，說：「誰是你大哥……你！你說甚麼？揹着劍的姑娘？」

兩個閉着眼，躺在地上的人，突然翻身坐了起來，原來並沒睡着，朱逸倒抽了口涼氣，皆因他這時才發現，這三個人的身邊，都是帶着兵刃。

那人連忙問道：「你說說，是怎麼個模樣兒的妞兒？」

朱逸雖覺這三人都帶着兇器，粗獷得令人害怕，但聽這漢子的口氣，像是話出有因，以爲必是見過了，心下一喜，便就不怕了，忙道：「那位姑娘十七八，當眞是國色仙姿，背着口劍兒……」

那人霍地伸手按在身邊的刀把上，身子坐得更直了，道：「可是姓顏？」

朱逸想到顏如玉，那心裏就甜甜地，描述起來，自也得意起來，這漢既然連她的姓也說出來，那自是知她行踪了，那得不大喜，喜道：「正是，正是，她姓顏，顏姑娘，嘿！天上少有，地上無雙……啊唷！你你……」

那漢子一躍而起，當眞比閃電更快，一把明幌幌的長劍，巳指正着他！

那漢子喝道：「你是她的甚麼人！那妞兒現在何處？」地上的那兩個漢子也跳了起來，一個打了個哈哈，說：「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小子，快說，那妞兒現在何處？」

朱逸左面身側那一個漢子，不但哈哈聲更响，而且笑彎了腰，對那個持劍的漢子道：「趁早把你的劍收起來，這要是被人瞧見，咱們這河朔三煞顏面何存。」

那持劍的漢子楞住了，望望朱逸，又望望那笑彎了腰的漢子，那手中不自覺也垂了下去。

朱逸眉兒一揚，竟也哈了一聲，要不然，他就不成其書呆了，原來他驀然想起前晚喪門劍古元和黑判官的話來，雲陽觀漏網逃走的，還有河朔三煞，這可不是三條惡漢子麼？莫非就是三煞？不料他心下才想到，身邊的漢子倒自報了名姓，果是

河朔三煞，他心中一得意，就忘了怕，哈了一聲。

那持劍的漢子說道：「你笑甚麼？小子。」

呔！爾何人也，人家朱相公十三歲就入了學，堂堂生員，所讀的是聖賢書，那就是聖人的門徒，不成話，竟敢以小子相稱。

他心下一樂，繼而大怒，但奈何這三個惡漢有眼無珠，那明晃晃的寶劍更沒長眼睛，是以，也只是哼了一聲，既然頭可斷，血可流，那還怕甚麼。

只見身邊那漢子向他腰上一指，說道：「你們瞧，這人要不是瘋子，那也是傻子。」

原來他指着朱逸腰間的竹劍，朱逸慌忙抓住了劍柄，且慢，不可，不可，他可不能露怯，想想那麼狡猾的浪子石奇，便因他沒露怯，正因他露出了英雄氣概，倒把狡猾的惡賊騙過。

那朱逸登時把胸挺了起來，冷冷地掃了三人一眼，可就有那麼巧，就在那瞬間，一條人影如飛而至，老遠就搖手大叫：「不可無禮，朱大俠，恕我來遲。」

竟是浪子石奇追了來，先前朱逸爲了躲他，這才忙忙上路，現下可是暗叫了聲：僥倖。

石奇來得正是時候，先衝着朱逸一拱手，道：「在下遇到個熟人，去招呼一聲，不料回去時，朱大俠巳走了，故爾立即追來，幸是我追了來……」

浪子石奇回身面對三人，朱逸心道：「可不幸是你追來了，騙得你這賊信了，豈易騙得了這三個。」不錯，他得裝得眞像個大俠。

他心下一轉念，那頭也昂了起來，胸也挺得更高了，右手握着劍柄，還眞似模似樣。

只聽石奇道：「吳老大，還不快把劍收起來，這位朱大俠劍術通神，也是小弟新結的好友。」

若然他只說新交好友自家人，這河朔三煞必然哈哈一笑，說兩句客氣話作罷，石奇偏要加一句劍術通神，這三惡漢可瞪了眼。

要知浪子石奇在那雲陽觀的一夥賊人中，雖有他的一把交椅，但武功不出衆，人又狡獪，故爾和大夥兒只是利害結合，和誰也談不上交情，這河朔三煞老大名叫吳桐，老二吳吉，老三吳艮，本是河朔一帶的有名大盜，因是做的案多了，官兵追逼得緊，在河朔存身不得，這才投到雲陽觀來，哥兒三個在那三把劍上，都有相當造詣，更兼遇敵總是並肩子齊上，故爾一生少逢敵手，橫行河朔多年。

那吳桐先打了個哈哈，哥兒三個交換了一瞥，那吳吉吳艮兩個也齊聲大笑，三個人都轉着步兒，對朱逸打量了一陣，這麼個乳臭未乾的兒郎，竟是個劍術通神的大俠？笑話，哈哈。

浪子石奇急了，這哥兒三個的性子，他豈有不曉得的，從不把別人看在眼裏，忙不迭連使眼色道：「當眞人不可貌相，昨晚小弟巧遇朱大俠，想領教兩手高招，不料朱大俠劍招出神入化，一招不到，小弟便受制了，適才知三位在此，正想替三位引見，不料三位倒是先認識了，自家兄弟，快來見過面。」

那一句自家兄弟，自是暗含目下正需人相助之意，那吳桐倒是心中一動，適才這人打聽一個背劍的姑娘，莫非便是浪子石奇請他幫手？但吳吉吳艮兩個可眼高於頂，生平就是聽說老虎最兇惡，偏就要摸下老虎屁股的角色，兩人又一聲哈哈，吳吉道：「是麼，那可妙極，我兄弟闖蕩江湖，出類拔萃的人物倒少會得很，這位朱大俠既然劍術通神，那可幸會了。」

要知這河朔三煞也是使劍的，浪子石奇讚人家的劍術通神，豈不是無異說他哥兒三個的劍術不行。

吳艮接口道：「妙妙，二哥說得是，若不領教幾招通神的高招，豈不枉了此生，那是定要見識的。」

朱逸心頭一陣陣緊，那渾身的冷汗，早把內衫濕透了，那顏如玉教他那八招劍法之時，就曾告誡過他，武功有如學問，是半點也僥倖不得的，而他，倒更進一步，雖不是他存心欺騙，但總是騙了人，現下好了，可騙出禍事來了，今天是有死無生。

哼！若然他此刻承認不過是初學乍練，不是甚麼大俠，也許人家還不會要他的性命，把他羞辱一場，打他一個眼腫頭青，也許就放過他了，但那成甚麼話？子曰：士可殺，不可辱，想到子曰，那頭皮倒仍然硬得起來，胸也挺高如故，也就哼了一聲，並不顯露出半點怯意，左手搭在竹劍柄上，還眞似模似樣。

只聽浪子石奇道：「吳老大，小弟我實是一番好意，何況現下……現下……」他向吳桐連使眼色，這夥賊子逃出雲陽觀，官面上的緝捕，倒也不放在他們眼裏，但那姓顏的妞兒太以厲害，並沒放過他們，那意思是說：大好幫手不要，豈可倒再樹強敵，只是當着朱逸，那話說不出口來。

吳桐道：「這個……老二老三，石兄弟這話也說得是，你們認爲如何呢？」

只聽叮叮兩聲响亮，那吳吉吳艮的兩把劍倒出了鞘，吳吉道：「老三，咱們這青銅劍若然連一個小娃娃玩的竹劍也不如，你說，那成甚麼話？」

吳艮道：「老大，你倒說說，今後咱們這張臉向那兒放？朱大俠，我們兄弟倒要見識一下通神劍術，入化的高招，來吧，請。」

原來浪子石奇曾和這三人印證過劍術武招，一個對一個，石奇曾對這吳吉吳艮稍佔上風，雖說當時是自家人，一聲哈哈收招，但輸招總是輸臉，兩人都記恨在心，這可好，來了這個朱大俠，石奇竟然說這姓朱的出手就制住了他，那麼，若然他們打敗了姓朱的，豈不是找回了顏面，那就是更勝石奇一籌。

石奇一見如此，也就冷笑一聲。完了，朱逸也不自覺也冷笑一聲，既然今天這條命是完了，那就可殺不可辱，死也要死得慷慨些，他倒說話了，道：「閣下一番好言，既然難醒痴愚，你，站過一邊。」

當眞人家顏姑娘獨自一人，殺過二十多個惡賊，雖然他初學乍練，但也得了顏姑娘的傳授，若是這三個賊子也敵不過，

那豈不是把顏姑娘的臉也丟了。

他心念及此，陡然間，勇氣倍增，人家的劍是拔出來，他的竹劍可是拖出來的，皆因絲條把竹劍繫得緊了。便連那吳桐也打了個哈哈，這是甚麼大俠，拔隻竹劍兒，也使出了吃奶的氣力。那吳吉吳艮也嘻嘻哈哈，涙子石奇大怒，道：「朱大俠，這三位可是好朋友，既然定要見識大俠的高招，便讓他們開開眼界。」

朱逸道：「三位是一齊上，還是一個一個兒的來。」他竹劍一揮，心下却默念：三分春色二分愁，又一分風雨，只怕眞有些道理，且慢……他心下說：且慢，讓我記一記。

不料他身後也傳來一聲：「且慢。」話落人現，他身側現出了個少年叫道：「師傅，殺鷄焉用牛刀，和這樣的人過招，不怕失了師傅你的身份？」

來的竟是先前在飯舖中所見的，那位像貴公子的少年，衣錦繡，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腰間倒是懸着一把短短的劍，來得好快，光天化日之下，只見黑影一晃，已現身在他身側！

他叫誰師傅？朱逸瞪大了眼，這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這少年身法快得出奇，必也有出奇的武功。

少年笑嘻嘻，拱手說道：「師傅，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你怎麼連子曰也忘啦。」

朱逸說：「啊啊……我……我……」這是怎麼回事，少年衝着他還把眼兒擠了擠，那麼，這是叫他師傅了？這打那兒說起？

少年道：「那麼，你記起來了，師傅那你答應啦。」說着已轉身過去，只聽一聲龍吟，少年的劍已經出鞘，怪！他的劍兒眼熟得緊，像在那兒見過？

朱逸兀自呆呆地想：他也曾替他爹爹課過一些蒙童，倒是有兩個後來離鄉的，莫非他就是長大了的蒙童之一？

他兀自想，少年却已把劍一揮，說道：「你三個還是一齊上吧，免得我多費手脚。」

那吳桐也大怒了，這姓朱的便眞是劍術通神，連這小娃也敢大言欺人，長劍一領，喝道：「呔！娃娃，休口出大言！」

他這裏才撲出，不料吳吉吳艮也同時搶出，少年嘻嘻笑道：「三位還是眞乖，聽話得很，併肩子的，上啊！」咀說手也在動，又說：「這一招叫三分春色……」那劍晃了三晃，少年又哈了一聲，說：「妙啊，你們恰好也是個三個，師傅，接下來可是二分愁又一分風雨！」

這個……朱逸把咀張得大大的，驚詫得說不出話來，他本是胡謅，難道眞有這麼一招？涙子石奇雖然惱怒三人，但說甚麼也是一夥的賊，忙道：「吳老大，難道你們眞要……」吳艮早怒吼一聲，自右面撲出，劍刺少年左脅，少年却如不見，劍向吳桐吳吉兩人虛晃復抹，倏地上步旋身，道：「一分風雨，着！」

啊唷！吳艮的那一劍登時刺了個空，少年的劍却快逾閃電，劃破了他的右肩，登時衣破血流，痛得他一齜牙！左肩猛沉，暴竄出去！

朱逸叫道：「啊啊……」涙子石奇叫道：「快住手！」但吳艮已傷在少年手中，吳桐那肯甘休，吳吉怒吼一聲，分從前面和左側兩劍齊出，一點少年右肩，一刺分心，少年圈臂旋身，說：「這一招，綠水人家繞，吠！涙濕欄干花着露！」只見一片寒濤中，飛星點點，那少年的身子兒似風擺柳，朱逸拍手叫道：「妙哇！妙極！」是他原以爲胡謅的，不料少年說得一些兒不差，尤其是那一句「涙濕欄干花着露」，他沒法達意，少年施展開來，可眞是妙不可言。

早聽一聲悶哼，一聲噯唷，更一聲琅瑲，四條人影一分，原來是吳桐吳艮又傷了在少年劍下，還幸涙子石奇早已防到不測，拔劍在手，適時搶出，架住了少年的短劍，故爾分散開來，却是四條人影。

少年眉兒一揚，嘻嘻笑道：「師傅，我記得不差吧？」朱逸色舞更眉飛，道：「好……」且住，當着眼下的四人，他心下再多疑問，也問不出口，一問便甚麼都穿了。

涙子石奇在那面扶着吳艮，因是他傷得最重，右胯上血流如注，吳桐則只是臂上劃了條口子，已搶過去把吳艮扶住了。少年道：「師傅，你瞧，說甚闖蕩江湖，却原來出來丟人現眼就眞，咱們可沒空，走啦。」

朱逸道：「是…好好。」石奇却叫：「朱大俠慢走。」這倒提醒了他，非趕快走不可，要不趁他扶着吳吉，脫身不得，再被這賊子纏住，那可走不不得了。是以立即拉住少年，轉身就走。石奇在他身後叫道：「朱大俠，請等一等，這原是我等不是，我給你賠禮。」

朱逸那敢言語，步下倒加快了，看來倒像他是惱了，少年道：「師傅，別理他，咱們走。」

出了林子，奔了一程，朱逸才敢回頭瞄，還好，那涙子石奇並沒有跟來。

忽聽少年嗔道：「喂！你是放手不放手。」

原來他兀自把少年的手握在掌中，他這麼一回身，自然拖得那少年跟着他旋身，朱逸忙道：「是是，兄弟，我還沒謝你替我解危。」說着，放開手，深深一揖。

少年格格直笑，朱逸登時一怔：這少年沒十六，也有十五了，怎麼還是童音，嗓子又尖又脆？尤其是他的笑聲，眞耳熟得很？

少年已道：「當眞好笑得緊，從未見過師傅倒謝起徒弟來的。」怎麼他笑得連身子兒顫動起來？

朱逸忙正容答道：「我明白，兄弟你要恁地言語，那才能令我不丟醜現眼，我實是感激不盡，現今賊子們已不在面前，兄弟你休再恁地言語，可惜我已師事於人，否則，我倒眞要拜你爲師。兄弟，你可眞好本事，了不得，這麼……這麼……」

他說着說着，也這麼比比劃劃，晃三晃。少年道：「三分春色，格……」又笑得渾身顫動。

朱逸右臂停空，就不動彈了，當眞得弄明白，怎麼有這般巧合之事，他胡謅怎會眞合了劍路？難道眞有這般一套劍招？忙道：「兄弟……」

少年說：「你叫錯啦，該叫徒弟。」

早又抿着咀兒，總算他把笑忍住了。

朱逸正色道：「兄弟，我叫你兄弟，那不過是我痴長兩歲，本來已是高攀不起，休再取笑了。」

少年道：「我可沒叫錯，你倒是說說，這三分春色二分愁，又一番風雨，可不是師父你創出來的怪招麼？還有綠水人家繞，吠！涙濕欄杆花着露。我學得像不像啊，還有那幾招甚麼點點，滴滴，尋尋，覓覓……」

朱逸的一雙眼睛越睜越大，啊了一聲，道：「我明白啦，兄弟準是昨兒夜裏我和涙子石奇那賊鬧着玩兒，被你瞧見了，是不是？」說着，把一頭已然亂了的頭髮，抓得更亂了。

少年讚道：「當眞是師傅聰明，雖然我沒拜師，但既然偸學了你的怪招，自然也算是徒弟了。」

朱逸凝眸遠處，喃喃自語起來，說道：「我胡謅瞎扯，難道眞合了顏姑娘所說？若是，顏姑娘可眞有見地，了不得。」近着那西斜的陽光，只見他喜形於色，眼也亮了起來。

少年一直抿着咀笑，說道：「你在說誰了不得啊。」

朱逸未開口，便已是色舞眉飛，道：「兄弟，可惜你沒見過她，那可眞是天上也少有，我說已師事於人，便是那位了不得的姑娘，便是古之聶隱紅綫，亦要退避三舍，兄弟，那可眞是了不得的女中豪傑，巾幗英雄。」

少年格的一聲，又笑，說：「眞有這麼了不起？」

朱逸老大不悅，道：「兄弟，你的本領已是好的了，但要是和那姑娘比起來，她是第一，你只能算是第二。兄弟……」

少年岔咀道：「我算第三才對，你師事她，我又師事你，這天下英雄，第二該輪到你。」又是笑得格格格的。

朱逸惱怒起來，却又發作不得，便皺了眉頭，沉聲道：「兄弟，你喜歡玩笑，只管趣我，但不許對那姑娘一些兒不敬，否則，你請吧？你我原是萍水相逢，今日蒙解危難，這裏再謝了。」說着兜頭又是一個長揖。

少年不敢笑了，雖然那笑仍藏在他眼兒裏，掛在他那唇兒邊，但不敢出聲來了，道：「那姑娘眞值得你恁地敬重麼？」

朱逸道：「如何不眞，人間天上，你絕找不出第二個來，兄弟，我十年窗下，讀了多少聖言書……」

少年眼兒彎彎，說：「怎麼，不是磨劍？」

朱逸不理他，接着說道：「可就是找不出適當讚美他的詞兒來，古時有個詩仙，姓李名太白，他曾用瑤台月下，羣玉山頭來讚美，我說啊，兄弟，若用來讚美這位姑娘，已嫌極之庸俗了，在她面前，便是飛燕復生，也要低頭，玉環若在，也要爲之失色……」

驀聽少年一聲噯唷！朱逸說：「你！兄弟，你怎麼啦？」

少年說：「你把我肚子也笑得痛啦，好人，你可別再往下說了，行不行？」

朱逸却無半絲兒笑意，更見正心誠意，道：「兄弟，却不能怪你，你有朝有幸見到了她，便知吾言之不虛也。」說着，長長嘆了口氣，愁鎖雙眉，像是那草木也爲之含悲，風雲也因而變了色。

少年一怔，道：「你又爲何而嘆？」

朱逸道：「兄弟，不瞞你說，那姑娘和我相處了一月有餘，不料她辦完了大事，一聲不響就走了，你倒是想想，熱辣辣地，乍然不見了她，我怎能不失魂少魄，我還能讀得進一句，雖然劍術是她所授，但她一走我的心兒也跟着她飛走了。」

奇怪，少年怎會紅了臉兒？是了，那午後的日頭兒毒得很，把他那白白的臉兒晒得紅了起來。

少年說道：「於是，你也就往北邊來了？」

朱逸道：「可不是我立即就動了身，兄弟，我本要上京應試，不過早些動身罷了。」

少年道：「那可巧得很，師傅……」

朱逸皺眉說道：「兄弟……」

少年才一笑改口，說：「既然你年長些，那我就叫你大哥如何？大哥，眞巧得很，我也要上京，咱們倒同路了，這樣日後在路上倒有個伴兒。」

朱逸大喜，道：「那敢情好，得與兄弟你結伴，幸得何似，兄弟請。」

少年拱手道：「大哥請。」睨着他一笑，却當先走了下去。朱逸見他捨了大路，踏上小徑，道：「兄弟你把路走錯了，我已打聽明白，北走濟南府，乃是一條大道，你瞧那南來北往的人，可不是都走在大道之上？」

少年道：「大哥，不瞞你說，我乃是魯中土生土長，豈有不識道路，我問你，那河朔三煞會不會甘休？涙子石奇那賊子會不會追來？咱們自是不怕，但你說，那多討厭？」

朱逸先前聽說少年願與他結伴，心下大喜，正是此故，他可是討厭其次，還是眞怕。忙道：「兄弟，看不出你小小年紀，倒眞有見地。只是……不過……」

少年道：「不過甚麼？」

朱逸道：「只是怕錯過了顏姑娘，她必不會走小路，這一來如何追得上她。」

少年掀了掀眉兒，笑道：「你放心，大哥，常言說得好！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你眞要是誠心找她，她就會在你身邊。」

朱逸說：「甚麼？在我身邊！」

他掉頭四下裏張望，少年又格了一聲，笑道：「我是說她會來到你身邊，你是個讀書人，怎麼連心有靈犀一點通也不曉得。」

朱逸嘆了口氣道：「原來你是說書上了，兄弟，從今以後，我是不信書了。」

少年怔道：「這是爲何？」

朱逸道：「古人欺我，說甚麼書中自有顏如玉，不料顏如玉來自劍中，不是來自書中，我那死去的爹說得不差，盡信書，不如無書，兄弟，你說：是不是古人欺我呢？」

那少年頭也不回，直往前走，朱逸眼睜睜望着她的頸子，心想：這兄弟可眞嬌嫩，怎麼眨眼間也晒得紅了？

那少年脚下好快，不，看不出快來，只不過朱逸連奔帶跑，才能跟得上，日頭

兒不那麼毒了，已擱了山，但朱逸仍是汗流如雨，他幾番張口，要少年走慢些兒，但人家分明瀟瀟灑灑，慢慢兒走的。再說，他枉自年長，連個小兄弟也跟不上，那還成話麼？豈不令人笑話？

啊唷，天在旋，地怎麼在轉，眼前一陣陣發黑，他腿一軟，登時一個踉蹌，總算沒栽倒在地，那少年並沒回頭，倒像長了後眼一般，道：「大哥，咱們歇一會再走，你說，今晚咱們就在這裏歇歇，你說可好。」

朱逸倚在路邊的樹上，順着他的手處望去，先是一片朦朧，終於他把浸在眼裏的汗擦乾了，原來大路在山下，盡頭處，現出個大鎮甸，夕陽斜暉裏，好大一片房屋，敢情好，如果再要恁地往前走，可要了他的命。

朱逸那還答得出話來，張大着咀喘氣，點了點頭。少年聽不到他答話，才掉頭望他，啊唷！說道：「你：怎麼啦？」

其實朱逸的臉色已不那麼慘白了，漸漸兒泛了紅，只不過衣衫已濕透了。

少年已明白過來，點着頭兒說：「我忘了，這一月多來，你體力雖已增長了，却尚未教會你調勻呼吸，這倒苦了你了。啊！」

朱逸睜大了眼，少年啊了一聲，神色慌張起來，朱逸道：「兄弟，你敢是先知？我以往的你全知道？」那少年尚未答言，不料朱逸已點起頭來，說道：「是了，你必是像昨夜一般，也到過陽山，暗裏全瞧見了。」

少年噓了口氣，道：「大哥，你眞聰明，昨晚我見那賊子跟在你身後，你却全然不覺，便已暗中跟了去，大哥，你那怪招可眞妙不可言，不料倒把石奇那賊子嚇跑了。」

朱逸沒注意到少年是故意把話岔開，道：「罷了，兄弟，你再要恁地言語，我得找個地縫兒鑽了，甚麼是妙不可言，不過那賊子倒霉，碰巧要到我的劍上來，他不說他自己武功不濟，倒誤會我劍術高明，其實我不過才從那顏姑娘練了幾招，說來慚愧，總共八招，這兩日我就無暇演練，昨晚本來要練練的，又碰到那賊子。」

却見少年面露肅容，道：「大哥，我可也不瞞你，我是從小兒就玩刀弄劍的，武功平常，像今天那幾個賊子，倒也還不放在我眼裏，你說昨晚那是湊巧，大哥，那你錯了，豈不知文章有章法，懂得章法，了然於胸，則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劍有劍法，亦復如是，你想敵方劍法各皆有異，若然一成不變，豈能應瞬息的千變萬變，以變應變，全在萬變不離其宗，你休要輕視了那八招劍術，那倒可以說是精妙絕倫的，你不是說：：說：：啊：：」

怎生他掩着咀，臉兒又紅了？

朱逸道：「我說？說了甚麼？」

少年轉過身去，望着山坡下的大路，道：「是我說，我是說：因爲你練了那八招劍法，雖然初學乍練，但因你用志不分，更難得的是已精明生尅變化之理，窮天地陰陽之奧秘，故爾看來像是你在亂舞一通，其實自然而然合了劍法，變未離宗，却因你多變而敵方不測應你之變，反倒受制於你。大哥，你明白了麼？」

朱逸大喜如狂，道：「兄弟，你說的果是眞的？」

他雖如此說，却知眞而又眞，那少年今日和他相識以來，從未如此認眞嚴肅的說過話，如何不眞。

少年又道：「大哥，若然你把那八招，演練得精熟了，以你深生尅陰陽變化之理，熟而生巧，若然再碰上今天那樣的賊子，那就再無所懼了。」

朱逸不自覺已把那腰間竹劍取在手中，而且緊緊抱在懷中，兩眼發出奇異的光彩來，望着那絢麗晚霞，喃喃地說道：「她，也是這麼說，相信那是眞的了，眞的我能，我能……」

少年在他身邊輕輕道：「你能，一定能，在劍上生出窮奇的變化來，那時際，你一定會威震江湖，不過麼……大哥。」

朱逸正在心花怒放，正在得意之際，忽聽說一聲「不過」，忙道：「兄弟，不過甚麼，你說？」

少年瞅了他懷中的竹劍一眼，抿了抿咀兒，說：「不過，你得換一把劍才行，換一把青鋼寶劍，否則你這竹劍碰着人家的兵刃就折斷了，再窮奇的變化，亦是沒用。」

那料朱逸本來倚在樹上的，聞言登時把劍抱得更緊了，一躍跳開像怕人奪去他的一般，叫道：「不！不！那可不行，兄弟，若然是非換不可，不換就練不成劍術，那我寧可不練啦，不不！」

少年愕然，道：「那是爲何？」

朱逸一手緊抱，一手撫摸着因時刻撫摸而發出了黃澄澄光彩的竹劍，說道：「兄弟，你有所不知，這劍大有來歷，我已對天發誓，劍在人在，劍亡人亡，誰要奪我的命，要我一刻離了此劍，那是今生今世也休想！」

少年睜大了一雙驚詫的眼兒，道：「這是怎說？你倒說說看，竹劍罷啦，有什麼來歷？」

朱逸把劍柄抱在懷中，劍尖緊貼在臉上，說道：「兄弟，你有所不知，這就是那天上少有，地上無雙的顏姑娘，親手伐竹削製而成，兄弟，不是爲別個，專爲大哥哥我削製而成，我怎能不重於性命，你倒是想想，要我換劍，那怎成，當眞好笑得緊。」

他，那少年眞在想了，微微張着他那鮮紅的咀兒，似痴如呆，可不是痴痴地在想了。忽然，朱逸大叫一聲，眉飛色舞起來，說道：「有了，兄弟，你劍術是高明的了，看來還有些不到家。」

少年說：「倒要聽你說說。」

朱逸道：「那浪子石奇言道：竹劍亦能穿得鼎釜，飛花摘葉亦可傷人，說甚麼我是內家高手，可不竹劍也作得兵刃麼？兄弟，你竟然不知，這倒奇了。」

少年失聲笑了，道：「原來你說這個，但你知不知道，那得內家功夫造極登峯才行，便是你生具異稟，以非二三十年不可，說來談何容易，以你這年齡，現在才練起，等到你能用這竹劍對敵，那得多少年後了？」

朱逸猛搖頭，道：「兄弟，你騙我，常言道得好，有志必成，用得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我即刻就練，兄弟，

你會不會。」

少年要笑，又似不願笑，說：「我從小練劍，豈能不兼練內家功夫，要知劍乃輕兵器，但施展開來，却能重逾千鈞，之所以能如此，便是內家功力之功，且劍走輕靈，就像適才一般，爲我行來身無點汗，毫不吃力，你却大汗如雨，連氣也喘不過來呢？便是你沒練過內功的原故。」

朱逸慌忙捧劍，對少年兜唱了個大喏，道：「兄弟，我這就拜你爲師。」

少年頓又格格笑道：「怎麼又是兄弟，又是師，你那子曰可也如是曰？」

朱逸正容道：「那麼而今以後，我就叫你師傅好了。」說着，眞就要行拜師之禮。

慌得少年笑着跳了開去，道：「敎你內功，那也容易之極，可有一宗兒，你要再師呀師的，我可就不敎了，你去找別人拜師去休。」

朱逸忙不迭答應，少年才又說道：「修練內功其實不難，難在要有恆，朝夕不可間斷，不論你練不練劍，總是對你有大益，趁現下天色黑下來了，此間無人，我就在這裏敎你。」

朱逸喜極，又誠惶誠恐，便在少年指點下，習了內功口訣。

×　×　×

却說朱逸從少年傳了內功口訣，趁那夜幕已垂，山野無人，即刻趺坐運氣，導氣調元，天上的星辰在悄悄地運行，朱逸丹田中漸漸聚昇的眞氣，也在運行週天，少年也不理會那斗轉星移，只在一傍默默地守護，他那一雙眼睛越睜越大，他不信，但又不能不信，朱逸的進境竟是無比神速。

玉兔東昇，照見神儀內蘊的朱逸，更是面如冠玉，現在，朱逸在眼觀鼻，鼻觀心，少年可以大胆瞧他了，那一雙眼兒裏，充滿了柔情，好久竟是瞬也不瞬。

原來這少年乃是顏如玉喬裝改扮，她可不是好玩兒，貪得意，那在陽山朱逸的居處，一住下來就是將近兩月，初時是養傷，後來夜夜外出，偵查敵踪，要知他在秦天都的壽筵上，發覺徐州府來的兩個鏢師神氣有異，女兒家心細，先暗中留了意，更發覺那兩人行動鬼祟，常是耳朵在聽這面，那眼睛不但在瞧着另一方，那眼珠還在亂轉，既然是徐州府鏢行來的，那還不好打聽麼，顏如玉到得徐州，不兩日間，已跟踪尋到了雲陽觀，也知道鏢傷她爹的就是滅門太歲飛天狐。

當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她在紅石山莊中，雖然已發現了賊踪，之所以不說破，一聲不响，原就是爲了獨擒惡賊，爲武林除敗類。爲江湖除禍害，想想啊，這麼多成名已久，在武林中，江湖上，露頭露臉的人物，都奈何得不到惡賊的來龍去脈，她不但找到了，而且除了害，那時有多光彩。

她可不是找到了飛天狐，那般賊子如何多行不義，她可不理會，雖然新近聽得多，但可沒眼見，恨的也就是一個飛天狐，是以即刻現身。初時飛天狐那把一個姑娘放在眼裏，還不屑動手，那料顏如玉劍才出手，立即，頃刻，就傷了好幾個賊子，武功高強的出去，也是一樣不行，飛天狐可看出她劍招的路數了，大驚之下，這才用上了他那救命毒鏢，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更兼她連傷好幾個賊，心下一得意，便也疏於防範，這才着了飛天狐的道兒，總算她從她爹的鏢傷中，得了經驗，內家功夫亦已有了幾成火候，這才逼着毒，不使擴散，逃出雲陽觀，那般賊子自是不捨，是以她才逃入崇山峻嶺的芒陽山中來。

想一想，她獨自一人東來，豈是爲了好勝，揚名揚威，而今反倒傷在飛天狐鏢下，她還有臉見人，是以在朱逸居處住下來，就不說一個走字，把傷養好，復原之後，便夜夜前往探查，明知敵衆我寡，故只好攻其不備，還得先翦除黨羽。

這就是她在陽山中一住月餘之故。終於在她老謀深算之下，雖未將飛天狐誅於劍下，但也令那隻狡猾的狐狸受傷而逃，何況已掃穴犂庭，她這個臉可露大了，但不行，她得趕快走，皆因逃走的賊人仍多，她仍然是人單勢孤，且若被對方偵知她落脚之處，這朱逸早晚會命喪這般人手中，這才連夜離開芒陽山。

她豈不知朱逸和她相處，日久已生情愫，而且還情痴得很，乍然言別，那還了得，是以不告而別，再者也要追查飛天狐的踪跡，刻不容緩。

她不甘休，賊子們逃走的尙不少，又對她豈肯甘休，恨她自是入骨，她豈又不知，早年因她是獨生女兒，別無姊妹，在男人堆中長大，又練成了超絕的劍術，是以，早已是女孩兒家的溫柔少，男孩兒氣概多了，也從小便不喜胭脂粉兒，更時作男孩兒裝扮。

既然逃走的賊子多，對她又不甘休，她雖不懼，但時刻要防範，那有多討厭，故爾立即改扮了男裝，她的一頂頭巾，把兩道眉梢高高吊了起來，那雙蛾眉便斜飛入鬢，倒更見英姿洒爽，也登時改換了面目，甚至連朱逸在面前，也認不出來了，雖然是覺得有些兒面熟，但男女之間，總是迥然有別的，他豈會想到顏如玉的頭上來。

顏如玉雖早知朱逸又對他生了情愫，却想不到他竟會情痴如此，其實，她對朱逸又豈能無情，要知朱逸替她療傷，雖是從權不得已，但那總是有了肌膚之親，何況朱逸飽讀詩書，雖有些呆氣而欠瀟洒，但這倒更見他的敦厚，何況清秀絕俗，更勝於那位戶部尙書的張公子，何況江湖女兒，雖然不一定是特重寒微，却往往能輕富貴。

更有一點，那可是顏如玉想不到的，朱逸和她相處，只有尊重敬愛，心無邪念，兩人一般兒地坦誠，也自然生出親切來，何況朱逸那麼小心慇懃，對她千依百順，她又豈能無情，只不過她心比天高，豪氣凌雲，朱逸雖然打動了她的芳心，却栓不牢她的芳心。

朱逸對她痴情如此，她可是萬萬想不到的，她也曾一朝發現那張珏公子對她痴情，立即逃走，不要入那情關，現今，可沒那逃走之念，可是朱逸的一縷柔情，把她栓得牢了？

月光照見他有如冠玉的臉，何其清秀，豈祇是有志者事必成，這一個多月來，

顏如玉半戲耍，半認眞地命他一日三番，從山澗中提上百十桶水來，非僅從未間斷過，且只有更勤更多的，她吩咐一句，他便毫不遲疑，是以那一個多月山澗亂石間的奔騰跳躍，抵得上常人三兩年苦練之功，朱逸不自覺，顏如玉可看得明白，那一月下來，朱逸已如脫胎換骨一般，早已不是以前柔弱得似不禁風的朱逸了，那麼，只怕在內功修爲上，他亦可能會有神速的成就？

她凝視着朱逸淸秀的臉色，想着朱逸的情痴堅毅，那根無形的情絲，也在無形之中，把她栓得更牢，更牢了。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顏如玉才把他喚醒過來，他不過初修內功，竟然立即進入了忘我的境界，不禁令顏如玉大爲驚訝，道：「眞沒料你的境界如此神速，只是，我可不知是不是子曰，但書上說：欲速則不達，修練內功，亦和練武功一般，要循序而進的，以後你日日修練，這可不像練兵器招術，要寬敞的地方，這是隨時隨地，皆可練的，大哥，以你的恆心毅力，只怕不用一年半載，就能勝過我從小多年的苦練了。」

朱逸撫着竹劍，痴痴地遙望北方的天際，誰說他從忘我的境界醒來，看來倒像又進入了另一個忘我境界般，像，可不眞是，他忘了的是眼前這少年，心中不但有我，還有她，那仙人般的顏如玉，想到他可以保有此劍，若然內功練成，更可以此劍揚威江湖，那時，他可就配得上她了，想一想，那朱逸想到這裏，如何不心花怒放。

顏如玉道：「你望甚麼啊？」她也伸長了頸子望，北方的天際，只有模糊的山影，什麼也沒有，但朱逸唇邊却掛着微笑，如醉如痴。

顏如玉再問了一聲，朱逸才聽到了，但凝眸不轉，道：「兄弟，你有所不知，此時，此刻，我感到和那顏姑娘如是之近，就好像近在身邊。」

顏如玉愕然而驚，還是眞嚇了一跳，說：「你你……你說甚麼？」

她以爲朱逸已認出她來了，幸是朱逸凝眸遠處，沒瞧見她那一陣慌亂。

朱逸如痴如呆的說：「兄弟，你啊，想一想，我內功練成了，劍術也練成了，那時候，我就海闊天空，五湖四海去得了，豈不就……就可時刻都能在她身邊，我也就配站在她身邊，雖然今晚我才初學乍練，但你說我進境神速，那麼，功力上我進一步，豈不是和顏姑娘也近一步了？」

原來他是這個意思，顏如玉心下好生感動，大大鬆了口氣，現下危機四伏，她要追查羣賊，尤其是飛天狐這賊子未除，她豈能安枕，賊人時刻都能在她身邊出現，也在四處追查她的下落，她豈能露出眞面目來，那時只怕保護不了朱逸，自己亦會有殺身之禍，要知她現下才哓得賊勢之龐大遠出她意料之外。

顏如玉道：「大哥，既然如此，那你就勤修苦練好了，盼你早早練成！」

朱逸忽然愁眉不展，道：「兄弟，你說，我要多久才能練成？」

顏如玉道：「似你這般堅毅，若然勤練苦修，只怕三五年也能有成了。」

朱逸忽然大聲的叫道：「不不，那不成，那怎成！」

顏如玉道：「怎麼不成？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成功，日積月累，那成就了。」

朱逸道：「兄弟，你不知，你……」

她瞪着眼，望着她欲言而又止，忽然蹬了下脚，才道：「好，對你說也不要緊，兄弟，我爲何要追趕她？就是賊子衆多，她人單勢孤，現下更了不得了，那晚我在一個破廟中，聽到賊子中一個叫喪門劍古元的說，他們賊子叫黑判官的，是來自他們的北邊巢穴，那人可兇得很，聽他口氣，那武功也厲害得很，想來北邊他們也有更多賊子，兄弟，你想想，那顏姑娘北上一步，豈不也接近危險一步，我不能保護她，不能即刻在身邊伴着，這功夫練來還有何用。」

顏如玉暗自點頭，道：「原來是說這個，大哥，你雖一番好心，但武功可是不能一步登天的，再說，你不是說她劍術出神入化，有如天人麼，那又何必替他担心。你看，大哥，那市鎭的燈火已少了，天晚了，再不前去，只怕就不能落店了，咱們快走吧。」

朱逸略一遲疑，道：「好吧，咱們一起去落店。」

忽然間，他竟不言語了，顏如玉暗中瞧了又瞧，倒像朱逸比她還要急，連奔帶跑，不時搶在她前頭，這書呆必是又打了甚麼呆主意？顏如玉也不言不問，暗裏留了心。

一會進入那市鎭，打濟寧北走濟南府，竟然已走了一半了。乃是北往南來的要道，故爾招商客棧林立，時候雖不早了，倒還有幾家開着門的。

兩人落了店，朱逸聽顏如玉吩咐店家備兩個房間，道：「一間就够啦。」

顏如玉怔得一怔，燈下的臉兒登時紅了。道：「大哥，你有所不知，我從小習慣了獨眠，却不慣與人同房。」

朱逸道：「我又不要和你同房。」

顏如玉不禁愕然，說道：「那你……睡到那裏去？」

朱逸望了那大棧房一眼，道：「這家客棧一定貴得很，這裏住宿，那得要多少銀子？」

顏如玉笑了，原來他是爲了省銀子，心想：他出身寒微，從來是省吃儉用慣了的，這也難怪，道：「大哥，你身上的銀子不少啊，三五年也用不完，要知節儉雖是美德，但也該當用則用。」

朱逸不自覺摸着腰上，道：「兄弟，我不瞞你，我身上的銀子雖多，但那是顏姑娘留給我的，你想想啊，顏姑娘給我的銀子，我貼身藏在腰間，就感覺是那顏姑娘近在我身邊，你想想，用去一分，豈不是如同割去我一塊肉，不，寧可割去我身上一塊肉，我也不願用去一分，咦！」

他忽然瞪着顏如玉，她本也是脈脈含情地望着他，登時心頭一慌，忙不迭轉過臉去，道：「我吩咐預備的房間，自然我付銀子，不割你身上一塊肉就是了。」

她是打趣他？還是打趣她自己！話出口，早又是連頸子也紅了。

朱逸道：「我可也不是這個意思，今日兄弟你救了我一場危難，又傳了我內功

，我是感激不盡，便是割更大一塊肉，我也願意，我說一間就够了，是給你一人住，我這就要走。」

「走！」顏如玉道：「更深夜半，你到那裏？」

朱逸道：「兄弟，你別問，明兒一早，我就來與你會合，我不是獨自北上。我是有事。」說着，已站了起來，忽然已停步轉身，道：「兄弟，當眞奇怪，你像是甚麼全知道，我身上有不少銀子。」

顏如玉忍住笑，道：「你啊，倒是低頭瞧瞧，腰上鼓起那麼高，又沉甸甸的，誰一看也知是銀子，昨晚那涙子石奇怎會跟在後面，隨你到那湖邊，便是要打你腰間銀子的主意，大哥，看來你眞還少了些江湖歷練。」

朱逸啊了一聲，摸着腰上的金銀。

顏如玉道：「其實那也不難，你不用那錦帕來包裹銀子，換一根通帶，那就行了。」

朱逸道：「只是，那錦帕是顏姑娘原來包銀子的，我怎能……」

顏如玉倒笑了起來，怎生他呆得恁地，道：「又不是要你丟棄，你另外收藏不就行了麼？明天早上，我替你買一條通帶來，快快換了，否則，你這一路北上，那麻煩可多了，早晚有賊子心生覬覦，小心你保不了金銀，倒連命也送啦。」

朱逸連連點頭，道：「兄弟說得是，好，你歇着，我走啦。」

話未說完，眞是急忙忙走了，顏如玉連聲呼喚，也喚不轉他來，惱得她一蹬脚，哼！他丟下她一人，獨自去了，去那裏也不說一聲，待她想到這朱逸雖是對這個作兄弟的他寡情些，但對另一個她，可是情深似海，不禁望着那空蕩蕩的黑夜，朱逸已去得不見人影的街道，莞爾了。但因此一來，她再想追回他來，那是太晚了。

顏如玉皺着眉頭，又搖了搖頭，沒法了，只得一人要了飲食，她邊吃喝邊等待，到午夜朱逸仍不見回轉，只有不等了，關門睡覺，但總是不能入睡，那朱逸淸秀而又有些呆氣的臉龐，總在她眼前浮現，想到他對她如此情痴，不禁羞一陣，心頭也甜一陣，想到他也就是顏如玉，顏如玉也就是現下這個少年，但若換了別個，這呆子豈不是也對人家把心也挖出來？甚麼也告訴人家？可就有些兒惱。

任是她羞一陣，甜一陣，惱一陣，又掛腸掛肚，担心一陣，天明前仍睡一會。

啊唷！這是誰在敲門！顏如玉驚醒過來，只見陽光滿眼，竟是不早了，是朱逸的聲音，在門外叫道：「兄弟，兄弟，該起來啦。」

顏如玉應道：「你，等一等。」

姑娘假扮男裝，自是麻煩多多，她得用一條絲帶，先把眉梢兒吊起來，那就得費好一陣功夫。

怎麼外面沒聲息了？顏如玉忙開門，不料開門一看，一人直撲進來，驀然間不辨是誰，她本能地一躍後退，只見那人轟的一聲倒在地上，竟然像死去一般。

顏如玉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皆因她已在躍退的瞬間，認出來了，正是**朱逸**！

那料她奔前看時，才知他沒死，面色也紅紅，竟會是睡着了？

這可眞是千古之奇，顯然是他倚在門上，等顏如玉開門的那個功夫，他就那麼睡着了，那必是奔波了那一整天，又受了驚恐，這必又是一夜不眠，只見他身上衣衫汗濕未乾，顯然又不知做什麼辛苦了一夜，是以那眼兒一閉，眞像死去了一般，連躃倒在地也不醒來。

顏如玉忙不迭連拖帶扯，把他放到床上，那朱逸竟然沒動彈過一下，只不過面色紅潤，呼吸均勻，她才放心而不憂疑。

她仔細瞧了瞧，却也有些明白了，心想：「這竹劍柄上，仍然汗濕未乾，顯是昨日我告訴他變不離宗，只要武功有了根底，便能生出無窮變來，是了！是了！這呆子知道內功非朝夕可練來有成的，這必是去演練了一夜的劍來，書呆啊書呆，你便是解生尅陰陽變化的奧秘，天下古今武功，那有速成的。」

但她並不笑，她便再愛笑，也笑不出來了，那瞬間，她感動得如是之深，她竟也如痴如呆起來，就那麼立在床前，凝視着他，好久好久。

皆因顏如玉明白，這書呆之所以如此，一切，一切，全是爲了她，雖然在她看來，那是好笑得緊，但他這情是如是之眞，如是之誠。

朱逸一覺睡到午後，足足睡了四個時辰，只是一瞬間的茫然，立即就全醒過來了，兄弟呢？他翻身坐了起來，恰見顏如玉瀟瀟洒洒的擧止，正打外面進來，笑嘻嘻，說道：「大哥，早啊。」

朱逸揉了揉眼，說：「兄弟，你早。」他望了望窗外，道：「啊唷，太陽都老高了，咱們該上路了。」忙不迭下床，但他又回身望着床，怔住了！

顏如玉却已笑得格格格，笑得渾身亂顫，說道：「大哥，你瞧淸楚，太陽不是老高，是老低了，不是該上路，是該落店啦。」

甚麼！朱逸瞧了瞧日影，當眞是偏了西，登時楞住了，我怎麼睡到這個時候？而且，怎會睡到這床上來的？該死！他記得來了，倒尷尬地笑了。說：「兄弟，必是你扶我上床的吧，我記得等你開門，倚在那門上，眼一閉就睡着了。」

顏如玉笑道：「總算你還記得，却是我要問你，昨兒夜裏，你去了何處，怎生天明才回來！」

朱逸驀然跳了起來，雙手亂摸，叫道：「劍呢？我的劍？原來在這裏，啊！」他把竹劍緊緊抱在懷裏，道：「兄弟，必是你替我解來放在枕下的吧？眞多謝。」

顏如玉望着他一陣慌亂，一陣驚喜，抱劍懷中時那如獲至寶般閉着眼睛的神態，默默地綻出了笑靨，她沒喝酒啊，怎麼有些兒醉？

只見朱逸把劍繫好了，輕輕拍了一下，又輕輕輕輕地撫摸起來，說道：「兄弟，你眞了不得。」

顏如玉道：「你這是怎說？」

朱逸毫不掩飾他那份得意，道：「你猜猜，我昨兒夜裏那去了？」

顏如玉淡淡的道：「我不是在問你麼？你又不說。」

——未完——

招式漫談

鐵指點穴・一招取勝

小雲

中國古代武功當中，一致都認爲最深奧的一種功夫就是「點穴」。直到現在，武林中人對這種功夫的看法仍然是半信半疑的。點穴這種功夫只是一個浮泛的名稱，實際上不一定僅用一隻指頭去刺對方的穴道，有時用兩指三指或五指，此外，還有人需要用手掌拍打，或者掌根向前撑去，然後達到目的，一招就使敵人重傷。究竟點穴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首先不妨先談穴道，從科學上的觀點去研究，認爲點穴的重要分兩種途徑，第一是練習指掌之間的勁。第二種途徑就是指穴道而言了，有些穴道確是不堪一擊的，另外一些穴道需要有較强的勁，然後受傷。還有些穴道是必須重擊的，故此，點穴之前，先要「認穴」。

照五台山靈空禪師的解釋，人體前後左右俱有穴道，一共有一百零八個穴道，俱是很重要的，在正面的穴道更加重要，故此，打鬥的時候，先要盡力保護中綫。

至於頭部，穴道更密，差不多從頭上最高的一處，到眼耳口鼻都是穴，特別重要的就是頂上百會穴，如果這個地方給人一拳打落，登時頭暈眼花，傷重者立刻喪命。眉心的穴道亦很重要，它稱做眉心穴，剛剛在兩眉的中間，如果給人用鐵指撞擊，登時頭昏眼花，傷及腦袋。至於耳後的軟骨就是該穴，以指肘撞擊該處，便會充血，瘀血上升，不過兩三日就會喪命。

背後的大穴，在頂上數下第六骨節，叫做靈台穴，重傷必死，腦袋的背後有一個啞穴，腦門剛剛對落，即是後枕骨的一處，叫做腦戶穴，如果給人以雲龍探爪撞擊，便有可能傷重身亡。

至於兩邊眼眉伸展到額角之處的一個穴，稱做太陽穴，它也是非常厲害的。此外，一般人都知道的兩個穴道，即是眼睛和腎囊，都可以置人於死。

穴道分別大致如此，改談點穴方法。

有許多武林的秘本把點穴加上了時辰計算，認爲某一段時間，氣血運行到某一個穴，這種看法太過玄妙。不過一早一晚，氣血的運行略有分別。陽光直接投射，晒到頭暈眼花，當然是頭上的百會穴，藏血穴，以及太陽穴等特別容易受傷了。夜間空氣較凉，下半身的穴道同樣重要，那是血液運行的影响使然，並非限於某一個鐘點去打擊某一個穴，置人於死。

說到穴道的撞擊，當然是離不了指掌拳和肘。從手指說起，認眞上乘的功夫，能够僅用一隻食指取人性命，這種點穴法，首先就要使食指練習到堅如鐵石，其次，若干穴道深藏若谷，必須要用指去刺它，然後刺得準，那就一定要練習鐵指，可是，這種穴道不多，故此，使用鐵指功去撞擊，未必有用，以正常看法，仍是用掌根撞，或者用五隻手指的指節骨撞擊，較爲合理。

在人面的正面，由咽喉計算，對上的是結喉穴，喉核的一處是天突穴，再落就是旋機穴，這三個穴道都可以使用指刺傷。至於耳朵後面的一個藏血穴，更加適合用指頭刺下去，此外，別的穴道雖然能够用指去刺，如果改用五隻手指排在一起，以插捶的姿勢撞擊，更爲有效，那就不必用指，因此之故，眞正用指去點對方穴道的情況，並非很常見的，還是用指節骨撞擊，更加有效。

在南派拳術當中，插捶就是指節骨突出的一種拳法，先行把拳頭握緊，然後把四隻手指併在一起，向前伸出，又把大拇指緊壓於四指之後，或者壓在食指旁邊，那就可以使一排手指的指節骨向前突出，那種指節骨向對方的額角插下去，或者在肋骨的部份使勁一插，都有可能插傷對方，再者，反手用掌背的硬骨向對方迎頭打下來，那一拳叫做掛捶，又名冚捶，打中頂上的百會穴，或兩眉之間的眉心穴，都有可能致命。

還有一點，手撞這一種打法也非常重要的，如果搶入對方的步法之內，貼身用肘撞擊他的肋骨，或前心後心等部位，便會使對方受到很大的損害。

南拳當中有所謂流雲步，等於北拳說的箭步，用這種步法配合肘功往往得手。

流雲步的意思即是說那種步法是一脚跟着一脚走，有如流水行雲，舉例言之，以半弓式的馬步站着，右脚在前，左脚在後，由於右脚微曲，向前伸展，走了半步，左脚就跟着走半步，左脚的脚尖剛剛碰着右脚的足跟，右脚再走半步，左脚又再向前推移，一步快過一步，有如滑水，那就是流雲步法了，這種步法的妙用就是急速推進，如果對方變招出擊，即時止步，比較突然跳躍到對方的臉前優勝得多。

想施展肘功，先要把左右兩手握拳，護着中路，拳頭低過一雙眼，免得阻碍視綫，突然衝前，這一瞬剛剛是對方發拳打來，那就更妙，原因是你已經搶了內綫，忽然用手攔開，順勢側身扭馬，一個手踭撞過去，必然打中穴道，對方用右手攻來，你就用左手擋格，跟着左踭撞擊，反之，他用左手出擊，你用右手把他的左拳攔開，隨即撞擊，理由相同，原因是對方的手臂已經提高，肋骨兩邊都是露空的，正合你的意思，練習過肘功的人，右手或左手的手踭那一塊骨頭向前突出，打過沙包，骨頭更硬，用它撞擊對方的肋骨，可能一撞就斷，故此，利用肘功把點穴法實施出來，比較使用一隻手指厲害得多。

依照拳理，一指之力，不及兩指，兩指不及四指，四指比不上掌根，掌根又比不上肘骨的撞擊。

練習過點穴功夫的人，除了使用肘功或插捶去打擊對方穴道之外，還有掌根，不妨一知。掌根的意思就是指手掌翹起之後的肌肉最厚之處，它有一部份掌的邊緣

亦包括在內，練習掌根撞擊，先行硬碰硬的打沙包，習慣了它，就化硬勁爲軟勁，只是用手一按，便有强勁發出來，能够使沙包飛起，然後成功。

因爲手掌的肌肉較厚，掌根更厚，打過沙包，有如骨頭那麼堅實，用掌根撞擊時，不但可以把肋骨撞斷，就算木板或磚頭，亦可一掌撞去，分爲兩截，那種力量是很强大的，故此，使用這種撞擊法，應該明白，它就是古代點穴法的另外一種形式，除非生死決鬥，不可施展出來，取人性命。

適合掌根撞擊的穴道有三十六個，很難在此逐個解釋，大致上那些穴道都是在人體中部的，屬於橫綫，上述的中綫從頂到下陰，適合插捶撞擊，至於橫綫，適合掌根撞擊，理所當然，如果是胸骨之下靠近腰部的一處，它稱做氣血囊，剛剛在肋骨最後那一排的地方，該處是氣血所聚，一經撞擊，那個人就登時呼吸艱澀，氣喘不已，甚至會引起內臟流血傷重身亡。

日本空手道有一招是突然把左右兩邊掌根向對方左右兩邊的「氣血囊」一齊斬下，這一招就是毒招，但見對方擅長空手道，就要避開，切勿正面出擊。

由於掌根堅强有力，如果左右兩隻手掌的掌根一齊向左右兩邊撞擊，撞中肋骨，不止傷害肋骨那麼簡單，那種震蕩力還有可能直透肺部，變成瘀傷，很難根治。

人體的肺非常柔軟，故此需要肋骨保護，如果有一種衝力由右邊肋骨打下來，肺部可以閃向左邊，同時左邊的肋骨亦向左閃，反之，左右兩邊肋骨一齊被對方拍打，肺部無可閃縮，那種强勁透過肋骨與肋骨之間的肌肉，深入肺部，登時充血。故此，精通中國功夫的人，絕不正面搏鬥，而且打到貼身，預防不測之變。

如果你細心研究，便發覺中國功夫與日本空手道或泰國脚微有不同，中國功夫總是側身出擊，就是預防對方施展毒招，貼身打出上述的兩種穴道撞擊之術，取人性命，因此之故，中國功夫經常是閃或打制住對方的手，然後以另外一手出擊，就算是「雙龍出海」，仍然要有機可乘，然後打出。

「雙龍出海」從表面上看來，只是兩手齊出，向前一推，實際上並非如此簡單，那是由正面轉爲側面的一種打法，轉側的時候由四平大馬或者隨意踏着的步法忽然變成弓式，右脚在前，左脚在後，向橫一標，然後順勢兩手一齊推進，手掌一定要伸到盡，封住對方，使他無法由兩手之間搶攻，再者，雙龍出海這一招展開攻勢時，異常威猛，兩人的軀體十分接近，雙掌齊出，擊中對方的中部穴道，就此獲勝，如果對方用單拳單掌擋格，無法抵擋，反之，用交加手向上擋格時，便可踢出後脚，快如閃電，故此，練習雙龍出海一招時，先行練好脚法，雙掌一經打出，即時起脚，較遠的一處用踢脚，再遠用掃脚。如果已經打到貼身，就用膝頭撞擊，這一類的招式，一經施展，不能中途罷手，要打到盡爲止，萬一膝頭撞擊，仍然無法取勝，便即收回那雙手，轉馬掃脚，或者用第二次雙龍出海之法再推，如果中途罷手，就使對方有機可乘，搶攻貼身用踭撞擊你的穴道，這種搏鬥的方式眞是俗語說的龍虎門，一招便即分出勝負來。

擅長使用掌根撞擊對方的穴道，除了打出那一掌的掌勁，還要打出腰勁，然後算得上是上乘功夫。

舉例言之，如果對方發右拳撞擊，你用左手把那一拳托高，跟着一個左掌向對方的右邊肋骨撞去，用掌根撞擊，那一掌就僅有掌勁，並無腰勁，反之，你在他發右拳打來，先用左手擋開，交給右手拉住，把他的右臂向自己懷中使勁一拉時，立刻標馬，進了一步，跟着移步換形，使你的臉孔側面變成正面，望也不必望他，跟住順勢打出左掌來，這一掌就因你扭馬換形之故，打得出腰勁，比較原來的掌勁强過五六倍，就算兩人的體力均等，仍可一掌打斷他的肋骨。

關於點穴，因爲篇幅關係，只能說個梗概。但仍可以使讀者明瞭古代的點穴，並非僅用一隻指頭戮向對方的穴道，那是一個浮泛的名稱而已，眞正的點穴應該稱做「打穴」，先行認準人體的大穴，然後學習如何使用手指，指節骨，掌根和手踭撞擊，以及手掌拍打這幾種打法，才可以施展出來。

上述漏去了手掌拍打這一招，孫玉峯師傅稱述，練習過指勁和掌勁的人，一掌拍下，也能使對方身受重傷，施展此法，先要步法準確，搶攻貼身，然後側身一拍，這一掌拍下的時候，順便扭馬，就使全身氣力集中於那一掌之上，倘用掌拍之法打擊對方左右兩邊小腹的穴道，便有可能把他的小腸震斷，不斷也充血，身受重傷，屬於內傷的一種。

另一方面，貼身一掌拍下，先行抓住敵人的頭髮向下一沉，左掌出擊，凌空而下，拍在他背後兩邊蝴蝶骨對準中間的血海穴，他就傷了肺部靠後之處，以後有綿連性的咳嗽，甚至吐血。

更厲害的一種拍打是在頂門百會穴打下的，如果一隻手掌能够打碎四五個紅磚，那麼，這一掌由頂上拍下，必使對方身受重傷，還有一種拍打是向耳朵出擊的，南方拳術把它稱做「鬼王撥扇」，忽然之間一掌打到耳朵，那個人就會頭暈眼花，暫時陷入半昏迷狀態，這樣子非輸不可，要是左右兩掌齊出，向他兩邊耳朵一齊拍打，就算兩人的力度均等，亦可使對方立刻吐血身亡。此是毒招，必須緊記在心。

避免對方兩掌所及之處，如見敵人雙手彎起來，或者想用鬼王撥扇，或者用牛角捶向太陽穴出擊，最佳方法就是施展「童子拜觀音」這一招，立刻把左右兩手由下邊伸到上邊去，雙掌合在一起，有如童子拜觀音的手勢，那就可以把對方兩個彎手打來的拳掌姿勢打消，如果眞的打消對方來勢，你的雙掌就可以變成鬼王撥扇，一齊向對方耳朵拍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一招立刻獲勝。

點穴之法，非常狠毒，一種穴道有一種穴道的點擊敲打，另有解法，剛剛尅制它，不過，先決的原則就是把本門派的拳脚練好，懂得變招出擊，而且苦練沙包，或者跟木人樁相鬥，橋手有勁，拳掌有力，否則，學會了點穴，仍是徒勞無功。

—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凡和尚和麥休士在大墳中的大廳內激鬥，麥休士打不贏東凡和尚負敗而去，桑羽青和錢木兒還困在石室中，東凡和尚又外出，桑羽青和錢木兒正發愁，小猴兒來了，並打開石室，使桑、錢恢復自由，之後小猴兒帶桑、錢找到羅英和邵南燕，但至此白嬋仍無踪跡，故桑等又到大墳附近等候東凡和尚以便找到白嬋下落，正在大墳附近靜等之際，忽見麥休士又來，他也隱在一石碑之後，不久東凡和尚來了並入大墳，麥休士立刻由墳口丟一包毒藥下去，但東凡和尚又從另一出口走出，找到麥休士激戰起來……

雪溝通野谷　暗中隱高人

東凡和尚一聲怒喝：「好匹夫！」肩頭一晃，麥休士長劍落空，東凡和尚斜裏跨步，右手鐵棍以泰山壓頂之勢，向麥休士的頂門砸了過來！

這一式勁大力沉，呼嘯而來，好不驚人。

麥休士被逼得退了出去，還來不及緩手，東凡和尚已然搖身而追，右手鐵棍以「巧點梅花」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左脅點到！

就在同時，他左手二指，以同樣的速度，迸出了一股無比的勁力，向麥休士的「天突穴」同時點來！

他這左右二式，都有石破天驚之力，同時出手，快速無倫！

桑羽青忖道：「這一次東凡和尚眞是不留情了……」

麥休士在奇招攻擊之下，他倏然雙臂一振，整個身子突然向上拔起，足有二丈多高！

東凡和尚兩招落空，桑羽青等不禁也同時感到驚訝了，因爲高手較技，如果不是特殊情況，像這等高拔之勢，是極爲不利的。

果然，東凡和尚也認爲這是一個良機，他仰頭而望，看着麥休士的身子下降。

像麥休士這樣，爲了躲避一招，而拔起了這麼高，任何人都認爲是不智之舉。

他身在半空，如同一隻巨鳥一般，四肢大開，襯着他蓬鬆的白髮，看來極是美觀。

說時遲那時快，麥休士的身子，已經開始力盡下降，東凡和尚擦拳磨掌，待機而動。

這時麥休士的身子，已然降離地面只有七八丈了，東凡和尚一聲獰笑，揉身而進。

桑羽青等人不禁替麥休士揑了一把汗，眼看着東凡和尚就要起招，突然之間，他又慌忙的向後退來！

只見東凡和尚進得快，退得更快，他突然之間，向後退開了一丈多遠。

原來麥休士落下之時，早已防到東凡和尚趁勝急進，所以他在半空陡然揚袖！

東凡和尚當是他要發放什麼惡毒的暗器，所以立時退下。

不料麥休士乃是虛式，東凡和尚急退之下，身子尚未站穩，麥休士二次揚掌，這一次他才眞發出了暗器，只見三點銀星，成三角形，一上二下，分別向東凡和尚的前額及雙肩打到！

那三點銀星，在疾風之下，劃出了破空之聲，極快的襲過去，速度快得驚人。

東凡和尚萬料不到，竟會受了他的騙，白白放過了一個大好機會，正憤怒間，三點銀星已經撲面而至！

他怒喝一聲，左掌向前猛一揚，但聽「呼！」的一聲大响，那三枚暗器，早已被他一掌劈飛！

在這一刹那之間，麥休士早已搖劍而上，寒光閃閃的天河劍，顫出了一陣陣龍吟之聲，直奔東凡和尚的前胸。

這兩個老人，第二次動起手來，比方才還要猛烈，各自展開了一身所學，打得難分難解。

由於地勢開曠，所以他們作戰的範圍也拉得很大，有時一分好幾丈，但是都能很快的再會合上。

二人時分時聚，打得天昏地暗，麥休士「天河劍」法盡數施展，只見劍如繁星，層層密密，有着拆不完的奇招，比起方才室中之戰迥然不同。

桑羽青心中忖道：「難怪他不服氣，原來他方才未能盡量施展！」

東凡和尚手中雖然多了那座木魚，但是手上的鐵棍，却以各種不同的武器來進攻。

有時遞招如劍，威風凜凜，有時如判官筆，輕巧靈活，有時又如七首，寸寸殺機，眞個是千變萬化，令人不可思議。

至此，桑羽青不禁深深的感覺到，要戰勝東凡和尚，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一盞茶的時間，他們雙方已經交換了數十招，彼此誰也沒有毫髮之傷，雙方的武器也始終沒有接觸過，非但如此，誰也沒有說過一個字。

他們都萬分的小心，因爲在這場劇烈的戰爭中，只要稍不小心，就會爲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時間一長，桑羽青不禁有些不耐煩了，依他的本意早想衝出去，與東凡和尚作一死戰！

可是爲了要探聽「星月劍譜」及白嬋的下落，不得不强忍着。

雖然十幾年都等過了，但是現在却覺得有些急不可待。

小猴兒也是早不耐煩了，若不是有桑羽青在旁，他不可能如此安靜的。

只有錢木兒默默無聲，一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他們的打鬥，他的臉上也沒有一絲表情，有時打鬥得最劇烈時，他也會情不自禁的咬着嘴唇，好似深深的被吸引住了。

足足有半個更次過去，他們的招式不但未見緩慢，反而越來越快了。

桑羽青焦急異常，暗恨麥休士中途插手，他忖道：「像這類高手較技，有時數日才有結果，難道我們就在這裏等着？」

但是除此之外，又沒有別的辦法。

東凡和尚久戰之後，似乎也有些不耐煩了。

他不時的向後張望，好似有着要緊的事情待辦，並且不時的察看天色。

默戰了良久之後，東凡和尚突然開聲了，他粗啞的聲音叫道：「我沒這麼多時間跟你窮泡，還是把你打發了事！」

麥休士滿頭白髮早已蓬鬆下來，但是他的表情是激動的，他用着嘶啞的聲音答道：「有本事就使出來吧……」

一語未畢，「刷！」的一劍向東凡和尚的面門砍到，金風撲面，好不驚人！

東凡和尚跟着一聲怒吼，道：「好！你注意了……」

他躲過了麥休士這一劍，手中鐵棍一緊，招式立時大改。

東凡和尚原本是大門大戶，現在招式一改，居然使出了一套小巧的功夫，那節鐵棍也就完全成了一隻判官筆了。

麥休士發出了一聲長笑道：「哈！班門弄斧乎？」

他寶劍一緊，劍勢更利！

桑羽青等，生平就沒見過比這再猛烈的打鬥了，所以他們知道，半個時辰之內，必定有一方倒下。

不過就目前的情況看來，誰也不敢說那一方得勝。但是可以斷定的是，失敗的一方，絕不會像上次一樣，僅是皮肉之傷了。

東凡和尚高大的身子，好似縮小了很多，只見他在麥休士的掌風劍隙之中，才前又後，倏左忽右，手中一節鐵棍，以各種不同的招式，分別點向麥休士全身各大穴道！

片刻工夫之後，麥休士不禁有些慌張了，因爲他的劍勢再猛，也不能把東凡和尚逼退分毫！

東凡和尚似乎不怕死一般，大多數的招式，他只是搖身躲過，而不退讓，所以在動力的速度上，便佔了先機。

麥休士心中吃了一驚，暗忖道：「不好！我的劍路已經被他摸熟了，非要改變不可！……」

念頭尚未轉完，東凡和尚鐵棍夾着破空之聲，已然向他左肩「肩井穴」點到，其快如電！

雖然棍頭離着肩膀還有老遠，但是麥休士已經感覺到一股强烈的勁風，壓迫而來，心中不禁大驚。

他肩頭微晃，手中長劍向回一帶，一片寒光向東凡和尚面門削到！

東凡和尚似乎已經料到了這一招，當他的寶劍才向後帶時，東凡和尚早已移宮換步，來到麥休士身後，雙掌齊出，棍頭與左手二指，同時向麥休士的腰眼點到！

桑羽青等一驚，忖道：「麥休士不敵了！……」

一念未畢，麥休士劍身一震，直如天河下墜，以雷電之速，向東凡和尚的雙腕斬到！

這一式變化得既神速又凌厲，若不是在劍術上有種爐火純青的功夫，不可能使出這一招。

但是高手動武，勝負決定分秒之間，也就是武家所謂的「先機」。

東凡和尚於改變招式之際，已然搶着了先機，所以任麥休士再快，已經搶不回來了。

因之，他這奇妙的一招才出，東凡和尚身勢又改，他右臂高抬，烏亮的棍頭，猛然搗向麥休士的前胸。

就在同一時間，他左手二指，向麥休士的雙眼剜到！

麥休士一連兩招未曾遞出，便知道事情不妙，身子慌不迭的向後猛退，振長劍舞起一片劍光，護着前身！

但是東凡和尚比他還快，斜裏搶步，鐵棍猛然一揮，大喝一聲：「去吧！」

只聽「卡」的一聲大响，緊接着一聲慘叫，他一棍打在了麥休士的右肩上。

這一棍之力，把麥休士的肩胛骨全打碎了，長劍脫手，整個身子倒在了雪地中，口中噴出的鮮血，染紅了一大片！

桑羽青等不禁大驚，差點沒有叫出聲來。

但是麥休士並未昏死過去，他睜着一雙大眼，强提着氣，說道：「禿！驢！……殺了我……吧……」

說到這裏，已經痛得說不出話來，頭貼着冰寒的雪地，不住的喘息。

東凡和尚陰沉的笑了起來，說道：「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我和尚先前倒有放你之意，你自己來尋死，怨不得我出家人了！」

麥休士啐了一口道：「呸！你……你……休想折辱我！」

東凡和尚冷冷一笑道：「哼！我折辱你則甚？我自己還有要緊的事，你如果告訴我實話，我就饒了你的殘生，否則……哼！……」

他連連的冷笑着，把鐵棍抵到了麥休士的胸前，用力的向下壓了壓，麥休士的全身，不禁痛得顫抖起來。

桑羽青不禁怒髮衝冠，欲待出面，因爲他絕不容東凡和尚把麥休士置於死地！

但是錢木兒却把他按住，湊在他耳旁道：「且慢，有人會管！」

桑羽青很詫異，遊目出望，一片黑暗，並未發現什麼人物，心中納罕，又不便追問。

爲了防備萬一，桑羽青右手摸出了三枚「半月錢」，準備在東凡和尚下殺手時放出。

東凡和尚冷酷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告訴我，桑羽青往何處去了？」

麥休士咬牙道：「我不知道。」

東凡和尚雙目射出了兇光，喝道：「你不告訴我，難道我就找不着他們麼？麥休士，你一身功夫得來不易，難道願意死在這荒墳之中？」

麥休士喘息道：「動手吧！……我敗即是死！」

東凡和尚雙眉一揚，提起了鐵棍，叫道：「好！我就超度你吧！……」

他說着舉起鐵棍，就要向麥休士頭頂打下，桑羽青大驚，正欲施放暗器，但是有人比他更快，只見對面黑暗之中，一綫白光，向東凡和尚面門擊來，眞個比流星還快！

東凡和尚一驚之下，已然疾飛來到面門，他左掌翻起，接在手中，毫不停留，身如巨鳥一般飛掠而去，口中喝道：「什麼人？……」

只見他龐大的身形，在亂墳之中一陣急奔，但是什麼也沒找到。

東凡和尚顯然很吃驚，他又回到了麥休士身旁，打開左掌，桑羽青等不禁大爲吃驚了。

原來方才的暗器，以速度和勁力看來，絕非普通暗器，但是東凡和尚手中的，却是一個紙團。

更令人驚異的是，東凡和尚的左掌心，竟然流了血，顯然是被紙團擊傷。

固然在江湖中，折葉爲鏢的功夫，有很多高手都辦得到，就是桑羽青也有這等功夫，但是像東凡和尚這等人物，是絕不會受傷的，如今他左掌受傷，足見那發紙團的人，武功之高不可思議了！

東凡和尚也知道來了高人，他把紙團打開了，白紙之上有幾行大字，他很快的看清楚了，立時收在懷中！

他冷笑着對麥休士道：「好了，有人爲你講情，我就留你半條命，以後可莫亂管閒事了！」

他說着，把鐵棍放入了袖筒中，身形一幌，如飛而去。

桑羽青此時也顧不得照顧麥休士，正要急追，耳旁突聽一個細微的聲音說道：「留下小猴兒與我照顧麥休士，你們二人追去吧！」

三人聞言都不禁大爲驚喜，因爲此人乃用「千里傳音」之法，必是江湖中一流的人物了！

當時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留在此，天亮我們在羅婆婆那裏相會！」

說罷與錢木兒飛快的追了下去，小猴兒雖然不願留下，却也無可奈何。

且說東凡和尚急急的向一座小山奔去，桑羽青及錢木兒離着他有十餘丈遠，緊隨在後。

桑羽青不知道自己桑門的「星月劍譜」，是否被東凡和尚帶在身上，但是他可以斷定的是劍譜已不會在那大墳之中了。

東凡和尚顯得行色匆匆，他一邊跑着，不時的把懷中的紙條拿出來看，顯然他對那未露面的奇人，有着很大的顧忌。

桑羽青心中忖道：「是什麼人居然把東凡和尚嚇退？難道是羅英？她的武功不可能比東凡和尚高呀！」

一陣急奔下來，已然來到了羅英所居的小茅屋的岔口處，昏黃的燈光遠遠傳來，看得非常清楚。

東凡和尚停了下來，望着那燈光發怔，桑羽青及錢木兒也連忙尋地藏好。

他張望了一陣，用着粗啞的嗓子自語道：「難道這個老婆子要淌混水不成？」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如此看來，東凡和尚早就知道羅英在附近了！」

東凡和尚自語一陣，然後向左拐去，他的速度突然加快了！

桑羽青等連忙追上，他們不敢追得太緊，好在天色雖暗，雪地上觀察東凡和尚的行踪倒也容易，同時他們二人四隻眼睛絕不會把他跟丟了。

由這時開始，東凡和尚突然東轉西拐，有時轉了兩三圈又回到原地。

他這奇怪的動作，不禁使桑羽青及錢木兒大是不解，不知他在搗什麼鬼？

片刻之後，桑羽青不禁恍然大悟，忖道：「啊！這個和尚眞是詭計多端，原來他是防着有人跟踪他，莫怪乎邵南燕被他甩掉了！」

東凡和尚時前時後，這一帶地勢本就詭密，加上東凡和尚身形又快，有好幾次桑羽青等幾乎被他騙過。

他在這一塊地方轉了足足有半盞茶的時間，這才繼續向前。

錢木兒湊在桑羽青耳旁，輕聲說道：「好狡猾的和尚！」

桑羽青點頭不語，一雙俊目緊緊盯在東凡和尚的身上，他心中忖道：「從現在起，我絕不會離開我的仇人了！」

東凡和尚很快的奔上了這座小山。

這是一條未經開闢的小徑，大概是附近樵子走出來的一條小路。

由於連日風雪，這條路顯然極爲滑膩難行，可是這三個江湖奇人，行走起來，如履平地一般。

東凡和尚的行藏顯得更爲神秘了，有時他竟會莫明其妙的，在一棵樹後躲了半天，然後再繼續行走。

有好幾次，桑羽青及錢木兒差點上了他的當，而把行藏暴露！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心中暗忖道：「想必他隱藏白姑娘和劍譜的地方就快要到了。」

但是桑羽青却想不透，東凡和尚爲何要把白嬋囚禁起來。

這時已經快翻上這座小山頂了，這一帶樹木較爲茂密，被皚皚的白雪所遮蓋，行動其間，很容易被人看出。

所以桑羽青及錢木兒把距離放遠了，依然可以很清楚的看見東凡和尚的行動，他們自己也加倍的小心，謹防被東凡和尚看見。

東凡和尚很快的翻上了山頂，桑羽青及錢木兒已然散開，分左右兩方，借着大樹遮掩身形，緩緩的向上移動。

等到東凡和尚，已經翻下了山坡，桑羽青才開始上山，另一邊的錢木兒則比桑羽青快些，他已經翻到山頂了。

桑羽青翻上了山頂之後，擧目四望，竟然不見東凡和尚的踪影，連錢木兒也不見了，不禁吃了一驚。

他連忙找尋錢木兒，見他正隱身在一株大樹之後，他望着桑羽青，用手指向左下方微指了指。

桑羽青的目光隨他望去，見左下方竟是一條很寬的大雪溝，一直向下延伸。

看到這情形，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暗忖：「這賊和尚怎麼由這裏下去了？」

他們靜等了片刻，不見有別的動靜，這才閃身出來，會合在一處。

錢木兒在桑羽青耳旁低聲說道：「他由這裏下去了！」

桑羽青點點頭，低聲道：「我們跟下去，注意行藏！」

這時桑羽青在前，錢木兒在後，二人魚貫而下。

這一條大雪溝極深，積滿了冰雪，行走其上，很是艱難。

東凡和尚的行踪山徑看不見了，好在就是這麼一條大雪溝，並無別的岔路，不愁尋他不着。

桑羽青提氣輕身，在堅冰之上緩緩而行，那些積雪都凍在一處，表面極是光滑，若是輕功不佳的人，連寸步都難行走。

以桑羽青及錢木兒這等身手，仍然要緩緩而行，主要是因爲大溝的地勢是傾斜的，稍不留心就要滑倒。

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不相信東凡和尚能比他强到那裏去。

因爲他在十五年的苦練中，曾經被石塵子携往長白山頂，苦練輕功和劍法。

這條大溝一直向下延伸，積雪有一半之深，桑羽青及錢木兒行走其間，恰好露出一個頭在外面，由遠處看去，只見兩個頭向下滑行。

他們二人滑行了一陣，大溝已到盡頭，却發現一排石階，一直向下通去。

桑羽青吁了一口氣道：「唔——東凡和尚能耐眞大，居然在這裏動了這麼大的工程！」

錢木兒接口道：「這個和尚天性古怪多疑，他這一輩子好像一直不停的弄這些花樣，光是我們天水總舵，就不知道有多少機關呢！」

桑羽青搖搖頭，接口道：「眞是個險詐的人物！」

他們沿着滿是冰雪的石階走下來，地勢越來越偏，似乎是兩山之間的一條隧道，令人懷疑前面是否有路可行。

東凡和尚的行跡終沒有再出現過，桑羽青壓低了聲音問錢木兒道：「你可是看準了他這條路下來？」

錢木兒肯定的說道：「不會錯，我親眼看他走下來的。」

等到走盡了這一排石階之後，來到一塊平地，桑羽青及錢木兒突然發現有燈光閃亮，不禁吃了一驚。

他們連忙把身形隱好，桑羽青心中忖道：「怪了，方才在上面怎麼一點燈光也看不見？……」

他思忖着，順着燈光去打量，只見緊靠着平地之處，有一間小茅亭子，其間掛了一盞昏黃不明的風燈。

那座小亭四大皆空，只擺了兩張椅子，東凡和尚側坐在一張椅子上，另一張椅子，果然坐着白嬋！

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很是興奮，因爲他們證實了白嬋完好無恙。

兩下相隔約有三四丈遠，他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白嬋秀眉微蹙，雙目緊閉，但是在她身上，又看不出什麼傷痕來。

東凡和尚面對着白嬋，冷笑連連的說道：「嬋兒，妳怎麼不說呀？」

白嬋這才把眼睛睜開了一綫，虛弱的說道：「我沒什麼好說！」

東凡和尚冷笑道：「哼！妳這個姑娘也太不懂事了！我如此的愛護妳，收養妳長大，傳了妳一身功夫，想不到妳爲了桑羽青居然背叛了我……」

錢木兒及桑羽青聽了這些話，都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錢木兒。

白嬋雙目圓睜，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誰說我爲了桑羽青？」

東凡和尚緊問道：「那麼妳是爲了錢木兒這個奴才？」

白嬋垂下了眼睛，半晌不語，錢木兒則感到一股莫大的喜悅，忖道：「她還是眞心愛我的……」

東凡和尚微微一笑道：「好吧！有什麼話妳就好好的跟我談談，妳到底是爲了什麼？」

白嬋雙目猛然睜開，奇光外射，她用着發顫的聲音說道：「和尚！你以爲我不知道？」

東凡和尚面色一變，緊問道：「妳知道什麼？」

白嬋臉色煞白，雙目奇亮，說道：「你是我的仇人，你以爲我不知道麼？和尚，有了這個理由，我不但要反你，並且還要殺你呢！」

她語氣充滿了憤恨，雙目似要射出火來。

桑羽青心中忖道：「果然她沒有騙我，她與東凡和尚也是有着血海深仇的！」

聽了白嬋的話，東凡和尚不禁愕然不語，顯得驚詫異常，半晌才道：「好！既然妳知道了，那便是死路一條，憑妳這點能耐，難道還想報仇不成？」

白嬋咬緊了牙齒，狠狠說道：「但求

要你狗命，生死不計！」

東凡和尚聞言霍然狂笑起來，他狂野的笑聲，響遍了整個的山谷！

他這一聲突來的狂笑，靜夜荒郊，响遍了整個的山谷，聽來極是恐怖。

白嬋雙目圓睜的望着他，一言不發，她已經被一團怒火所燃燒着，一點也不顯得恐懼！

東凡和尚笑着說道：「黃毛丫頭，居然還想要我的命？哈哈……」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使他如此好笑，竟然是一笑不止，桑羽青及錢木兒胸中不禁燃起了一團怒火。

東凡和尚笑罷之後，雙目落在了白嬋的臉上，用一種奇異的目光望着她。

當白嬋接觸到他的目光時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她彷彿意識到這個和尚的心意。

東凡和尚奸笑着說道：「想當時收養妳的時候，妳是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這些年來，把妳養成了一朵鮮花，成了江湖中第一美人，若是就這麼殺了妳，豈不是太可惜了？」

白嬋目中閃出了恐懼，她緊接着說道：「快動手吧！姑娘不在乎……」

東凡和尚微笑着說道：「我就要動手了！」

他說着，伸出了巨大的手掌，在白嬋白淨的臉龐，輕輕的撫摸着。

白嬋目中迸出了淚，瘋狂的大叫道：「你……你要作什麼？……」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熱血沸騰，他們幾乎要同時衝了出去，但是就在這時，東凡和尚的手收了回來，他們不約而同的又把身子按了下來。

最初他們奇怪，白嬋爲何不抵擋，甚至毫不閃躲，繼之一想立時明白過來，忖道：「啊！原來她已經被點了軟穴！」

白嬋早已氣得淚流滿面，她羞憤萬分，用着顫抖的聲音說道：「你……你這出家人，眞是連禽獸都不如。你……你這大年紀……」

白嬋又羞又急，又怕，以至於連話都說不清楚，由於東凡和尚與她近在咫尺，桑羽青若是現身，怕他傷害了白嬋，只好待機而動，心中憤恨萬分。

東凡和尚目中射出了從來未有的慾火，微笑着說道：「姑娘！不是妳叫我動手的麼？妳知道我這個出家人是不吃素的，哈哈……」

說着又縱聲大笑，其聲恐怖，令人心悸。

白嬋已經嚇傻了，只是破口罵道：「你這禽獸！……禽獸……」

東凡和尚接着說道：「我已多時不開葷，現在正好結這段緣，姑娘，妳別看我年紀大，錢木兒及桑羽青都比不上我呢……哈哈……」

說着又淫穢的笑了起來，那聲音傳入人耳，令人陣陣發寒。

桑羽青，錢木兒萬料不到，東凡和尚竟要在這裏，對白嬋逞獸慾，心中的怒火簡直不可言喻。

東凡和尚又接着說道：「我早就準備與妳完成這件好事，不過我沒想到我們會在此野谷，哈哈，這倒別有一番風味！」

聽了他這些話，白嬋已嚇得心膽俱碎，可憐她被點了穴道，絲毫動彈不得，這時驚嚇過度，竟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東凡和尚色迷迷的望着她，半响才道：「眞美！唉！這也是天意該我和尚享受這等艷福！」

他說着，雙手突出，「刷！」的一聲脆响，已然把白嬋上衣撕開，露出了雪白的身子，東凡和尚一雙巨掌，整個的抓住了她的前胸！

白嬋「啊！」的一聲慘叫，立時昏厥過去。

東凡和尚正在恣意的揉撫，一片急促的破空之聲，向他腦後飛了過來，同時聽得兩聲震耳的大喝：「淫賊爾敢？」

東凡和尚大驚，一手挾起了白嬋，身子一轉，大片暗器落了空。

他一掌把懸着的風燈擊滅，四下立時一片黑暗。

施放暗器的，自然是桑羽青及錢木兒二人。

他們二人暴怒之下，武器全然出了手，桑羽青「青光劍」在左，錢木兒一雙短劍在右，各以最快的速度，向東凡和尚刺去！

東凡和尚慌不迭的跳出七八尺，這才看清了來人是桑羽青及錢木兒，他大笑道：「哈……我正要尋你們，怎麼？你們吃醋了！……」

話未說完，錢木兒雙劍又遞了過去，桑羽青也是順劍而上，向東凡和尚心窩刺到！

東凡和尚又極快的閃開了，錢木兒瘋狂般的追着，破口大罵：「你這人面獸心的畜牲，無恥的禿驢！……」

桑羽青却把招式放慢了，喝道：「木兒小心！切勿傷着白姑娘！」

錢木兒早已失去了理智，拚命遞招，東凡和尚大喝道：「你再蠻來，我立時把白嬋處死！」

一言喝醒了錢木兒，他緊站在東凡和尚的右側，雙目似要凸出來，不停的罵道：「你這喪盡天良的禿賊……」

東凡和尚却是出奇的冷靜，他等到錢木兒住嘴不罵時，才說道：「好呀！我正要找你們，你們來得倒好，雖然撞散了我的好事，好在我並不急在一時，先與你們談談吧！」

桑羽青強忍着憤怒，沉聲道：「東凡和尚！不論你爲善爲惡，你也總是江湖中的頭號人物，今以出家人的身份，挾一身武技，曠野荒郊，竟要對自己的小弟子作出這種事來，就算你不顧世道人心，難道就不怕干鬼神之怒麼？」

桑羽青這一番說話，把東凡和尚說得很是難堪，他略爲沉默，奸笑道：「我徐京生是半路出家，不信成佛之說！再說出家人也是人，你們既玩得她，難道我就玩不得麼？」

聽了他的話，桑羽青及錢木兒氣得幾乎吐血，東凡和尚緊接着又說道：「你們要我不沾她也可以！」

桑羽青及錢木兒幾乎是同時問道：「你待如何？」

東凡和尚一笑道：「你若是聰明人，一想也就明白了，我十五年來辛辛苦苦爲的是什麼？」

桑羽青咬緊了牙齒，說道：「你是說要我的劍譜圖解交換白姑娘？」

東凡和尚笑道：「說對了一半，再要加上你的『青光劍』！」

桑羽青臉色一變，沉靜下來，東凡和尚笑道：「你想想吧！只要你把這兩件東西取來，我立時釋放白嬋……」

說到這裏，目光飄在錢木兒身上，接着說道：「就連錢木兒這個孽徒，我也一併放過，以後若是再被你找着，那就是以後的事了。」

沉默了半晌，桑羽青道：「圖解未曾帶在身上，你可願等候？」

東凡和尚笑道：「不要來這一套，就算劍譜圖解不在你身上，『青光劍』總在你手上，也罷！你就把『青光劍』留下好了。」

桑羽青面色鐵青，額角也冒出了汗，狠狠說道：「我眞是沒見過，世上還有比你更無恥之人……」

東凡和尚打斷了他的話，沉聲道：「桑羽青，事情由你決定，我不勉强，若是你在此辱罵我和尚，恕我不奉陪了！」

錢木兒忍無可忍，喝道：「淫賊！任你走到天涯我也放不過你！」

東凡和尚面色一沉，叱道：「孽障，你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白嬋早非完璧，我作師父的不過用你的剩水而已！」

一句話說得錢木兒羞憤難言，因爲他與白嬋早已經有了不可告人的關係。

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年青人四目相對，却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東凡和尚反倒有了理，催促道：「快些？我和尚可沒這許多時間陪你們！」

白嬋在他臂裏昏迷不醒，她長髮披散，上身赤裸，桑羽青及錢木兒趕緊把目光移開，心中感覺到非常難受。

桑羽青沉聲道：「東凡和尚！整個的事情與白姑娘毫無糾葛，你爲何要如此對她？」

東凡和尚瞪目道：「少說這些廢話！快拿主意吧！」

桑羽青心中忖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也顧不得白姑娘了，再說東凡和尚也未必會下手殺她！」

這時桑羽青已拿定了主意，冷冷說道：「和尚！你把我看得太軟了！我桑門十五年的血海深仇豈會任你逍遙？白姑娘與我非親非故，生死與我無關，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東凡和尚詭計未逞，不禁脚上變了色，剛要開口，桑羽青已叱道：「和尚納命來！」

他身進如風，掌中「青光劍」劃破寒風，夾着輕顫的龍吟之聲，向東凡和尚額頭砍到！

這一劍輕巧靈活，極具威力，東凡和尚慌忙向後閃過，大叫道：「你以爲我眞不敢殺她麼？……」

一語未畢，錢木兒短劍由後猛撲過來，刺向東凡和尚的背脊。

他口中大喝道：「好！你殺呀！」

那一雙精光閃閃的短劍，已然抵達東凡和尚背後，劍風凌厲，銳不可當。

東凡和尚大怒，虛揮一掌把身子帶開，怒叫道：「錢木兒！你也敢……」

這時桑羽青第二劍又遞到，東凡和尚只覺青光耀眼，對於桑羽青這口「青光劍」，他先天有一種畏懼之感。

東凡和尚一聲冷笑，身子一擺，竟把左手挾着的白嬋，向桑羽青的「青光劍」迎了上來！

桑羽青大驚，急忙一震腕子，把發出去的把式，又硬收了回來。

東凡和尚一聲長笑道：「哈！你是怕她死！」

隨着這句話，他身如狂風一般撲了過來，右手二指，以極快的速度，向桑羽青的「太陽穴」點到！

桑羽青幌身讓開，正要進招，錢木兒又撲了過來，一雙利劍向東凡和尚的右脅刺到。

由於桑羽青的劍術凌厲，怕誤傷了白嬋及錢木兒，只好暫時不動。

這時東凡和尚很輕易的躲開了錢木兒的雙劍，桑羽青大聲叫道：「木兒！你且退下，讓我來對付他！」

錢木兒頭也不回，悍然叫道：「你退下！由我來！」

桑羽青急得空自跺脚，在這種情況下，他無法盡情施展，只好等待在側，不時的來上致命的幾招。

東凡和尚自然不把錢木兒放在眼中，何況他手中挾着白嬋，危急時可以白嬋遮擋。

錢木兒及桑羽青投鼠忌器，無形中吃了大虧，但是他們招式仍然很猛烈，東凡和尚若是想抽身一走，也是不容易的事。

一盞茶的時間過去，東凡和尚活躍在三柄寶劍之中，絲毫未受創傷。

桑羽青空有一身武技，却是無法施展，因爲錢木兒急怒之下，只是瘋狂的進招，絲毫不顧別人，有好幾次桑羽青幾乎誤傷了他，也幾乎被他誤傷。

在這種情形下，桑羽青更不敢隨意進招了。

他只是不時的提醒錢木兒，不可誤傷了白嬋或在錢木兒危急時，投出一兩劍。

東凡和尚有恃無恐，益發顯得張狂了，他挾着白嬋，口中不時出些汚言，或作些惡形的動作，把錢木兒幾乎氣瘋了。

桑羽青則顯得很冷靜，忖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總要把白姑娘搶救過來才行，可是……」

他思忖着，很快的有了主意，立時把「青光劍」入了鞘，大叫道：「木兒！你聽我說！」

錢木兒已經殺紅了眼，桑羽青一連大叫了好幾聲，錢木兒才答應一聲，但是他猛烈的招式，仍然不住的加向東凡和尚身上。

桑青羽大叫道：「木兒！少時我空手進招，你且退在一旁，伺機動手，不可蠻來，知道麼？」

錢木兒只顧厮殺，隨口答應着，桑羽青劍眉一揚，提高了聲音道：「木兒，你這樣厮殺下去是毫無結果，還不把招式慢下來？」

錢木兒被他一連串的大喝，這才冷靜了一些，把招式放緩，叫道：「你快進招吧！防着他跑了！」

東凡和尚好似胸有成竹，聞言啐道：

「呸！我尋你們還來不及，豈會逃跑？」

這時錢木兒已把招式鬆了下來，桑羽青雙掌一揮，飛龍一般撲來。

這個年青的奇俠，要以一套絕妙的掌法，把白嬋由東凡和尚的手中搶過來！

只見桑羽青揉身而進，一雙虎掌前後交錯，左掌半開，右掌手伸，閃電般向東凡和尚遞出。

當他手臂快要伸直之時，左掌突開，以「雷霆爪」的功夫！向東凡和尚的頭門抓到！

而他的右掌也在同時伸開，五指大分，以「散花指」的功夫，拂向東凡和尚的左肩！

這左右兩招，全是石塵子的親傳功夫，桑羽青這裏才一出招，便有一種不同凡響的聲勢。

東凡和尚的臉色也隨着改變，他閃電般向後退去，愕然道：「你這功夫是誰傳授的？」

錢木兒雖然知道桑羽青的武功比自己要高，但是却沒料到，桑羽青竟有這一身出奇的武技，不禁又驚又喜。

桑羽青冷冷的說道：「傳我武功的人，憑你還不夠資格問！」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陣陰冷的笑聲，說道：「哼哼！小子，想不到你竟學會了這麼一身功夫，我倒眞把你看低了！」

桑羽青喝斷了他的話，叱道：「如果沒有這身功夫，又焉能取得你的狗命？」

東凡和尚面色一陣陰沉，點頭道：「好得很！桑雲從有子如此，連我也覺得很高興！」

提起桑雲從，桑羽青心中猶如刀刺一般，他雪白的牙齒咬着嘴唇，說：「當初你造的孽，今日到了清償的時候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身形一搖，一雙虎掌挾千鈞之力，向東凡和尚拍來。

這時東凡和尚的神情與先前大不相同，因爲他由桑羽青的掌法中，悟出了一個極端厲害的人物！

他一面閃躲，一面思忖道：「看他的掌路，好似石塵子的『玄凝掌』……」

想到這裏，一陣心寒，桑羽青的左掌又向前遞到，隔着老遠，便有一股寒冷之氣逼來。

東凡和尚大驚失色，這一掌更肯定了他的想法！

他忖道：「……這老怪物數十年前走火入魔，早已困死在長白山中，數十年來並無他的傳人，桑羽青從什麼地方學了這套掌法？……」

他驚詫不已，桑羽青已再次攻進，右掌由下而上，撲向東凡和尚的胸口！

東凡和尚忖道：「是與不是，我且試他一掌……」

想到這裏，他右掌貫足了勁力，閃電般的迎了上來，其疾如箭！

這時兩人無論任何一方，想要收招都是不可能的了。

兩掌相觸，便聽一聲巨大的裂帛之聲，桑羽青的身子頓然向後退出了五六步，心中大驚！

東凡和尚則受創更大，當兩掌相觸的一刹那，只覺一股奇寒之氣，傳了過來，加上那强烈的震撼之力，使他半個身子都痲木了！

他踉踉蹌蹌，一連退後了好幾步，左手挾着的白嬋也落了地。

東凡和尚驚懼萬分，心中喊道：「阿！果然是石塵子的『玄凝掌』……」

錢木兒一直伺機待動，見東凡和尚受創，心中狂喜，一步趕了過去，便去搶救白嬋！

他耳旁聽得桑羽青大叫道：「木兒小心……」

他心方一驚，三點烏星，疾如閃電一般，向自己面門打到。

兩下相隔本近，東凡和尚又是何等手勁？錢木兒大驚，拚命把身子向左一擰，但是仍然有一枚暗器打在了左肩上，當時只覺一陣急痛，身子倒在了雪地中！

東凡和尚一聲冷笑，身子飄了過來。

但是桑羽青比他還快，飛鳥投林般，追到東凡和尚身後，舉掌就拍！

東凡和尚顧不得傷錢木兒，他竟彎腰，把白嬋再次挾起，閃向一旁。

桑羽青匆匆扶起錢木兒，問道：「傷得如何？」

錢木兒咬牙道：「他『木禪珠』有劇毒！」

桑羽青又是一驚，匆匆摸出一瓶丸藥，丟給了他，說道：「一共六丸，半服半抹，千萬不可妄動，閉住重要穴道！」

錢木兒答應着，桑羽青這才轉向了東凡和尚。

那萬惡的和尚，站在一丈以外，面帶冷笑說道：「好了，現在我可以好好領教你的『玄凝掌』了！」

他說着，把白嬋放在了身後，桑羽青沉聲道：「和尚，你臨死又何必多造孽？快把解藥取出！」

東凡和尚大笑道：「哈……這個孽障早就該死，如今還算是便宜了他，再說我東凡和尚向來不救人的！」

桑羽青跺足道：「好！他若是死了，我叫你死得比他慘上十倍！」

東凡和尚冷冷道：「那就要看你是否有此本領了！」

桑羽青此時心急意亂，面對着錢木兒及白嬋，都無法解救，只有咬牙道：「好吧！你自求速死！」

說罷正要進招，身後遠處，突有兩條黑影，如飛而來，東凡和尚立時挾起了白嬋，狂奔而去，口中在叫道：「你們人太多，今天不談了！」

來人正是小猴兒和邵南燕，桑羽青急奔狂追而下，大叫道：「和尚！我追你到天涯！」

東凡和尚邊退邊叫道：「你小子還不配……」

他手下雖然挾着一個白嬋，但是，逃起來可眞不慢！

桑羽青追得也不慢！

眨眨眼，已離開那草亭百丈？

東凡和尚對這座冰溝之中的地勢，極爲熟悉，曲曲折折的轉來轉去，終於轉的不見了踪影！

桑羽青只氣得雙脚亂跳！

他不相信東凡和尚能上得了天！

他很不服氣，怎會把人追丢了呢，自己又不是小猴兒！

（下期續完）


碧玉珠
令你艷光四射
碧玉珠
令你青春長駐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每樽售價35元
化粧品只可遮蓋憔悴，
和歲月的痕蹟，
碧玉珠却可以令你的
美麗發乎皮膚之內。
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是青春的象徵，
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碧玉珠都能令你：
暗病消失，身體健康，光彩照人。
碧玉珠
婦女之寶
總批發 永安公司 5-223283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5-445643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均有代售